

第三册 小品文集

中學生文學讀本

蔡元培題



14
962:33
45

中學學生文學讀本

第三冊

小品文集

蔡元培題
柳亞子校
洪超編



3 2173 5755 1

658

中學生文學讀本目次

第三册 小品文集

虎門.....	王世穎
笑.....	冰 心
山中雜記.....	冰 心
夢.....	冰 心
飯盒.....	加藤武雄著
母性.....	加藤武雄著
背影.....	朱自清
兒女.....	朱自清
漿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朱自清

航船中的文明	朱自清
匆匆	朱自清
荷塘月色	朱自清
老牛	伊林潘林作
黃昏的觀前街	西 諦
故鄉的野菜	周作人
蒼蠅	周作人
藥民	周作人
上下身	周作人
黃梁夢	芥川龍之介著
尾生的信	芥川龍之介著
可愛的詩境	易君左
除夕	松 子

說話	佩 茲
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俞平伯
燈蛾埋葬之夜	郁達夫
文藝隨筆	夏丏尊
寄安娜	徐霞村
作了父親	鄧 生
關於體罰	豐 明
草木蟲魚	豐 明
剪頭髮	豐 凡
洗澡	豐 凡
泰山日出	徐志摩
坐關	孫福熙
山陰道上	徐蔚南

愛勞動的祖母	章衣萍
銀燭闌	張資平
魯遊隨筆	陶希聖
寶書	郭沫若
小品六章	郭沫若
夢見媽媽	盛 炯
五月卅一日急雨中	葉紹鈞
客語	葉紹鈞
竊與蕁菜	葉紹鈞
我底學校生活底一斷片	愛羅先珂著 落華生
春底林野	落華生
梨花	落華生
暗途	落華生

薩摩·····	落華生
我們的秋天·····	綠漪
秋夜·····	魯迅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魯迅
風箏·····	魯迅
愛情·····	魯迅
不懂的音譯·····	魯迅
無題·····	魯迅
銜血洗去後·····	鄭振鐸
滑稽和愁悶·····	梁遇春
三等車·····	謝六逸
性·····	豐子愷
樓板·····	豐子愷

寄宿舍生活的回憶	豐子愷
作了父親	豐子愷
從孩子得到的啓示	豐子愷
東京小品	廬隱
收穫	蘇梅
買絨綫	蘇梅
叩門	M D
紅葉	M D
硬殼蟲	Jules Michalel 作
燕子	Jules Michalel 作

虎門

王世穎



船到虎門外，因為領港的不曾來，便泊在那兒一天有半，怪膩煩的，我似乎要詛咒這種生活了。可是船到虎門以後，我便將以前所得的苦悶，散瀉得乾乾淨淨。

真不愧是「虎門」兩字，這是多麼險峻的一個形勢啊！轟聳山峯之間，夾着一帶淒淒的長流，山峯是一排排沿江壁立，把個江水，監視得十分嚴固。在兵家說是要塞，在遊客們看來却是莊嚴雄厚，具有俠骨的山水。

山上是一個個的小洞，洞裏據說是一尊尊的大砲。每個形勢險要的山，都有如此的設備。有的山頂上面有房屋旗幟，有的上面蓋了茅亭，有的築了堡壘。

船在虎門夾道中馳去，猛然看見對面堡壘上幾個壁窠大字，上面寫着「帝國主義是洪水猛獸」，「打倒帝國主義」字樣，大字原不希罕，在上海，「當」，「押」，「醬園」一類的字，每條街上都是熟見的，但那些字連續起來，邊說是大，便是六號小鉛字，看了也有些觸目驚心呢！

有幾個青年，情不自禁地對着大字歡呼，鳴采起來，像是找得了新生命似的。（倅倅）

笑

冰心

雨聲漸漸的住了，窗簾後隱隱的透進清光來。推開窗戶一看，呀！涼雲散了，樹葉上的殘滴映着月兒，好似螢光千點閃閃燦燦的動着。真沒想到苦雨孤燈之後，會有這麼一幅清美的圖畫！

憑窗站了一會兒，微微的覺得涼意侵人。轉過身來，忽然眼花繚亂，屋子裏的別的東西都隱在光雲裏：一片幽輝只浸着牆上畫中的安琪兒，這白衣的安琪兒抱着花兒，揚着翅兒，向着我微微的笑。

「這笑容彷彿在那兒看見過似的，什麼時候我會……！」我不知不覺的便坐在窗台下想，默默的想。

嚴閉的心幕慢慢的拉開了，湧出五年前的一個印象——一條很長的古道，驢腳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溝裏的水潺潺的流着。近村的綠樹都籠在溼煙裏。弓兒似的新月掛在樹梢。一邊走着，似乎道旁有一個孩子，抱着一堆燦白的東西。驢兒過去了，無意中回頭一看，他抱着花兒，赤着腳兒，向着我微

微的笑。

「這笑容又彷彿是那兒看見過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

又現出一重心幕來，也慢慢的拉開了，湧出十年前的一個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來。土階邊的水泡兒泛來泛去的亂轉，門前的麥籠和葡萄架子都溜得新黃嫩綠的，非常鮮麗。一會兒，好容易雨晴了，連忙走下坡兒去。迎頭看見月兒從海面上來了，猛然記得有件東西忘下了，站住了，回過頭來。這茅屋裏的老婦人倚着門兒，抱着花兒，向着我微微的笑。

這同樣微妙的神情好似游絲一般，飄飄漾漾的合了攏來，縈在一起。

這時心下光明澄靜，如登仙界，如歸故鄉。眼前浮現的三個笑容，一時融化在愛的調和裏，看不分明了。

山中雜記

冰心

——遙寄小朋友——

大夫說是養病，我自己說是休息，只覺得在拘管而又浪漫的禁令下，過了半年多。這半年中有許多在童心中可驚可笑的事，不足爲大人道。只盼他們看到這幾篇的時候，唇角下垂，鄙夷的一笑，隨手的扔下。那有兩三個孩子，拾起這一張紙，漸漸的感起興味，看完又彼此嘻笑，講說，傳遞，我就已經有說不出的喜歡！本來我這兩天有無限的無聊。天下許多事都沒有道理，比如今天早起那樣的烈日，我出去散步的時候，熱得頭昏。此時近午，却又陰雲密布，大風狂起。廊上獨坐，除了胡寫，還有什麼事可作呢？

六·二十三·一九二四·沙穰。

(一)我怯弱的心靈

我小的時候，也和別的孩子一樣，非常的小膽。大人們又愛逗我，我的舅舅說什麼「聊齋」什麼「夜談隨錄」，都是些僵屍，白面的女鬼等等。在他還說着的時候，我就不自然的惴惴的四顧，塞坐在大人中間，故意的咳嗽。睡覺的時候，看着帳門外，似乎出其不意的也許伸進一隻鬼手來。我只這樣想着，便用被將自己的頭蒙得嚴嚴地，結果是睡得週身是汗！

十三四歲以後，什麼都不怕了。在山上獨自中夜走過叢塚，風吹草動，我只回頭凝視。滿立着猙獰的神像的大殿，也敢在陰暗中小立。母親屢屢說我膽大，因爲她像我這般年紀的時候，還是怯弱的很。

我白日裏的心，總是很甯靜，很堅強，不怕那些看不見的鬼怪。只是近來常常在夢中，或是在將醒之頃，一陣悚然，從前所怕的牛頭馬面，都擠壓了來，都聚圍了來。我呼喚不出，只覺得怕得很，手足都麻木，靈魂似乎彎曲着，掙扎到醒來，只見滿山的青松，一天的明月，灑然自笑——這樣怯弱的夢，十年來已經不做了，做這夢時，又有些悲哀！童年的事都是有趣的，怯弱的心情，有時也極其可愛。

(二) 埋存與發掘

山中的生活，是沒有人理的，只要不誤了三餐和試驗體溫的時間，你愛做什麼就做什麼，醫生和看護都不來拘管你。正是童心乘時再現的時候，從前的愛好，都拿來重溫一遍。

美國不是我的國，沙穰不是我的家，偶以病因緣，在這裏遊戲半年，離此後也許此生不再來。不留些紀念，覺得有點過意不去，於是我幾乎每日做埋存與發掘的事。

我小的時候，最愛做這些事，墨魚脊骨雕成的小船，五色紙黏成的小人等等，無論什麼東西，玩厭了就埋起來。樹葉上寫上字，掩在土裏，石頭上刻上字，投在水裏。想起來時就去發掘看看，想不起來，也就讓他悄悄的永久埋存在那裏。

病中不必裝大人，自然不妨重做小孩子！遊山多半是獨行，於是隨時隨地留下許多紀念，名片，西

湖風景畫，用過的紗巾等等，幾乎滿山中星羅棋布。經過芍藥花下，流泉邊，山亭裏，都使我微笑，這其中都有我的手澤！與之所至，又往往去掘開看看。

有時也遇見人，我便扎煞着泥污的手，不好意思的站了起來。本來這些事很難解說。人家問時，說又不好，不說又不好，迫不得已只有一笑。因此女伴們更喜歡追問，我只有躲着她們。

那一次一位舊朋友來，她笑說我近來更孩更子，氣愛臉紅了。童心的再現，有時使我不好意思是真的，半年的休養，自然血氣旺盛，臉紅那有什麼愛不愛的可言呢？

(三) 古國的音樂

去冬多有風雪，風雪的時候，便都坐在廣廳裏，大家隨便談笑，開話匣子，彈琴，編絨織物等等，只是消遣時間。

榮是希臘的女孩子，年紀比我小一點，我們常在一處玩。她以古國國民自居，拉我作伴，常常和美國的女孩子戲笑口角。

我不會彈琴，她不會唱，但悶來無事，也就走到琴邊胡鬧。翻來覆去的只是那幾個簡單的熟調子。於是大家都笑道，『趁早停了罷，這是什麼音樂？』她傲然的叉手站在琴旁說，『你們懂得什麼？這』

東西兩古國，各奏的古樂，你們那裏配領略！琴聲仍舊不斷，歌聲愈高，別人的對話，都不相聞。於是大家急了，將她的口掩住，推到屋角去，從後面連椅子連我，一齊拉開，屋裏已笑成一團！

最妙的是連『印第阿那的月』等等的美國調子，一經我們用過，以後無論何時，一聽得琴歌聲起，大家都互相點頭笑說：『聽古國的樂呵！』

（四）雨雪時候的星辰

寒暑表降到冰點下十八度的時候，我們也是在廊下睡覺，每夜最熟識的就是天上的星辰了。也不過只是點點閃爍的光明，而相看慣了，偶然不見，有些想望與無聊。

連夜雨雪，一點星光都看不見，荷和我擁衾對坐，在廊子的兩角，遙遙談話。

荷指着說：『你看維納司（Venus）升起了！』我抬頭望時，都是山路轉折處的路燈。我怡然一笑，也指着對山的一星燈火說：『那邊是周彼得（Jupiter）呢！』

愈指愈多，松林中射穿零亂的風燈，都成了滿天星宿。真的，雪花隙裏，看不出天空和山林的界限，將繁燈當作繁星，簡直是抵得過。

一念至誠的將假作真，燈光似乎都從地上飄起。這幻成的星光，都不移動，不必半夜夢醒時，再去

追尋他們的位置。

於是雨雪寂寞之夜，也有了慰安了！

(五)她得了刑罰了

休息的時間，是萬事不許作的。每天午後的這兩點鐘，之倦時覺得需要，睡不着的時候，覺得白天強臥在床上，真是無聊。

我常常偷着帶書在床上看，等到看護婦來巡視的時候，就趕緊將書壓在枕頭底下，閉目裝睡。我無論如何淘氣，也不敢大犯規矩，只到看書爲止。而壁這個女子，往往悄悄的起來，抱膝坐在床上，逗引着別人談笑。

這一天她又坐起來，看看無人，便指手畫腳的學起醫生來，大家正臥着看着她笑，看護婦已遠遠的來了，她的床正對着甬道，臥下已來不及，只得仍舊皺眉的坐着。

看護婦走到廊上，我們都默然，不敢言語。她向壁說：『你怎麼不躺下。』壁笑說：『我胃不好，不住的打呃，躺下就難受。』看護婦道：『你今天飯吃得怎樣？』壁惱惱的忍笑的說：『還好！』看護婦沉吟了一會便走出去。壁回首看着我們，抱頭笑說：『你們等着，這一下子我完了！』

果然看見看護婦端着一杯藥進來，杯中泡泡作聲。壁只得接過，皺眉四顧。我們都用氈子蒙着臉，暗暗的笑得喘不過氣來。

看護婦看着她一口氣喝完了，才又慢慢的出去。璧頹然的兩手捧着胸口臥了下去，似哭似笑的說『天呵！好酸！』

她以後不再胡說了，無病吃藥是怎樣難堪的事。大家談起，都快意拍手笑說，『她得了刑罰了！』

(十) Eskimo

沙穰的小朋友替我上的 Eskimo 的徽號，是我所喜愛的，覺得比以前別的稱呼都有趣！

Eskimo 是北美森林中的蠻族，黑髮披裘，以雪爲屋，過的是冰天雪地的漁獵生涯，我那能像他們那樣的勇敢？

只因去冬風雪無阻的在林中遊戲行走，林下冰湖正是沙穰村中小朋友的溜冰處，我經過，雖然我們屢次相逢，却沒有說話。我只覺得他們往往的停了遊走，注視着我，互相耳語。

以後醫生的甥女告訴我，沙穰的孩子傳說林中來了一個 Eskimo，問他們是怎樣說法，他們以黑髮披裘爲誇。醫生告訴他們說不是 Eskimo，是院中一個養病的人，他們才不再驚說了。

假如我是真的 Eskimo 呢，我的思想至少要簡單了好些，這是第一件可羨的事。曾看過一本書上說：『近代人五分鐘的思想，發原始人或野蠻人想一年的。』人類在生理上，五十萬年來沒有進步，而勞心勞力的事，一年一年的增加，這是疾病的源泉，人生的不幸！

我願終身在森林之中，我足踏枯枝，我靜聽樹葉微語。清風從林外吹來，帶着松林的香氣。白茫茫的雪，除我外沒有行人。我所見所聞，不出青松白雪之外，我就似可滿意了！

出院之期不遠，女伴戲對我說：『出去到了車水馬龍的波司頓街上，千萬不要驚倒，這半年的閉居，足可使你成個痴子！』

不必說，我已自驚悚，一回到健康道上，世事已接踵而來……我倒願做 Eskimo 呢，黑髮披髮，只是外面的事！

(七)說幾句愛海的孩氣的話

白髮的老醫生對我說：『可喜你已大好了，城市與你不宜，今夏海濱之行，也是取銷了爲妙。』

這句話如同平地起了一個蕉雷！

學問未必都在書本上，紐約康橋芝加哥這些人煙稠密的地方，終身不去也沒有什麼，只是說不

許我到海邊去，這却太使我傷心了。

我抬頭張目的說，『不，你沒有阻止我到海邊去的意思！』

他笑道，『是的，我不願意你到海邊去，太潮濕了，於你新愈的身體沒有好處。』

我們爭執了半點鐘，至終他說，『那麼你去一個禮拜罷！』他又笑說，『其實秋後的湖上，也豈你玩的了！』

我愛慰冰，無非也是海的關係，若完全的叫湖光代替了海色，我似乎不大甘心。

可憐，沙穰的六個多月，除了小小的流泉外，運慰冰都看不見！此也是可愛的，但和海比的確比不起，我有我的理由！

人常常說『海闊天空』，只有在海上的時候，才覺得天空闊遠到了盡量處，在山上的時候，走到巖壁中間，有時只見一線天光，即是到了山頂，而因着天末是山，天與地的界線便起伏不平，不如水平緩的齊整。

海是藍色灰色的，山是黃色綠色的。拿顏色來比，山也比海不過，藍色灰色含着莊嚴淡遠的意味，黃色綠色却未免淺顯小方一些，固然我們常以黃色爲至尊，皇帝的龍袍是黃色的，但皇帝稱爲『天

子，天比皇帝還尊貴，而天却是藍色的。

海是動的，山是靜的，海是活潑的，山是呆板的。晝長人靜的時候，天氣又熱，凝望着青山，一片黑鬱鬱的連綿不動，如同病牛一般。而海呢，你看她沒有一刻靜止！從天邊微波瀲灩的直捲到岸邊，觸着崖石，更欣然的跳躍了起來，開了燦然萬朵的銀花！

四圍是大海，與四圍是亂山，兩者相較，是如何滋味，看古詩便可知道。比如說海上山上看月出，古詩說，『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細細咀嚼，這兩句形容亂山，形容得極好，而光景何等臃腫，崎嶇，僵硬，讀了不使人生快感。而『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也是月出，光景却何等嫵媚，遙遠，璀璨！

原也是的，海上沒有紅白紫黃的野花，沒有藍雀紅襟等等美麗的小鳥。然而野花到秋冬之間，便都萎謝，反予人以凋落的淒涼。海上的朝霞晚霞，東方一片大海，天上水裏反映到不止紅白紫黃這幾個顏色，這一片花，却是四時不斷的。說到飛鳥，藍雀紅襟自然也可愛，而海上的沙鷗，白胸翠羽，輕盈的飄浮在浪花之上，『凌波微步，羅襪生塵。』看見藍雀紅襟，只使我聯憶到『山禽自喚名，』而見海鷗，却使我聯憶到千古頌讚美人，頌讚到絕婉的句子，是『婉若游龍，謝若驚鴻！』

在海上又使人有透視的能力，這句話天然是真的！你倚欄俯視，你不由自主的要想起這萬頃碧

琉璃之下，有什麼明珠，什麼珊瑚，什麼龍女，什麼鮫紗。在山上呢，很少使人想到山石黃泉以下，有什麼金銀銅鐵。因為海水透明，天然的有引人們思想往深裏去的趨向。

簡直越說越沒有了，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我以為海比山強得多。說句極端的話，假如我犯了天條，賜我自殺，我也願投海，不願墜崖！

爭論真有意思！我對於山和海的品評，小朋友們愈和我辯駁愈好。「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這樣世界上才有個不同和變換。假如世界上的人都是一樣的臉，我必不願見人，假如天下人都是一樣的嗜好，穿衣服的顏色式樣都是一般的，則世界成了一個大學校，男女老幼都穿一樣的制服，想至此不但好笑，而且無味！再一說，如大家都愛海呢，大家都搬到海上去，我又不得清靜了！

(八) 他們說我幸運

山做了圍牆，草場成了庭院，這一帶山林是我遊戲的地方。早晨朝露還顆顆閃爍的時候，我就出去奔走，鞋襪往往都被露水淋溼了。黃昏睡起，短裙捲袖，微風吹衣，晚霞中我又遊雲似的在山路上徘徊。

固然的，如詞中所說，「落日解鞍芳草岸，花無人載，酒無人勸，醉也無人管！」不是什麼好滋味，而

『無人管』的情景，有時真難得。你要以山中躑躅的態度，移在別處，可就不行。在學校中，在城市裏，是容你有行雲流水的神意的，只因管你的人太多了！

我們樓後的兒童院，那天早晨我去參觀了。正值院裏的小朋友們在上課，有的在默寫生字，有的在做算學。大家都有點事牽住精神，而忙中偷閒，還暗地傳遞小紙條，偷偷說偷玩，小手小腳，沒有安靜的時候。這些孩子我都認得，只因他們在上課，我只在後面悄悄的坐着，不敢和他們談話。

不見黑板六個月了，這倒不覺得怎樣。只是看見教員桌上那個又大又圓的地球儀，滿屋裏矮小的桌子椅子，字跡很大的捲角的書，倏時將我喚回到十五年前去。而黑板上寫着的

$$\begin{array}{r} 35 \\ -15 \\ \hline 20 \\ +21 \\ \hline 41 \\ -18 \\ \hline 23 \\ +64 \\ \hline 87 \end{array}$$

方程式。以及站在黑板前扶頭思索，將粉筆在手掌上亂畫的小朋友，我看看更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悵悵，窗外日影徐移，雖不是我在上課，而呆呆的望着壁上的大鐘，竟有急盼放學的意思！

放學了，我正和教員談話，小朋友們圍攏來將我拉開了。保羅笑問我說，『你們那樓裏也有功課麼？』我說：『沒有，我們天天只是玩！』彼得笑歎道：『你真是幸運！』

他們總是你養着，却每天仍有四點鐘的功課。我出遊的工夫，只在一定的時間裏，才能見着他們。喚起我十五年前的事，慚愧『三七二十一，四七二十八』的背乘數表等等，我已算熬過去，打過這一關來了！而回想半年前，厚而大的筆記本，滿屋滿架的參考書，教授們流水般的口號，如今病好了，這生活還必須過去，又是臨然。

這生活還必須去過，不但人管，我也自管。『哀莫大於心死，』被人管的時候，傳遞小紙條偷偷玩等事，還有工夫做。而自管的時候，這種動機竟絕然沒有，十幾年的訓練，使人絕對的被書本征服了！

小朋友，『幸運？』這兩字又豈易言？

(九) 機器與人幸福

小朋友一定知道機器的用處和好處，就是省人力，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做很重大的工作。

在山中閉居，沒有看見別的機器的機會，而山右附近的農園中的機器，已足使我讚歎。

他們用機器耕地，用機器撒種，以至於剝割等等，都是機器一手經理。那天我特地走到山前去，望見農人坐在汽機上，開足機力，在田地上突突爬走，很堅實的地土，汽機過處，都水浪似的，分開兩邊。不到半點鐘工夫，很寬闊一片地，都已耕鬆了。

農人從衣袋裏掏出表來一看，便緩緩的振轉汽機，回到園裏去。我也自轉身，不知爲何，竟然微笑。農人運用大機器，而小機器的表，又指揮了農人，我覺得很滑稽！

我小的時候，家園牆外，一望都是麥地。耕種收割的事，是最熟見不過的了。農夫農婦，汗流浹背的蹣跚在田裏，一鋤一鋤的掘，一鐮刀一鐮刀的割。我在旁邊看着，往往替他們吃力，又覺得遲緩的可憐！

兩下裏比起來，我確信機器是增進人類幸福的工具。但昨天我對於此事又有點懷疑。

昨天一下午，樓上樓下幾十個病人都沒有睡好！休息的時間內，山前耕地的汽機，軋軋的聲音滿天地，酷暑的簷下，蒸爐一般熱的床上，聽着這單調而枯燥，振耳欲聾的鐵器聲，連續不斷，腿筋完全跟着他顫簸了。焦燥加上震動，真使人有瘋狂的傾向！

樓上下一片喃喃怨望聲，却無法使這機器止住。結果我自己頭痛欲裂。樓下那幾個日夜發燒到一百零三，一百零四度的女孩子，我真替她們可憐，更不知她們煩惱到什麼地步！農人所節省的一天半天的工夫，和這幾十個病人，這半日精神上所受的痛苦和損失，比較起來，相差遠了！機器又似乎未必能增益人類的幸福。

想起幼年我的書齋只和麥地隔一道牆。假如那時的農人也用機器，簡直我的書不用念了！

這聲音直到黃昏才止息，我因頭痛，要出去走走，順便也去看看那害我半日不得休息的汽機。』走到田邊，三四個農人正站着躊躇，手臂都又在腰上，搖歎休息。原來機器壞了。這座東西笨重的，很，十個人也休想搬得動，只得明天再開一座汽機來拉他。

我一笑就回來了——

(十)鳥獸不可與同羣——？

女伴都笑蒲玲是個傻子，而她並沒有傻子的頭腦，她的話有的我很歡喜。她說：『和人談話真拘束，不如同小鳥小貓去談，他們不擾亂你，而且溫柔的靜默的聽你說。』

我常常看見她坐在櫻花下，對着小鳥，自說自笑。有時坐在廊上，撫着小貓，半天不動。這種行徑，我並不覺得討厭，也許就是因此，女伴才贈她以傻子的徽號，也未可知。

和人談話未必真拘束，但如同生人，大人先生等等，正襟危坐的談起來，却真不能說是樂事。十年來正襟危坐談話的時候，一天比一天的多，我雖也做慣了，但偶有機會，我仍想釋放我自己。這半年我就常常做傻子了！

第一樂事，就是拔草喂馬。看着這龐然大物，溫馴的磨動他的鬆軟的大口，和齊整的大牙，在你手

中喫嚼青草的時候，你覺得他有說不盡的嫵媚。

每日山後牛棚，拉着兩車的牛乳罐的那匹斑白大馬，我每日喂他。乳車停住了，駕車人往廚房裏撥運牛乳，我便慢慢的過去。在我跪伏在櫻花底下，拔那十樣錦的葉子的時候，他便側轉那狹長而良善的臉來看我，表示他的歡迎與等待。我們漸漸熟識了，遠遠的看見我，他便抬起頭來。我相信我離開之後，他雖不會說話，他必每日的懷念我。

還有就是小狗了。那隻櫻色的，在和我生分的易候，曾經嚇過我。那一天雪中遊山，出其不意在山頂遇見他，他追着我狂吠不止，我嚇得走不動。他看我嚇怔了，才住了吠，得了勝利似的，垂尾下山而去。我看他走了，一口氣跑了回來，三夜沒有睡好；心脈每分鐘跳到一百十五下。

女伴告訴我，他是最可愛的狗，從來不吠人的。以後再遇見他，我先呼喚他的名字，他竟搖尾走了過來。自後每次我遊山，他總是前前後後的跟着走。山林中雪深的時候，光景很冷靜，他總算助了我不少的膽子。

此外還有一隻小黑狗，尤其跳盪可愛。一隻小白狗，也很馴良。

我從來不十分愛貓，因為小貓很帶狡猾的樣子，又喜歡抓我。醫院中有一隻小黑貓，在我進院的

第二天早起剛開了門，她已從門隙塞進來。一躍到我床上，悄悄的就伏在我的懷前，眼睛慢慢的閉上，很安穩的便要睡着，我最怕小貓睡時呼吸的聲音，我想推她，又怕她抓我。那幾天我心裏又難過，因此愈加焦燥。幸而看護婦不久便進來，我皺眉叫她抱出這小貓去。

以後我漸漸的也愛她了，她並不抓人。當她仰臥在草地上，用前面兩隻小爪，撥弄著玫瑰花葉，自驚自斃的時候，我覺得她充滿了活潑和歡悅。

小鳥是怎樣的玲瓏嬌小呵！在北京城裏，我只看見老鴉和麻雀，有時也看見啄木鳥。在此却是雪未化盡，鳥兒已成羣的來了。最先的便是青鳥，西方人以青鳥爲快樂的象徵，我看最恰當不過，因爲青鳥的鳴聲中，婉轉的報着春的消息。

知更雀的紅胸，在雪地上，草地上站着，都極其鮮明。小蜂雀更小到無可苗條，從花梢飛過的時候，竟要比花還小。我在山亭中，有時抬頭瞥見，只屏息靜立，連眼珠都不敢動，我似乎恐怕將這弱不禁風的小仙子驚走了。

此外還有許多毛羽鮮麗的小鳥，我因找不出他們的中國名字，只得闕疑。早起朝日未出，已滿山滿谷的起了輕美的歌聲。在朦朧的曉風之中，欹枕傾聽，使人心魂俱靜，春是鳥的世界，『以鳥鳴春，』

和『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這兩句話，我如今澈底的領略過了！

我們幕天席地的生涯之中，和小鳥最相親愛。玫瑰和丁香叢中更有青鳥和知更雀的巢，那巢都是築得極低，一伸手便可觸到。我常常去探望小鳥的家庭，而我却從不做偷卵捉雛等等破壞他們家庭幸福的事。我想到我自己不過是暫時離家，我的母親和父親已這樣的牽掛。假如我被人捉去，關在籠裏，永遠不得回來呢，我的父親母親豈不心碎？我愛自己，也愛雛鳥，我愛我的雙親，我也愛雛鳥的雙親！

而且是怎樣有趣的事，你看小鳥破殼出來，很黃的小口，毛羽也很稀疏，覺得很醜。他們又極其貪吃，終日張口在巢裏嗷嗷的叫，弄得他母親飛去飛回的忙碌。漸漸的長大了，他母親領他們飛到地上。他們的毛羽很蓬鬆，兩付小腿蹣跚的大，看去比他們的母親還肥大。他們很傻的樣子，茫然的只跟着母親亂跳。母親偶然啄得了一條小虫，他們便紛然的過去，嗷嗷的爭着吃。早起母親教他們歌唱，母親的聲音極婉轉。他們的聲音，却很整潔。這幾天來，他們已完全的會飛了，會唱了，也知道自己覓食，不再累他們的母親了。我前天去探望他們時，這些雛鳥已不在巢裏，他們已築起新的巢了，在離他們的父母的巢不遠的枝上，他們常常來看他們的父母的。

還有蟲兒也是可愛的，藕合色小蝴蝶，背着圓殼的蝸牛，嗡嗡的蜜蜂，甚至於水裏每夜亂唱的青蛙，在花叢中閃爍的螢蟲，都是極溫柔極其孩氣的。你若愛他，他也愛你們，因為他們喜愛小孩子，大人們太忙，沒有工夫和他們玩。

(致小讀者)

夢

冰心

她回想起童年的生涯，真是如同一夢罷了！穿着黑色帶金線的軍服，佩着一柄短短的軍刀，騎在很高的白馬上，在海岸邊緩緩徐行的時候，心裏只充滿了壯美的快感；幾曾想到現在的自己，是這般的靜寂，只拿着一枝筆兒，寫她幻想中的情緒呢？

她男装到了十歲。十歲以前，她父親常常帶她去參與那軍人娛樂的宴會，朋友們一見都誇獎說：『好英武的一個小軍人！今年幾歲了？』父親先一面答應着，臨走時纔微笑說：『他是我的兒子，但也是我的女兒。』

她會打走隊的鼓，會吹召集的喇叭，知道毛瑟槍裏的機關，也會將很大的砲彈，旋進砲腔裏。五六

年父親身畔無意中的訓練，真將她做成很矯健的小軍人了。

別的方面呢？平常女孩子所喜好的事，她卻一點都不愛。這也難怪她，她的四圍並沒有別的女伴，偶然看見山下經過的幾個村裏的小姑娘，穿着大紅大綠的衣裳，裹着很小的脚，匆匆一面裏，她無從知道她們平居的生活。而且她也不把這些印象，放在心上。一把刀，一匹馬，便搵了盡一生了！女孩子的事，是何等的瑣碎煩膩呵！當探海的電燈射在浩浩無邊的大海上，發出一片一片的寒光。燈影下，旗影下，兩排兒沉豪英毅的軍官，在劍佩鏘鏘的聲裏，整齊嚴肅的一同舉起杯來，祝中國萬歲的時候，這光是怎樣的使人湧出慷慨的快樂的眼淚呢？

她這夢也應當到了醒覺的時候了！人生就是一夢麼？

十歲回到故鄉去，換上了女孩子的衣服。在姊妹羣中，學到了女兒情性：五色的絲綫，是能做成好看的活計的；香的美麗的花，是要插在頭上的；鏡子是妝束完時要照一照的，在衆人中間坐着，是要說些很細膩很溫柔的話的；眼淚是時常要落下來。的女孩子是總有點脾氣，帶點嬌貴的樣子的。

這也是很新穎很能造就她的環境——但她父親送給她的一把佩刀，還長日掛在窗前。拔出鞘來，寒光射眼，她每每呆住了。白馬呵，海岸呵，荷槍的軍人呵……模糊中有無窮的悵惘。姊妹們在窗外

曉她，她也不出去了，站了半天，只掉下幾點無聊的眼淚。

她後悔麼？也許是，但有誰知道呢！軍人的生活，是怎樣的造就了她的性情呵！黃昏時營幕裏吹出來的簫聲，不更是抑揚淒惋麼？世界上軟款溫柔的境地，難道只有女孩兒可以占有麼？海上的月夜星夜，眺臺獨立倚槍翹首的時候：沉沉的天幕下，人靜了，海也濃睡了，——「海天以外的家！」這時的情懷，是詩人的還是軍人的呢，是兩縷悲壯的絲交糾之點呵！

除了幾點無聊的英雄淚，還有甚麼？她安於自己的境地了！生命如果是圈兒般的循環或者便從「將來」又走向「過去」的道上，但這也是無聊呵！

十年深刻的印象遺留於她現在的生活中的，只是矯強的性質了——她依舊是喜歡看那整齊的步伐，聽那彪壯的軍茄，但與其說她是喜歡看喜歡聽，不如說她是怕看怕聽罷。

橫刀躍馬和執筆沉思的她，原都是一個人，然而時代將這些事隔開了……

童年！只是一個深刻的夢麼？

（往事）

飯盒

加藤雄武著
謝六逸譯

有家在學校近旁的兒童，便回家喫中飯去了，從遠處來的，都帶了飯盒來上學。到了打開飯盒來吃飯時，教師和他們在同一間屋子裏，大家喫着飯。

約在十日以前，有一個名叫K的少年，因為補缺額，進了這一級。他的家本是住在鄰村裏的，後來父親死亡便沒落了，據說只得寄食在這村裏的伯父家中。他來上學，是從通學區域內距離學校最遠的都落來的，不能夠回去喫中飯。可是在校喫飯時又沒有看見他，我覺得奇怪。有一天，在喫飯的時間，我見他靠着窗下的板壁，茫然不動。

『先生，我的肚皮不餓。』

當我問他時，他先就這樣回答我。他是一個眼睛溜圓，皮膚青白，像西洋人的兒子似的有精神的少年。

『是麼，肚皮不餓？可是不要餓壞身子，下次要把飯盒帶了來。』我這樣對他說。

『可是肚皮不餓。』

『不，沒有這種事。不要餓壞身子，是說謊的，說謊可不行。』我帶着一點責備的意味，這樣說過。他的臉有一點發紅，默然不語。

以後K依舊沒有帶飯盒來，我對於他，再三再四的叫他注意，甯說是反復的責備。

過了一星期，K終於帶了飯盒來了。他在飯盒似打開未打開的當兒，口動兩三下，就算吃過中飯了。

次日，他打開飯盒時，圍繞着他的同學們，發出了鬨然的笑聲。於是他大聲喊起來了。

「我的飯盒裏裝的是稗子團啊，稗子團好喫，好喫！」臉上緋紅的K，一隻手拿着漆黑的稗子團——雖是不厭粗食的這附近的農夫們，也以爲這種稗子團是出不得面的下等食物——這樣反復的說。因爲激烈的羞恥感，與逆襲這羞恥感的週身的努力，使他的臉奇妙的緊張，他的眼睛閃然發光。

「我的飯盒——是稗子團，稗子團好喫，稗子團好喫！」

剛強的K少年，聽說如今在美國成了富翁了。我回想他說的這句話，禁不住微笑。然而，我那時胸裏所感覺的痛苦，現在還有一點殘留着。

(青年界)

母性

加藤武雄著
謝六逸譯

在小學三年的教室裏，正是上修身課的時間。出於什麼動機，已經忘記了，我發了下面的質問。

「肚皮裏面有什麼東西，你們知道嗎？」

「知道的，知道的！」孩子們的口裏都這樣叫了。

我一個一個的叫他們回答。

「裏面有吃下去的東西！」

「裏面有胃袋！」

「裏面有腸！」

他們就是這樣的回答我，大概他們的知識，就只盡於此了。

「除了這些以外，肚皮裏面還有什麼東西，有知道的人麼？」

最後我這樣發問時，舉起手來的，只有一個人。那是在女學生的席次裏面，頭上的紅綬帶發光的，
名叫 A 的女孩子。在 A 的臉上，微微的現出別人不曉得，只有自己曉得的得意之色。

「A 君，你說說看！」

A 子立起來了，並且稍稍循着頭，向上看着我，動着下顎，好似說了什麼話的樣子，臉上漲得緋紅。

的。可是說的什麼，我的耳朵却沒有聽着。

「聽不見，再說一遍看。」

A子又動了一次下顎，而且臉上又漲紅了一次，可是她的話依然聽不見。

「再大聲的說——」

「呃——」A子鼓起了最後的勇氣似的說出來了。

「裏面有嬰孩！」

「有嬰孩麼？」我不覺微笑了。因為我的微笑，更使得A子的臉漲紅了。幾乎紅到耳根的A子，在接着發出來的別的生徒的笑聲裏面，她呆然立着不動了。那個時候的A子的模樣，我看見她有了成年女子所有的一種嬌羞，同時又看見了在婦人所不可得見的，一種神聖而嚴肅的——用奇妙的話說——嬌羞。

今天在電車裏，我看見一個抱着剛生下來的小孩的年青太太。這位太太，使我回想到十幾年前的這一段小小的插話 (Episod)。到了現在，A子一定有了一兩個孩子了罷。而且她以她的身體去證實了那時她所回答的深深的真實了吧。這樣想起來，我感着了一種光明的喜悅了。現代日本

小品文選

背 影

朱自清

我與父親不相見已二年餘了，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親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禍不單行的日子，我從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親奔喪回家。到徐州見着父親，看見滿院狼藉的東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淚。父親說：「事已如此，不必難過，好在天無絕人之路！」

回家變賣典質，父親還了虧空；又借錢辦了喪事。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慘澹，一半爲了喪事，一半爲了父親賦閒。喪事完畢，父親要到南京謀事，我也要回北京念書，我們便同行。

到南京時，有朋友約去遊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須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車北去。父親因爲事忙，本已說定不送我，叫旅館裏一個熟識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囑咐茶房，甚是仔細。但他終於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頗躊躇了一會。其實我那年已二十歲，北京已來往過兩三次，是沒有甚麼要緊的事。他躊躇了一會，終於決定還是自己送我去。我兩三回勸他不必去；他只說：「不要緊，他們去不好！」

我們過了江，進了車站。我買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費，才可邊去。他硬又忙着和他們講價錢。我那時真是聰明過分，總覺他說話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終於講定了價錢，就送我上車。他給我揀了一張椅子；我將他給我做的紫毛大衣鋪好坐位。他囑我路上小心，夜裏要警醒些，不要受涼。又囑託茶房好好照應我。我心裏暗笑他的迂；他們只認得錢，託他簡直是白託！而且我這樣大年紀的人，難道還不能料理自己麼？唉，我現在想想，那時真是太聰明了！

我說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車外看了看，說：「我買幾個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動。」我看那邊月臺的柵欄外有幾個賣東西的等着顧客。走到那邊月臺，須穿過鐵道，須跳下去又爬上去。父親是一個胖子，走過去自然要費事些。我本來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讓他去。我看見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臺，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着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我趕緊拭乾了淚，怕他看見，也怕別人看見。我再向外看時，他已抱了朱紅的橘子望回走了。過鐵道時，他先將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這邊時，我趕緊去攙他。他和我走到車上，將橘子一股腦兒放在我的皮大衣上。於是撲撲衣上的泥土，

心裏狠鬆鬆的，過一會說：「我走了；到那邊來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幾步，回過頭看我，說：「進去吧，裏邊沒人。」等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裏，再找不着了，我便進來坐下，我的眼淚又來了。

近幾年來，父親和我都是東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謀生，獨力支持做了許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頹唐！他觸目傷懷，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鬱於中，自然要發之於外；家庭瑣屑便往往觸他之怒。他待我漸漸不同往日，但最近兩年的不見，他終於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記着我，惦記着我的兒子。我北來後，他寫了一信給我，信中說道：「我身體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舉箸提筆，諸多不便，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我讀到此處，在晶瑩的淚光中，又看見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時再能與他相見！

十月在北京。（背影）

兒女

朱自清

我現在已是五個兒女的父親了。想起聖陶喜歡用的「蝸牛背了殼」的比喻，便覺得不自在。新

近一位親戚嘲笑我說：「要剝層皮呢！」更有些悚然了。十年前剛結婚的時候，在胡適之先生的臆障室罰記裏，見過一條，說世界上有許多偉大的人物是不結婚的；文中並引培根的話：「有妻子者，其命定矣。」當時確喫了一驚，彷彿夢醒一般；但是家裏已是不由分說給娶了媳婦，又有甚麼可說？現在是一個媳婦，跟着來了五個孩子；兩個肩頭上，加上這麼重一付擔子，真不知怎樣才好。「命定」是不用說了；從孩子們那一面說，他們該怎樣長大，也正是可以憂慮的事。我是個徹頭徹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強，做父親更是不成。自然：「子孫崇拜」，「兒童本位」的哲理或倫理，我也有些知道；既做着父親，閉了眼抹殺孩子們的權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這只是理論，實際上我是仍舊按照古老的傳統，在野蠻地對付着，和普通的父親一樣。近來差不多是中年的人了，才漸漸覺得自己的殘酷；想着孩子們受過的體罰和叱責，始終不能辨解——像撫摩着舊創痕那樣，我的心酸溜溜的。有一回，讀了島武郎與幼小者的譯文，對了那種偉大的，洗滌的態度，我竟流下淚來了。去年父親來信，問起阿九，那時阿九還在白馬湖呢；信上說：「我沒有就誤你，你也不要就誤他才好。」我爲這句話哭了一場；我爲什麼不像父親的仁慈？我不該忘記，父親怎樣待我們來着？人性許真是二元的，我是這樣地矛盾；我的心像鐘擺似的來去。

你讀過魯迅先生的「幸福的家庭」麼？我的便是那一類的「幸福的家庭」！每天午飯和晚飯就如兩次潮水一般。先是孩子們他來去地在廚房與飯間裏查看，一面催我或妻發「開飯」的命令。急促繁碎的脚步，夾着笑和嚷，一陣陣襲來，直到命令發出為止。他們一遞一個地跑着喊着，將命令傳給廚房裏用人，便立刻搶着回來搬凳子。於是這個說：「我坐這兒！」那個說：「大哥不讓我！」大哥却說：「小妹打我！」我給他們調解，說好話。但是他們有時候很固執，我有時候也不耐煩，這便用着叱責了。叱責還不行，不由自主地，我的沈重的手掌便到他們身上了。於是哭的哭，坐的坐，局面才算定了。接着可又你要大碗，他要小碗，你說紅筷子好，他說黑筷子好，這個要吃飯，那個吃稀飯，要茶要湯，要魚要肉，要豆腐，要蘿蔔，你說他菜多，我說你菜好。妻是照例安慰着他們，但這顯然是太迂緩了。我是個暴躁的人，怎麼等得及不用說，用老法子將他們立刻征服了；雖然有哭的，不久也就抹着淚棒起碗了。喫完了，紛紛爬下凳子，桌上是飯粒呀，湯汁呀，骨頭呀，渣滓呀，加上縱橫的筷子，欹斜的匙子，就如一塘花花綠綠的地圖模型。喫飯而外，他們的大事便是遊戲。遊戲時，大的有大主意，小的有小主意，各自堅持不下，於是爭執起來，或者大的欺負了小的，或者小的竟欺負了大的，被欺負的哭着嚷着，到我或妻的面前訴苦，我大抵仍舊要用老法子來判斷的，但不理的時候也有。最爲難的，是爭奪玩具的時候；這一個的

與那一個的是同樣的東，西却偏要那一個的；而那一個便偏不答。應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論如何終於是非哭了不可的。這些事件自然不至於天天全有，但大致總有好些起。我若坐在家裏看書或寫什麼東西，保管一點鐘裏要分幾回心，或站起來一兩次的。若是雨天或禮拜日，孩子們在家的多，那陣，攤開書，竟看下一行，提起筆也寫不出一個字的事，也有過的。我常和妻說：「我們家真是成日的千軍萬馬呀！」有時是不但「成日」，連夜裏也有兵馬在進行着，在有喫乳或生病的孩子的時候！

我結婚那一年，才十九歲。二十一歲，有了阿九；二十三歲，又有了阿萊。那時我正像一匹野馬，那能容忍這些累贅的鞍轡、轡頭和繩纏擺脫也知是不行的，但不自覺地時在擺脫着。現在回想起來，那些日子，真苦了這兩個孩子；真是難以寬宥的種種暴行呢！阿九才兩歲半的樣子，我們住在杭州的學校裏。不知怎地，這孩子特別愛哭，又特別怕生人。一不見了母親，或來了客，就哇哇地哭起來了。學校裏住着許多人，我不能讓他擾着他們，而客人也總是常有的；我懊惱極了，有一回，特地驅出了妻，關了門，將他接在地下打了一頓。這件事，妻到現在說起來，還覺得有些不忍；她說我的手太辣了，到底還是兩歲半的孩子！我近年常想着那時的光景，也覺黯黯。阿萊在台州，那是更小了，才過了週歲，還不大會走路。也是爲了纏着母親的緣故吧，我將她緊緊地按在牆角裏，直哭喊了三四分鐘，因此生了好幾天病。

妻說，那是真寒心呢！但我的苦痛也是真的。我會給聖陶寫信，說孩子們的磨折，實在無法奈何；有時竟覺着還是自殺的好。這雖是氣憤的話，但這樣的心情，確也有過的。後來孩子是多起來了，磨折也磨折得久了，少年的鋒稜漸漸地鈍起來了；加以增長的年齡增長了理性的裁制力，我能夠忍耐了。——覺得從前真是一個「不成才的父親」，如我給另一個朋友信裏所說。但我的孩子們在幼小時，確比別人的特別不安靜，我至今還覺如此。我想這大約還是由於我們撫育不得法；從前只一味地責備孩子，讓他們代我們負起責任，卻未免是可恥的殘酷了！

正面意義的「幸福」，其實也未嘗沒有。正如誰所說，小的總是可愛，孩子們的小模樣，小心眼兒，確有些教人捨不得的。啊，毛毛現在五個月了，你用手指去撥弄她的下巴，或向她做趣臉，她便會張開沒牙的嘴格格地笑，笑得像一朵正開的花。她不願在屋裏待着；待久了，便大聲兒嚷。妻常說：「姑娘又要出去溜達了。」她說她像鳥兒般，每天總得到外面溜一些時候。潤兒上個月剛過了三歲，笨得很，話還沒有學好呢。他只能說三四個字的短語或句子，文法錯誤，發音模糊，又得費氣力說出；我們老是要笑他的。他說「好」字，總變成「小」字；問他「好不好？」他便說「小」或「不小」。我們常常逗着他說這個字玩兒；他似乎有些覺得，近來偶然也能說出正確的「好」字了——特別在我們故意說成

「小」字的時候。他有一隻搪磁碗，是一毛錢買來的；買來時，老媽子教給他，「這是一毛錢。」他便記住「一毛」兩個字，管那隻碗叫「一毛」，有時竟省稱爲「毛」。這在新來的老媽子，是必需翻譯了才懂的他不好意思，或見着生客時，便咧着嘴癡笑；我們常用了土話，叫他做「獸瓜」。他是個小胖子，短短的腿，走起路來，蹣跚可笑；若快走或跑，便更「好看」了。他有時學我，將兩手疊在背後，一搖一擺的，那是他自己和我們都要樂的。他的大姊便是阿菜，已是七歲多了，在小學校裏念着書。在飯桌上，一定得囉囉唆唆地報告些同學或他們父母的事情；氣喘喘地說着，不管你愛聽不愛聽。說完了總問我：「爸爸認識麼？」「爸爸知道麼？」妻常禁止她喫飯時說話，所以她總是問我。她的問題真多：看電影便問電影裏的是不是人？是不是真人？怎麼不說話？看照相也是一樣。不知誰告訴她，兵是要打人的。她回來便問，兵是人麼？爲什麼打人？近來大約聽了先生的話，回來又問張作霖的兵是幫助誰的？蔣介石的兵是不是幫我們的？諸如此類的問題，每天短不了，常常鬧得我不知怎樣答才行。她和潤兒在一處玩兒，一大一小，不很合式，老是吵着哭着。但合式的時候也有：譬如這個往床底下躲，那個便鑽進去追着這個鑽出來，那個也跟着——從這個床到那個床，只聽見笑着，嚷着，喘着，真如妻所說，像小狗似的。現在在京的，便只有這三個孩子；阿九和轉兒是去年北來時，讓母親暫時帶回揚州去了。

阿九是歡喜書的孩子。他愛看水滸，西遊記，三俠五義，小朋友等，沒有事便捧着書坐着或躺着看。只不歡喜紅樓夢，說是沒有味兒。是的，紅樓夢的味兒，一個十歲的孩子，那裏能領略呢？去年我們事實上只能帶兩個孩子來；因為他大些，而轉兒是一直跟着祖母的，便在上海將他備丟下。我清清楚楚記得那分別的一個早上。我領着阿九從二洋涇橋的旅館出來，送他到母親和轉兒住着的親戚家去。妻囑咐說，「買點喫的給他們吧。」我們走過四馬路，到一家茶食鋪裏。阿九說要鱸魚，我給買了；又買了餅乾，是給轉兒的。便乘電車到海甯路，下車時，看着他的害怕與累贅，很覺惻然。到親戚家，因為就要回旅館收拾上船，只說了一二句話便出來；轉兒望望我，沒說什麼，阿九是和祖母說什麼去了。我回頭看了他們一眼，硬着頭皮走了。後來妻告訴我，阿九背地裏向她說：「我知道爸爸歡喜小妹，不帶我上北京去。」其實這是冤枉的。他又曾和我們說，「暑假時一定來接我啊！」我們當時答應着；但現在已是第二個暑假了，他們還在迢迢的揚州待着。他們是恨着我們呢？還是惦着我們呢？妻是一年來老放下這兩個，常常獨自暗中流淚；但我有什麼法子呢？想到「只爲家貧成聚散」一句無名的詩，不禁有些淒然。轉兒與我較生疎些。但去年離開白馬湖時，她也曾用了生硬的揚州話，（那時她還沒有到過揚州呢）和那特別尖的小嗓子向着我：「我要到北京去。」她曉得什麼北京，只跟着大孩子們說吧。

了；但當時聽着，現在想着的我，卻真是抱歉呢。這兄妹倆離開我，原是常事，離開母親，雖也有過一回，這回可是太長了；小小的心兒，知道是怎樣忍耐那寂寞來着！

我的朋友大概都是愛孩子的。少谷有一回寫信責備我，說兒女的吵鬧，也是很有趣的，何至可厭到如我所說；他說他真不解。子愷爲他家華瞻寫的文章，真是「藹然仁者之言」。聖陶也常常爲孩子操心；小學畢業了，到什麼中學好呢？——這樣的話，他和我說過兩三回了。我對他們只有慚愧！可是近來我也漸漸覺着自己的責任。我想，第一該將孩子們團聚起來，其次便該給他們些力量。我親眼見過一個愛兒女的人，因爲不會好好地教育他們，便將他們荒廢了。他並不是溺愛，只是沒有耐心去料理他們，他們便不能成材了。我想我若照現在這樣下去，孩子們也便危險了。我得計畫着，讓他們漸漸知道怎樣去做人才行。但是不要他們像我自己呢？這一層，我在白馬湖教初中學生時，也曾從師生的立場上問過可尊，他毫不躊躇地說：「自然囉。」近來與平伯談起教子，他却答得妙：「總不希望比自己壞囉。」是的，只要不「比自己壞」就行，像「不」像「倒是不在乎的。職業、人生觀等，還是由他們自己去定的好；自己頂可貴，只要指導，幫助他們去發展自己，便是極賢明的辦法。」

子同說：「我們得讓子女在大學畢了業，才算盡了責任。」日K說：「不然，要看我們的經濟，他們

的材質與志願；若是中學畢了業，不能或不願升學，便去做別的事，譬如做工人吧，那也並非不行的。」自然，人的好壞與成敗，也不盡靠學校教育；說是非大學畢業不可，也許只是我們的偏見。在這件事上，我現在毫不能有一定的主意；特別是這個變動不住的時代，知道將來怎樣，好在孩子們還小，將來的事且等將來吧。目前所能做的，只是培養他們基本的力量——胸襟與眼光；孩子們還是孩子們，自然說不上高的遠的，慢慢從近處小處下手便了。這自然也只能先按照我自己的樣子；「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光輝也吧，倒楣也吧，平凡也吧，讓他們各盡各的力去。我只希望如我所想的，從此好好地做一回父親，便自稱心滿意。——想到那「狂人」，「救救孩子」的呼聲，我怎敢不悚然自勉呢？

六月二十四日晚寫畢，北京清華園。（背影）

梁登燈影裏的秦淮河

朱自青

一九二三年八月的一晚，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平伯是初泛，我是重來了。我們雇了一隻「七板子」，在夕陽已去，皎月方來的時候，便下了船。於是梁聲汨——汨，我們開始領略那晃蕩着薔薇色的

歷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

秦淮河裏的船，比北京萬生園，頤和園的船好，比西湖的船好，比揚州瘦西湖的船也好。這幾處的船不是覺着笨，就是覺着簡陋，局促，都不能引起乘客們的情韻，如秦淮河的船一樣。秦淮河的船約略可分爲兩種：一是大船，就是所謂「七板子」。大船船口闊大，可容二三十人。裏面陳設着字畫和光潔的紅木傢具，桌上一律嵌着冰涼的大理石面。窗格雕鏤頗細，使人起柔膩之感。窗格裏映着紅色藍色的玻璃；玻璃上有精緻的花紋，也頗悅人目。「七板子」規模雖不及大船，但那淡藍色的欄干，空敞的艙，也足繫人情思。而最出色處却在牠的艙前。艙前是甲板上的一部，上面有弧形的頂，兩邊用疏疏的欄干支着。裏面通常放着兩張藤的躺椅。躺下，可以談天，可以望遠，可以顧盼兩岸的河房。大船上也有這箇，但在小船上更覺清雋罷了。艙前的頂下，一律懸着燈彩；燈的多少，明暗，彩蘇的精粗，豔晦，是不一的，但好歹總還你一箇燈彩。這燈彩實在是最能鉤人的東西。夜幕垂垂地下來時，大小船上都點起燈火。從兩重玻璃裏映出那幅射着的黃黃的散光，反暈出一片朦朧的煙靄，透過這煙靄，在黯黯的水波裏，又逗起縷縷的明漪。在這薄靄和微漪裏，聽着那悠然的間歇的槳聲，誰能不被引入他的美夢去呢？只恐夢太多了，這些大小船兒如何載得起呀？我們這時模模糊糊的談着明末的秦淮河的

蹠跡，如桃花扇及板橋雜記裏所載的。我們真神往了。我們彷彿親見那時華燈映水，畫舫凌波的光景了。於是我們的船便成了歷史的重載了。我們終於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麗過於他處，而又有奇異的吸引力的，實在是許多歷史的影象使然了。

秦淮河的水是碧陰陰的；看起來厚而不膩，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壓？我們初上船的時候，天色還未斷黑，那漾漾的柔波是這樣的恬靜，委婉，使我們一面有水闊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着紙醉金迷之境了。等到燈火明時，陰陰的變爲沈沈了；黯淡的水光，像夢一般；那偶然閃爍着的光芒，就是夢的眼睛了。我們坐在艙前，因了那隆起的頂棚，彷彿總是昂着首向前走着似的；於是飄飄然如御風而行的我們，看着那些自在的灣泊着的船，船裏走馬燈般的人物，便像是下界一般，迢迢的遠了，又像在霧裏看花，儼然朦朧的。這時我們已過了利涉橋，望見東關頭了。沿路聽見斷續的歌聲；有從沿河的妓樓飄來的，有從河上船裏度來的。我們明知那些歌聲，只是些因襲的言詞，從生澀的歌喉裏機械的發出來的；但她們經了夏夜的微風的吹漾和水波的搖拂，曼娜着到我們耳邊的時候，已經不單是她們的歌聲，而混着微風和河水的密語了。於是我們不得不被牽惹着，震撼着，相與浮沈於這歌聲裏了。從東關頭轉灣，不久就到大中橋。大中橋共有三箇橋拱，都很闊大，儼然是三座門兒；使我們覺得我們的船和

船裏的我們，在橋下過去時，真是太無顏色了。橋磚是深褐色，表明牠的歷史的長久，但都完好無缺，令人太息於古昔工程的堅美。橋上兩旁都是木壁的房子，中間應該有街路？這些房子都破舊了，多年煙薰的跡，遮沒了當年的美麗。我想像秦淮河的極盛時，在這樣宏闊的橋上，特地蓋了房子，必然是鬆濼得富富麗麗的，晚間必然是燈火通明的。現在却只曠下一片黑沈沈！但是橋上造着房子，畢竟使我們多少可以想見往日的繁華，這也慰情聊勝無了。過了大中橋，使到了燈月交輝，笙歌徹夜的秦淮河；這才是秦淮河的眞面目哩。

大中橋外，頓然空闊，和橋內兩岸排着密密的人家的大異了。一眼望去，疏疏的林，淡淡的月，襯着藍蔚的天，頗像荒野渡光景；那邊呢，鬱叢叢的，陰森森的，又似乎藏着無邊的黑暗；令人幾乎不信那是繁華的秦淮河了。但是河中眩暈着的燈光，縱橫着的畫舫，悠揚着的笛韻，夾着那吱吱的胡琴聲，終於使我們認識綠如茵陳酒的秦淮水了。此地天裸露着的多些，故覺夜來的獨遲些；從清清的水影裏，我們感到的只是薄薄的夜——這正是秦淮河的夜。大中橋外，本來還有一座復成橋，是船夫口中的我們的遊蹤盡處，或也是秦淮河繁華的盡處了。我的脚會踏過復成橋的脊，在十三四歲的時候。但是再次遊秦淮河，却都不曾見着復成橋的面；明知總在前途的，却常覺得有些虛無縹緲似的。我想，不見

倒也好。這時正是盛夏。我們下船後，藉着新生的晚涼和河上的微風，暑氣已漸漸銷散；到了此地，豁然開朗，身子頓然輕了——習習的清風，在面上，手上，衣上，這便又感到了一縷新涼了。南京的日光，大概沒有杭州猛烈；西湖的夏夜，老是熱蓬蓬的，水像沸着一般，秦淮河的水，却是這樣冷冷地綠着。任你人影的憧憧，歌聲的擾擾，總像隔着一層薄薄的綠紗面幕似的；牠儘是這樣靜靜的，冷冷的綠着。我們出了大橋，走不上半里路，船夫便將船撐到一旁，停了槳，由牠宕着。他以為那裏正是繁華的極點，再過去就是荒涼了；所以讓我們多多賞鑑一會兒。他自己却靜靜的蹲着。他是看慣這光景的了，大約只是一箇無可無不可。這無可無不可，無論是升是沉的，總之，都比我們高了。

那時河裏鬧熱極了；船大半泊着，小半在水上穿梭似的來往。停泊着的都在近市的那一邊，我們的船自然也夾在其中。因為這邊路略的擠，便覺得那邊十分的疏了。在每一隻船從那邊過去時，我們能畫出牠的輕輕的影和曲曲的波，在我們的心上；這顯着是空，且顯着是靜了。那時處處都是歌聲和淒厲的胡琴聲，圓潤的喉嚨，確乎是很少的。但那生澀的，尖脆的調子，能使人有少年的，粗率不拘的感，也正可快我們的意。況且多少隔開些兒聽着，因為想像與渴慕的做美，總覺更有滋味；而競發的喧，抑揚的不齊，遠近的雜沓，和樂器的嘈嘈切切，合成另一意味的諧音，也使我们無所適從，如隨着水

風而走。這實在困爲我們的心枯澀久了，變爲脆弱；故偶然潤澤一下，便瘋狂似的不能自主了。何秦河確也風人。卽如船裏的人面，無論是和我們一堆兒泊着的，無論是從我們眼前過去的，總是模模糊糊的，甚至渺渺茫茫的；任你張圓了眼睛，揩淨了管垢，也是枉然。這真夠人想呢。在我們停泊的地方，燈光原是紛然的；不過這些燈光都是黃而有暈的。黃已經不能明了，再加上了暈，便更不成了。燈愈多，暈就愈甚；在繁星般的黃的交錯裏，秦淮河彷彿籠上了一團光霧。光芒能霧氣騰騰的暈着，什麼都祇顧了輪廓了；所以人面的詳細的曲線，便消失於我們的眼底了。但燈光究竟奪不了那邊的月色；燈光是一潭的，月色是清的。在潭沌的燈先裏，滲入一派清輝，却真是奇跡！那晚月兒已瘦削了兩三分。她晚粧才罷，盈盈的上了柳梢頭。天是藍得可愛，彷彿一汪水似的；月兒便更出落得精神了。岸上原有三株兩株的垂楊樹，淡淡的影子，在水裏搖曳着。牠們那柔細的枝條浴着月光，就像一支支美人的臂膊，交互的纏着，挽着；又像是月兒披着的髮。而月兒偶然也從牠們的交叉處偷窺着我們，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樣子。岸上另有幾株不知名的老樹，光光的立着；在月光裏照起來，却又儼然是精神矍鑠的老人。遠處——快到天際線了，才有一兩片白雲，亮得現出異彩，像美麗的貝殼一般。白雲下便是黑黑的一帶輪廓；是一條隨意畫的不規則的曲線。這一段光景，和河中的風味大異了。但燈與月竟能并存着，交融着，

使月成了纏綿的月，燈射着渺渺的靈輝；這正是天之所以厚秦淮河，也正是天之所以厚我們了。

這時却遇着了難解的糾紛。秦淮河上原有一種歌妓，是以歌爲業的。從前都在茶舫上，唱些大曲之類。每日午後一時起，什麼時候止，却忘記了。晚上照樣也有一回，也在黃暈的燈光裏。我從前過南京時，曾隨着朋友去聽過兩次。因爲茶舫裏的人臉太多了，覺得不大適意，終於聽不出所以然。前年聽說歌妓被取締了，不知怎的，頗涉想了幾次——却想不出什麼。這次到南京，先到茶舫上去看看，覺得頗寂寥，令我無端的悵悵了。不料她們却仍在秦淮河裏掙扎着，不料她們竟會糾纏到我們，我於是很張皇了。她們也乘着一七板子，她們總是坐在艙前的。艙前點着石油汽燈，光亮眩人眼目；坐在下面的，自然是纖毫畢見了——引誘客人們的力量，也便在此了。艙裏躲着樂工等人，映着汽燈的餘輝，閃動着；他們是永遠不被注意的。每船的歌妓大約都是二人，天色一黑，她們的船就在大中橋外往來不息的兜生意。無論行着的船，泊着的船，都要來兜攬的。這都是我後來推想出來的。那晚不知怎樣，忽然輪着我們的船了。我們的船好好的停着，一隻歌舫划向我們來了；漸漸和我們的船並着了。燦燦的燈光逼得我們皺起了眉頭；我們的風塵色全給他托出來了，這使我踉蹌不安了。那時一箇影計跨過船邊，拿着圓扁的鐵鑊，蹣跚向我招手裏說：「點幾盞吧！」他跨過來的時候，我們船上似乎有許多眼

定跟着。同時鄰近的別的船上也似乎有許多眼睛炯炯的向我們船上看着，我真窘了，我也裝出大方的樣子，向歌妓們瞥了一眼，但究竟是不成的！我勉強將那歌摺翻了一翻，卻不曾看清了幾箇字，便趕緊遞還那夥計，一面不好意思地說，「不要，我們……不要。」他便塞給平伯。平伯掉轉頭去，搖手說，「不要！」那人還飄着不走。平伯又回過臉來，搖着頭道，「不要！」於是那人重到我處。我窘着再拒絕了他。他這才有點不屑似的走了。我的心立刻放下，如釋了重負一般。我們就開始自白了。

我說我受了道德律的壓迫，拒絕了她們；心裏似乎很抱歉的。這所謂抱歉，一面對於她們，一面對於我自己。她們於我們雖然沒有很奢的希望；但總有些希望的。我們拒絕了她們，無論理由如何充足，卻使她們的希望受了傷；這總有幾分不做美了。這是我覺得很悵悵的。至於我自己，更有一種不足之感。我這時被四面的歌聲誘惑了，降服了；但是遠遠的，遠遠的歌聲總彷彿隔着重衣搔癢似的，越搔越搔不着癢處。我於是憧憬着貼耳的妙音了。在歌舫划來時，我的憧憬，變為盼望；我固執的盼望着，有如飢渴。雖然從淺薄的經驗裏，也能夠推知，那貼耳的歌聲，將我去了一切的美妙；但一箇平常的人像我的，誰願憑了理性之力去醜化未來呢？我寧願自己騙着了。不過我的社會感性是很敏銳的；我的思力能拆穿道德律的西洋鏡，而我的感情卻終於被牠壓服着。我於是有所顧忌了，尤其是在衆目昭彰的

時候。道德律的力，本來是民衆賦予的；在民衆的面前，自然更顯出牠的威嚴了。我這時一面盼望，一面卻感到了兩重的禁制：一，在通俗的意義上，接近妓者總算一種不正當的行爲；二，妓是一種不健全的職業，我們對於她們，應有哀矜勿喜之心，不應賞玩的去聽她們的歌。在衆目睽睽之下，這兩種思想在我心裏最爲旺盛。她們暫時壓倒了我的聽歌的盼望，這便成就了我的灰色的拒絕。那時的心實在異常狀態中，覺得頗是昏亂。歌筋去了，暫時寧靖之後，我的思緒又如潮湧了。兩箇相反的意思在我心頭往復：賣歌和賣淫不同，聽歌和狎妓不同，又道德甚事——但是，但是，她們既被逼的以歌爲業，她們的歌必無藝術味的；況她們的身世，我們究竟該同情的。所以拒絕倒也是正辦。但這些意思終於不會撇開我的聽歌的盼望，牠力量異常堅強；牠總想將別的思路踏在脚下。從這重重的爭鬪裏，我感到了濃厚的不足之感。這不足之感使我的心盤旋不安，起坐都不安寧了。唉！我承認我是一箇自私的人！伯呢，卻與我不同。他引周啓明先生的詩，「因爲我有妻子，所以我愛一切的女人，因爲我有子女，所以我愛一切的孩子。」他的意思可以見了。他因爲推及的同情，愛着那些歌妓，並且尊重着她們，所以拒絕了她們。在這種情形下，他自然以爲聽歌是對於她們的一種侮辱。但他也是想聽歌的，雖然不和我一樣。所以在他的心中，當然也有一番小小的爭鬪；爭鬪的結果，是同歸於盡了。至於道德律，在我們真是

沒有什麼的；因爲他很有蔑視一切的傾向，民衆的力量在他是不大覺着的。這時他的心裏的活動比較簡單，又比較鬆弱，故事後還怡然自若；我卻不能了。這裏平伯又比我高了。

在我們談話中間，又來了兩隻歌舫。夥計照前一樣的請我們點戲，我們照前一樣的拒絕了。我受了三次窘，心裏的不安更甚了。清幽的夜景也爲之減色。船夫大約因爲要趕第二趟生意，催着我們回去；我們無可無不可的答應了。我們漸漸和那些螢黃的燈光遠了，只有些月色冷清的隨着我們的歸舟。我們的船竟沒箇伴兒，秦淮河的夜正長哩！到大中橋近處，才遇着一隻來船。這是一隻載妓的板船，黑漆漆的沒有一點光。船頭上坐着一箇妓女，暗裏看出，白地小花的衫子，黑的下衣。她手裏拉着胡琴，口裏唱着青衫的調子。她唱得響亮而圓轉，當她的船箭一般駛過去時，餘音還嫋嫋的在我們耳際，使我們傾聽而向往。想不到在弩末的遊蹤裏，還能領略到這樣的清歌！這時船過大中橋了，森森的水影，如黑暗張着巨口，要將我們的船吞了下去。我們回顧那渺渺的黃光，不勝依戀之情；我們感到了寂寞了！這一段地方夜色甚濃，又有兩頭的燈火招邀着；橋外的燈火不用說了，過了橋另有東關頭，疏疏的燈火。我們忽然仰頭看見依人的素月，不覺深悔歸來之早了！走過東關頭，有一兩隻大船灣泊着，又有幾隻船向我們來着。霧霧的一陣歌聲入語，彷彿笑我們無伴的孤舟哩。東關頭轉灣，河上的夜色更

濃了；臨水的妓樓上，時時從簾籠裏射出一線一線的燈光；彷彿黑暗從酣睡裏眨了一眨眼。我們默然的對着，靜聽那汨——汨的槳聲，幾乎要入睡了；朦朧裏卻溫尋着適纜的繁華的餘味。我那不安的心在靜裏愈顯活躍了！這時我們都有了不足之感，而我的更其濃厚。我們卻又不願回去，於是祇能由懊悔而悵惘了。船裏便滿載着悵惘了。直到利涉橋下，微微嘈雜的人聲，才使我豁然一驚；那光景卻又不同。右岸的河房裏，都大開了窗戶，裏面亮着晃晃的電燈，電燈的光射到水上，蜿蜒曲折，閃閃不息，正如跳舞着的仙女的臂膊。我們的船已在她的臂膊裏了；如睡在搖籃裏一樣，倦了的我們便又入夢了。那電燈下的人物，只覺像螞蟻一般，更不去鑒念。這是最後的夢；可惜是最短的夢！黑暗重復落在我們面前，我們看見傍岸的空船上一星兩星的，枯燥無力又搖搖不定的燈光。我們的夢醒了，我們知道就要上岸了；我們心裏充滿了幻滅的情思。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一日作完，於溫州。（踪跡）

航船中的文明

朱自清

第一次乘夜航船，從紹興府橋到西興渡口。

紹興到西興本有汽油船。我因急於來杭，又因年來遂遂於火車輪船之中，也想「回到」航船裏，領略先代生活的異樣的趣味；所以不願親戚們的堅留和勸說（他們說航船裏是很苦的），毅然決然的於下午六時左右下了船。有了「物質文明」的汽油船，却又有「精神文明」的航船，使我們徘徊其間，左右顧而樂之，真是二十世紀中國人的幸福了！

航船中的乘客大都是小商人；兩個軍弁是例外。滿船沒有一個士大夫；我區區或者可充個數兒——因為我曾讀過幾年書，又忝為大夫之後——但也是例外之例外！真的，那班士大夫到那裏去了呢？這不消說得，都到了輪船裏去了！士大夫雖也舉着大旗擁護精神文明，但于慮不免一失，竟為那物質文明的孫兒，淌身洋油氣的小頑意兒驅得定定的，忍心害理的撇了那老相好。於是航船雖然照常行駛，而光彩已減少許多！這確是一件可以慨嘆的事，而「國粹將亡」的呼聲，似也不是徒然的了。嗚

呼，是誰之咎歟？

既然來到這「精神文明」的航船裏，正可將船裏的精神文明考察一番，才不虛此一行。但從那裏下手呢？這可有些為難。躊躇之間，恰好來了一個女人——我說「來了」，彷彿親眼看見，而執知不然；我知道她「來了」，是在聽見她尖銳的語音的時候。至於她的面貌，我至今還沒有看見呢。這第一要怪我的近視眼，第二要怪那襲人的暮色，第三要怪——哼——要怪那「男女分坐」的精神文明了。女人坐在前面，男人坐在後面；那女人離我至少有兩丈遠，所以便不可見其臉了。且慢，這樣左怪右怪，「其詞若有憾焉，一你們或者猜想那女人怎樣美呢。而孰知又大大的不然！我也曾「約略的」看來，都是鄉下的黃面婆而已。至於尖銳的語音，那是少年的婦女所常有的，倒也不足為奇。然而這一次，那來了的女人的尖銳的語音竟致勞動區區的特筆者，却又另有緣故。在那語音裏，表示出對於航船裏精神文明的抗議；她說，「男人女人都是人！」她要坐到後面來，（因前面太擠，實無他故，合并聲明）而航船裏的「規矩」是不許的。船家攔住她，她仗着她不是姑娘了，便老了臉皮，大着胆子，慢慢的說了那句話。她隨即坐在原處，而「批評家」的議論繁然了。一個船家在船沿上走着，隨便的說，「男人女人都是人，是的，不錯。做秤鈎的也是鐵，做秤錘的也是鐵，做鐵錨的也是鐵，都是鐵呀！」這一段批

評大約十分巧妙，說出諸位「批評家」所要說的，於是衆喙都息，這便成了定論。至於那女人事實上早已坐下了，「孤掌難鳴」，或者她飽飲了諸位「批評家」的宏論，也不要鳴了罷。「是非之心」，雖然「人皆有之」，而撐船經商者流，對於名教之大防，竟能剖辨得這樣「詳明」，也着實虧他們了。中國畢竟是禮義之邦，文明之古國呀！——我悔不該亂怪那「男女分坐」的精神文明了！

「禍不單行，湊巧又來了一箇女人。她是帶着男人來的。——呀，帶着男人！正是所以才「禍不單行」呀！——說得滿口好紹興的杭州話，在黑暗裏隱隱露出一張白臉，帶着五六分城市氣。船家照他們的「規矩」，要將這一對兒生刺刺的分開，男人不好意思做聲，女的却搶着說：「我們是『一堆生』的！」太親熱的字眼，竟在「規規矩矩的」航船裏說了！於是船家命令的嚷道：「我們有我們的規矩，不管你『一堆生』不『一堆生』的！」大家都微笑了。有的沈吟的說：「一堆生的」有的驚奇的說：「『一堆生』的」有的嘲諷的說：「哼，『一堆生的』」在這四面楚歌裏，憑你怎樣伶牙俐齒，也得服從了！「婦者，服也」，這原是本行的本行呀。只看她毫不置辯，毫不懊惱，還是若無其事的和人攀談，便知她確乎是「服也」了。這不能不感謝船家和乘客諸公「衛道」之功，而論功行賞，船家尤當首屈一指。嗚呼，可以風矣！

在黑暗裏征服了兩個女人，這正是我們的光榮；而航船中的精神文明，也粲然可見了——於是乎齊。

五、三（踪跡）

匆 匆

朱自清

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但是，聰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爲什麼一去不復返呢？是有誰偷了他們吧？那是誰？又藏在何處呢？是他們自己逃走了呢？現在又到了那裏呢？

我不知道他們給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確乎是漸漸空虛了。在默默裏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經從我手中溜去；像針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裏，我的日子滴在時間的流裏，沒有聲音，也沒有影子。我不禁頭涔涔而淚潸潸了。

去的儘管去了，來的儘管來着；去來的中間，又怎樣地匆匆呢？早上我起來的時候，小屋裏射進兩

三方斜斜的太陽。太陽，他有腳啊，輕輕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轉。於是——洗手的時候，日子從水盆裏過去；吃飯的時候，日子從飯碗裏過去；默默時，便從凝然的雙眼前過去。我覺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時，他又從遮挽着的手邊過去。天黑時，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從我身上跨過，從我腳邊飛去了。等我睜開眼和太陽再見，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嘆息。但是新來的日子的影兒，又開始在嘆息閃過去。

在逃去如飛的日子裏，在千門萬戶的世界裏的我，能做些什麼呢？只有徘徊罷了，只有匆匆罷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裏，除徘徊外，又賸些什麼呢？過去的日子如輕煙，被微風吹散了；如薄霧，被初陽蒸融了。我留着些什麼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絲樣的痕迹呢？我亦赤裸裸來到這世界，轉眼間也將赤裸裸回去吧？但不能平的，爲什麼偏要白白走這一遭啊？

你聰明的，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爲甚麼一去不復返呢？

(踪跡)

荷塘月色

朱自清

這幾天心裏頗不甯靜。今晚在院子裏坐着乘涼，忽然想起日日走過的荷塘，在這滿月的光裏，總該另有一番樣子吧。月亮漸漸地升高了，牆外馬路上孩子們的歡笑，已經聽不見了；裏在屋裏拍着閨兒，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帶上門出去。

沿着荷塘，是一條曲折的小煤屑路。這是一條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長着許多樹，蓊蓊鬱鬱的。路的一旁，是些楊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樹。沒有月光的晚上，這路上陰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卻很好，雖然月光也還是淡淡的。

路上只我一個人，背着手踱着。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裏。我愛熱鬧，也愛冷靜；愛羣居，也愛獨處。像今晚上一個人在這蒼茫的月下，什麼都可以想，什麼都可以不想，便覺是個自由的人。白天裏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說的話，現在都可不理，這是獨處的妙處；我且受用這無邊的荷香月色好了。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彌望的是田田的葉子。葉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層層的葉子中間，零星地點綴着些白花，有嫵娜地開着的，有羞澀地打着朵兒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裏的星星，又如剛出浴的美人。微風過處，送來縷縷清香，彷彿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這時候葉子與

花也有一絲的顫動，像閃電般，霎時傳遍荷塘的那邊去了。葉子本是肩並肩密密地挨着，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葉子底下是脈脈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見一些顏色；而葉子卻更見風致了。

月光如流水一般，靜靜地瀉在這一片葉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霧浮起在荷塘裏。葉子和花彷彿在牛乳中洗過一樣；又像籠着輕紗的夢。雖然是滿月，天上卻有一層淡淡的雲，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為這恰是到了好處——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別有風味的。月光是隔了樹照過來的，高處叢生的灌木，落下參差不斑駁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彎彎的楊柳的稀疏的情影，却又像是畫在荷葉上。塘中的月色並不均勻；但光與影有着和諧的旋律，如鋼琴上奏着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遠遠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樹，而楊柳最多。這些樹將一片荷塘重重圍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幾段空隙，像是特爲月光留下的。樹色一例是陰陰的，乍看像一團煙霧；但楊柳的丰姿，便在煙霧裏也辨得出。樹梢上隱隱約約的是一帶遠山，只有些大意吧了。樹縫裏也漏着一兩點路燈光，沒精打彩的，是渴睡的人的眼。這時候最熱鬧的，要數樹上的蟬聲與水裏的蛙聲；但熱鬧是他們的，我什麼也沒有。

忽然想起采蓮的事情來了。采蓮是江南的舊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時爲盛，從詩歌裏可以約

略知道。采蓮的是少年的女子，她是蕩着小船，唱着豔歌去的。采蓮人不用說很多，還有看采蓮的人。那是一個熱鬧的季節，也是一個風流的季節。梁元帝采蓮賦裏說得好：

於是妖童媛女，蕩舟心許；鴛首徐廻，兼傳羽杯；櫂將移而藻挂，船欲動而萍開。爾其織腰束素，遷延顧步；夏始春餘，葉嫩花初，恐沾裳而淺笑，畏傾船而斂裙。

可見當時嬉游的光景了。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們現在早已無福消受了。

於是又記起西湖曲裏的句子：

采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低頭弄蓮子，蓮子清如水。

今晚若有采蓮人，這兒的蓮花也算得「過人頭」了；只不見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這樣想着，猛一抬頭，不覺已是自己的門前；輕輕地推門進去，什麼聲息也沒有，妻已睡熟好久了。

（小說月報）

老牛

伊林潘林作
雁冰譯

在我所有的兒時的回憶裏，除了那溫暖的家庭的窩，除了我的本鄉，那是橫貫着一條急水的河，像一個快樂的姑娘，我們常常在她的岸旁玩的是呀，在我所有的可愛的故鄉的美景——十分溫柔地向着我微笑的美景的回憶裏，總是聳立着那龐大的瘦骨嶙峋的掙爾忒畜——我家的老牛。

試着牛類的大耐性與沉靜，牠於許多年來任重服勞，會無一些怨意，而現在牠是老了，衰弱了。我的父親看着牠從一頭小小的犢兒至於壯大，以至於老弱，我的父親是知道牠一生辛苦，總是順着命運地服從和勞作。我的父親，愛這個老工人——老伙計：他對於牠想不出一絲一毫的不滿意，他是滿心的可憐牠，所以不再拿什麼工作去磨煩牠了，只是讓牠安逸地自由地終老牠的餘年了。

可憐的掙爾忒畜！牠的樣子多麼叫人痛心，而牠的靈魂又是多麼溫柔呀！牠是全村中最高大的牲畜，渾身白的像一個雪球，一對長而且粗的好角，透明而有貝光，形狀又極像女神抱中的七弦琴。（註一）

掙爾忒畜慣常躺在穀倉前的蔭地上，有本村的孩子們環繞着看好牠。我們很親愛地撫摸牠，梳理牠的毛，極溫柔擁的抱牠，取了草料來餵牠，並且採花綴成球，裝飾在牠的美麗的角上。這麼，牠就十分像一個好修飾的老鱒夫了。牠似乎也覺得自己的怪相，但是永不肯和我們生氣。這位和善的老鱒

伙總是張大了牠的黑巨眼，和氣地看着我們；牠的目光是這樣的沉靜，這樣的溫和，這樣的有意思，並且這樣的動人憐憫，似乎牠有這許多話要告訴我們。我們也回看牠，靜默了一會兒，總是這樣問道：『什麼，掙爾忒畜？……』『噢，……告訴我們，你要什麼？』於是掙爾忒畜總是搖了搖頭，低而深長地嘆了口氣，慢慢的開始咀嚼牠的沒有牙齒的嘴巴。

我們給牠很多的草料。牠不休息的喫，鎮日價反反覆覆的咀嚼，但是儘管這麼着，牠還是瘦的可怕。牠的腹部深深陷入，肋骨嶙峋可數；牠的肩胛骨，牠的脊椎骨，總而言之全副骨骼，都聳露出來，極像巴爾幹山地的連綿起伏的山峯。

每天早晨起來，掙爾忒畜抖去了身上的稻草，弛展了牠的麻痺的筋骨以後，便從牠的棚裏鑽出來，跑到河邊去喝牠的早茶。牠走的慢慢地，鎮靜地，安詳瀟灑地，並且傲然舉起了牠的頭，似乎自負牠往日的偉大工作。牠的瘦癯的肚皮，牠的掛滿了我們所做的花球的美角，牠的乾淨的毛，以及牠的龐大露骨的軀幹，合起來成就了牠的魁梧奇美。

掙爾忒畜到了河邊，喝了些水，然後又慢慢的，不受什麼打擾，回到牠的棚裏來。日暮時人們喫晚飯以前，沒有人邀請，也沒有人阻攔，掙爾忒畜總是照樣的出去喝水，照樣的回來。牠做這短距離的散

步，是這樣的準時刻，以至於人們把牠當作時辰鐘看了。

在夏季裏，我們常常帶着掙爾忒畜和村裏的牛羊一同出去放草。但是那些牛羊常常跑到深山裏，喜歡爬那些峭壁，或者是越過那些多尖石的山峯，這種遊戲，現在對於掙爾忒畜是十分爲難，而且很危險。因此牠常常落後，並且直到極晚，纔見牠孤獨的回來。有一次，牠失蹤了，我的父親就在樹林裏整整的找了牠一夜。他找到牠躺在交叉路口，已經疲乏到不能動彈。以後，我的父親就不讓掙爾忒畜和村裏的牛羊一同出去了；他想最好還是讓牠和村裏的小牛一同出去，因爲牠們不會跑到深山裏，並且決不會去爬那些多尖石的山峯的。

但是掙爾忒畜却又不願意和那些不懂事的莽撞的小傢伙做伴。在先牠倒一同出發了，但是既出了村莊，牠掉轉身子向後跑，要回到牠棚裏，很生氣，並且無聊的怪可憐。牧童用盡方法趕牠在小牛隊中走，然而無效。掙爾忒畜「牟，牟」的怒叫。並且舉牠的大角對着牧童，那樣子是十分凶狠，竟使那孩子不得不任由掙爾忒畜照自己的歡喜去做了。第二天，牠躊躇了許久，又很生了一會氣，這才跟着走了，但是快到正午的時候，牠又獨個兒回來了。小牛們，這些淘氣的壞坯子，在草地上那樣快活的跑跳，這種經狂的舉動，掙爾忒畜自然看不入眼。然而過了幾天以後，掙爾忒畜的固執是失敗了；牠以哲

學家的謙恭，屈服於運命之下了。村裏人聽得有這麼回事，都特地出來看特爾忒畜跟着那羣小牛出去放草。每天早上牧童趕着那些小牛在塵沙陣中向前去的時候，特爾忒畜在大隊的旁邊走，像一個小學教師領着一羣小學生遊行。牠的威嚇的眼光，時時罩住牠們，並且時時舉牠的銳利的角兒向牠們示威。

每天清晨，特爾忒畜一聽得牧童的呼聲，立刻就從棚裏出來，站在草場上，兩眼望着那塊綠油油的牧場，這時候，初出的陽光正在曬乾那牧場的草葉上的露珠。牠又極目遠矚那麥田，那草地，這都是牠少壯時候用過功夫的。牠的潤澤的眼睛望着這些熟習的風景，頗有黯然神往的樣子，分明像一個老人悼念舊事。

這個啞口的靜默的靈魂，正不知是怎樣的難過呢！

後來，特爾忒畜忽然病了。牠不出來站在草場上遠望那綠油油的草場了；牠只是靜悄悄的躺在棚裏。牠的身體一天一天的衰弱，抖得很可怕，毛都直豎，從牠的無力的眼裏，可知牠是十分受苦。我們替牠披上一條毯子，弄東西給牠喫，但是牠並不嚐一嚐。我們拿水來給牠，牠把鼻頭浸在水裏，但立刻便有人扯牠似的退縮回來，大聲的哼。我們去喚那釘馬蹄匠來，因為他又是獸醫。他很仔細的診視這

個被醫治者，捲弄牠的尾巴，拉牠的耳朵，又翻起牠的眼皮來看，最後，拿了些辛辣的黑色藥粉放在牠鼻孔邊，強壓牠吸進去。

掙爾忒畜躺着受苦了幾天。這幾天裏，牠是如此的衰弱，甚至沒有氣力看一看我們給牠的食物和水。牠實在是衰弱的可怕了。牠的身體，瘦得像一塊木板。後來牠能夠起來嘗些食物了，牠幾乎站不穩。

一日，春光明媚，又是星期。人們都從家裏出來，上教堂去，都很快樂地穿着他們的星期日的新衣。在我們的周子裏，李樹開着爛漫的花兒，繁花壓在枝頭，直使那些軟枝兒互相倚偎，富有笑意，宛如老處女盛粧了去赴別人的結婚禮。昨天晚上，却又剛下過雨。空氣很清新，天空無片雲。太陽正爬上那些山頭。這太陽兒真是美麗，真像一個休息日，似乎他也是跟着那些做禮拜的人們剛從教堂裏出來呢。

掙爾忒畜今天也像比往常爽健些，快活些。爲的牠已經復元了，我們格外高興，特做了雜色花朵的大花圈，掛在牠的角兒上。我們都撫拍牠，牠也閃動眼睛，表示很樂意接受我們的禮遇。

牠起身了，慢慢的離開我們。牠很用力的挪動脚步，走出門去，仍舊和往常一樣的莊重而美麗，不過更瘦些，更衰頹些罷了。我們想止住牠，可是母親說讓牠出去散散步也是好的。所以我們只跟在牠

後面。

掙爾忒畜一直向河邊走。人們好久不見牠了，都站住了歡呼道：『怪可憐的掙爾忒畜！』

牠到了河邊，喝了些水，又閒立了一會兒，破例的不同家來，却反走到我們近旁的田裏，在那邊和風拂着長成的小麥，麥浪下面藏着無數的斑鳩，而在上面呢，有千百的小蝴蝶逐隊飛舞。掙爾忒畜站在麥田邊，靜靜地看着，像對一個熟人，並且還嚼去了田邊的幾莖草兒。忽然牠站不穩了，牠全身搖蕩，長呻了一聲，就倒在地下。我們怕起來了，都喊着，飛奔回家去報信。

當我們同父親再來時，掙爾忒畜已經死在田裏，牠的頭枕着那花圈，牠的眼睛睜得大大的望着天上，幽悒的，靜默的，又美麗的，可是已經沒有知覺。

就是這麼的死了那老的有用的勞動者，那嚙口的我們的朋友。於是在田邊，就是牠從前工作過並且休息過牠那疲倦的頭的田邊，我們葬了牠，竟應用了葬人的規矩。在牠的墳上，那是鋪了白石的，每逢春季便生了些美麗的花兒。

人們就稱呼這塊冷僻的田邊爲『掙爾忒畜墳園』。

而今我每次回家鄉去，總不忘記去拜望兩個墳——一個是我母親的，又一個便是老掙爾忒畜

的。

(註一)七弦琴即 Lyra 作牧形，故謂牛之雙角似之也。

(雪人)

黃昏的觀前街

西諦

我剛從某一個大都市歸來。那一個大都市，說得漂亮些，是鄉村的氣息較多於城市的。她比城市多了些鄉野的荒涼況味，比鄉村却又少了些質樸自然的風趣。稀疏的幾簇住宅，到處是綠油油的菜圃，是蓬蒿沒膝的廢園，是池塘半繞的空場，是已生了荒草的瓦礫堆。晚間更是悽涼。太陽剛剛西下，街上的行人便已『寥若晨星』。在街燈如豆的黃光之下，踽踽的獨行着，瘦影顯得更長了，足音也格外寂寞。遠處野犬，如豹的狂吠着。黑衣的警察，幽靈似的扶槍立着。在前面的重要區域裏，彷彿有『站住』『口號』的呼叱聲。我假如是喜歡都市生活的話，我真不會喜歡到這個地方；我假如是喜歡鄉間生活的話，我也不會喜歡到這個所在。我的天！還是趁早走了吧。（不僅是『浩然』簡直是『懷蔡有誌志』了！）

「歸程經過蘇州，想要下去，終於因為捨不得拋棄了車票上的未用盡的一段路費，蹉跎的被火車帶過去了。歸後不到三天，長個子的樊與矮而美髯的孫，却又拖了我逛蘇州去。早知道有這一趟走，還不中途而下，來得便利麼？」

我的太太是最厭惡蘇州的，她說舒舒服服的坐在車上，走不了幾步，却又要下車過橋了。我也未見得十分喜歡蘇州；一來是，走了幾趟都買不到什麼好書；二來是，住在閶門外，太像上海，而又沒有上海的繁華。但這一次，我因為要換換花樣，却拖他們住到城裏去。不料竟因此而得到了一次永遠不會領略到的蘇州景色。

我們跑了幾家書舖，天色已經漸漸的黑下來了，樊說：「我們找一個地方吃飯吧。」飯館裏是那末樣的擁擠，走了兩三家，纔得到了一張空桌。街上已上了燈。樓窗的外面，行人也是那末樣的擁擠。沒有一盞燈光不照到幾堆子人的影子，也不落在地上，而落在人的身上。我不禁想起了某一個大城市的荒涼情景，說道：「這纔可算是一個都市！」

這條街是蘇州城繁華的中心的觀前街。玄妙觀是到過蘇州的人沒有一個不熟悉的，那末粗俗的一個所在，未必有勝於北平的隆福寺，南京的夫子廟，揚州的教場。觀前街也是一條到過蘇州的人

沒有一個不曾經過的，那末狹小的一道街，三個人並列走着，便可以不讓旁的人走，再加以溼潤蒼蠅似的亂攪而前的人力車，或籃或桶的一擔擔的水與蔬菜，混合成了一個道地的中國式的小城市的擁擠與紛亂無秩序的情形。

然而，這一個黃昏時候的觀前街，却與白晝大殊。我們在這條街上舒適的散着步，男人，女人，小孩子，老年人，摩肩接踵而過，却不喧嘩，也不推擁。我所得的蘇州印象，這一次可說是最好。——從前不會於黃昏時候在觀前街散步。半里多長的一條古式的石板街道，半部車子也沒有，你可以安安靜靜的在街心踱方步。燈光耀耀煌煌的，銅的，布的，黑漆金字的市招，密簇簇的排列在你的頭上，一舉手便可觸到了幾塊。茶食店裏的玻璃匣，亮晶晶的在繁燈之下發光，照得匣內的茶食透明的映入行人眼裏，似欲伸手招致他們去賞幾色蘇製的糖食帶回去。野味店的山雞野兔，已烹製的，或尙帶着皮毛的，都一串一掛的懸在你的眼前——就在你的眼前，那香味直撲到你的鼻上。你在那裏走着，走着。你如走在一所遊藝園中。你如在暮春三月，迎神賽會的當兒，擠在人羣裏，跟着他們跑，興奮而感到濃趣。你如在你的少小時，大人們在做壽，或娶親，地上鋪着花毯，天上張着錦幔，長隨打雜老媽丫頭，客人的孩子們，全都穿戴着嶄新的衣帽，穿梭似的進進出出，而你在其間，隨意的玩耍，隨意的奔跑。你白天覺得

這條街狹小，在這時，你，纔覺這條街狹小得妙。她將你緊壓住了，如夜間將自己的手放在心頭，做了很刺激的夢；她將你緊緊的擁抱住了，如一個愛人身體內熱情的擁抱；她將所有的寶藏，所有的繁華，所有的可引動人的東西，都陳列在你的面前，即在你的眼下，相去不到三尺左右，而別用一種黃昏的燈光籠罩了起來，使他們更顯得隱約而動情；如一位對窗裏面的美人，如一位躲於綠簾後的少女。她假如也像別的都市的街道那樣的開朗闊大，那末，你便將永遠感不到這種親切的繁華的況味，你便將永遠受不到這種緊緊的擁壓於你的全身，你的全心的燠暖而溫馥的情趣了。你平常覺得這條街開人太多，過於擁擠，在這時却正顯得人多的好處。你看，人也看你；你的左邊是一位時裝的小姐，你的右邊是幾位隨了丈夫父親上城的鄉姑，你的前面是一二位步履維艱的道地的蘇州老，一二位尖帽尊貴的蘇式少年，你偶然回過頭來，你的眼光却正碰在一位容光射人，衣飾過麗的少奶奶的身上。你的圍圍轉轉都是人，都是無關係的無關心的最馴良的人，你可以舒舒適適的踱着方步，一點也不用擔心什麼。這裏沒有乘機的偷盜，沒有誘人入魔窟的「指導者」，也沒有什麼電掣風馳，左衝右撞的一切車子。每一個人都是那末安閒的散步着，散步着；川流不息的在走，肩磨踵接的在走，他們永不會

三個人身上面過。心是走得那末安閒，那末小心。你假如帶過茶大意的撞了人，或踏了人的足

——那是極不經見的事！他們抬眼望了望你，你對他們點點頭，表示歉意，也就算了。大家都感到一種的親切，一種的無損害，一種的無憂無慮的生活；大家都似隸在一個樂園中，在明月之下，綠林之間，優閒的微步着，忘記了園外的一切。

那末鱗鱗比比的店房，那末密密接接的市招，那末耀耀煌煌的燈光，那末狹狹小小的街道，竟使你抬起頭來，看不見明月，看不見星光，看不見一絲一毫的黑暗的夜天。她使你不知道黑暗，她使你忘記了這是夜間。啊，這樣的一個『不夜之城！』

『不夜之城』的巴黎，『不夜之城』的倫敦，你如果要去看，你且去歌劇院左近走着，你且去辟加德萊園散步，準保你不會有一刻半秒的安逸；你得時時刻刻的擔心，時時刻刻的提防着，大都市的災害，是那末多。每個人都是匆匆的走馬燈似的向前走，你也得匆匆的走；每個人都是緊張着矜持着，你也自然得會緊張着，矜持着。你假如走慣了黃昏時候的觀前街，你在那裏準得要吃大苦頭，除非你已將老癩氣改得一千二淨。你假如爲店鋪的窗中的陳列品所迷住了，譬如說，你要站住了仔仔細細的看一下，你準得要和後面的人猛碰一下。他必定要詫異的望了望你，雖然嘴裏說的是『對不起』，你也得說『對不起』，然而你也飽受了他，以至他們的眼光的笑落。你如走到了歌劇院的階前，你如走

到了那爾遜的像下，你將見斗大的一個個市招或廣告牌，閃閃在放光；一片的燈火，映射得半個天空紅紅的。然而那裏却是如此的開朗敞闊，建築物又是那末的宏偉，人雖擁擠，卻是那樣的藐小可憐。Tom 和 Bob 也如小甲蟲似的，如紅蟻似的在一連串的走着。大半個天空是黑漆漆的，幾顆星在冷冷的映着眼看人。大都市的榮華終敵不住黑夜的侵襲。你在那裏，立了一會，只要一會，你便將完全的領受到夜的淒涼了。像觀前街那樣的燠暖溫馥之感，你是永遠得不到的。你在那裏是孤零的，是寂寞的，算不定會有什麼飛災橫禍光臨到你身上，假如你要一個不小心，像在觀前街的那末舒適無慮的親切的感覺，你也是永遠不會得到的。

有觀前街的燠暖溫馥與親切之感的大都市，我只見到了一個委尼司，即在委尼司的 St. Mark 方場的左近。那裏也是充滿了閒人，充滿了緊壓在你身上的燠暖的情趣的；街道也是那末狹小，也許更要狹，行人也是那末擁擠，也許更要擁擠，燈光也是那末輝煌燦爛的，也許更要輝煌。有八人口聲聲的稱呼蘇州為東方的委尼司；別的地方，我看不出，別的時候，我看不出，在黃昏時候的觀前街，我却深切的感到了——雖然觀前街少了那末弘麗的 Piazza of St. Mark，少了那末輕妙的此奏彼息的樂隊。

十八年三月三日，在上海。（小說月報）

故鄉的野菜

周作人

我的故鄉不止一個，我住過的地方都是故鄉。故鄉對於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情分，只因釣於斯游於斯的關係，朝夕會面，遂成相識，正如鄉村裏的鄰舍一樣，雖然不是親屬，別後有時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東住過十幾年，南京東京都住過六年，這都是我的故鄉，現在住在北京，於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鄉了。

日前我的妻往西單市場買菜回來，說起有薺菜在那里賣著，我便想起浙東的事來。薺菜是浙東人春天常吃的野菜，鄉間不必說，就是城裏只要有後園的人家都可以隨時采食，婦女小兒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籃」，蹲在地上搜尋，是一種有趣味的遊戲的工作。那時小孩們唱道，「薺菜馬蘭頭，姊姊嫁在後門頭。」後來馬蘭頭有鄉人拿來進城售賣了，但薺菜還是一種野菜，須得自家去採。關於薺菜向來頗有風雅的傳說，不過這似乎以吳地為主。西湖游覽志云，「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薺菜花。」三春戴薺花，桃李羞繁華。「顧諫的清嘉錄」上亦說，「薺菜花俗呼野菜花，因諺有三月三，鱒蟻上灶山

之語，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灶陘上，以厭蟲蟻。侵晨村童叫賣不絕。或婦女簪髻上以祈清目，俗號眼亮花。但浙東人却不很理會這些事情，只是挑來做菜或炒年糕吃罷了。

黃花麥果通稱鼠麴草，係菊科植物，葉小微圓互生，表面有白毛，花黃色，簇生梢頭。春天採嫩葉，搗爛去汁，和粉作糕，稱黃花麥果糕。小孩們有歌贊美之云：

「黃花麥果韌結結，

關得大門自要吃。

半塊拿弗出，一塊自要吃。」

清明前後掃墓時，有些人家——大約是保存古風的人家——用黃花麥果作供，但不作餅狀，做成小顯如指頂大，或細條如小指，以五六個作一攢，名曰繭果，不知是什麼意思，或因盪上山時設祭，也用這種食品，故有是稱，亦未可知。自從十二三歲時外出不參與外祖家掃墓以後，不復見過繭果，近來住在北京，也不再見黃花麥果的影子了。日本稱作「御形」，與薺菜同為春的七草之一，也採來做點心用，狀如艾餃，名曰「草餅」，春分前後多食之，在北京也有，但是吃去總是日本風味，不復是兒時的黃花麥果糕了。

掃墓時候所常吃的還有一種野菜，俗名草紫，通稱紫雲英。農人在收穫後，播種田內，用作肥料，是一種很破賤視的植物，但採取嫩莖淪食，味頗鮮美，似豌豆苗。花紫紅色，數十畝接連不斷，一片錦綉，如鋪著華美的地毯，非常好看，而且花朵狀若胡蝶，又如鷄雛，尤為小孩所喜。間有白色的花，相傳可以治痢，很是珍重，但不易得。日本俳句大辭典云：「此草與蒲公英同是習見的東西，從幼年時代便已熟識。在女人裏邊，不曾採過紫雲英的人，恐未必有罷。」中國古來沒有花環，但紫雲英的花球却是小孩常玩的東西，這一層我還替那些小人們欣幸的，浙東掃墓用鼓吹，所以少年常隨了樂音去看「上墳船裏的妓女」，沒有錢的人家雖沒有鼓吹，但是船頭上簷窗下總露出些紫雲英和杜鵑的花束，這也就是上墳船的確實的證據了。

(十三年二月) (澤瀉集)

蒼蠅

周作人

蒼蠅不是一件很可愛的東西，但我們在做小孩子的時候都有點喜歡他。我同兄弟常在夏天乘大人們午睡，在院子裏棄著香瓜皮瓢的地方捉蒼蠅——蒼蠅共有三種，飯蒼蠅太小，麻蒼蠅有蛆太

確，只有金蒼蠅可用。金蒼蠅即青蠅，小兒謎中所謂「頭戴紅纓帽身穿紫羅袍」者是也。我們把他捉來，摘一片月季花的葉，用月季的刺釘在背上，便見綠葉在桌上蠕蠕而動。東安市場有賣紙製各色小蟲者，標題云「蒼蠅玩物」，即是同一的用意。我們又把他的背豎穿在細竹絲上，取燈心草一小段放在腳的中間，他便上下顛倒的舞弄，名曰「嬉棍」，又或用白紙條纏在腸上縱使飛去，但見空中一片片的白紙亂飛，很是好看。倘若捉到一個年富力強的蒼蠅，用快剪將頭切下，他的身子便仍舊飛去。希臘路吉亞諾思（Lutians）的蒼蠅頌中說，「蒼蠅在被切去了頭之後，也能生活好些時光」，大約二千年前的小孩已經是這樣的玩耍的了。

我們現在受了科學的洗禮，知道蒼蠅能夠傳染病菌，因此對於他們很有一種惡感。三年前臥病在醫院時曾作有一首詩，後半云，

「大小一切的蒼蠅們，

美和生命的破壞者，

中國人的好朋友的蒼蠅們呵，

我詛咒你的全滅，

用了人力以外的。

最黑最黑的魔術的力。」

但是實際上最可惡的還是他的別一種壞癖氣，便是喜歡在人家的顏面手脚上亂爬亂舔，古人雖美其名曰「吸美」，在被吸者却是極不愉快的事。希臘有一篇傳說說明這個緣起，頗有趣味。據說蒼蠅本來是一個處女，名叫默亞（Mira），很是美麗，不過太喜歡說話。她也愛那月神的情人恩迭米盎（Endymion），當他睡著的時候，她總還是和他講話或唱歌，弄得他不能安息，因此月神發怒，使她變成蒼蠅。以後她還是記念著恩迭米盎，不肯叫人家安睡，尤其是喜歡攪擾年青的人。

蒼蠅的固執與大胆，引起好些人的贊歎。阿美洛思（Thalero）在史詩中嘗比勇士於蒼蠅，他說，雖然你趕他去，他總不肯離開你，一定要叮你一口方纔罷休。又有詩人云，那小蒼蠅極勇敢地跳在人的肢體上，渴欲飲血，戰士却躲避敵人的刀鋒，真可羞了。我們僥倖不大遇見渴血的勇士，但勇敢地攻上來，抵我們的頭的却常常遇到。法勃耳（Fabius）的昆蟲記裏說有一種蠅，乘土蜂負蟲入穴之時，下卵於蟲內，後來蠅卵先出，把死蟲和蜂卵一併吃下去。他說這種蠅的行爲好像是一個紅巾黑衣的暴客在林中襲擊旅人，但是他的慍悍敏捷的確也可佩服，倘使希臘人知道，或者可以拏去形容阿迭

修思 (Odysseus) 一流的狡獪英雄罷。

中國古來對於蒼蠅似乎沒有什麼反感。詩經裏說，「營營青蠅，止於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又云，「非鷄則鳴，蒼蠅之聲。」據陸農師說，青蠅善亂色，蒼蠅善亂聲，所以是這樣說法。傳說裏的蒼蠅，即使不特殊良善，總之決不比別的昆蟲更爲卑惡。在日本的俳諧中則蠅成爲普通的詩料，雖然略帶淤穢的氣色，但很能表出溫暖熱鬧的境界。小林一茶更爲奇特，他同聖芳濟一樣，以一切生物爲弟兄朋友，蒼蠅當然也是其一。檢閱他的俳句選集，咏蠅的詩有二十首之多，今舉兩首以見一斑。云，

「笠上的蒼蠅，比我更早地飛進去了。」

這詩有題曰歸菴。又一首云。

「不要打哪，蒼蠅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

我讀這一句，常常想起自己的詩覺得慚愧，不過我的心情總不能達到那一步，所以也是無法，雅云，「蠅好交其前足，有絞繩之象，……；亦好交其後足。」這個描寫正可作前句的註解。又紹興小兒謎語歌云，「像烏豇豆格烏，像烏豇豆格粗，堂前當中央，坐得拉胡鬚，」也是指這個現象。（格猶云「的，」坐得卽「坐著」之意。）

據路吉亞諾思說，古代有一個女詩人，慧而美，名叫默亞，又有一個名妓也以此爲名，所以滑稽詩人有句云，「默亞咬他直達他的心房。」中國人雖然永久與蒼蠅同桌吃飯，却沒有人擎蒼蠅作爲名字，以我所知只有一二人被用爲諱名而已。

（澤鴻集）（十三年，七月）

難民

周作人

難民——這是現在北京的名物之一，幾乎你往城內的任何處都能看見的，我在北京滯了十年，（前清時也會來過一次）這種景象還是初次見到。難民的家怎麼樣了，我因爲不會目擊過，想不出來，但見了這副人工乞丐似的身命也就夠不愉快了，而尤其使我不愉快的乃是難民婦女의脚。

她們的脚自然向來是如此，並不是被難之後纔裹，或因逃難而特別走尖的。然而這實在尖得太可怕了。我以前的確也見過些神密的小脚，幾乎使人詫異「脚在那裏？」地那麼小，每令我感到自己總是野蠻民族而發出「我最喜歡見人的天足」的慨歎。現在看見這脚長在難民身上，便愈覺得惱然。我並不說難民不配保有小脚。我只不知怎的感到小脚與難民之神妙的關係，仿佛可以說小脚是

難民的原因似的。我自知也是她們的同族，但心裏禁不住想，你們的遭難是應該的，可憐，你們野蠻民族。身上刺青，彫花，塗顏色，著耳鼻唇環的男女，被那有機關槍，追擊砲，以及飛機——啊，以及飛機的文明人所虐殺，豈不是極自然當然的麼？我願這是一個惡夢，一覺醒來，不見那些國粹的難民，國貨的小脚！

但是這願望或者太奢了。上帝未必肯見聽罷？

（十五年六月）（澤瀉集）

上下身

周作人

一戈丹的三個賢人，
坐在碗裏去漂洋去。
他們的碗倘若牢些，
我的故事也要長些。」

人的肉體明明是一整個，（雖然拿一把刀也可以把他切開來，）背後從頭頸到尾闕一條脊椎，前面從胸口到「丹田」一張肚皮，中間並無可以卸拆之處，而吾鄉（別處的市民聽了不必多心）的賢人必強分割之爲上下身，——大約是以肚臍爲界。上下本是方向，沒有什麼不對，但他們在這里又應用了大義名分的大道理，於是上下變而爲尊卑，邪正，淨不淨之分了：上身是體面紳士，下身是「該辦的」下流社會。這種說法既合於聖道，那麼當然是不會錯的了，只是實行起來却有點爲難。不必說要想擱腰的「關老爺一大刀」分個上下，就未免斷送老命，固然斷乎不可，即使在該辦的範圍內稍加割削，最端正的道學家也決不答應的。平常沐浴時候，（幸而在賢人們這不很多，）要備兩條手巾，兩只盆兩桶水，分洗兩個階級，稍一疏忽不是連上便是犯下，紊了尊卑之序，深於德化有妨，又或坐在高凳上打盹，跌了一個倒栽蔥，更是本末倒置，大非佳兆了。由我們愚人看來，這實在是無事自擾，一個身子站起睡倒或是翻個筋斗，總是一個身子，並不如豬肉可以有裏脊五花肉等之分，定出貴賤不同的價值來。吾鄉賢人之所爲，雖曰合於聖道，其亦古代蠻風之遺留歟。

有些人把生活也分作片段，僅想選取其中的幾節，將不中意的梢頭棄去。這種辦法可以稱之曰抽刀斷水，揮劍斬雲。生活中大抵包含飲食，戀愛，生育，工作，老死這幾樣事情，但是聯結在一起，不是可

以隨便選取一二的。有人希望長生而不死，有人主張生存而禁欲，有人專爲飲食而工作，有人又爲工作而飲食，這都有點像想齊肚臍斷，釘上一塊底板，單把上半身保留起來。比較明白而過於正經的朋友則全盤承受而分別其等級，如走路是上等而睡覺是下等，吃飯是上等而飲酒喝茶是下等是也。我並不以爲人可以終日睡覺或用茶酒代飯吃，然而我覺得睡覺或飲酒喝茶不是可以輕蔑的事，因爲也是生活之一部分。百餘年前日本有一個藝術家是精通茶道的，有一回去旅行，每到驛站必取出茶具，悠然的點起茶來自喝。有人規勸他說，行旅中何必如此，他答得好，「行旅中難道不是生活麼。」這樣想的人纔真能尊重併享樂他的生活。沛德（W. Parker）曾說，我們生活的目的不是經驗之果而是經驗本身。正經的人們只把一件事當作正經生活，其餘的如不是不得已的壞癖氣也總是可有可無的附屬物罷了；程度雖不同，這與吾鄉賢人之單尊重上身（其實是，不必細說，正是相反），乃正屬同一種類也。

戈丹（Gotham）地方的故事恐怕說來很長，這只是其中的一兩節而已。（十四年二月）

黃梁夢

芥川龍之介著
謝六逸譯

盧生自想已經死了。眼前黑暗，子孫嗚咽的聲音，漸漸消散到遠方了。在脚的前端，像有眼不能見的稱錘繫着似的，身體向下向下的沉下去了，——這樣想着，遽然地被什麼所驚，不覺把眼睛大大的張開了。

枕畔依然是道士呂翁坐在那裏。主人所炊的黍，似乎還沒有熟。盧生從青磁的枕上擡起了頭，揉着眼睛，打了一個大呵欠。這邯鄲的秋日的午後，雖有映照着落葉的樹木梢頭的光，仍然薄寒。

「醒了呢！」呂翁噙着鬍子，做出了忍着笑的面孔。

「是！」

「見了夢嗎？」

「見着了。」

「見着了怎樣的夢呢？」

「真是很長的夢。起初同清河的崔氏女在一起，覺得她是一個美麗樸實的姑娘。到了翌年，進士的考試得中，授了渭南尉。其後經監察御史，起居舍人，知制誥，僥倖得任中書門下平章事，可是因受了讒，在危急將被殺之時，幸而得救了，被發配驢州，在那裏混了五六年吧。後來沉寃得了昭雪，又被召還，

授中書令，封了燕國公，那時我想正是福壽之年了，因為兒子有五人，孫子有十幾人。」

「後來，又怎樣呢？」

「死了，我記得確已過了八十歲！」

呂翁得意地摸他的鬍子。

「那樣，寵辱之道，窮達之運，應該嘗過來了。那是很好的。所謂生和你所做的夢，沒有幾多的差異。於此，你的人生的執着與熱，也就醒了吧！得喪之理，生死之情，由此看來，原是無聊的。——不是這樣嗎？」

盧生凝然地聞着呂翁的話，當對手確切地詢問時，便擡起青年似的顏面，閃着眼光，這樣說：

「因為這是做夢，我還想生，如那夢的覺醒似的，這夢覺醒之時，就要來吧！直到其時之到來，我還想『真摯地生活了』似的生存。你不作如此想嗎？」

呂翁聳着臉，也不答是，也不答否。

（小說月報）

尾生的信

芥川龍之介著
謝六逸譯

尾生佇立在橋下，早就等着女子的到來。

向上一看，高的石橋欄，一半爲蔦蘿所掩，時時走過其間的往來的人的白衣袴，爲鮮明的斜陽照看，悠悠然被風吹動。然而，女子還沒有來。

尾生靜寂地吹着口笛，輕快地眺望橋下的洲。

橋下的黃泥的洲，現出約有兩坪廣闊，就與川水緊緊地相接。水邊的蘆草之間，大概是蟹的住家吧，有許多的圓洞，每當波浪衝擊着那裏，便聽着了簌簌的幽微的聲音。然而，女子還沒有來。

尾生好像稍微待久了的樣子，移步到水邊，四眺那沒有一艘船經過的川流。

川面密密地沒有間隙的長着青蘆，而且在那蘆草之間，處處有河柳蕪然的繁茂。因此連接其間的水面，川面的闊度，不能廣寬地看見。只是，如帶一般的清澄的水，點染着雲母般的雲的形狀，寂然地盤紆在蘆草之中，然而，女子還沒有來。

尾生從水邊迴轉了他的脚步，這才不算廣闊的洲上，那邊這邊的走着，暮色漸漸濃厚起來了，他傾耳聽着四圍的靜寂。

在橋上，不久間，行人已經絕跡了吧，從那裏來的履聲，蹄聲，還有車聲，都聽不着了。只有風聲，蘆聲，

水聲——還有不知何處來的激然的蒼鷺的啼聲。既而立定了時，他看見潮水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漲了，沖洗着泥的水色，較之先前，更在附近朝激着。然而，女子還沒有來。

尾生緊緊地皺着眉頭，在橋下的薄明的湖上，又快步的走起來了。這其間，川水一寸一寸的，一尺一尺的，漸漸漲到湖上來。同時從川裏發出來的水藻的香氣，水的氣味，淒冷地圍繞了肌膚。向上一看，先前鮮朗的斜陽已消了，只有石的橋欄，黑黑地正正地切斷了微青的暮晚的天空。然而，女子還沒有來。

尾生終於長縮起來了。

川水已經濡濕了鞋子，漾着比鋼鐵還冷的光，漫漫地流布於橋下。這樣，膝，腹，胸，恐怕不出頃刻之間，定要被殘酷的滿潮的水掩沒了吧。不，在這瞬間，水量已經加高了，到現在，終於連雨脛也淹在水波之下了。然而，女子還沒有來。

尾生儘那樣的立在水中，還貪着一縷的希望，舉目向着橋梁的空中，不知幾次。浸着腹部的水面，已經被蒼茫的暮色籠罩，只有遠遠近近繁生着的蘆草與河柳的葉子相摩的聲音，從茫茫的霧中送了過來。既而，掠過了尾生的鼻子的，似鱗般的魚有一尾，翩然翻了牠的白肚。那魚跳躍過的空中，雖是

疎虛已見着了星光。寫羅纏着的橋欄的形狀，紛亂於迅速的夜黑之中。然而，女子還沒有來。

※

※

※

夜半，月光照滿了一川的蘆與柳的時，川水與微風靜寂地細語，橋下的尾生的屍骸，和順地運到海的那方去了。可是尾生的魂，在寂寥的天空的月光裏懷慕着也未可知，悄悄地脫離了死骸，朦朧地向着明朗的空中，正如水的香氣，水藻的香氣，無聲的從川上昇一般，閑然地高高地昇上去了……

此後不知隔了幾千年，那魂經閱無數的輪迴，又不能不托生於人世了。那就是宿於這般的我的魂了。所以我雖然生在現代，卻不能夠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晝夜漫然地度過夢幻的生活，只是等待着什麼要來的不可思議的物事。恰如那尾生在薄暮的橋下，無論到何時，那等待永久不來的愛人以終一般。

(小說月報)

可愛的詩境

易君左

多謝西風！

可愛的詩境

八三

牠把後園的桂花一齊吹放了，桐葉的飄零與黃花的憔悴，是詩人的形容詞，這裏，有花的芬芳，水的清澄，天的莊嚴而純潔，以及一切秋蟲的歌唱。

我曾徘徊池邊：我把清波當做鏡子，嫣然一笑，照見了我的朱顏，比什麼花枝還美麗。那池心的游魚，兩兩三三，笑語低昂的過去了；戲水的白鵝，清影在波中浮耀，紅掌兒翻向青天，年輕的魚兒羞躲了；綠衣仙女的翠鳥兒，嚶然一聲，彷彿晨粧的初報；白鷺有時飛到堤邊，靜悄悄的孤幽，恰似一個披簑衣的釣叟。

我曾小立斷橋：天末彩霞，倒影池塘之中，一片飛紅似火，我小立橋端，銷磨了幾度黯澹的黃昏，勾引了新月東升，拍醒了棲鴉之翅。垂楊笑了，桂花在隔院吹香，黃橙沉重了顏色，青藤睡瘦了纖腰，天上的星光欲墜。

我曾慢步登樓：郭外的山光，郊外的村莊，徧野的牛羊，淺水湖中，尚有殘荷點點，不是殘荷，彷彿是落花之片片；莫不是荷花又重開了？那裏是秋天，樹葉青青有如春之嬌翠，雁兒陣陣有如夏之飛翔，古木沉沉有如冬之嚴重。蒼煙浮縵在空中際，和着輕雲裊裊，是誰噓氣如蘭？望不斷的天邊，也許有蝶兒成雙的飛舞，也許有鶯兒歌唱，燕子裁衣。

在這些可愛的詩境中，平鋪了一幅絕妙的圖畫：我與她——我的心——變成了畫中的詩人，詩中的畫家，變成了東方燦爛的流霞，變成了浮海的明月，變成了美麗的山花。（民錄）

除夕

松子

凡是過去了的時光，你總覺得牠過去得快。即令那些時光你是在十八層地獄中挨過的，但是既經過去了，你總不免有這種感覺。所以每到一年的盡頭，如果你的腦子幸而還有因時與感的能力與閒暇，如果你竟有所感，你的第一個念頭——這念頭也許是在不知不覺中——大約總無非是，『時光真過去得快啊！』往事的追憶，未來的瞻望，現實的省察，一切悲傷依戀煩惱與彷徨，大抵都是由這一般的感觸而起的。

還沒到除夕，那『流光易逝』的感想已經閃過了我的心頭，因此我就有了一種『將有所感』的預感；而且我雖則明知所感一定不會是愉快的，然而比一比前此那兩度在許、煩瑣的勾當當中過去的年，比一比那兩度麻木地過去的年，我不由得感到幾分得意了。

除夕的前一夜，我作了一個感傷的夢。我原是以爲全身找不出一顆感傷的細胞了，然而居然作了一個感傷的夢——真個感傷的夢；這，大約就是臨別的一年給我的贈禮。清早醒來，模糊的夢影還在腦子裏徘徊，感傷的淚還在怪愉快地繼續着流。全身的細胞似乎都化爲感傷的細胞了。隨後感傷之外又起了一種憤慨的激昂的情緒；於在我一面含着淚望着窗外灰色的天空，同時胸膛中燃着憤怒的火。這種經驗，近年來，於我是一種希有的奇蹟。爲過住這奇蹟起見，我便跳下床來，拿了一支鉛筆，一個薄子，回到被窩裏急忙將心中所感凌亂地記下一些節目，預備到晚上在人家的爆竹聲中和自己的孤寂當中作成一篇題名「除夕」的文章。

除夕終於到了。但是我却不能提筆來寫那篇預計中的文章。我只呆呆地坐着，沒有笑，也沒有淚，覺不出愉快，更覺不出歡樂，無所謂煩惱，更無所謂悲哀。二十幾年來種種過年的情景恍恍惚惚地在腦子裏排演。兒時不解人事，不爲大人的焦慮和艱難所影響的小心靈，離過年還很遠的時候，便眼巴巴地盼望着過年的熱鬧；過了年，種種小小的新的希望隨着新年而充滿了那小心靈，直到一切回復於尋常的狀態，小心靈才又從那童話般的境界中不情願地回到那拘束的乏味的生活裏；這種過年的情景，雖則已經是去了二十年，而且是像流水般逝去了，永不會再回來，但是只要回想一下，也就是

夠令人神往了。中學讀書的時候，在趣味不同的父親那裏吃了年飯之後，再買一隻雞和弟弟回到我們所住的公寓，將牠燉到半夜，一面等着，聞着燉雞的香味，一面津津有味地談許多荒唐的計劃這，是我過年的回憶中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此後我開始了惡劣環境中掙扎的生活，充軍似地和我那傷心的姊姊跑到南洋過過一個天氣酷熱而境况淒涼的年份。回國後開始工讀生活的第一年，我和姊姊弟弟過了一個艱苦却又饒有樂趣滿含希望的年份。再往後，慘變一年一度地發生，每過一次年，總要增加一些酸的淚，淒愴的感覺，歎歎的歎聲。直到姊姊的被害，我的創傷便深到極點了。隨後幸好有了愛人！那一年的除夕，我的傷心淚使由她的溫柔的慰藉化成了幸福的淚。最後，我來到上海。爲了那可笑的理想，爲了那可笑的自信，我撲入了一片無邊的煩惱的黑水大海而不自覺。於是，我在這黑水大海中過了兩個失去了情感的年份。

這些回憶像天上的繁星一般，這個閃一閃，那個閃一閃。我想擱去牠們，着手寫那篇預計中的文章，但是不行。後來我想，我的感傷，我的憤慨，寫給誰看？感傷根本就不應該讓牠存在，激昂的情緒也不應表現在紙上就算了事。於是我撕下早晨在床上所寫的那一張東西，把牠送到火爐裏去了。

鄰家的懶貓又躺在我的爐邊取暖。我一眼瞥見，便想把牠踢出去。但是猝然間，正待伸出腳去的

時候，我心裏轉了念頭。我抬頭望一望不久就要和我分離的同住的朋友，想一想遠在北平的妻和老母，估量着未來的更孤單的生活，便再也不想踢出這爐邊的伴侶了。不知怎的，我聯想到 *Miss* 的『沙漠中的絕事』(註)再看那蜷伏着的貓兒，我便覺得牠分外的可愛；想起牠白天仰臥在地板上曬太陽的樣子，更是說不出的美。哦，我的 *Mignonna*！我的 *Mignonne*！我伸手去摸牠，捏牠的頸皮，捏牠的胸和腋。牠起初閉一閉眼睛，繼而張一張嘴，露出那白而精細的牙，動一動牠的小腿——我的 *Mignonne*！

明天就是新年的起頭了。我感到自己近來的生活過得太無意義，決計以後振作精神。你也振作精神罷。 *Mignonne*！這樣想着，我便上了床。

我還沒有躺下去， *Mignonne* 便好像領會了我的鼓勵似的，站起來抖擻一下，向門外走去。牠大概是捕鼠充饑去了。我目送牠出門。不知牠是否覺得我這番依依不捨的情意。如果有一天，我的 *Mignonna*，我這火爐發不出熱來，你也還是要來作我的伴侶——我不騙你，我的被窩，我的胸膛，都可以給你以溫暖。

時鐘不住地「滴嗒滴嗒」地響，一看已是十一點了。我猛然爲一種恐怖所襲。這恐怖，恰如四年

前姊姊被害的前一天晚上，我得到那無法挽救的消息時所感覺一般，隨後我極力鎮定，極力自慰，舊的年死去，新的年會來哩。無須恐怖，無須哀悼，也無須彷徨。但祝新年帶給你一番新的勇氣好了。

於是我含笑地倒在枕上，不一會便朦朧入睡了——「除夕」幕下。

第二天同往的 Y 君告訴我，我睡了之後，他在夜深時聽見許多熱鬧的花爆聲。但是我并不懊悔，睜得太早——誰知那些花爆聲會引起我一些什麼情緒呢？

(註)『沙漠中的軼事』是 Bruno 的一篇小說，寫一個法國兵被阿剌伯人所俘，乘夜脫逃，迷路走入一片沙漠，遇着一隻雌豹的故事。他和這豹相處如一對愛人，過了許多天的共同生活。他給她取名為 Mignonne 并且這樣喊她。北新所出的『英漢』對照『歐美名家小說選』(張友松譯註)裏面有這一篇。

說話

佩玆

誰能不說話，除了啞子？有人這個時候說，那個時候不說；有人這個地方說，那個地方不說；有人與

這些人說，不與那些人說；有人多說，有人少說；有人愛說，有人不愛說。啞子雖然不說，却也有那伊伊呀呀的聲音，指指點點的手勢。

說話並不是一件容易事。天天說話，不見得就會說話；許多人說了一輩子話，沒有說好過幾句話。所謂「辯士的舌鋒」，「三寸不爛之舌」等讚詞，正是物稀為貴的證據；文人們講究「吐屬」也是同樣的道理。我們並不想做辯士，說客，文人；但人生不外言動，除了動就只有言，所謂人情世故，一半凡是在說話裏。尙書裏說，「唯口，出好，興戎。」一句話的影響，有時是你料不到的，歷史和小說上有的例子。

說話即使不比作文難，也決不比作文容易。有些人會說話不會作文，但也有些人會作文不會說話。說話像行雲流水，不能夠一個字一個字推敲，因而不免有疏漏散漫的地方，不如作文的謹嚴。但那行雲流水般的自然，却決非一般文章所及。——文章有能到這樣境界的，簡直當以說話論，不再是文章了。但這是怎樣一個不易到的境界！我們的文章哲學裏雖有「用筆如舌」一個標準，古今有幾個人真能用筆如舌呢？不過文章不甚自然，還可成爲功力一派，說話是不行的；說話若也有功力派，你想，那怕真夠膽的！

說話到底有多少種，我說不上。夠聽分別。向大眾談話，證解，乃至說書等是一種；會議是一種；公庭說判是一種；法庭受審是一種；向新聞記者談話是一種；這些都可稱爲正式的。朋友們的閒談也是一種，可稱爲非正式的。正式的並不一定全要拉長了面孔，但拉長了的時候多。這種話都是成片段的，有時竟是先期預備好的。只有閒談，可以上下古今，來一個雜拌几；說是雜拌几，自然零零碎碎；成片段的，是例外。閒談說不上預備，滿是將話搭話，隨機應變。說預備好了再去「閒」談，那豈不是個大笑話？這種預備話，大約都有一些公式，就是閒談也有——「天氣」常是閒談的發端，便是一例。但公式是死的，不夠用的，神而明之，還在乎人。會說的教你眉飛色舞，不會說的教你昏頭搭腦；即使是同一個意思，甚至同一句話。

中國人很早就講究說話。左傳、國策、世說是我們的三部說話的經典。一是外交辭令，一是縱橫家言，一是清談。你看他們的話多麼宛轉如意，句句字字打在人心坎裏。還有一部紅樓夢裏面的對話也極輕鬆，漂亮。此外漢代張君房號爲「語妙天下」，可惜留給我們的只有這一句讚詞；明代柳敬亭的說書極有大名，可惜我們也無從領略。近年來的新文學，將白話文歐化，從外國文中借用了許多活潑的，精細的表現，同時暗示我們將舊來有些表現重新咬嚼一番。這却給我們的語言一種新風味，新力

量。加以這些年言論的不自由，使一般報紙都變乖巧了，他們知道用側面的，反面的，夾縫裏的表現了。這對於閱者是一種不容避免的好訓練；他們漸漸敏感起來了，只有敏感的人，才能體會那微妙的咬嚼的味兒。這時期說話的藝術確有了相當的進步。論說話藝術的文字，從前著名的似乎只有韓非的說難，那是一篇剖析入微的文字。現在我們却已有了三篇、俞平伯君的文訓、魯迅君的立論和秋、郎君的罵人的藝術，都是精警之作。這足夠證明我所說的相當的進步了。

中國人對於說話的態度，最高的是忘言。但如禪宗「教」人「將嘴掛在牆上」，也還免不了說話。其次是慎言，寡言，訥於言。這三樣又有分別：慎言是小心說話，小心說話自然就少說話，少說話少出錯兒。寡言是說話少，是一種深沈或貞靜的性格或品德。訥於言是說不出話，是一種渾厚誠實的性格或品德。這兩種多半是生成的。第三是修辭或辭令。至誠的君子，人格的力量照徹一切的陰暗；他用不着多說話，說話也無須乎修飾。只知講究修飾，嘴邊天花亂墜，腹中矛戟森然，那是所謂小人；他太會修飾了，倒教人不信了。他的戲法總有讓人揭穿的一日。我們是介在兩者之間的平凡的人，沒有那偉大的魄力，可也不至於忘掉了自己。只是不能無視世故人情，我們看時候，看地方，看人在禮貌與趣味兩個條件之下，修飾我們的說話。這兒沒有力，只有機智；真正的力不是修飾可得的。

現在有人提倡「農工大眾用語」因爲不熟悉，恕不說什麼了。新時代的人物，自有去研究的；或者竟認爲無須研究，也未可知。反正我是只會說我們自己的：

要說得巧，要說得少；

「言多必失，」多言多敗。」

（小說月報）

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俞平伯

我們消受得秦淮河上的燈影，圓月猶皎的仲夏之夜。

在茶店裏喫了一盤豆腐乾絲，兩個燒餅之後，以至歪的腳步登上夫子廟前停泊着的畫舫，就懶洋洋躺到簾椅上去。好鬱蒸的江南，傍晚也還是熱的。「快開船罷。」槳聲響了。

小的燈舫初次在河中蕩漾；於我，情景是頗朦朧，滋味是怪羞澀的。我要錯認牠作七里的山塘；可是，河房裏明窗洞啓，映着玲瓏入畫的曲闌干，頓然省得身在何處了。佩弦呢，他已是重來，很應當消釋一些迷惘的。但看他太頻繁地搖着我的黑紙扇，胖子在這樣怯熱的嗎？

又早是夕陽西下。河上妝成一抹胭脂的薄媚。是被青舂的姊妹們所薰染的嗎？還是勻得她們臉上的殘脂呢？寂寂的河水，隨槳聲打牠，終是沒言語。密匝匝的綺恨，逐老去的年華，已都如蜜餞似的融在流波的心窩裏，連嗚咽也將嫌牠多事，更那裏論到哀嘶。心頭，宛轉的悽懷；口內，徘徊的低唱；留在夜夜的秦淮河上。

在利涉橋邊買了匣烟，蕩過東關頭，漸蕩出大中橋了。船兒悄悄地穿出連環着的三個壯闊的涵洞，青舂（註）夏夜的韶華已如巨幅的畫，豁然而抖落。哦！悽厲而繁的弦索，顛岔而澀的歌喉，雜着嚇哈的笑語聲，劈拍的竹牌響，更能把諸樓船上的華燈彩繪，顯出火樣的鮮明，火樣的溫煦了。小船兒載着我們，在大船縫裏擠着，挨着，抹着走。牠忘了自己也是今宵河上的一星燈火。

（註）過了大中橋謂之青舂。

既好意思踏進所謂『六朝金粉』的銷金鍋，誰還好意思不笑笑呢！今天的一晚，且默了滔滔的言說，且舒了惻惻的情懷，暫且學着，姑且學着我們平時認為在醉裏夢裏的他們的憨癡笑語。這真是事實上的 Decadent 了。初上的燈兒們，一點點掠剪柔膩的波心，梭織地往來，把河水都皺得微明了。艇兒的心旌，我的，儘無休息地跟着牠們飄蕩，以致於昏昏而內熱。這還好說什麼的！如此說，誘惑是弱

傑有的，且於我已留下不易磨滅的印記。至於對楊的那一位先生，自認曾經一度擺脫了糾纏的他，其辯解又在何處？這實在非我所知。或者可以說，『小孩子嚟。』

我們，醉不以澀味的酒，以微漾着，輕暈着的夜的風華。不是什麼欣悅，不是什麼慰藉，只感到一種怪陌生，怪與樣的朦朧。朦朧之中似乎胎孕着一個如花的笑——這麼淡，這麼淡的情笑。淡到已不可說，已不可擬，且已不可想；但我們終久是眩暈在她離合的神光之下的。我們沒法使人信牠是有，我們不信牠是沒有。勉強哲學地說，在或近於佛家的所謂『空』，『既不當魯莽說牠是『無』，也不能逕直說牠是『有』，或者說『有是有的』，只因無可比擬形容那『有』的光景；故從表面看，與『沒有』似不生分別。若定要我再說得具體些，譬如東風初動時，直上高翔的紙鳶，牽線的那人兒自然遠得很了，知她是那一家呢？但憑那鳶尾一縷飄緜的彩線，便容易揣知下面的人寰中，必有微紅的一雙素手，捲起輕綃的廣袖，牢擔荷小紙鳶兒的命根的。飄翔豈不是東風的力，又豈不是紙鳶的含德；但其根株却將另有所寄。請問，這和紙鳶的省悟與否有何關係？故我們不能認笑是非有，也不能認朦朧即是笑。我們定應當如此說，朦朧又互相混融着的，因牠本來是淡極了，淡極了這麼一個。

漫題那些紛煩的話，船兒已將泊在燈火的叢中去了。對岸有盞跳動的汽油燈，佩弦硬硬說牠遠

不如微黃的燈火。我其時已忙懶交加，簡直沒法和牠分證那是非，其實同被因襲的癖趣所洗浸，我且更甚於他，故分證也是枉然。上節以彈說彈的把戲，愈弄人愈胡塗。現在的說法到不如撇開了我，只執住我所遭逢的外感。如洞悉了我的所見，那麼我的所感便不解而解，不知而知了。

時有小小的艇子急忙打漿，向燈影的密流裏衝撞。冷靜孤獨的油燈映見黯淡久的畫船（？）頭上，秦淮河姑娘們的靚妝。茉莉的香，白蘭花的香，脂粉的香，紗衣裳的香……微波泛濫出甜的暗香，隨着她們那些船兒蕩，隨着我們這船兒蕩，隨着大大小小一切的船兒蕩。有的互相笑語，有的默然不響，有的襯着胡琴亮着嗓子唱。一個，三兩個，五六七個，比肩坐在船頭的兩旁，也無非多添些淡薄影兒葬在我們的心上——太過火了，不至於罷，早消失在我們的眼皮上。不過同是些女人們，你能認識那一個而誰都是這樣急急忙忙的打着漿，誰都是這樣向燈影的密流裏衝撞着；又何况久洗滌的她們，又何况飄泊慣的我們倆。當時淺淺的醉，今朝空空的惆悵，老實說，咱們萍泛的綺思不過如此而已，至多也不過如此而已。您且別講，您且別想！這無非是夢中的電光，這無非是無明的幻相，這無非是以零星的火種微炎在大慾的根苗上。扮戲的咱們，散了場原是一個樣，然而，上場鑼，下場鑼，天天忙，人人忙。看戲送女郎的艇子才過去，貨郎擔的小船不是又來了？一盞小煤油燈，一槍的什物，他也替得

來像手裏的搖鈴，這樣丁冬而郎當。

楊枝綠影下有條華燈璀璨的彩舫在那邊停泊。我們那船不禁也依傍短柳的腰肢歛側地歇了。遊客們的大船，歌女們的艇子，靠着，唱的拉着嗓子，聽的歪着頭，斜着眼，有的甚至於跳過她們的船頭。如那時有嚴重些的聲音，必然說：『這那裏是什麼旖旎風光！只有千疊的哀思在我的胸中飄蕩。』咱們是不知道？是不解說？只模糊地覺着在秦淮河船上板起老臉是怪不好意思的。且想咱們為什麼來的是需求，映入剎那間明鮮的印象，還是要深深地結想。咱們本是在旅館裏，為什麼不早早入睡，惦着牙兒，領略那『臥後清宵細細長』，而偏這樣急急忙忙跑到河上來無聊浪蕩？

還說那時的話，從楊柳枝的亂髮裏所得的境界，照規矩外帶三分風華的。況且今宵此地，動盪着有燈火的明姿，泛濫着有女兒們的嬌喉。況且今宵此地，又是圓月欲缺未缺，欲上未上的黃昏時候。叮嚀的小鑼，伊軋的胡琴，沈填的大鼓……弦吹聲騰沸了三里的秦淮河。墮墮嚷嚷的一片，分不出誰是誰，分不出那兒是那兒，只有整個的繁喧來把我們包填。彷彿都搶着說笑，這兒夜夜盡是如此的，不過初上城的鄉下老是第一次呢。真是鄉下人，真是第一次。且聽我訴苦，在此節之後。

穿花蝴蝶的小艇子多到不和我們相干。貨郎擔式的船，曾以一瓶汽水之故而攏近來，這是真的。

至於他們呢，即使偶然燈影相偎而切掠過去，也無非瞧見我們微紅的臉罷了，不見得有什麼別的，可是，誇口太早哩！——來了，竟向我們來了！不但是近，且攏着了。船頭傍着，船尾也傍着；這不但是攏着，且並着了。廝並着倒還不很要緊，且有人模多地跨上我們的船頭了。這豈不大喫一驚！幸而來的不是姑娘們，還好（她們正冷冰冰地在那船頭上）；否則辛苦更要吃得足了。來人年紀並不大，神氣倒怪狡滑，把一扣破爛的手摺，攤在我們眼前，讓細瞧那些戲目，好好兒點個唱。他說：『先生，這是小意思。』諸君，讀者，想一想那時的我們。

好，自命爲超然派的來看榜樣！兩船挨着，燈光愈皎，見佩弦的臉又紅起來了。那時的我，是否也這樣，這當轉問他（我希望我的鏡子不要過於給我下不去）：老是紅着臉終久不能打發人家走路，所以想個法子，在當時是很必要。說來也好笑，我的老調是一味的默，或乾脆說說個『不』，或者搖搖頭，擺擺手表示『決不』。如今都已使盡了。佩弦便進了一步，他嫌我的方術太冷漠了，又未必中用，擺脫糾纏的正當道路，惟有辨解。好晦！聽他說：『你不知道這事我們是不能做的。』這是諸辨解中最簡潔，最漂亮的一個；可惜他所說的『不知道』，來人倒真有些『不知道』，辜負了個二十分聰明的反語。他覺得有理由，你們爲什麼不能做這事呢？因這『爲什麼』，佩弦又有進一層的曲解。那知道更壞事，

竟只博得那些船上人的一晒而去。他們平常雖不以聰明名家，但今晚却又怪聰明，如洞徹我們的肺肝一樣的。吃虧的故事卽我情願講給諸君聽，怕有人未必願意哩。『算了罷，就是這樣算了罷。』恕我不再寫下了，以外的等他自己來和諸君相見。

再綜括沒有的敘述方是如此。其實那時連翩而來的，我記得至少也有三五次。我在左舷，他在右舷，各運神通力把誘惑們一個一個的打發走路。但走的是走了，來的還正來。我們可以使牠們走，我們不能禁止牠們來。我們雖不輕被搖撼，但已有一點恍惚了。況且小艇上總載去一半的失望和一半的輕蔑，在漿聲裏彷彿狠狠地說，『都是馱子，都是吝嗇鬼！』還有我們的船家（姑娘們賣個唱，他可以賺幾個銅子的佣金）眼看她們一個一個的去遠了，呆呆的蹲踞着，怪無聊似的。碰着了這種外緣，無怒亦無哀，惟有一種情意的緊張，使我們從頹弛中體會出掙扎來。這味道倒許很真切的，只恐怕不易爲倦鴉似的人們所喜。

曾游過秦淮河的到底乖些。佩弦告船家：『我們多給你酒錢，把船搖開，別讓他們來囉嚇。』自此以後，漿聲復響，還我以平靜了，我們倆又漸漸無拘無束舒服起來，不禁又滔滔不斷地以哲學的，倫理學的口吻來談方才的經過。我們自然不敢菲薄人家，無非和自己開開頑笑罷了。第一問，今兒是算怎

麼一回事？我們齊聲說，慾的胎動無可疑的。正如水見波浪輕婉已極，與未波時究不相類。微波和巨浪，以富於常識的眼光看，誠不得謂爲無有差別；但差別相即使存在，也離不開數量。微醉的我們，洪醉的他們，深淺雖不同，却同爲一醉。接着來了第二問，既自認有慾的徵兆，爲什麼艇子來時又羞澀地躲了呢？在這兒答語方參差着。誰都有一個 *Canor*，這是同的；但不同的是牠的臉。佩弦說他的是一種暗昧的道德意味，我說是一種似較深沈的眷愛。從名理的說法，聞歌與買歌不同，賣笑與買笑不同。若無人賣，將何所買？既有所買，自有賣者在。商品化的笑歌當然會滲過了一重濃烈的悲哀。佩弦或者卽作如是想罷；至於在我呢，世間的道德久成爲可笑的笑詞。牠的收纏勒馬的威神散作隔世的烟雲了。我只背誦 *O M* 君的幾句詩給佩弦聽，望他曲喻我的心胸。可恨他今天似乎有些發鈍，反而追着問我。他問得太殷勤，我話便愈破碎了；因此他的疑問愈洶湧，又因此我索性懶懶地不肯開口了。其實蘊藏着的真是一個大都不值，無非存心讓他氣悶氣悶。我和她不可分；她和她們似亦不可分。因我爲她所有，因她是她們之一的緣故，使我當時由不得低徊一下。這一剎那的低徊，佩弦叫牠爲『道德』，我却叫牠『成長的愛根』。

前面已是復成橋。青黛之東，暗碧的樹梢上面微耀着一桁的清光。我們的船就縛在枯柳椿邊待

月其時河心裏晃蕩着的，河岸頭歇泊着的各式燈船，雖同是秦淮，雖同是我們，却是燈影淡了，河水靜了，我們倦了，——況且月兒將上了。燈影裏的黃昏，和月下燈影裏的黃昏原是不相似的，又何況入倦的眼中所見的黃昏呢？燈光所以映她的體姿，月華所以洗她的秀骨，以蓬騰的心儀跳舞她的盛年，以錫澀的眼波供養她的遲暮。必如此，才有圓足的醉，圓足的戀，圓足的頹弛，成熟了我們的心田。

猶未下弦，一九鵝蛋似的月被纖柔的雲絲們簇擁上了一碧的遙天。冉冉地行來，冷冷地照着秦淮。我們已打漿而徐歸了，歸途的感念，這一個黃昏裏，心和境的交糅互染，其繁密殊超我們的言說。所以主心主物的哲思，依我外行人看，實在把事情說得太嫌簡單，太嫌容易，太嫌分明了。實有的只是渾然之感。就論這一次秦淮夜泛罷，來時我覺得要來，去時我覺得該去，分析其間的成因自然亦是可能。不過求得圓滿足盡的解析，使我們十分愜心，使片段的因子們合攏來代替剎那間所體驗的實有，這個我覺得有點不可能，至少於現在的我們是如此的。故凡上邊所敘，請讀者們只看作我歸來後，回憶中所偶然留下的千百分之一，微薄的殘影。若所謂『當時之感』，我決不敢望諸君能在此中窺得。即我自己雖正在這兒執筆構思，實在也無從重新體驗出那時的情景。說老實話，我所有的只是憶。我告諸君的只是憶中的秦淮夜泛。至於說到那『當時之感』，這應當去請教當時的我。而他久飛昇了，

無所存在。

※

※

※

涼月涼風之下，我們背着秦淮河走去，悄默是當然的事了。如同頭，河中的繁燈想定是依然。我們却早已走得遠，『燈火未闌人散，』佩弦，諸君，我記得這就是在南京四日的甜憶，將分手時的前夜。

一九二三，八，二一，北京。

燈蛾埋葬之夜

郁達夫

神經衰弱症，大約是因無聊的閑日子過了太多而起的。

對於『生』的厭倦，確是促生這時髦病的一個病根，或者反過來說，如同發燒過後的人在嘴裏所感味到的一種空淡，對人生的這一種空淡之感，就是神經衰弱的徵候，也是一樣。

總之，入夏以來，這症狀似乎一天在比一天加重，遷居之後，這病症當然也和我一道地搬了家。雖然是說不上什麼轉地療養，但新搬的這一間小屋，真也有一點田園的野趣。節季是交秋了，往

後的這小屋的附近，這文明和蠻荒接界的區間，該是最有聲色的時候了。聲是秋聲，色當然是秋色。先讓我來說所以要搬到這裏來的原委。

不曉在什麼時候，被印上了『該隱的印號』之後，平時進出的社會裏絕跡不敢去了。當然社會是有許多層的，但那『印號』的解釋，似乎也有許多樣。

最重要的解釋，第一自然是叛逆，在做官是『一切』的國裏，這『印號』的政治的解釋，本儘可以包括了其他種種。但是也不盡然，最喜歡含糊的人類，有必要的時候，也最喜歡分清。

於是第二個解釋來了，似乎是關於『時代』的，曰『落伍』。天南北的兩極，只教用得着，也不妨同時並用，這便是現代人的智慧。

來往於兩極之間，新舊人同樣的可以舉用的，是第三個解釋，就是所謂『悖德』。

但是向額上摩擦一下，這『該隱的印號』原也摩擦不出，更不必說這種種的解釋。或者行竊的人自己在心虛，自以爲是犯了大罪，因而起這一種叫作被迫的 *Comp. ex.*，也說不定。天下太平，本來是無事的，神經衰弱病者可總免不了自擾。所以斷絕交遊，拋撇親串，和地獄底裏的精靈一樣，不敢現身露跡，祇在一陣陰風裏獨來獨往的這種行徑，依小德謨克利多斯 Robert Burton 的分析，或者也

許是發鬱病的最正確的症候。

因為背上負着的是這麼一個十字架，所以一年之內，只學着行雲，只學着流水，搬來搬去的儘在搬動。暮春三月底，偶爾在火車窗裏，看見了些淺水平橋，垂楊古樹，和幾羣飛不盡的烏鴉，忽然想起的，是這一個也不是城市，也不是鄉村的界線地方。租定這間小屋，將幾本叢殘的舊籍遷移過來的，怕是在五月的初頭。而現在却早又是初秋了，時間的飛逝，實在是快得很，真快得很。

小屋的前面左右，除一條斜穿東西的大道之外，全是些斑駁的空地。一壟一壟的褐色土壟上，種着些秋茄豇豆之類，現在是一棵一棵的棉花也在半吐白蕊的時節了。而最好看的，要推向上包緊，顏色是白裏帶青，外面有一層毛茸似的白霧，菜筋柄上，也時時呈着紫色的一種外國人叫作 *Lettuce* 的大葉捲心菜，大約是因為地近上海的緣故罷，純粹的中國田園，也被外國人的嗜好所侵入了。這一種菜，我來的時候，原是很多的，現在却逐漸逐漸的少了下去。在這些空地中間，如突然想起似的，單單立着，散點在那裏的，是一間兩間的農夫的小屋，形狀奇古的幾株老柳榆槐，和看了令人不快的許多不落葬的棺材。此外同溝渠似的小河也有，以棺材舊板作成的橋梁也有，忽然一塊小方地的中間，種着些顏色鮮豔的草花之類的賣花者的園地也有，簡說一句，這裏附近的地面，大約可以以江浙平地

臨中的田園百科大辭典來命名，而在這百科大辭典中，異乎尋常，以一張厚紙，來用淡墨銅版畫印成的，要算在我們屋後矗立着的那塊本來是由外國人經營的龐大的墓地。

這墓地的歷史，我也不大明白，但以從門口起一直排着，直到中心的禮拜堂屋後為止的那兩排齊雲的洋梧桐樹看來，少算大約也總已有了六十幾的年紀。

聽土着的農人說來，這彷彿是上海開港以來，外國人最先經營的墓地，現在是已經無人來過問了，而在三四十年前頭，却也是洋冬至外國清明及禮拜日的滬上洋人的散步之所哩。因為此地離上海，火車不過三四十分鐘，來往是極便的。

小屋的租金，每月八元。以這地段說起來，似乎略嫌貴些，但因這樣的閑房出租的並不多，而屋前屋後，隙地也有幾弓，可以由租戶去蒔花種菜，所以比較起來，也覺得是在理的價格。尤其是包圍在屋四周的寂靜，同在墳墓裏似的寂靜，是在洋場近處，無論出多少金錢也難買到的。

初搬過來的時候，只同久病初愈的患者一樣，日日只伸展了四肢，躺在藤椅子上，書也懶得讀，報也不願看，除腹中飢餓的時候，稍微喫取一點簡單的食物而外，破這平平的一日間的單調的，是向晚去田塍野路上行試的一回漫步。在這將落未落的殘陽夕照之中，在那些青枝落葉的野菜畦邊，一個

人背手走着，枯寂的腦裏，有時却會湧起許多前後不接的斷想來。頭上的天色老是青青的，身邊的暮色也老是沈沈的。

但在這些前後沒有脈絡的斷想的中間，有時候也忽然大小腦會完全停止工作。呆呆的立在野田裏，同一根枯樹似的呆呆直立在那裏之後，會什麼思想，什麼感覺都忘掉，身子也不能動了。血液也彷彿是凝住不流似的，全身就如成了『所多馬』城裏的鹽柱，不消說腦子是完全變作了無波紋無血管的一張扁平的白紙。

曼步回來，有時候也進一點晚餐，有時候簡直茶也不喝一口，就爬進床去躺着。室內的設備簡陋到了萬分，電燈電扇等文明的器具是沒有的。月明之夜，睡到夜半醒來的時候，床前的小泥窗口，若晒進了月亮的光兒，那這一夜的睡眠，就不能繼續下去了。

不單是有月亮的晚上，就是平常的睡眠，也極容易驚醒。眼睛微微的開着，鼾聲是沒有的，雖則睡在那裏，但感覺却又不完全失去，暗室裏的一聲一響，虫鼠等的腳步聲，以及屋外樹上的夜鳥鳴聲，都一一會闖進到耳朵來裏。若在日裏陷入於這一種假睡的時候，則一邊睡着，一邊周圍的行動事物，都會很明細的觸進入意識的中間。若周圍保住了絕對的安靜，什麼聲響，什麼行動都沒有的時候，那在

這假寐的一刻中，十幾年間的事情，就會很明細的，很快的，在一瞬間展開來。至於亂夢，那更是多了。多得敘也敘述不清。

我自己也知道是染了神經衰弱症了。這原是七八年來到了夏季必發的老病。

於是就更想靜養，更想懶散過去。

今年的夏季，實在並沒有什麼大熱的天氣，尤其是在我這一個離羣的野寓裏。

有一天晚上，天氣特別的悶，晚餐後上床去躺了一忽，終覺得睡不着，就又起來，打開了窗戶，和兩人坐在天井裏候涼。

兩人本來是沒有什麼話好談，所以只是昂着頭在看天上的飛雲，和雲堆裏時時露現出來的一顆兩顆的星宿。

一邊慢慢搖着蒲扇，一邊這樣的默坐在那裏，不曉得坐了多久了，室內桌上一枝洋燈，忽而滅了牠的芯光。

兩人既不願意動彈，也不願意看見什麼，所以燈光的有無，也毫無關係，仍舊是默默的坐在黑暗裏搖動扇子。

又坐了好久好久，天末似起了涼風，窗簾也動了，天上的雲層，飛舞得特別的快。打算去睡了，就問了一聲：

『現在不曉得是什麼時候？』

她立了起來，慢慢走進了室內，走入裏邊房裏去拿火柴去了。

停了一會，我在黑暗裏看見了一絲火光和映在這火光周圍的一團黑影，及黑影底下的半面她的蒼白的臉。

第一枝火柴滅了，第二枝也滅了，直到了第三枝纔點旺了洋燭。

洋燭點旺之後，她急急的走了出來，手裏却拿着了那個大錶，輕輕地說：

『不曉是什麼時候了，錶上還只有六點多鐘呢。』

接過錶來，拿近耳邊去一聽，什麼聲響也沒有。我連這錶是在幾日前頭開過的記憶也想不起來了。

『錶停了！』

隱隱地回答了一聲，我也消失了睡意，想再在涼風裏坐牠一刻。但她却又繼續着說：

『燈盤上有一隻很美的燈蛾死在那裏。』

跑進去一看，果然有一隻身子淡紅，翅翼綠色，比蝴蝶小一點，但全身却肥碩得很的燈蛾橫躺在那裏。右翅上有一處焦影，觸鬚是燒斷了。默看了一分鐘，用手指輕輕撥了牠幾撥，我雙目仍舊釘視住這撲燈蛾的美麗的屍身，嘴裏却不能自禁地說：

『可憐得很！我們把牠去向天井裏埋葬了罷！』

點了燈籠，用銀針向黑泥鬆處掘了一個圓穴，把這美麗的屍身埋葬完時，天風加緊了起來，似乎要下大雨的樣子。

拴上門戶，上床躺下之後，一陣風來，接着如亂石似的雨點，便打上了屋檐，

一面聽着雨聲，一面我自語似的對她說：

『雷！明天是該涼快了，我想到上海去看病去。』

一九二八年八月作（奔流）

文藝隨筆

夏丐尊

作家的妻，

「你真是幸福的女人啊！」

「爲甚麼？」

「嫁了那樣的大作家，很愉快吧。」

「作家這東西，與他接近，遠不如讀他的著作來得有趣哩。」

這是阿支巴綏夫嫉妒中的一節，向日談了也不覺得甚麼。近來因了時與作家相會，認識了不少的作家，有時還得會見作家的夫人，每每令我想起這話來。

小說的開端

小說的開端，是作家所最苦心的處所，凡是名作家，無有不於開端的文字加以慘淡經營的。

在日本的作家中，我近來所耽讀的是島崎藤村氏的作品。島崎氏在文章上的造詣，實堪驚歎，他的開端文字，尤爲我所佩服，隨舉數例，如：

「道華寺是兼營着寄宿舍的。」

破戒的開端

『橋木的家的廚房裏，正在忙着做午飯。』

家的開端

『拿到鐘表店裏去修的八角形的掛鐘，又在室內柱間，依舊發出走聲來了。』

出發的開端

甚麼說明都不加，開端就把閱者引入事情的深處，較之於凡手的最先敘景，或介紹主人公的來歷等的作法，實在高明得多。

藤村是個自然主義作家，這種筆法，原也就是一般自然主義文學的格調，並不足異。但在藤村却似別有所自。藤村在其感想集待着春中，有一節就是說着這小說開端的文字的。

片上伸君的近著裏有一卷託爾斯泰傳，其中有託爾斯泰家人共讀普希金的小說一節：

『恰好託爾斯泰進來了，偶然拿起書一看，翻開着的恰是普希金的某散文的斷片，開端寫着「客人羣集到村莊來了。」託爾斯泰見了說：「開端要這樣才好，普希金才是我們的教師，開始就把讀者誘入事件的中心趣味。如果是別個作者，也許會先細寫一個一個的客人，可是普希金却單刀直入地進入事件的中心了。」這時在旁有一個人說：「那末請你也像這樣寫了試試

如何？」託爾斯泰立刻走進自己的書齋裏，把安那卡萊尼那的開端寫好了。這書初稿的開端是「阿勃隆斯希氏的家裏甚麼都騷亂了，」到了後來，才像現在的樣子，上面又加了「凡幸福的家庭彼此相似，不幸的家庭，皆各別地不幸」一行的前置。」

讀了這，託爾斯泰所求的東西，大概可窺見了吧。又可知這並不是偶然的舉了吧，愛託爾斯泰的不應讀他的著作，還應求他所求的東西。

「普希金才是我們的教師，」覺得這是託爾斯泰風的良言。

看了這段記載，可恍然於藤村文章上的見解，他的作風的所以如此，實非無故。對於託爾斯泰雖如此共鳴，總不肯在文章上加主觀的解釋，這就是藤村的所以爲 *Raisé* 的地方吧。

讀聖書

近來常有許多嗜文學的青年問我讀甚麼書好？我不是胡適之，也不是梁啟超，有系統的書目，是開不出來的，照例地回答，只是問他：

「你讀過基督的聖書沒有？」

我不是基真徒，却常勸青年讀聖書，特別地對於想從事於文學的青年。這並不是故意與「打倒

「基督教」的口號反抗，也並不是在報上看了某大人物結婚用了基督教式，想學時髦，實在有別的理由。

第一，西洋文藝思潮裏，基督教思想占有重要的位置，文藝作家所用的題材，都直接是聖書取得，思想也都與聖書有關，或是聖書某章的敷衍，或是反對聖書某章的，不略讀過聖書的人，不能讀彌爾東的失樂園，不能讀王爾德的沙樂美，不能讀托爾斯泰及道斯道伊夫斯奇的作品。

第二，西洋文學家文體，有許多是摹倣聖書的，王爾德的沙樂美，模倣雅歌，尼采的查拉托斯拉，模倣箴言，現在漂亮的青年喜讀王爾德的沙樂美，喜讀尼采的查拉托斯拉，而不喜讀其文字所從出的聖書，真是一件可惜的事。

食物的原料，是喫不來的，要經過烹調才可口。聖書是原料，原不易讀，但我們要沙裏淘金地從原料裏烹調出可口的東西來。

寄安娜

徐霞村

當我昨天得到你死的消息的時候，安娜，我除了不信和驚訝之外沒有別的情緒——這突變的現實和我腦中的記憶不能相合，不像你這樣美麗，這樣柔和的姑娘是不會棄我而去的！如果像樣的姑娘都死了，世界將成爲什麼世界呢？每當我設身處地的替你設想，我就奇怪你如何能在你那種環境裏保存你的美德。雖然你生在一個富庶的家庭裏，你却與那些騷狂的小姐們完全相反：你有敏慧的心智，你有忠厚的性情，你有忠厚的靈魂，不，你是聖潔的天使，你是不會死的！

今天的怒號的北風把我的情緒變爲恐懼了。走進你家以後，安娜，我面前立時浮出一幅荒涼的圖畫。成行的無花果樹和水紅的夾竹桃都搬走了，所剩的只是禿平的磚地和幾塊假山，安娜，院子已由一座綠葉擁擠的花園變成了一片灰色的沙漠了！空氣裏充滿了死寂，連一個小鳥的鼓翅聲都沒有。進了堂屋以後我更感到一種怕人的空虛。以前我來的時候總有一個黃鶯似的聲音飛過來向我問候，今天呢，我却至終等不出來了。可惡的人們啊，他們已經把你那梨花似的容貌抬走了！你一切的物品他們都藏起來不使我看見。

最使我痛心的就是你那老母，安娜，她每落一滴眼淚，我的心頭就如同穿過一把刀子。她曾在你做嬰孩時徹夜地抱着你走來走去，她會替你梳過十幾年的美髮，她會費了無限的心血，而把自己全

部的愛情澄注在你的身上。然而你竟在她正享受創造的快樂和自驕的時候把她棄絕！

假使你要回頭看看，安娜，你就知道你的全家在你走後已經失去了牠的靈魂。我再也不忍踏進你們的大門了！

死！死！死！這是個多麼神祕的字啊，成千成萬的人爲牠失望！在中國有個很合適的說法，就是「某某人沒有了」。啊，對了！沒有了！就是我今天感到的「死」的意義。安娜，你沒有了，我找不着你了。

安娜，我現在不禁要想起我們往日的聚合。

那些幼年的日子是多麼快樂的！我們那時都是不可分離的玩友，不是嗎？你一定記得，我自小就是不活潑的，你却比我大方得多。你常常拿我開玩笑，弄得我很窘。或每日放了學以後就到你的書房外面等候你，——你沒有我清閑，從學堂裏出來還得到你的書房裏寫字。等極了我就攀着窗台看一看你，同時你的老先生的老也從他的眼睛框上瞪我一眼。不久你便擎着筆墨硯池開門出來，微笑着把你那墨污的纖手向我一拭，跑到內宅去。等你弟弟——他向來是慢的——出來以後，我們就在前院裏騎自行車或者放風箏——你有一個軟翅的小鷹是從天津買來的。有一天我到上房去，你正試一件印度綢的旗袍，啊，安娜，你站在大花的地毯上真好像一個剛出水的仙子。自這時我才感到你的

美麗……我們都不會吸煙，是不是？那天晚上我們每人都帶一種好奇的心情點上一支紙煙，裝模作樣的吸着。我們面前的桌上擺放着一座打棒球的小人，旋緊了發條以後，他就把一個一個的小球打到網子裏去。你想用煙子燻他，於是我們三個便噴雲吐霧地向他吹起來了。但是他並不怕煙，仍舊循環地打着。

後來我到天津去讀書，我們就不得不暫行離別。在我每夜的祈禱裏，在我每夜的夢境中總離不了你的名字和倩影。誰知過了三年的苦痛生活我們又在北京相遇。我在你家見你的時候是在今天的淒涼的堂屋裏，那時你已長成了一個窈窕的姑娘了。你由鋼琴前面站起來，走過來看我襟上的大學的徽章，我的心却奇怪地跳着。

在我這失去家庭快樂的人看來，你的家就等於我的家。你的老母，你那慈愛的母親也把我看做自己的兒子，雖則我們的關係祇是遠親。老人家們因為時代的關係，思想總免不了固執，但只要他們有一副愛心，那就是我們一切犧牲的代價。這是你的意見，因此你就犧牲了。

你在家的無聊使你把興趣移在電影上，尤其是那些明星的個人。每星期六我到你家去的時候，你便拉我替你口譯你所定的電影雜誌。我不能不說你是個聰明的姑娘，安娜，因為，雖然你沒學過英

文，你對於單字的記憶是如此迅速，使人不能不相信你會下過四五年的工夫。在你那綠綉的座燈前面，我們會說過多少自己的希望呀！有的時候你說得疲了，（你那虛弱的身體！）便閉上眼養神，我却仍舊在大椅中信口開河，你想到侯萊鳥去遊歷，但是你的父親不贊成，安娜愛父親的心和自己的願望在你的芳心裏起了永遠的紛爭！

去歲過年的時候，斐你勸我搬到你家，使我充分地清飲快樂之瓊漿。你常把擲炮擲在我的脚下，嚇我一跳。到了晚上我們就在一個小桌上玩撲克牌——你坐在我的對面，一舉一動都能醫治我的創傷。你一切都讓着我，如同讓一個常為一點小事爭吵的弟弟。

在今夏你起始病了，你那迷人的面龐漸漸的瘦了。其實在夏天有病是很平常的事，我想你不久就會好的。我因為事情太忙，沒有常常在你的床側。誰知你竟死得這麼快呢！這是我終身的遺恨。

我們倆的愛情至終是存在各人的心裏，沒有第三個人知道。我不敢有別的希望，安娜，我只求在你那聖潔的靈魂裏找一個避難之所。聽說你臨行的時候一句話也沒說，心思深遠的姑娘啊，我知道我的計劃已經成功了。

你是我和地球間的線索，失了你，我將如一個無光的隕星，無目的地在這無邊的黑暗中流落。

安娜啊，你的聲音，你的容貌，你的愛情都成了我的苦痛的記憶。不久你便要睡在一堆黃土之下——荒草在你墳上長着，野蟲在你身邊鳴着——有誰還知道世界會有這麼一個可愛的姑娘！

但是有人知道又怎樣呢？人生不過是一個「不得不」的曇花一現，死了更免得有這些無意義的苦惱。雖然如此，人的理智總勝不過感情。安娜，我仍望你今夜入夢，看一看我這已碎的心靈！

十一月二十六日（小說月報）

作了父親

鄂生

假若至今還沒兒女，是不是要同有些人一樣，感着人生的缺憾，心頭總是有這麼一樁失望牽繫着的？

我與妻都說不至於吧；一些人沒兒女感着缺憾，因為他們認兒女是他們分所應得，應得而不得，失望是當然，也許有人說沒兒女便是沒有給社會盡力，對於種族的綿延不會負責任，那是頗堂皇冠冕的話，是隨後祇來給自己解釋的理由，查問到根柢，還是個不得所應得的不滿足之感而已；我們以

爲人生的福利固有多端，而兒女似乎不在多端之內，所以說不至於。

但是兒女早已出生了，這個設想無從證實。在有了兒女的今日，設想沒有兒女，自覺可以不感缺憾；倘今日與個還沒兒女，也許會感到非常的寂寞，非常的惆悵吧，這是說不定的。

□

教育是專家的事業，這句話近來幾成口號，但這意義彷彿向來被承認的。然而一爲父母就得兼充專家也是事實。非專家的專家擔起教育的責任來，大概走兩條路：一是盡許多不必要的心，結果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一是給與一個「無所有」本應在兒女的生活充實些什麼的，卻並沒有把該充實的充實進去。

自家反省，非意識地走着的是後面的一條。雖然也像一般父親一樣，被一家人用作鎮壓孩子的偶像，於沒法對付時，便「爹爹，你看某某！」這樣喊出來，有時被引動了感情，罵一頓甚至打一頓的事情也有，但收場往往像兩個孩子爭鬧似的，說着「你不那樣，我也不這樣了」的話，其意若曰彼此再別談這些，重復和好了吧。這中間，積極的教訓之類是沒有的。

不自命爲「名父」的，大多走與我同樣的路。

作了父親

自家就沒有甚麼把握，一切都在學習試練之中，怎麼能給後一代人豫先把立身處世的道理親定好了教他們呢？

□

學校，我想也不是與兒女有甚麼了不起的關係的。學一些符號，懂一些常識，交幾多朋友，度幾多歲月，如是而已。

以前曾經擔過憂慮，因為自家是小學教員出身，知道小學的情形比較清楚，以為像模像樣的小學太少了，兒女達到入學年齡時將無處可送。現在兒女三個都進了學校，學校也不見特別好，但我毫不存勉強遷就的意思。

一定要有理想的小學才把兒女送去，這無異看兒女作特別珍貴特別柔弱的花草，所以須保護在裝着熱汽管的玻璃花房裏。特別珍貴麼，除了有些國家的貴冑華族以外，誰也不肯給兒女作這樣的今大口吻。特別柔弱麼，那又是心所不甘的，要抵當得風雨，經歷得霜雪，這才歡喜。——我現在作這樣想，自笑以前的憂慮殊無謂。

何況世間為生活所限制，連小學都不得進的也很多，他們一樣要挺直身軀立定脚跟做人，學校

好壞於人究竟有何等程度的關係呢？——這樣想時，以前的憂慮尤見我的淺陋了。

□

我這方面既給與一個「無所有」學校方面又沒甚麼了不起的關係，這就攔到了角隅裏，兒女的生長只有在環境的限制之內，用他們自己的心思能力去應付一切。這裏所謂環境，包括他們所有遭值的事故人物，一飲一啄，一貓一狗，父母教師，街市田野，都在裏頭。

父親真欲幫助兒女，僅有一途，就在誘導他們，讓他們鍛鍊這種心思能力。若去請教專家的教育者，當然，他將說出許多微妙的理論，但要談恐怕也不外乎此。

可是，怎樣誘導呢？我就茫然了。雖然知道應該往那一方向走，但沒有走去的實力，祇得站住在那裏，搓着空空的一雙手，與不會知道方向的並沒有兩樣。我很明白，對兒女最抱歉的就在這一點，將來送不送他們進大學倒沒有關係。因為適宜的誘導是在他們生命的機械裏加燃料，而送進大學僅是給他們文憑地位，以便剝削別人而已（有人說振興大學教育可以救國，不知如何，我總不甚相信。却往往想到這樣不體面的結論上去。）

他們應付環境不得其當甚至應付不了時，定將悵然自失，心裏想，如果父親早給與點幫助，或者

不至於這樣無所措吧，這種歸咎，我不想躲避。也是不能躲避的。

□

對於兒女也有我的希望。

一語而已，希望他們勝似我。

所謂人間所謂社會雖然很廣漠，總直覺地希望牠有進步。而人是構成人間社會的。如果後代無異前代，那就是站在老地方沒有前進，徒然送去了了一代的時光，已屬不妙。或者更甚一點，竟然「一代不如一代」，試問人間社會經得起幾回這樣的七折八扣呢！憑這麼想，我希望兒女必須勝似我。

爬上西湖葛嶺那樣的山便會氣喘，提十斤左右重的東西行一二里路便會臂酸好幾天，我這種身體完全不行的。我希望他們有強壯的身體。

人家問一句話一時會答不出來，事故當前會十分茫然，不知怎樣處置或判斷，我這種心靈完全不行的。我希望他們有明澈的心靈。

講到職業，現在做的是筆墨的事情，要說那干係之大，自然可以戴上文化或教育的高帽子，於是彷彿覺得並非無聊。但是能夠像工人農人一樣，拿出一件供人家切實應用的東西來麼？沒有！自家却

使用了人家所生產的切實應用的東西，豈不也成了可羞的剝削階級？文化或教育的高帽子祇供掩飾醜臉，聊自解嘲而已，別無意義。這樣想時更菲薄自己，達於極點。我希望他們不同我一樣；至少要能夠站在人前宣告道，「用了我們的勞力，產生了切實應用的東西，這裏就是！」手裏拿的是布疋米麥之類，即使他們中間有一個成爲玄學家，也希望他同時鑄成一雙齒輪或螺絲釘。

關於體罰

豈明

近來隨便讀斯替文生 (R. L. Stevenson) 的論文兒童的遊戲，首節說兒時的過癡未必怎麼可惜，因爲長大了也有好處，譬如不必再上學校了，即使另外須得工作，也是一樣的苦工，但總之無須天天再怕被責罰，就是極大的便宜，我看了不禁微笑，心想他老先生（雖然他死時只有四十四歲）小時候大約很打過些手心罷？美國人類學家洛威 (R. H. Lowie) 在所著我們是文明麼第十七章論教育的一章內說，「直到近時爲止，歐洲的小學教師常用皮鞭抽打七歲的小兒，以致終身帶着傷痕。在十七八世紀，年幼的公侯以至國王都被他們的師傅所凶毆。」譬如亨利第四命令太子的保母要

着實地打他的兒子，因為「世上再沒有別的東西於他更爲有益，」太子的被打詳明地記在賬上，例如——

「一六〇三年十月九日，八時醒，很不聽話。初次挨打。（附註，太子生於一六〇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一六〇四年三月四日，十一時想吃飯。飯拿來時，命撥出去，又叫拿來。廝煩，被痛打。」

到了一六一〇年五月正式卽位，却還不免於被打。王曾曰：「朕甯可不要這些朝拜和恭敬，只要他們不再打朕。」但是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羅素的教育論第九章論刑罰，開首卽云：「在以前直到很近的時代，兒童和少年男女的刑罰認爲當然的事，而且一般以爲在教育上是必要的。」西洋俗語有云：「省了棍子，壞了孩子，」就是這個意思。據丹麥尼洛普（C. Nyrop）教授的接吻與其歷史第五章說，——

「不但表示恭敬，而且表示改悔，兒童在古時常命在被打過的棍子上親吻。凱撒堡（Caistor von Kaitzerburg）在十六世紀時會這樣說過：兒童被打的時候，他們和棍子親吻，說道：——

親愛的棍子，忠實的棍子，

沒有你老，我怎能變好。

他們和棍子親吻，而且從上邊跳過，的，而且從上邊躡過。」這個教育上的打，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從上古直到近代，大約是一律通行，毫無疑問的。聽說瓊生博士（Samuel Johnson）很稱贊一個先生，因為從前打他打得透而且多。盧梭小時候被教師的小姐打過幾次屁股，記在懺悔錄裏，後來寫愛彌兒，提倡自由教育，却也有時主張要用嚴厲的處置，——我頗懷疑他是根據自己的經驗，或者對於被打着沒有什麼惡意，也未可知。據羅素說，安諾德博士（即是那個大批評家的先德）對於改革英國教育很有功績，他減少體罰，但仍用於較幼的學生，且以道德的犯罪為限，例如說謊，喝酒，以及習慣的偷懶。有一雜誌說體罰使人墮落，不如全廢，安諾德博士憤然拒絕，回答說：

「我很知道這些話的意思，這是根據於個人獨立之傲慢的意見，這是既非合理，也不是基督教的，而是根本地野蠻的思想。」他的意思是要養成青年精神的單純，清醒和謙卑，羅素却批註了一句，由他訓練出來的學生那麼很自然地相信應該痛打印度人了，在他們缺少謙卑精神的時候。

我們現在回過來看看中國是怎樣呢？「棒頭出孝子，」這句俗語是大家都曉得的，在父為子綱的中國厲行扑作教刑，原是無疑的事，不過太子和小皇帝是否也同西國的受教訓，那是不明罷了。我只聽說光緒皇帝想逃出宮，被太監攔住，拔住御辮拉了回來，略有點兒相近，至於拉回宮去之後有否

痛打仍是未詳。現在暫且把高貴的方面擱起，單就平民的書房來找材料，亦可以見一斑。材料裏最切實可靠的當然是自己的經驗，不過不知怎的，大約因為我是穩健派的緣故罷，雖然從過好幾個先生，却不會被打個一下，所以沒有什麼可說，那麼自然只能去找間接的，也就是次等的材料了。

普通在私塾的憲法上規定的官刑計有兩種，一是打頭，一是打手心。有些考究的先生有兩塊戒方，即刑具，各長尺許，寬約一寸，一薄一厚。厚的約可五寸，用以敲頭，在書背不出的時候，落在頭角上，噹然一聲，可以振動遲鈍的腦筋，發生速力，似專作提撕之用，不必以刑罰論。薄的一塊則性質似乎官廳之杖，以扑犯人之掌，因板厚僅二三分，故其聲清脆可聽。通例，犯小罪，則扑十下，每手各五，重者遞加。我的那位先生是通達的人，那兩塊戒尺是紫檀的，處罰也很寬，但是別的塾師便大抵只有一塊毛竹的板子，而且有些凶殘好殺的也特別打得犯厲害，或以桌角抵住手背，以左手握其指力向後拗，令手心突出而拚命打之。此外還有類似非刑的責法，如跪錢板或螺螄壳上等皆是。傳聞會祖輩中有人，因學生背書不熟，以其耳夾門縫中，推門使齒，又一叔輩用竹枝鞭學生血出，取擦牙用的鹽塗其上，結果二人皆被辭退。此則塾師內的酷吏傳中的人物，在現今青天白日的中國總未必再會有的罷。

可是，這個我也不大能夠担保。我不知道現在社會上的一切體罰是否都已廢止？管杖柳條的確

久已不見了，但是此外偵查審問時的拷打，就是所謂「做」呢？這個我不知道。普通總是官廳裏的苦刑先廢，其次纔是學校，至於家庭恐怕是在最後，——而且也不知道底廢得成否，特別是這永久「倫理化」的民國。在西洋有一個時候把兒童當作小魔鬼，種種的想設法克服他，中國則自古至今將人都作魔鬼看，不知鬧到何時纔肯罷休。我回想斯替文生的話，覺得他真舒服極了，因為他不去上學校之後總可以無須天天再怕被責罰了。

（新學生）

草木蟲魚

豈明

小引

明李日華著紫桃軒雜綴卷一云，白石生辟穀嚙坐，人間之不答，固問之，乃云，世間無一可食，亦無一可言。這是仙人的話，在我們凡人看來不免有點過激，但大概却是不錯的，尤其是關於那第二點。在寫文章的時候，我常感到兩種困難，其一是說什麼，其二是怎麼說。據胡適之先生的意思這似乎容

易解決，因為只要一要說什麼就說什麼」和「話怎麼說就怎麼說」便好了，可是在我這就是大難事。有些事情固然我本不要說，然而也有些是想說的，而現在實在無從說起。不必說到政治大事上去，即使偶然談談兒童或婦女身上的事情，也難保不被看出反動的痕跡，其次是落伍的證據來，得到古人所謂筆禍。這個內容問題已經夠煩難了，而表現問題也並不比牠更爲簡易。我平常很懷疑心裏的「情」是否可以用了一言「全表了出來，更不相信隨便地就表得出來。什麼嗟歎啦，永歌啦，手舞足蹈啦的把戲，多少可以發表自己的情意，但是到了成爲藝術再給人家去看的時候，恐怕就要發生了好些的變動與間隔，所留存的也就很是微末了。死生之悲哀，愛戀之喜悅，人生最深切的悲歡甘苦，絕對地不能以言語形容，更無論文字，至少在我是這樣感想，世間或有天才自然也可以有例外。那麼我們凡人所以文字表現者只是某一種情意，固然不很粗淺，但也不很深切的部分，換句話來說，實在是可有可無不關緊急的東西，表現出來聊以自寬，感消遣罷了。從前在上海某月刊上見過一條消息，說某人要提倡文學無用論了，後來不會留心不知道這主張發表了沒有，有無什麼影響，但是我個人却的確是相信文學無用論的。我覺得文學好像是一個香爐，他的兩旁邊還有一對蠟燭臺，左派和右派，無論那一邊是左是右都沒有什麼關係，這總之是有兩位，即是禪宗與密宗，假如容我借用佛

教的兩個命稱。文學無用，而這左右兩位是有用，有能力的。禪宗的做法的人不立文字，知道牠的無用，却尋別的途徑。辟歷似的大喝一聲，或一棍打去，或一句乾矢橛，直截地使人家豁然開悟，這在對方固然也需要相當的感受性，不能輕易發生效力，但這辦法的精髓實在是極對的，差不多可以說是最高理想的藝術，不過在事實上藝術還著實有志未逮，或者只是音樂有點這樣的意味，纏縛在文字語言裏的文學雖然擊出什麼象徵等物事來，在那里掙扎，也總還隨跟不上。密宗派的人單是結印念咒，揭諦揭諦波羅揭諦幾句話，看去毫無意義，實在含有極大力量，老太婆高唱阿彌陀佛，便可安心立命，覺得西方有分，紳士平日對於廚子呼來唱去，有朝一日自己做了光祿寺小官，却是願勝自雄，原來都是這一類的事。即如古今來多少殺人如麻的欽案，問其罪名，只是大不敬或大逆不道等幾個字兒，全是空空洞洞的，當年却有許多活人死人因此處了各種極刑，想起來很是冤枉，不過在當時大約除本人外沒有不以爲都是應該的罷。名號——文字的威力大到如此，實在是可敬而且可畏了。文學呢，牠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牠不能那麼解脫，用了獨一無二的表現法直截地發出來，却也不會這麼剛勇，憑空抓了一個字塞住了人家的喉管，再回不過氣來，結果是東說西說，寫成了四萬八千卷的書冊，只是供閒人的翻閱罷了。我對於文學如此不敬，曾稱之曰不革命。今又說牠無用，真是太不應當了。不過我

的批評全是好意的，我想文學的要素是誠與達，然而誠有障害，達不容易，那麼留下來的試問還有些什麼？老實說，禪的文學做不出，咒的文學不想做，普通的文學克復不下文字的糾纏的可做不可做，總結起來與「無一可言」這句話豈不很有同意麼？——話雖如此，文章還是可以寫，想寫，關鍵只在這一點，即知道了世間無一可言，自己更無做出真文學來之可能，隨後隨便找來一個題目，認真去寫一篇文章，却也未始不可，到那時候或者簡直說世間無一不可言，也很可以罷。只怕此事亦大難，還須得試試來看，不是一步就走得到的，我在此刻還覺得有許多事不想說，或是不好說。祇可挑選一下再說，現在便姑擇定了草木蟲魚，爲什麼呢？第一，這是我所喜歡，第二，他們也是生物，與我們很有關係，但到底底是異類，由得我們說話。萬一講草木蟲魚還有不行的時候，那麼這也不是沒有辦法，我們可以講講天氣罷。十九年舊中秋。

1. 金魚

我覺得天下文章共有兩種，一種是有題目的，一種是沒有題目的。普通做文章大都先有思想，却沒有一定的題目，等到意思寫出了之後，再把全篇總結一下，將題目補上。這種文章裏邊似乎容易出些佳作，因爲能夠比較自由地發表，雖然後寫題目是一件難事，有時竟比寫本文還要難些。但也有時

候；思想散亂不能集中，不知道寫什麼好？那麼先定下一個題目，再做文章，也未始沒有好處，不過這有點近於賦得，很有做出試帖詩來的危險罷了。偶然讀英國密倫（A. A. Milne）的小品文集，有一處會這樣說，有時排字房來催稿，實在想不出什麼東西來寫，只好聽天由命，翻開字典，隨手抓到的就是題目。有一回，抓到金魚，結果果然有一篇金魚收在集裏。我想這倒是很有意思的事，也就來一下子寫一篇金魚試試看，反正我也沒有什麼非說不可的大道理，要儘先發表，那麼來做賦得的咏物詩也是無妨，雖然並沒有排字房催稿的事情。

說到金魚，我其實是很不喜歡金魚的，在豢養的小動物裏邊，我所不喜歡的，依着不喜歡的程，其名次是，叭兒狗，金魚，鸚鵡。鸚鵡身上穿着大紅大綠，滿口怪聲，很有野蠻氣，叭兒狗的身體固然太小，還比不上一隻貓，（小學教科書上却還在說，貓比狗小，狗比貓大！）而鼻子尤其豈得難過。我平常不大喜歡豈鼻子的，雖然那是人爲的，暫時的，把鼻子豈動，並沒有永久的將牠縮作一堆。人的臉上固然不可沒有表情，但我想只要淡淡地表示就好，譬如微微一笑，或者在眼光中露出一種感情，——自然，戀愛與死等可以算是例外，無妨有較強烈的表示，但也似乎不必那樣掀起鼻子，露出牙齒，仿佛是要咬人的樣子。這種嘴臉只好放到影戲裏去，反正與我沒有關係，因為二十年來我不會看電影。然而

金魚恰好兼有叭兒狗與鸚鵡二者的特點，他只是不用長繩子牽了，在貴夫人的裙邊跑，所以減等發落，不然這第一名恐怕准定是牠的了。

我每看見金魚，一團肥紅的身軀，突出兩隻眼睛，轉動不靈地在水中游泳，總會聯想到中國的新娘，身穿紅布襖褲，札着褲腿，拐着一對小脚伶仃地走路。我知道自己有一種毛病，最怕看真的或是類似的小脚。十年前曾寫過一篇小文曰天足，起頭第一句云「我最喜歡看見女人的天足」曾蒙友人某君所賞識，因為他也是反對「務必脚小」的人。我倒並不是怕做野蠻，現在的世界正如美國洛威教授的一本書名，誰都有「我們是文明麼」的疑問，何況我們這道統國，剛呀割呀都是常事，無論個人怎麼努力，這個野蠻的頭銜你想去掉，實在凡是稍有自知之明，不是誇大狂的人，恐怕也就不大有想去掉的這野心與妄想。小脚女人所引起的另一種感想乃是殘廢，這是極不愉快的事，正如駝背或頸子上掛著一個大瘤，假如這是天然的，我們不能說是嫌惡，但總之至少不喜歡看總是確實的了。有誰會賞鑑駝背或大瘤呢？金魚突出眼睛，便是這一類的現象。另外有叫做緋鯉的，大約是牠的表兄弟罷，一樣的穿著大紅棉襖，只是不開衩，眼睛也是平平地裝在腦袋瓜兒裏邊，並不比平常的魚更為鼓出，因此可見金魚的眼是一種殘疾，無論碰在水草上時容易戳瞎鳥珠，就是平常也一定近視的了，不得要

吃饅頭末屑也不大方便罷。照中國人喜歡小脚的常例推去，金魚之愛可以說宜乎衆矣，但在不佞實是在是兩者都不敢愛，我所愛的還只是平常的魚而已。

想像有一個大池，——池非大不可，須有活水，池底有種種水草才行，如從前碧雲寺的那個石池，雖然老實說起來，人造的死海似的水窪都沒有多大意思，就是三海也是俗氣寒儉氣，無論這是那一個大皇帝所造，因為皇帝壓根兒就非俗惡粗暴不可，假如他有點兒懂得風趣，那就得亡國完事，至於那些俗惡的朋友也會亡國，那是另一回事。如今話又說回來，一個大池，裏邊如養着魚，那最好是天空或水的顏色的，如鯽魚，其次是鯉魚。我這樣的分等級，好像是以肉的味道爲標準，其實不然。我想水裏遊泳着的魚應當是暗黑色的才好，身體又不可大好，人家從水上看下去，窺深好久，才看見一條隱隱地在那里，有時或者簡直就在你的鼻子前面，等一忽兒却又不見了，這比一件紅冬冬的東西漸漸地近攏來，好像望那西湖裏的廣告船，（據說是點着紅燈籠，打着鼓，）隨後又漸漸地遠開去，更爲有趣得多。鯽魚便具備這種資格，鯉魚未免個兒太大一點，但他是耍跳龍門去的，這又難怪他。此外有些白鱸，細長銀白的身體，游來游去，彷彿是東南海邊的泥鱸龍船，有時候不知爲什麼事出了驚，撥刺地翻身即逝，銀光照眼，也能增加水界的活氣。在這樣地方，無論是金魚，就是那平眼睛的緋鯉，也是不適宜。

的。紅襖褲的新嫁娘，如其脚是小的，那只好就請她在炕上爬或坐着，即使不然，也還是坐在房中，在油漆氣芳香或花露水氣中，比較地可以得到一種調和。所以金魚的去處還是富貴人家的綉房，浸在五彩的磁缸中，或是玻璃的圓球裏，去和叭兒狗與鸚鵡做伴侶罷了。

幾個月沒有寫文章，天下的形勢似乎已經大變了，有志要做新文學的人，非多講某一套話不容易出色。我本來不是文人，這些時式的變遷好歹于我無干，但以旁觀者的地位看去，我倒是覺得可以贊成的。爲什麼呢？文學上永久有兩種潮流，言志與載道。二者之中，則載道易而言志難。我寫這篇賦得金魚，原是有題目的文章，與帖括有點相近，蓋已少言志而多載道歟。我雖未敢自附於新文學之末，但自己覺得頗有新興的意味，故附記於此，以誌作風之轉變云耳。十九年三月十日。

二 虱子

偶讀羅素所著的結婚與道德，第五章講中古時代思想的地方，有這一節話，——

「那時教會攻擊洗浴的習慣，以爲凡使肉體清潔可愛好者皆有發生罪惡之傾向。骯髒不潔是被贊美，於是聖賢的氣味變成更爲強烈了。聖保拉說，身體與衣服的潔淨，就是靈魂的不淨。虱子被稱爲聖的明珠，爬滿這些東西是一個聖人的必不可少記號。」我記起我們東方文明的選手故萎鴻

錦先生來了，他曾經禮讚過不潔，說過相仿的話，雖然我不能知道他有沒有把虱子包括在內，或者特別提出來過。但是，即是辜先生不會有什麼頌詞，虱子在中國文化歷史上的位置也並不低，不過這似乎只是名流的裝飾，關於古聖先賢還沒有文獻上的證明罷了。晉朝的王猛先生的名譽，一半固然在於他的經濟的策略，他的捉虱子這一件事恐怕至少也要居其一半。到了二十世之初，梁任公先生在澹濱辦新民叢報，那時有一位重要的撰述員，名叫捫虱談虎客，可見這個還很時髦，無論他身上是否真有那晉朝的小動物。

洛威 (R. H. Lowe) 博士是舊金山大學的人類學教授，近著一本很有意思的通俗書我們是文明麼，其中有好些可以供我們參考的地方。第十章講衣服與時裝，他說起十八世紀時婦人梳了很高的髻，有些矮的女子，她的下巴頰兒正在頭頂到腳尖的中間。在下文又說道：

「宮裏的女官坐車時只可跪在臺板上，把頭伸在窗外。她們跳舞着總怕頭碰了挂燈。重重撲粉，厚厚襯墊的三角塔終於滿生了虱子。很是不舒服，但西歐的時風並不就廢止這種時裝。結果發明了「種象牙鉤釵，拿來搔痒算是很漂亮的。」第二十一章講衛生與醫藥，又說到「十八世紀的太太們的頭上成羣地養着虱子。」又舉例說明道：

「一三九三年一個法國著者教給他美麗的讀者六個方法治她們的丈夫的跳蚤，一五三九年出版的一本書列有奇效方，可以除滅跳蚤，虱子，虱蚤，以及臭虫。」照這樣看來，不但證明「西洋也有臭虫」更可見貴夫人的青絲上也滿生過虱子。在中國，這自然更要普遍了，褚人穫編堅瓠集丙集卷三有一篇「鬚虱頌」其文曰：

「王介甫王禹玉同侍朝，見虱自介甫襦領直緣其鬚，上顧之而笑，介甫不知也。朝退，介甫問上笑之故，禹玉指以告，介甫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願頌一言。」介甫曰：「何如？」禹玉曰：「屢游相鬚，曾經御覽，未可殺也，或曰放焉。衆大笑。」我們的荆公是不修邊幅的，有一個半個小蟲在鬚鬚上爬，原算不得是什麼奇事。但這却令我想起別一件軼事來，據說徽宗在五國城，寫信給舊臣道：「朕身上生虫，形如琵琶。」照常人的推想，皇帝不認識虱子，似在情理之中，而且這樣傳說，幽默與悲感混在一起，也頗有意思，但是參照上文，似乎有點不大妥帖了。宋神宗見了虱子是認得的，到了徽宗反而退步，如果屬實，可謂不克繩其祖武了。堅瓠集中又有一條「恆言」內分兩節如下：

「張磊善清言，一日赴徐文貞公席，食鰾魚鱧魚。庖人悞不置醋，張云：「倉皇失措。」文貞腰捫一虱，以齒蹙之，血澱齒上，張云：「大率類此。」文貞亦解頤。」

「清客以齒齧虱有聲，妓晒之。頃妓亦得虱，以添香盞爐中而爆。客顧曰：『熟了。』妓曰：『愈于生吃。』」

這一條筆記是很重要的虱之文獻，因為他在說明貴人清客妓女都有捫虱的韻致以外，還告訴我們所用的齧虱的方法。我們是文明歷第二十一章中說：

「正如老鼠離開將沉的船，虱子也會離開將死的人，依照冰地的學說。所以，一個沒有虱子的愛斯基摩人是很不安的。這是多麼愈快而且適意的事，兩個好友互捉頭上的虱以爲消遣，而且隨後莊重地將牠們送到所有者的嘴裏去。在野蠻世界，這種交互的服務實在是很有趣的遊戲。黑龍江邊的民族不知道有別的方法，可以表示夫婦的愛情與朋友的交誼。在亞爾泰山及南西伯利亞的突厥人也同樣地愛好這個玩藝兒。他們的皮衣裏滿生著虱子，那妙手的土人便永遠在那里搜查這些生物，捉到了的時候，啞嘴把牠們都吃下去。拉特洛夫博士親自計算過，他的嚮導在一分鐘內捉到八十九匹。在原始民間故事裏多講到這個普遍而且有益的習俗，原是無怪的。」由此可見普通一般齧虱法都是同徐文貞公一樣，就是所謂「生吃」的，只可惜「有禮節的歐洲人是否吞嚥他們的奇生物查不出證據」，但是我想這總也可以假定是如此罷，因為世上恐怕不會有比這個更好的方法，不過史有闕文，洛威博士不敢輕易斷定罷了。

但世間萬事都有例外，這里自然也不能免。佛教反對殺生，殺人是四重罪之一，犯者波羅夷不共住，就是殺傍生也犯波逸提罪，他們還注意到水中土中幾乎看不出的小虫，那麼對於虱子自然也不肯忽略過去。四分律卷五十「房舍毘度法」中云：

「於多人住處拾虱棄地，佛言不應爾。彼上座老病比丘數數起棄虱，疲極，佛言聽以器，若蠶，若蛆，貝，若傲物，若綿，拾著中。若虱走出，應作筒盛。彼用寶作筒，佛言不應用寶作筒，聰明角牙，若骨，若鐵，若銅，若鉛，錫，若竿，蔗草，若竹，若葦，若木，作筒。虱若出，應作蓋塞。彼寶作塞，佛言不應用寶作塞，應用牙骨乃至木作。無安處，應以縷繫着牀脚裏。」小林一茶(1763-1827)是日本近代的詩人，又是佛教徒，對於動物同聖芳濟一樣幾乎有兄弟之愛，他的咏虱的詩句據我所見就有好幾句，其中有這樣的一首，曾譯錄在雨天的書中，其詞曰：

「捉到一個虱子，將他掐死固然可憐，要把他捨在門外，讓他絕食，也覺得不忍，忽然的想到我佛從前給與鬼子母的東西，成此。」

虱子呵，放在和我味道一樣的石榴上爬著。」

(註)日本傳說，佛降伏鬼子母神，給與石榴實食之，以代人肉，因榴實味酸甜似人肉云。據鬼子母

經說，她後來變爲生育之神，這石榴大約只是多子的象徵罷了。

這樣的待遇在一茶可謂仁至義盡，但虱子恐怕有點覺得不合式，因爲像和尚那麼吃淨素他是不見得很喜歡的。但是，在許多虱的本事之中，這些算是最有風趣了，佛教雖然也重聖貧，一面也還講究——這稱作清潔未必妥當，或者總叫作「威儀」罷，因此有些法則很是細密有趣。關於虱的處分卽其一例，至於一茶則更是浪漫化了一點罷了。中國捫虱的名士無論如何不能到這境界，也決做不出像一茶那樣的許多詩句來，例如——

「喊，虱子呀，爬罷爬罷，向着春天的去向。」

實在譯不好，就此打住罷。——今天是清明節，野哭之聲猶在於耳，回家寫這小文，聊以消遣，覺得這倒是頗有意義的事，民國十九年四月五日，於北平。

附記

友人指示，周密齊東野語中有材料可取，於卷十七查得「嚼虱」一則，今補錄於下：

「余負日茅簷，分漁樵半席，時見山翁野媪捫身得虱，則致之口中，若將甘心焉，意甚惡之。然按之於古，亦有說焉。應侯謂秦王曰，得宛臨，流陽夏，斷河內，臨東陽，邯鄲猶口中虱。王葬梭尉韓威

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蝨虱。陳思王著論亦曰，得虱者莫不劇之齒牙，爲害身也。三人者皆當時貴人，其言乃爾，則野老嚼虱亦自有典故，可發一笑。」

我嘗推究嚼虱的原因，覺得並不由於「若將甘心的意思，其實只因虱子肥白可口，臭虫固然氣味不佳，蚤又太小一點了，而且放在嘴裏跳來跳去，似乎不容易咬著。今見韓校尉的話，彷彿基督同時的中國人曾兩者兼嚼，到得後來纔人心不古，取大而捨小，不過我想這個證據未必怎麼可靠，恐怕這單是文字上的配搭，那麼跳蚤原來也是一時的陪綁罷了。四月十三日又記。

三 兩株樹

我對於植物比動物還要喜歡，原因是因爲我懶，不高興爲了區區視聽之娛，一日三餐地去餵養照顧，而且我也有點相信「鳥身自爲主」的迂論，覺得把他們活物拿來做囚徒當奚奴，不是什麼愉快的事，若是草木便沒有這些麻煩，讓他們直站在那里便好，不但並不感到不自由，并且還真是生了根地不肯再動一動哩。但是要看樹木花草也不必一定種在自己的家裏，關起門來獨賞，讓他們在野外路旁，或是在人家粉牆之內也並不妨，只要我偶然經過時能夠看見兩三眼，也就覺得欣然，很是滿足的了。

樹木裏邊我所喜歡的第一種是白楊。小時候讀古詩十九首讀過「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之句，但在南方終未見過白楊，後來在北京纔初次看見。謝在杭著五雜俎中云。

「古人墓樹多植梧桐，南人多種松柏，北人多種白楊。白楊即青楊也，其樹皮白如梧桐，葉似冬青，微風擊之輒淅瀝有聲，故古詩云：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予一日宿鄒縣驛館中，甫就枕即聞雨聲，竟夕不絕。侍兒曰：雨矣。予訝之曰：豈有竟夜雨而無簷溜者？質明視之，乃青楊樹也。南方絕無此樹。」

本草綱目卷三十五下引陳藏器曰：「白楊北土極多，人種墟墓間，樹大皮白，其無風自動者乃移楊，非白楊也。」又寇宗奭云：「風發至，葉如大雨聲，謂無風自動則無此事，但風微時其葉孤極處則往往獨搖，以其蒂長葉重，大勢使然也。」王象晉羣芳譜則云楊有二種，一白楊，一青楊，白楊蒂長兩兩相對，遇風則顛顛有聲，人多植之墳墓間，由此可知白楊與青楊本自有別，但「無風自動」一節却是相同。在史書中關於白楊有這樣的兩件故事：

南史蕭惠開傳，「惠開爲少府，不得志，寺內齊前花草甚美，悉鏟除，則植白楊。」

唐書契苾何力傳，「龍翔中司祿少卿梁脩仁新作大明宮，植白楊於庭，示何力曰：此木易成，不數年可茂。何力不答，但誦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之句，脩仁驚悟，更植以桐。」

這樣看來，似乎大家對於白楊都沒有什麼好感，爲什麼呢？這個理由我也不大說得清楚，或者因爲牠老是顫顫的動的緣故罷。聽說蘇格蘭地方有一種傳說，耶穌受難時所用的十字架是用白楊木做的，所以白楊自此以後便永遠在發抖，大約是知道自己的罪孽深重。但是做釘的鐵却似乎不會因此有什麼罪，是鐵這件東西在法術上還總有點位置的，不知何以這樣地有幸有不幸。（但吾鄉結婚時忌見鐵，凡門窗上鉸鏈等悉用紅紙糊蓋，似別有緣故。）我承認白楊種在墳墓間的確很好看，然而種在齋前又何嘗不好，牠那瑟瑟的響聲第一有意思，我在前面的院子裏種了一棵，每逢夏秋有客來小齋夜話的時候，忽聞浙瀝聲，多疑是雨下，推戶出視，這是別種樹所沒有的佳處。梁少卿怕白楊的蕭蕭，改植梧桐，其實梧桐也何嘗一定吉祥，假如要講迷信的話，吾鄉有一句俗諺云：「梧桐大如斗，主人棄家走。」所以就是別莊花園裏也很少種梧桐的。這實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梧桐的枝幹和葉子真好，且不提那一葉落知天下秋的興趣了。在我們的後院裏却有一棵，不知已經有若干年了，我至今已看了牠十多年，樹身還不到五合的粗，看牠大有黃楊木的神氣，雖不厄閏也總長得十分地緩慢呢。——因此我想到避忌梧桐大約只是南方的事情，在北方或者並沒有這句俗諺，在這里梧桐想要如斗大恐怕不是容易的事罷。

第二種樹乃是烏柏，這正與白楊相反，似乎只生長於東南北方很少。見陸龜蒙詩云：「行歇每依鴉舅影。」陸游詩云：「烏柏赤於楓，園林二月中。」又云：「烏柏新添落葉紅。」都是江浙鄉村的景象。齊民要術卷十列「五穀果蔬菜茹非中國物產者」，下註云：「聊以存其名目，記其怪異耳，爰及山澤草木，任食非人力所種者，悉附於此。」其中有烏曰一項，引玄中記云：「荆陽有烏曰，其實如鷄頭，迨之如胡麻子，其汁味如豬脂。」羣芳譜言：「江浙之人，凡高山大道溪邊宅畔無不種。」此外則江西安徽蓋亦多有之。關於牠的名字，李時珍說：「烏喜食其子，因以名之。……或曰，其木老則根下黑爛成曰，故得此名。」我想這或曰恐太迂曲，此樹又名鴉舅，或者與烏不無關係，鄉間冬天賣野味有柏子鳥（讀如杲鳥字）是道墟地方名物，此物殆是烏類乎，但是其味頗佳，平常所謂烏肉幾乎便指此鳥也。

柏樹的特色第一在葉，第二在實。放翁生長稽山鏡水間，所以詩中常常說及柏葉，便是那唐朝的張繼寒山寺詩所云「江楓漁火對愁眠」，也是在說這種紅葉。王端履著重論文齋筆錄卷九論及此詩，註云：「江南臨水多植烏柏，秋葉飽霜，鮮紅可愛，詩人類指爲楓，不知楓生山中，性最惡濕，不能種之江畔也。此詩江楓二字亦未免誤認耳。」范寅在越諺卷中柏樹項下說：「十月葉丹，卽楓，其子可榨油，農皆植田邊。」就把兩者誤合爲一。羅逸長青山記云：「山之麓曰朱村，蓋考亭之祖居也，自此倚石嘯歌，松

風上下，遙望木葉著霜如渥丹，始足怪以爲紅花，久之知爲烏柏樹也。」蓬窗繡錄云：「陸子淵豫章錄言，饒信間柏樹冬初葉落，結子放蠟，每顆作十字裂，一蠟有數顆，望之若梅花初綻，枝柯詰曲，多在野水亂石間，遠近成林，真可作畫。此與柿樹俱稱美蔭，園圃植之最宜。」這兩節很能寫出柏樹之美，牠的特色彷彿可以說是中國畫的，不過這種景色自從我離了水鄉的故國已經有三十年不曾看見了。

柏樹子有極大的用處，可以榨油製燭。越諺卷中蠟燭條下註曰：「捲苾草幹，熬柏油拖蘸成燭，加蠟爲皮，蓋紫草汁則紅。」汪曰楨著湖雅卷八中說得更詳細：

「中置燭心，外裹烏柏子油，又以紫草染蠟蓋之，曰柏油燭。用棉花子油者曰青油燭，用牛羊油者曰葦油燭。湖俗祀神祭先必燃兩炬，皆用紅柏燭。婚嫁用之曰喜燭，綴蠟花者曰花燭，祝壽所用曰壽燭。喪家則用綠燭或白燭，亦柏燭也。」

日本寺島安良編和漢三才圖會五八引本草綱目語云：「燭有蜜蠟燭虫蠟燭牛脂燭柏油燭，」後加案語曰：

「案唐式云少府監每年供蠟燭七十挺，則元以前既有之矣。有數品，而多用木蠟牛脂蠟也。有油桐子蠟豆蒼耳子等爲蠟者，火易滅。有篋鯉油爲蠟者，其焰甚臭，牛脂蠟亦臭。近年製燭，去其臭氣，故多

以牛蠟僞爲木蠟，神佛明燈不可不辨。」

但是近年來蠟燭恐怕已是倒了運，有洋人替我們造了電燈，其次也有洋蠟洋油，除了擊到妙峯山上去之外大約沒有牠的什麼用處了。就是要用蠟燭，反正牛羊脂也湊合可以用得，神佛未必會得見怪。——日本真宗的和尙不是都娶妻吃肉了麼？那麼柏油並不再需要，田邊水畔的紅葉白實不久也將絕跡了罷。這於國民生活上本來沒有什麼關係。不過在我想起來的時候總有點懷念，小時候喜讀南方草木狀，嶺表錄異和北戶錄等書，這種脾氣至今還是存留著，秋天買了一部大板的本草綱目，很爲我的朋友所笑，其實也只是爲了這個緣故罷了。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於北平燬藥廬。

（青年界）

剪頭髮

豈凡

要寫的並不是一位某女士截髮的經過，她心裏的曲折，以及剪髮當時的情景，雖則那也是很好的材料，我沒有供給材料的人。自然，國民革命成功以來，差不多的小姐們的頭髮都已截去了，要仔細

觀察也不是沒有機會的，但是我對於自己的理髮已經夠受了，再不想去關心到別人的。那每月至少
要反覆一回的感覺，並不因為習慣了而鈍遲，反而每一次有更加新穎的樣子却是我所不能理解的。

這地方的題目，原很可以用理髮二字的，第一避免了使人誤會到是本來留長髮的人的截髮，不
過為表出我的心境起見，我總覺得還是用剪頭髮三字較妥。

剪頭髮，只看上面的剪頭兩字，那是多少觸目驚心的字眼，那是和砍頭斬頭雁行並列的字面，真
是會使人毛管直豎的處。在日下的太平盛世之中，到處可以有頭顱攪場的危險，對於剪字也是要避免
諱，所以剪頭叫做理髮了。但實際頭髮還是一刀刀被剪去或薙去的。

冰涼的刀光，銳利的刀鋒，在你頭面上飛舞，你會不感到心胆戰慄麼？我實際是這樣的。每一次去
理髮，坐上那迴轉椅子，是像登絞首臺一樣的心境。我抑制着全身的恐怖，聽着格殺格殺的剪刀的鳴
響，真個是神魂出舍的樣子。倘那個理髮師特別巴結，修理得非凡仔細，我決不會因此對他有好感而
多給一個毫毫的，他分明延長了我苦痛恐怖的時間。

理髮連帶着刮臉是一定的，那是更加可怕的事情。在剪髮的辰光，雖則有可怕的聲音，但刀刃決
不貼切着皮肉，而且有木梳襯着，怕雖怕，心裏還不十分着急。刮臉是刀鋒在你面皮上運行的，不小心

割破些皮肉流出些鮮血，不算什麼希罕。況且剃刀的刀，據說比別的什麼刀都鋒利，假使要取你的性命，只要在咽喉切下一刀是很容易的。我會聽到過許多用剃刀切斷咽喉而達成了自殺的人，自殺可以，他殺更加容易了。決心了自殺的原不會覺得怎樣的，但無緣無故被人刺了一刀，冤枉送了性命，無論怎樣想法，總不會有好心情的。每當剃刀刮到項頸邊時，我總是性命失了一半那樣地恐懼，又不敢發聲叫喊，真是可怕。

兒時聽講馬浪蕩故事裏，有馬浪蕩學薙頭一節。說馬浪蕩去學剃頭時，他師娘先叫他削東瓜，用利刀把牠的皮薄薄地削下來。每有別項事件時，師娘喊他一聲，他就應聲回答，把刀子裏的斬在東瓜上，跑過去請示了。東瓜削得熟手了，就來給人剃頭，果然工夫已經到家，頭髮是簌簌地應手落下來。他正在剪得很愉快的當時，不知師娘有什麼事情喊他一聲，他應聲回答了個喂字，同手裏的刀像對於東瓜一樣順手斬下去。結果客人頭上鮮血直迸，馬浪蕩被店老板趕了出來。在小時對於頭破的客人和失業的馬君一點也沒有同感，只覺得這故事很有趣。但是現在每踏進理髮店，總記起這個故事而心中覺得害怕，因為即使不是故意，也有被因過失殺傷的危險。況且萬一手持兇器的理髮師，偶然發狂起來，把你咽喉或頸部大動脈切斷，是很容易上西方路上的。

從剪髮到刮臉已說過了，刮臉是一定連帶着剃鬚的，即使你沒有什麼鬚髯，他也一定在你唇頰上再三刮削的。這時那個理髮師的粗蠢而濕漉漉的手指，摩到感覺頂敏銳的唇皮上來，實在是隔年飯都要嘔出來的樣子，有十分的惡心是可以保證的。還有在刮臉時，那粗糙的手，也刻刻在人的臉上遊行，真是討厭，講到嘴唇，是只適合於和愛人接吻的，臉面又是中國人頂尊貴的部分，被打了巴掌是要拚性命的事情，爲爭面子是導性命都不顧的，也是在戀人中間才可以相互撫摩依偎的臉頰；什麼東西的理髮師，膽敢來人家的唇邊頰上像蒼蒼蠅一般地糾纏不清！請你想想那是不是要惡心，要氣到發昏的。

所以理髮在我是又恐怖又討厭的事情，寧可讓牠長起來囚首垢面一般地像個乞丐。許多美術家大概也是因爲這緣故而留着長髮吧。我知道具有藝術天才的人，感覺特別銳敏，他們一定比我還有許多非凡的感覺，可惜我不能知道，只得以己度人地瞎猜，否則我想我可以有更燦爛光焰的文章做出來。但是在另一方面，世上儘有許多美男子美女人，每天要整容，要理髮師來摩弄他們的臉面，這却是我所不懂的，在我，必不得已而到理髮店，每次從理髮店出來，總是渾身冷汗淋漓，非立刻到浴室去洗澡不行的。

六月九日（小說月教）

洗澡

豈凡

把身上的污垢洗去，實在是一種爽快的事情，洗澡在這一點已經有讚詠的資格了。況且脫光了衣服之後，露出天然的身體，是象徵了不受拘束的絕對自由，倘使洗的是美的女人，這又是至美的發露，自然要上詩人的筆端了。中國被稱為平民詩人的白樂天，也咏讀過楊貴妃的洗澡，其他古來描寫浴的詩文也很多，近代的文藝作品中，更加多這些的描寫。在藝術的直接表現的繪畫中，用裸浴做畫題的，差不多每一個有名無名的畫家總至少有一幅的，自然因為洋畫以寫人體美為根本，而裸浴是能端的發揮這人體美的緣故。就是在古樸的中國畫裏，美女出浴圖也是很好的一個題目。洗澡的可以好好地做一篇文章，這就是憑證，不過我却不想好好地做一篇，我只隨便來談談和洗澡稍有關係的事項。

平常到浴室裏洗澡去，大概有擦背人供你使用，他的職司是把你的身體洗乾淨。說省事固然是省事了，但是過不慣的人，却會很覺不舒服的。因為他把你熱湯中浸透了，替你細細地洗刷，像屠夫

宰牲口一樣的，把這情景仔細一想，真是可笑。假使你不是沒有手，何必假手他人來洗？在過慣了的人，反以為伸撻了四肢，讓別人來替他洗刷才安逸才寫意，而分毫也不起什麼感覺；在那種人是人對人的世俗的感情已經磨滅了，至少是麻木了。

所謂人對人的世俗的感情，就是對於裸體相對的一種羞恥的感覺，那自然不是頂深的本質的東西，而可以看做由後天的習慣所養成的。在許多現存的未開化的民族中，並不避忌裸體的，所以失了此種感覺，並不是不好，而且可以讚揚做有超塵脫俗之風，這我也很能看得清楚。

也有人說，並不是如此。浴客的看擦背人，不當他人看待，只當他是自動的毛巾，自動的肥皂等等，所以是不起什麼人對人的羞恥。但是擦背人看浴客又怎樣呢？若使擦背人還有感覺，也是要投了毛巾出走麼？不錯的，擦背人看客人也不當作人看，他替你洗拭，好像洗一件盤皿一件木器一樣，他決不當你是同他一樣的人。

那樣解釋也很通。但是為什麼分明是同樣的人，會被看做另外的物呢？這大概是由於經驗反覆之後的感覺遲鈍麻痺之故。在莫泊桑的一個短篇中，我記得他記述一個娼妓，她對於每一個嫖客看去都是同樣的面貌嘴眼，也可以說是沒有個人性而只是一個籠統的人，更說切當一點只是一式相

類的物。在擦背人眼中也是如此吧，他看什麼客人都只是個具有四肢百骸的物，無論你是博士是富翁是貴人達官，在他的眼中統統一樣。

但是在浴室中我們還可以看出另外的空氣，那是和相打相爭的實社會不同，沒有這種競爭的形勢，而有雍雍穆穆的放心的態度。這也是當然如此的，大家都是赤裸裸地相對，自然沒有什麼隔膜，稍除了爭鬪的心思，也用不着欺詐的手段，自然會生起這和平的景像來了。並且也可以看做是從感覺的麻痺來的，對人不看他們是人，只看做是毫不相干的東西，試想一個人坐在什器間裏，或者牛羊的羣中，還會起什麼世俗的競爭心等等麼？在浴室的各人，都是這樣子的。至於因為洗了熱湯而全身弛放，還是其次的原因。

總之浴室的空氣是非常和平的，脫離競爭的，所以我想倘若能把這空氣擴充於全世界，一定是會大同之世立即在地上出現，什麼軍備限制的會議也可以不開，世界上決不會有血腥的戰爭發生，人道主義者也可以免得舌敝唇焦地呼號，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也可以不必拚命去宣傳他們的福音，這實在是一個頂簡單頂有勁果的辦法。希望真個關心世界和平的仁人君子，用心讀我的推論，只要使世界變成一個大浴室，和平立即會出現的，只要使世人都裸體相對，戰爭會立時消滅的。

倘使中國還有篤志的愛國者希望國家沒有內亂，那麼我也用這個方法獻給他們，使浴室的空氣瀾漫全中國，即使不統一也和平了，和平了就是統一，那是我們老百姓老百姓所頂希望的。叫齊喜戰好鬪的人們來，使他們裸體相對，他們自然會和解了。熱心家呀，愛國者呀，趕快使我的方法實行吧！我保證你可以成功，至少我有憑證。如其把兵士的破服槍械什麼都收了起來，叫他們裸體去相搏，那決不成的，所以這樣辦了，戰爭一定能免除的。但是倘使你問這如何可以辦得到？我不知道，那是你們熱心愛國的人的責任。

料想不到浴室中竟有這樣關於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我而今而後才知道真理是不一定出於高貴的人們的口中了。不過在目前真理的產地還只是限於高貴的人們的口中的時代，世界上還不容易太平吧。真要能夠浴室中的擦背人做了主席部長委員，世界才有光明和平的希望哩。這並不能算是我的預言，那是論理的必然的歸結。

六月十日（小說月報）

泰山日出

徐志摩

我們在泰山頂上看出太陽。在航過海的人，看太陽從地平線下爬上來，本不是奇事；而且我個人是會飽飲過江海與印度洋無比的日彩的。但在高山頂上看日出，尤其在泰山頂上，我們無窮的好奇心，當然盼望一種特異的境界，與平原或海上不同的。果然，我們初起時，天還暗沉沉的，西方是一片鐵青，東方些微有些白意，宇宙只是——如用舊詞形容——一體莽莽蒼蒼的；但這是我一面感覺勁烈的曉寒，一面睡眠不會十分醒豁時約略的印象；等到留心回覽時，我不由得大聲的狂叫——因為眼前只是一個見所未見的境界。原來昨夜整夜暴風的工程，卻砌成了一座普遍的雲海。除了日觀峯與我們所在的玉皇頂以外，東西南北只是平鋪着瀰漫的雲氣，在朝旭未露前，宛似無量數厚氈長絨的縣羊，交頸接背的眠着，卷耳與彎角都依稀辨得出。那時候在這茫茫的雲海中，我獨自站在霧靄溼濛的小島上，發了奇異的幻想——

我軀體無限的長大，腳下的山巒比例我的身量只是一塊拳石；這巨人披着散髮，長髮在風裏像一面墨色的大旗，颯颯的在飄蕩。這巨人豎立在大地的頂尖上，仰面向着東方，平拓着一雙長臂，在盼望，在迎接，在催促，在默默的叫喚；在崇拜，在祈禱，在流淚——在流久慕未見而將見悲喜交互的熱淚

這淚不是空流的，這默禱不是不生顯應的。

巨人的手指向着東方——

東方有的，在展露的，是什麼？

東方有的是瑰麗榮華的色彩，東方有的是偉大普照的光明——出現了，到了，在這里了……

✽

✽

✽

✽

✽

玫瑰汗，葡萄漿，紫荊液，瑪瑙精，霜楓葉——大量的染工，在層累的雲底工作；無數蜿蜒的魚龍，爬進了蒼白色的雲堆。

一方的異彩，揭去了滿天的睡意，喚醒了四隅的明霞——光明的神駒在熱奮地馳騁……

雲海也活了；眠熟了獸形的濤瀾，又回復了偉大的呼嘯，昂頭搖尾的向着我們朝露染青隄形的小島沖洗，激起了四岸的水沫浪花，震盪着這生命的浮礁，似在報告光明與歡欣之臨在……

再看東方——海勾力士已經掃蕩了他的阻礙，雀屏似的金霞，從無垠的肩上產生，展開在大地的邊沿。起……起……用力，用力，純餘的圓顛，一探再探的騾出了地平，翻登了雲背，臨照在天空……

歌唱呀，讚美呀，這是東方之復活，這是光明的勝利……

散髮騰視的巨人，他的身影橫互在無邊的雲海上，已經漸漸的消翳在普遍的歡欣裏；現在他，雄渾的頌美的歌聲，也已在霞采變幻中，普徹了四方八隅……

✽

✽

✽

✽

✽

聽呀，這普徹的歡聲；看呀，這普照的光明！

(小說月報)

坐關

孫福熙

大佛寺裏一個和尚坐關了。

在進關以前，這和尚特別新剃頭皮，而且照了各種姿態的相片。因為在三年以內，關在裏面，不能照相，也不能剃頭，留下照片，可以與將來比較。我遇見了他，就問是否要坐三年六個月，他急忙回答是三年，我也承認三年是不短了。

這關是一間頗大的房子，板壁上雕一圓洞，有薄板門可以關閉。門是有的，我就在門口窺探，見有一佛座，面前放蒲團，另一空座，前懸布簾，當是和尚靜坐之處。書架一，置經卷幾帙。燃煤油瓷爐一件，供

他自己燒爨。屋前空地上圍以竹籬，與外間人可望而不可通，從外間潑植一株結着紅子的天竹，與幾株菊花，給他煩悶時消遣。籬角一間廁所，也是人生必需品。

不知道從幾時起，他已關在裏面了。雖然沒有見他在裏面，卻聽到小木魚與小鐘聲，聽着這聲音，我爲他設想今後三年的生活。在默想中見到關外的字句，洞的上面是一個橫匾，「從這裏入」四個字，洞的兩旁一副對聯，「箇裏是華嚴世界，定中現彌勒法身」都用桂黃紙寫。有這一副對聯，自然從這裏入是很可安慰了。洞門關着，上寫放參二字，旁掛一牌及一小木槌，牌上寫「謹關一下，和尚三下，尊客二下。」如此分別，有客人來時可以特別預備；而和尚是同行，可以隨便了吧。門是鎖着的。一具簇新銅鎖。上面有封條，寫中華民國戊辰年九月初八菩薩成道日封，另一張寫南無三洲感應護法韋馱尊天菩薩。門口是華嚴關房四字。旁有一聯：梵筴蒲團常伴我，寒來暑去不關心。

有這樣的布置，想必，關三年算不得一件難事了。

山陰道上

徐蔚南

一條修長的石路，右面盡是田畝，左面是一條清澈的小河。隔河是個村莊，村莊底背景是一聯青翠的山岡。這條石路，原來就是所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的山陰道。誠然，『青的山，綠的水，花花世界』，我們在路上行時，望了東又望西，苦了一雙眼睛。道上很少行人，有時除了農夫自城中歸來，簡直沒有別個人影了。我們正愛那清冷，一月裏纔來這道上散步二三次。道上有個路亭，我們每次走到路亭裏，必定坐下來休息一會。路亭底兩壁牆上，常有人寫着許多粗俗不通的文句，令人看了發笑。我們穿過路亭，再往前走，走到一座石橋邊，纔停步，不再往前走了，我們去坐在橋欄上瞭望四週的野景。橋下的河水，尤清潔可鑑。它那喃喃的流動聲，似在低訴那宇宙底永久秘密。

下午，一片斜暉，映照河面，有如將河水鍍了一層黃金。一羣白鴨聚成三角形，最魁梧的一頭做嚮導，最後的是一排瘦瘠的，在那鍍金的水波上向前游去，向前遊去。河水被鴨子分成二路，無聲軟弱的波紋向左右展開，展開，展開，展到河邊的小草裏，展到河邊的石子上，展到河邊的泥裏……

我們在橋欄上這樣注視着河水底流動，心中便充滿了一種喜悅。但是這樣喜悅祇有唇上的微笑，輕勻的呼吸，和和善的目光能表現得出。我還記得那一天，當時我和他兩人看了這幅天然的妙畫，我們倆默然相視了一會，似乎我們底心靈已在一起，已互相了解，我們底友誼已毋須用言語解釋，更

何必用言語來解釋呢？

遠地裏的山岡，不似早春時候盡被白漫漫的雲霧罩着了，巍然接着站在四圍，青青地閃出一種很散漫的薄光來，山腰裏的寥落松柏也似乎看得清楚了。橋左旁的山底形式，又自不同，獨立在那邊，黃色裏泛出青綠來，不過山上沒有一株樹木，似乎太單調了；山麓下却有無數的竹林和叢藪。

離橋頭右端三四丈處，也有一座小山，祇有三四丈高，山嶺上縱橫都有四五丈，方方的有如一箇露天的戲臺，上面鋪着短短的碧草。我們每登上了這山頂，便如到了自由國土一般，將鎮日幽閉在胸間的遊戲性質，儘情發洩出來。我們毫沒有一點害羞，毫沒有一點畏懼，我們盡我們底力量唱起歌來，做起戲來，我們大笑，我們高叫！呵！多麼活潑，多麼快樂！幾日來積聚的煩悶完全消盡了。玩得疲乏了，我們便在地上坐下來，臥下來，觀看那青空裏的白雲。白雲確有使人欣賞的價值，一團一團地如棉花，一捲一捲地如波濤，連山一般地擁在那兒，野獸一般地站在這邊；萬千狀態，無奇不有。這一幅最神祕最美麗最複雜的畫片，祇有睜開我們底心靈的眼睛來，纔能看出其間的意義和幽妙。

太陽落山了。它底分外紅的強光從樹梢頭噴射出來，將白雲染成血色，將青山也染成血色。在這血色中，他漸漸向山後落下，忽而變成一個紅球。浮在山腰裏，這時它底光已不耀眼了，山也暗澹了，雲

也暗澹了，樹也暗澹了。這紅球原來是太陽底影子。

蒼茫暮色裏，有幾點星火在那邊閃動，這是城中電燈放光了，我們不得不怱怱回去。

（龍山夢痕）

愛勞動的祖母

章衣萍

——兒時的回憶——

在愛勞動的一方面，祖母的確可算托爾斯泰的信徒。（雖然她連托爾斯泰的名字也不知道）她最愛提了鋤頭到田園中去。她常說：『米是從田中種出來的，菜是從園中種出來的。手是不該離開鋤頭的。』祖母不十分愛針線，刺繡當然更不喜好。母親嬸母常常笑她。但祖母在田中的工作，是農夫們也誠心佩服的。她會分秧，插稻，車水，耕田，割稻，打麥。農夫們能做的事，祖母沒有做不到的。

記得幼時，初夏農忙的時節，祖母下田，我也跟了去。我們那裏的農館不放棄假，但在農忙的時節，是要放學的，叫做『放忙』。我的同學的朋友不會下田的很少，他們都會把鋤頭拖在肩上，把鏟刀插

在腰上。而且，最有趣味的，是騎在黃牛的背上，唱着山歌，在田壩上緩緩地走。

我在蒙館中的程度是第一的。我五歲進蒙館，已經認識一千個字了。都是在家中祖父教的。所以在蒙館中，我的程度是第一。那抽大烟的光威先生，也常常誇獎我說：『可惜如今科舉是沒有了。要到南京考起來，輝兒的一個秀才，是少不了的。』

可是我在田中的程度却遠不如其他的小孩們。無論是插秧，割稻，打麥，耕田，我一樣也不內行。我要騎牛，那馴厚的老黃牛也欺侮我，有一次，竟摔了一個大筋斗，把我的頭皮跌破了，從此竟不敢騎牛。祖母到田中工作去了，我只會遠遠地在田壩的大樹下坐着。我在蒙館中讀『千家詩』，最有趣味。『百家姓』，『千字文』，『四言雜字』這些必讀書我全不歡喜。常常在大樹底下，躺着，口裏哼『千家詩』。

清明時節雨紛紛，

路上行人欲斷魂。

借問酒家何處有？

牧童遙指杏花村。

我的幼時的酸態，是可想而知了。但祖母却歡喜我，她常說：『我的孫兒將來一定會做官的，一定。他在田壩上也不忘記讀書呢。』

祖母心裏的官只是知縣最大的了。我們鄉下人都稱知縣爲『青天大老爺』。但有一次（忘記是宣統幾年的事了）知縣老爺打我們村裏走過，是初冬時節罷，村裏的農民都閉了，大家坐雜貨店門口閑談。忽然我們看見保獨眼龍遠遠地跑來，說是『知縣大老爺』來了，大家迴避迴避罷。於是胆小的農民們都躲了起來。但也有胆大的農民和小孩們，等着知縣大老爺的轎子過去，並且預備跟到前村去看。

知縣大老爺怎麼威風，我不知道。後來據看過的人說，是坐了八人大轎的，而且前前後後還跟了許多的兵，兵的胸前都有一個『勇』字，知縣大老爺的尊容，是看不清楚的，因爲坐在綠呢轎裏。可是轎上有玻璃。眼明惱決的人們，說是知縣大老爺的紅纓帽後拖着很長的鳥毛呢。究竟是什麼鳥的毛，大家也不知道。

知縣大老爺的威風，可想而知了。我於是深以未曾一看爲憾。可是慘劇的發生，是在剎那間的事。一個村裏的小孩，名叫黃貓的，趕着到前村去看，頭顱給知縣大老爺的兵打破了，就是那身前有『勇

『字的兵，於是村裏輿論沸騰了，尤其是我的祖母十分不以為然：『兵打人，知縣老爺怎麼不管呢？難道知縣老爺是吃屎的？』』

祖母的謾罵，胆小的人們都替她捏一把汗。但也沒有罵出事情來，因為知縣大老爺已經走遠了。從此祖母灰却希望我做官的心。

祖母的以後的最大的希望，是我讀書讀得大起來，在村裏教書做一個蒙館的先生，而且，農忙的時節，可以到田裏去稍微幫她一些忙。

(新學生)

銀座

張資平

日本東京有一條最繁華，最鬧熱的街道叫做銀座，日本的店鋪多係木造而矮小，高的也不過有一層樓，銀座的商店却多屬鐵筋和磚石的建築，高的高入雲霄，矮的也有二三層樓，在日本國內要算最好的大街道了。譬如別的能通電車的街道一遇下雨便泥濘不堪，唯有這銀座的街路都用石磚敷

着，異常好走。中間的車道鋪着木磚，車行無聲。

不要說和歐美的宏壯的街道比較，單把上海香港的和牠比較，銀座本不算什麼；不過東京有名大商店都羣集在這銀座，來往的人數也比別的街道多。天氣佳的時候，許多行商在店前街道上擺設夜攤賣些裝飾品，化妝藥料，舊書籍，衣服和餅果等，種類繁多，算不清楚。規模大的設備有電燈，規模小的一像賣舊書籍的一則用碳化石灰 (calcium carbide)，遇水即分解，發生一種特別臭味的 acetylene gas (C_2H_2) 能在空氣中燃燒。日本人稱夜晚上的銀座街道的遊散爲「銀躑躅」。

『你看多漂亮的書！定價這麼貴的書！僅賣一角錢！多便宜！一角錢！諸君仔細聽着，僅僅一角錢！諸君！諸君！作算環遊地球，遊歷天體，也斷找不到價錢這樣便宜的書！』賣舊書的流着一頭一臉的汗，站在燃燒着 Acetylene gas 的鐵管前，拿着一本紅色書皮的小本子向圍在他書攤前的買衆像演說似的高聲的唱，頭上的大筋一起一伏的在漲落。

這晚上我也混在銀躑躅的羣衆裏面，躑躅到銀座來了。無意中走到舊書攤面前，免不了站着把舊書堆亂翻一下，圍着攤面前的羣衆像沒有一個愛聽賣書人的演說。賣書的也祇向着在街路上躑躅的人說他賣的書價錢如何便宜，想再引些人來圍着他。

『你這冊地圖集(Atlas)要多少錢?』我看見書攤上有一本二十幾年前出版的“*The World Wide Atlas*”，地圖雖舊，但地名卻註得很詳細，*Political* 方面雖不可靠，*Physical* 方面還很足以為參考，與其買上海書店新出版的簡陋地圖，就不如買這本二十幾年前的西洋的古物。賣書的有一張紙條子貼在書面上『世界地理集，賣價一圓。』

『嚟!先生!多謝了!價錢標在上面了!……』

『不要謝得太快了，我們的交易怕不容易成功。』我笑對他說；因為我打算半價和他交易的。

『先生，價錢決不會貴的!先生請乘電車趕回前兩站，到專賣洋書的丸善書店去問一問，就知道這本書的實在價錢了!嚟!不瞞先生，新的價錢不要十三四五塊。嚟!不是說笑的。』他自己在笑起來了。

『這本書怕早絕版了，沒有人要的了，你不認得英文，亞拉伯數字總認得的，你看是那一年出版的書?』我揭開書的表皮把1895的紀年指給他看。

『不錯，先生，這本書果然絕了版，很不容易找的了，賣一塊錢，決不算貴。』

我不再和他議價了。溜轉身向人叢裏想鑽。

「先生，不要去，不要就跑了！凡事沒有絕對的無商量餘地的！何況價錢！何況這本舊書的價錢！說句老實話，先生，要多少數目纔要！」

「三角錢！」我們停步，還是向人叢外走。

「噢！先生！不要去，再商量一刻！我定一塊的價錢，縱算不對，先生定的三角錢便絕對的不會錯麼？」

「加一角給你，再多就不要了！」我很決絕的說。賣書的還要求加價幾次，我都拒絕了。最後，

「我是不認得英文的，還是請先生拿去念罷！四角錢買這樣大這樣厚的書，你們看，你們快來看多便宜！僅僅四角錢！」賣書的一面替我把那本地圖集包好，一面又高聲的唱起來。書包好了，我給了他四張一角錢的鈔票。

「阿哩！阿哩！阿哩！阿哩！」賣書的連低了幾次頭，送我出了人叢。「阿哩！阿哩！」(arrived) 是日本人的謝詞……

(節錄)

魯遊隨筆

陶希聖

一 上海生活與南京生活

雖然上海有一二學校功課表上還記着我的姓名，但我已於二月初間正式辭去上海的教課，住在南京，上海的生活拋却是很愜意的，但拋却以後，又有時想到幾種上海現象，覺得有戀戀的情緒。小紐約的北四川路，雖然一面引起人的憎恨，一面也很有站在路旁一看的價值。所以我每回來上海，總要走一次這條路。你如果要知道上海什麼叫時髦，你只須在這條路上走半個鐘頭就可以答覆了。

南京生活是乾枯的。有時候到國民大戲院看電影，卻看不見一點時髦，因為南京的時髦比上海來得少來得遲。南京有的是馬路，卻沒有兩旁俱樂部電影院咖啡館林立的馬路。這種商店乃是時髦匯兌所。

春假只有三天，卻正當我沒有功課的三天。我的計畫是來上海。但是臨時把計畫變更了。在春假以前一星期，我便被約到濟南。沒有到過內地城市已經三年了，我對於北遊濟南的臨時決定，當然隨帶有種種的感想。北遊是坐火車。除了滬甯及滬杭兩路南方的鐵路以外，江北的北上火車，我不乘已經九年了。我最後的北上，是在民國十一年底。以後的長途旅行，只是坐輪船。「現在竟又坐北上火車了。」這是我感想的第一點。

第二點是我三年以來沒有出上海到四五百里路以外。「現在要長途出上海圈了。」這是第二點感想。其他想念都是由這兩點擴大的。

北方，括黃風的北方。

一一 海道南歸的打算

在臨走的時候，我想在一星期以內回南京。因為四月四日上午有一回約定的演講在南京。但又想濟南遊畢，我可以走膠濟路到青島，從青島坐海船到上海，計路上所需的時間，比原路（津浦路）回來要多兩天。

青島固然是可以遊覽的德國式商港，即坐海船南下這一航行，於我也有很大的興趣。我沒有坐過海船。（當然沒有得博士碩士的學位。）在民國八年，有一次我夢見觀海，還做了幾首詩，醒來只記得兩句說：「夜冷非關露，波翻不待風。」自此以後，最近我纔看見過吳淞口的江口，是最大的水了。倘若這次從青島海道回上海，不也可以補從來不見海的缺憾嗎？

然而海道南行的大願到底沒有做到。我仍舊是在黃風裏從津浦路「安步」回來的。（因為車走得慢，大有安步之概。）

三 由浦口北上

二十七日下午二時從下關渡江到浦口。從前只是隔江看見過的浦口，並不是很大的都市。這裏只有一條街。我下車之後，把行李寄放在一家店子裏。我記起我沒有帶筆與紙。沿着那街上走，凡是認爲有出賣筆與紙簿之嫌疑的店子都問過，他們答道：「要紙簿，請你過江好了。」我反答道：「我剛才從江那邊過來的。」

下午五時上車，直坐到七時，這車才開。同坐的是一個杭州商人在濟南開綢緞店。他上車之後，向他的母與妻直嚷：「這二等車撤脚的咧！」他連續向同坐客人聲明他會如何如何委託中國旅行社買臥車票，如何如何沒有四個地位，如何如何「只好坐在這裏，省幾塊錢吃吃。」聽了這樣三翻四覆的聲明以後，我也覺得「爲什麼不去預買臥車？」

四 偉大的農民與其救主(?)

二十八日上午六時，於半睡半醒的蟠曲展轉的一夜以後，我起來看看北方的平原。沒有什麼希奇，不過一進山東境內，樹木多起來了。這是不是「齊魯青末了？」

在大汶口一帶，我發見中國的民衆的偉大。一是士兵的偉大，一是農民的偉大。偉大的士兵把

地變做戰場。偉大的農民現在又把戰場裏種起小麥來了。——農民又把戰場變做耕地了。如果戰場再深再深，農民不更好嗎？他們不更可以把麥地變做稻田嗎？

所有的河道上，鐵路橋都是新修或用枕木補修。石橋都炸斷了。本來沒有多少人走橋上，炸了也沒有多大的妨害。橋頭的村莊，房主現在只好在他從前完整的房屋遺留下來的牆根下坐地。

某一車站旁邊，有一石山，山上有似壁的山崖。壁上刻着一句標語，是「□□軍是來山東救人民的」。第一第二兩字大約經過二次的鐫刻，所以看不清楚了。我只看見第二字仿佛還露着一長撇。不用說這是「命」字的遺痕。第一字有一挑手旁，還看得出，恐怕是「撫」字。我的感想很多。這幾回來的「軍」，都說是救人民的。然而人民多被救一回，便多一層不得救。最好還是讓他去罷。

小足的老婦人坐在站台上。衛生警察把他趕下站台，坐在樹下。

「勵行男子剪髮」列為標語，這表示山東的男子趕不上上海的女子之革命，上海很少不剪髮的女人，山東很多不剪髮的男人。上海文明些罷。上海革命些罷。上海的女人把髮剪了又留起來。上海的女人的進路是「從革命到復古」。等到山東的男子都剪了髮，山東女子開始普遍剪髮的時候，上海的大姑娘又留辮子了。時髦了上海的女子，趕死了內地的女子。

內地的女人對自己裝飾注意是注意的。上海的女人對自己裝飾更加注意。長髮變成短髮，短髮變成長髮；長衣變成短衣，短衣變成長衣；短襪變成長襪，長襪加短襪。上海的女人是鏡花緣上勞民國大國民一樣的性格嗎？她們每天把自己難得過！反之，內地的女人長年這樣過！

她們是自主的，還是有人支配她們使其如此？我由此得着一個背反律。上海的物事與內地是許多相反的。

五 到濟南

二十八日下午六時，車到濟南。同坐商人告訴我：「鐵路飯店可住住，此外沒有好旅館。」幸虧我沒有住所謂鐵路旅館。原來濟南最貴的旅館是膠濟飯店，每日一房需要五元以上的房錢。這位商人也沒有住過，所以他說是鐵路旅館，把來告訴我叫我住去。

何仙槎兄在站相接，使我花二角大洋買山東報找旅館廣告的努力，歸於無用。我終於住在青年會。

濟南商業繁盛，比我走過了省的會，如武昌，安慶，開封，都要大些。人頭的擁擠，只遜於上海了。

賣書

郭沫若

我平生受了文學的糾纏，我棄牠也不知道棄過多少次數了。我小的時候便喜歡讀楚辭、莊子、史記、唐詩，但在民國二年出省的時候，我便全盤把牠們丟了。民國三年的正月我初到日本來的時候，只帶着一部文選，這是二年的年底在北京琉璃廠的舊書店裏買的了。走的時候本也想丟掉牠，是我大哥勸我，終竟沒有把牠丟掉。但我在日本的起初的一兩年，牠在我的箱裏是沒有取出過的呢。

在日本住久了，文學的趣味不知不覺之間又抬起頭來，我在高等學校快要畢業的時候，又收集了不少的中外的文學書籍了。

那是民國七年的初夏，我從岡山的第六高等學校畢業了業，以後是要進醫科大學的了。我決心要專精於醫學的研究，文學的書籍又不能不和牠們斷緣了。

我起了決心，又先後把我貧弱的藏書送給了友人們，明天便是我永遠離開岡山的時候了。

剩着庚子山全集和陶淵明全集兩書還在我的手裏。這兩部實在是不忍丟去，但我又不能不把

牠丟去。這兩部書和科學書的精神尤爲是不相投合的呢。那時候我因手裏沒有多少錢，便想把這兩位詩人拿去拍賣。我想日本人是比較尊重漢籍的，這兩部書也比較珍奇，在書店裏或者可以多賣些價格。

那是晚上，天在落雨。我打起一把雨傘向岡山市上走去，我到了一家書店，我進去問了一聲。我說：『我有幾本中國書……』

話還沒有說完，坐店的一位青年的日本人懷着兩隻手粗暴的反問着我：『你有幾本中國書？怎麼樣？』

我說：『想讓給你。』

『哼，』他從鼻孔裏哼了一聲，又把下顎向店外指了一下：『你去看看招牌罷，我不是買賣書的人！』說着把頭一掉各自去做他的事情了。

我碰了這樣一個大釘子，失悔得甚麼似的心裏又是惱恨，這位書賈太不把人當人了，我就偶爾把招牌認錯，也犯不着以這樣侮慢的態度對我！我抱着書仍舊回我的寓所去。路從岡山圖書館經過的時候，我突然對於牠生出無限的惜別意來。這兒是使我認識了 *Spinosa*，*Tafere*，*Kabir*，

Goethe, Heine, Nietzsche 諸人的地方，我的年青時代的一部分是埋葬在這兒的了。我便想把我肘下挾着的兩部書寄付在這兒。我一起了決心，便把書抱進館去。那時因為下雨，館裏看書的沒有一個人。我向着一位館員交涉了，說我願寄付兩部書。館員說館長回去了，叫我明天再來。我覺得這是再好沒有的，便把書交給了館員，謊說明天再來，便各自走了。

啊，我平生沒有遇着過這樣快心的事情。我把書寄付了之後，覺得心裏非常的恬靜，非常的輕靈，雨傘上滴落着的雨點聲都帶着音樂的諧調，赤足上蹴躅着的行潦也覺得爽風。啊，那爽風的感覺！我想就是耶穌的脚上受着 Macedonia 用香油塗抹時的感覺，也不過是這樣罷！——這樣的感覺，我到現在也還能記憶，但是已經隔了六年了。

自從把書寄付後的第二天我便離去了岡山，我在那天不消說是沒有往圖書館裏去過，六年以來，我坐火車雖然前前後後地經過了岡山五六次，但是沒有機會下車。在岡山的三年間的生活的回憶是時常在我腦中颺活着的，但我恐怕永沒有重到那兒的希望了罷？

呵，那兒有我和芳塢同過學的學校，那兒有我和曉美同棲的小屋，那兒有我時常去登臨的操山，那兒有我時常弄過舟的旭川，那兒有我每朝清晨上學，每晚放學回家，必然通過的清麗的後樂園，那

兒有過一位最後送我上車的處女，這些都是使我永遠不能忘懷的地方，但我現在最初想到的是我那庚子山集和陶淵明集的兩部書呀！我那兩部書不知道果安然寄放在圖書館裏沒有？無名氏的寄付，未經館長的過目，不知道究竟遭了登錄沒有？看那樣的書籍的人，我怕近代的日本人中終竟少有罷？即使遭了登錄，我想來定被置諸高閣，或者是被蠶魚蛀蝕了。啊，但是我的庚子山！我的陶淵明！我的舊友們啲！你們沒要怨我拋撇了你們，也沒要怨知音的寥落罷！我雖然把你們拋撇了，但我到了現在也還在鑢心刻骨地思念你們。你們即使不遇知音，但假如在圖書館中健存，也比落在貪婪的書賈手中經過一道銅臭的烙印的，總還要幸福些罷？

啊，我的庚子山！我的陶淵明！舊友們啲！現在已是夜深，也是正在下雨的時候，我寄住在這翠的山中，也和你們冷藏在圖書館裏一樣的呢。但我想起六年前和你們別離的那個幸福的晚上，我覺得我也算不會虛度此生了，我現在也還要希望什麼呢？也還要希望什麼呢？

啊，我現在的身體比從前更加不好了，新添了三個兒子已漸漸長大了起來，生活的嚴威緊逼着我，我不知道能夠看着他們長倒幾時？但我要把他們養大，送到社會上去做個好人，也是我生了他們的一番責任呢。我在今世假使沒有重到岡山來看望你們的時候，我死後的遺言，定要叫我的兒子們

硬道來看望。你們的生命是比我長久的，我的骨化成灰，肉化成泥時，我的神魂是藉着你們永在。

小品六章

郭沫若

一 路畔的薔薇

清晨往松林裏去散步，我在林蔭路畔發見了一束被人遺棄了的薔薇。薔薇的花色還是鮮豔的，一朵紫紅，一朵嫩紅，一朵是病黃的象牙色中帶着幾分血暈。

我把薔薇拾在手裏了。

青翠的葉上已經凝集着細密的露珠，這顯然是昨夜被人遺棄了的。

這是可憐的少女受了薄倖的男子的欺給，還是不幸的青年受了輕狂的婦人的玩弄呢？

昨晚上甜蜜的私語，今朝的冷綠的露珠……

我把薔薇拿到家裏來了，我想找個花瓶來供養她。

花瓶我沒有，我在一隻牆角上尋了一個斷了頸子的盛酒的土瓶。

——薔薇呀，我雖然不能供養你以春酒，但我要供養你以清潔的流泉，清潔的素心，你在這破土瓶中雖然不免要淒淒淒淒地飄零，但比遺棄在路頭被人踐踏了的好罷。

二 夕暮

我攜着三個孩子在屋後草場中嬉戲着的時候，夕陽正燒着海上的天壁，眉痕的新月已經現在鮮紅的雲縫裏了。

草場中放着的幾條黃牛，不時地曳着悠長的鳴聲，好像在叫牠們的主人快來牽牠們回去。我們的兩匹母雞和幾隻雞雛，先先後後的從隣寺的墓地跑回來了。

立在廚房門內的孩子們的母親在門外的沙地上撒了一握米粒出來。母雞們咯咯地叫起來了，雞雛們也嗚嗚地爭食起來了。

——今年的成績真好呢，竟養大了十隻。
歡愉的音波，在金色的暮氣中游泳。

三 水墨畫

天空一片灰暗，沒有絲毫的日光。

海水的藍色濃得驚人，砒岸的微波吐出羣魚喋噏的聲韻。

這是暴風雨欲來時的先兆。

海中的島嶼和烏木的雕刻一樣靜凝着了。

我攜着中食的飯匣向沙岸上走來，在一隻泊繫着的漁舟裏面坐着。

一種淡白無味的淒涼的情趣——我把飯匣打開，又閉上了。

回首望見松原裏的一所孤寂的火葬場，紅磚砌成的高聳的煙竈上冒出了一筆灰白色的飄忽的輕烟……

四 山茶花

昨晚從山上回來，搽了幾串茨實，幾簇秋楂，幾枝蓓蕾着的山茶。

我把牠們投插在一個鐵壺裏面，掛在壁間。

鮮紅的楂子，和嫩黃的茨實，襯着濃碧的茶枝——這是怎麼也不能描畫出的一種風味。

黑色的鐵壺更和苔衣深厚的岩骨一樣了。

今早剛從熟睡裏醒來時，小小的一室中漾着一種清香的不知名的花氣。

這是從甚麼地方吹來的呀——

原來鐵壺中投插着的山茶，竟開了四朵白色的鮮花！

啊，清歌活在我壺裏了！

五 墓

昨朝我一人在松林裏徘徊，在一株老松樹下戲築了一座砂丘。

我說，這便是我自己的墳墓了。

我便揀了一塊白石來寫上了我自己的名字，把來做我的墓碑。

我在墓的兩旁還移種了兩株稚松把牠伴守。

我今朝回想起來，又一人走來憑吊。

但我已經走過了這莽莽的松原，我的墳墓究竟往那兒去了呢？

啊，死了的我昨日的屍骸喲，哭墓的是你自己的靈魂，我的墳墓究竟往那兒去了呢？

六 白髮

許久儲蓄在心裏的詩料，今晨在理髮店裏又浮上了心來了。——

你年青的，年青的，遠隔河山的姑娘，你的名姓我不會知道，你恕我只能這樣叫你了。

那回是春天的晚上罷？你替我剪了頭，替我刈了面，替我盥洗了，又替我塗了香膏。

你最後替我分頭的時候。我在鏡中看見你替我拔了一根白髮。

啊，你年青的，年青的，遠隔河山的姑娘，飄泊者自從那回離開你後，又飄泊了三年，但是你的慧心替我把青春留住了。

夢見媽媽

盛 炯

我的媽媽，正在撫着我的額角悲啼；猛然一聲噦響，把我從夢中驚起！媽呀！你剛纔爲什麼這麼慘，這樣悲傷？莫不是風雪殘年的寒宵，你切念着天涯飄泊的愛兒！

媽呀！兒此時正臥在積雪的戰場，飽嘗着人間艱苦的滋味：衣單被薄，腹內苦饑，朔風吹凍了兒的熱血，積雪浸透了兒的征衣。

媽呀！兒現在所聽到的，只有槍聲斷續，戰馬長嘶，寒村的犬吠，午夜的雞啼。兒現在所看見的，只有

五月卅一日念國中

一八〇

明滅的燈火，飄蕩的旌旗，樹梢月冷，天上星稀。——但不知明夜此身，又在何處？

媽呀！兒豈是爲着黨國，便把美麗的故鄉忘記；只因爲這遍地的荆棘，挂住了我心頭的萬縷歸思！誰不夢想着骨肉的團聚？誰不貪戀着家庭的甜蜜？不過要實現小我的理想，必須先補好大地的瘡痍。看啊！這原上躺着許多的僵屍，那一個不是他媽媽的愛兒？

五月卅一日急雨中

葉紹鈞

從車上跨下，急雨如惡魔的亂箭，立刻溼了我的長衫。滿腔的憤怒，頭顱似乎戴着緊緊的鐵箍，我走，我奮疾地走。路人少極了，店舖裏髒髹也很少見人影。那里去了！那里去了！怕聽昨天那樣的排槍聲，怕喫昨天那樣的急射彈，所以如小鼠如蝸牛般蜷伏在家裏，躲藏在櫃檯底下麼？這有什麼用！你跪伏，你躲藏，鎗聲會來找你的耳朵，子彈會來找你的肉體，你看有什麼用？

猛獸似的張着巨眼的汽車衝馳而過，水泥濺污我的衣服，也濺及我的項頸，我滿腔的憤怒，一口氣趕到老閘捕房的門前，我想參拜我們的火伴的血跡，我想用舌頭舐盡所有的血跡，嚥入

肚裏。但是，沒有了，一點兒沒有了！已給仇人的水機沖得光光，已給腐心的人們踐得光光，更給惡魔的亂箭似的急雨洗得光光！

不要緊，我想血總是會滲滴在這地方的，總有滲入這塊土的吧。那就行了，這塊土是血的土，血是我們的火伴的血，還不夠是一課嚴重的功課麼？血灌溉着，血溫潤着，行見血的花開在這里，血的果結在這里。

我注視這塊土，全神地注視着，其餘什麼都不見了，髒髒已把整個兒軀體融化在裏頭。

抬起眼睛，那邊站着兩個巡捕，手鎗在他們的腰間；泛紅的臉肉，深深的紋刻在嘴圍，黃的髭毛下閃着綠光，似乎在那里猶笑。

手鎗，是你麼？似乎在那里猶笑的，是你麼？

是的，是的，什麼都是，你便怎樣！我髒髒看見無量數的手鎗顛頭，聽見無量數的猶笑的開口。

我吻着嘴唇嚙下去，把看見的聽見的一齊嚙下去，如同嚙一塊糙石，一塊熱鐵，我滿腔的憤怒。

雨越來越急，風吹着把我的身體捲住，全身溼透了，傘全然不中用。我回身走纔來的路，路上有人了，三四個，六七個，顯然可見是青布大褂的隊伍——雖然中間也有穿洋服的，也有穿各色衫子的斷

髮的女子，——他們有的張着傘，大部分却直任狂雨亂淋。

我開始驚異於他們的臉，從來沒有看見過，這麼嚴肅的臉，有如崑崙的聳峙；這麼鬱怒的臉，有如雷電之將作；青年的柔秀的顏色退隱了，換上了壯士的北地人的蒼勁。他們的眼睛冒得出焚燒掉一切的火，吻緊的嘴唇裏藏着咬得死生物的牙齒，鼻頭不怕聞血腥與死人的屍臭，耳朵不怕聽大砲與猛獸的咆哮，而皮膚簡直是百鍊的鐵甲。

佩弦的詩道：『笑將不復在我們唇上！』用以歌詠這許多的臉，正是適合他們不復笑，永遠不復笑！他們有的是嚴肅與鬱怒，永遠是嚴肅與鬱怒！

似乎店舖裏人臉多起來了，從家裏總跑來呢，從櫃檯底下總探出來呢，我沒有工夫想這些人臉而且露出在店門首了，他們驚訝地望着路上那些嚴肅的鬱怒的臉。

青布大褂的隊伍便紛紛投入各家店舖，我也跟着一隊跨進一家，記得是布匹莊。我聽見他們開口了，差不多掬示整個的心，涌起滿腔的血，這樣真摯地熱烈地講說着。他們講及民族的命運，他們講及羣衆的力量，他們講及反抗的必要；他們不憚鄭重叮嚀的是一「咱們一夥兒！」我感動，我心酸，酸得痛決。

店夥的臉比較地嚴肅了，沒有話說，暗暗點頭。

我跨出布匹莊，「中國人不會齊心呀！如果齊心，嚇，怕什麼！」這句帶有尖刺的話傳來，我回頭去看。

是一個三十左右的男子，粗布的短衫露着胸，蒼黯的膚色標記他是在露天出賣勞力的，眼睛裏放射出英雄的光。

不錯呀，我想，露胸的朋友，他喊出這樣簡要精鍊的話來，你偉大！你剛強！你是具有解放的優先權者！我虔敬地向他點頭。

但是，恍惚有藍袍玄褂小髭鬚的影子在我眼前晃過，玩世地微笑，又擡鼻子裏發出輕輕的一聲「嗤」。接着又晃過一個袖手的，漂亮的嘴臉，漂亮的衣著，在那里低吟，依稀是「可憐無補費精神」。袖手的幻滅了，抖抖地顯現一個瘠瘦的中年人，如鼠的叢棘的眼睛，如兔的顫動的嘴，含在喉際，欲吐又不敢吐的是一聲「怕」。

我倒楣，我如受奇辱，看見這樣等等的魔影！我憤怒地張大眼睛，什麼魔影都沒有了，只見滿街惡魔的亂箭似的急雨。

微笑的魔影，漂亮的魔影，惶恐的魔影，我咒詛你們！你們滅絕！你們銷亡！你們是攔路的荆棘！你們是火伴的牽累！你們滅絕，你們銷亡，永遠不存一絲兒痕跡，永遠不存一絲兒痕跡於這塊土！

有滴在路上的血，有嚴肅的鬱怒的臉，有露胸朋友那樣的意思，「咱們一夥兒，」有救，一定有救——豈但有救而已！

我滿腔的憤怒，再有露胸朋友那樣的話在路上吧？我向前走去。依然是滿街惡魔的亂箭似的急雨。

客語

葉紹鈞

僥倖萬分的竟然是晴明的正午的離別。

『一切都安適了，上岸回去罷，快要到開駛的時候了。』似乎很勇敢的說出來，其實呢，處這境地，就不得不說這樣的話。但也不是全不出於本心。香蕉與生梨，已經買好給我了，說是沒有什麼可說了，夫役的擾攘，小館的鬱蒸，又不是什麼足以賞心的，默默地擠在一起，徒然把無形的悽心的網織得更

密罷了，何如早一點就別了呢。

不可自解的是却要送到船閘；而且不止於此，還要走下扶梯，送到岸上，自己不是快要起程的旅客麼？然而竟充起主人來。主人送了客，回頭踱進自己的屋子，看自己的人。但是現在——現在的回頭呢！

并不懼怯，自然然而看看別的地方，答應『快寫信來』那些囑咐。於是被透的轉身舉步了。也不覺得什麼，只彷彿心裏突然一空的樣子，（老實說，有點摹寫不出來。）隨後想起應該上船，便跨上扶梯；同時用十個指頭梳一頭散亂的頭髮。

倚着船閘，看岸上的人去的不遠，而且正回身向這裏招手。自己的右手不待命令，也就飛揚跋扈地舞動於頭頂之上了。忽地覺得這剎那間這個境界很美，頗饒體味。待再望岸上人，却已沒有蹤跡，大概轉了彎趕電車去了。

沒有經驗的想望往往是外行的，待到徵實，不免自己好笑。起初以為一出口便是蒼茫無際的海天。山頭似的波浪打到船上來，散為裂帛與拋珠，所以只是靠着船閘等着，誰知出了口還是似盡又來

的沙灘，還是一抹連綿的青山，水依然這麼平，船依然這麼穩。若說眼界，未必寬闊了多少，却覺空虛了好些。若說趣味，也不過同乘內河小汽船一樣。於是失望地回到艙裏，爬上上層自己的舖位，只好看書消遣。下層這位先生，早已有時而猝發的鼾聲了。

實在沒有看多少書，不知怎麼也朦朧起來了。只有用這朦朧兩字最確切，因為不是睡着，汽機的聲音和船身的微盪，我都能夠覺知，更沒有一點思想一毫情緒。這朦朧彷彿劇烈的醉，過了今夜又是明朝地只是不醒，除了必要坐起來幾回，如吃些餅干牛肉香蕉之類，也就任其自然——連續地朦朧着。

這不是搖籃裏生活麼？嬰兒的經驗固然無從回憶了，但是這樣地只有知覺而沒有思想沒有情緒，應當有點相像。自然的，所謂離思也暫時給假了。

向來不會親近江山的，到此却覺得趣味豐富極了。書室的窗外，只隔一片草場開闢地流着閩江。彼岸的山綿延重疊，有時露出青青的新妝，有時披上薄薄的霧縠，有時不知從什麼地方來了好些雲，却與山通起家來，於是更見得山的鬱鬱然有奇觀了。窗外這草場，差不多是養着的幾十頭羊與十條牛的領土。看守羊羣的人似乎不主張放任主義的，他的部民才吃一頓，立即用竹竿驅策着，教他回去。

時時聽得彷彿有幾個人在那裏割草的聲音，便想到這十頭牛特別自由，還在場中遊散。天天鳴的就

是他們的奶，又白又濃又香，真是無上的惠賜。

臥室的窗對着山麓，望去有裸體的黑石，矮矮的松林，有泉水衝過的澗道。或有一二人在山頂樵采，形體藐小極了。看他們在那裏運動着，便約略聽得微茫的乾草瑟瑟的音響。這彷彿是古代的幽人的境界，在什麼詩篇什麼畫稿裏邊遇見過的。暫時的充當古代的幽人，當然有一些新鮮的滋味。

月亮還在那邊仰望山容，蒼蒼的，黯黯的，很見得深鬱。一陣風起，總是銳利的一聲呼噓一般。接着便是一派松濤。忽然憶起童年的情景來：那一回與同學們遠足天平山，就借宿在高義園，稻草襪着褥子，橫橫豎豎躺在地上。半夜裏醒來了，一點光都沒有，只聽得洪流奔放似的聲音，這聲音差不多把一切包裹起來了；而身體覺得寒冷，因把被頭裹得更緊一點。自此再也不想睡，直到天明，只是細辨這喧而彌靜靜而彌旨的滋味。三十年來，所謂山居，就只有這麼一回。而現在又聽到這聲音了，雖然沒有那夜這樣宏大，但是將來風信正多，且將常常地聽到呢。只不知童年的那種欣賞的心情能夠永永持續否……

這裏有秋蟲，有很多的秋蟲，本來沒有秋蟲的地方到底是該詛咒的例外。躺在床上聽聽，真是奇

妙的合奏，有時很繁碎，有時很凝集，而總覺恰合正好，足以娛耳，中間有一種不知名的蟲，牠們的聲音響亮而曼長，像一種絃樂，而且引起人家一種想像，彷彿見一位樂人在那裏徐按慢抽地拉奏。

松聲與蟲聲漸漸地微淡微淡，終於消失了……

倉前山差不多一座花園，一修路，一叢花，一所房屋，一個車夫都有詩意，尤可愛的是晚陽淡淡的時候，禮拜堂裏送出一聲鐘響，綠陰下走過幾個張着花紙傘的女郎。

跟着紹虞夫婦前山後山的走，認識了兩相彷彿的荔枝樹與龍眼樹，也認識了長髯飄飄的生着氣根的榕樹，眺望了我們所住的那個山，又看了臙脂一般的西面的暮雲，於是坐在路旁的輒砌的短闌上休息。漸漸地四圍昏暗了，遠處的山只像幾搭極淡的墨痕，染漬在灰色紙上。鄉間的女人匆匆地歸去，走過我們身邊，很自然地向我們看一看。那種渾樸的意態，那種奇異的裝束（最足注目的是支很長的髮釵，像三把小劍，兩橫一豎地把髮髻插住，我想兩個人并肩走時橫插的小劍的鋒會畫着旁人的頭皮），都使我想到古代之人。同時又想什麼現代精神，什麼種種的糾紛，都渺茫到此刻的遠山一樣，彷彿沈在夢幻之中了。

中秋夜沒有月，這倒很好，我本來不希望看什麼中秋月。與平常沒有月亮的晚上一樣，關在書室裏，就美孚燈光下做了一點功課，就去睡了。

明天的傍晚，滿天是雲，江面黯然。西風搖窗櫺，吉格作響。突然覺得寂寥起來，似乎不論怎樣都不好。但是又不能什麼都不，總要在這樣那樣裏邊佔其一，這時候我所佔的就是倚窗悵望。然而悵望又有什麼意義呢！

紹虞似乎有點揣度得出，他走來邀我到江邊去散步。水波被灘石所當，激觸有聲。更有廣逼而輕輕的風一般的音響平舖在江面，潮水又退出去了。隨便口念着舊時的詩句：

潮聲應未改，

客緒已頻更。

七年以前，我們一同到南通去。回出城來，在江濱的客店裏歇宿候船，却成了獨客。荒涼的江濱，晚景已足使人悵悵，又況是離別開場的一晚，真覺得百無一可了。聊學雅人口占一詩，藉以排遣，現在這兩句就是這一首詩裏的。唉，又是潮聲，又是客緒！

所謂客緒，正像冬天的濃雲一般，風吹不散，只是越凝集越厚，散步的樂，又有什麼用處。回到屋裏，天差不多黑了，我們暫時不點火，就在昏暗中坐下。我說：「介泉在北京常說，在暮色蒼茫之際，爐火未明，默然小坐，別有滋味。」紹虞答應了一聲，就不響了，很是奇怪，何以我和他的聲音都覺特別地寂寞；彷彿在一個廣大的永寂的虛空中，僅僅盪漾着一些聲音，音波散了，便又回復牠的永寂。

想來介泉所說的滋味，定帶着酸味的。他說：「別有」誠然是「別有」；我能夠體味他的意思了。點火以後，居然送來了切盼而難得的郵件，昨天有一艘輪船到這裏了。看了第一封，又把這心擠得緊一點。第二封是平伯的，他提起我前幾天作的一篇雜記，說：「……此等事終於無可奈何，不呻吟固不可，作呻吟又覺陷於怯弱。總之，無一而可，這是實話……」

似乎覺得這確是怯弱，不要呻吟罷。但是還要去想呻吟的爲了什麼？戀戀於故鄉麼？故鄉之足以戀戀的差不多只有藕與蓴菜這些東西了，又何至於呻吟？戀戀於鶉鴿箱似的都市裏的寓居麼？既非鶉鴿，又何至於因爲飛開了而呻吟？老實地說，簡括地說，只因一種願與最愛與同居的人同居的心情，忽然不得滿足罷了，除了與最愛與同居的人同居，人間的趣味在那裏？因爲不得滿足而呻吟，正是至誠的話，有什麼怯弱不怯弱？那麼，又何必不呻吟呢？

呻吟的心本來如已着了火的燃料，濃烟鬱結，正待發燄。平伯此信恰如一個火把，就近一引，於是熾盛地燃燒起來了……

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作完

藕與尊榮

葉紹鈞

與朋友喝酒，嚼着薄片的雪藕，忽而懷念起故鄉來了。若在故鄉，每當新秋的早晨，門前經過許多的鄉人：男的紫赤的臂膊和小腿肌肉突起，軀幹高大且挺直，使人起康健的感覺；女的往往裹着白地青花頭巾，雖然赤腳，卻穿短短的夏布裙，軀幹固然不及男的這樣高，但是別有一種康健的美的風致，他們各挑着一副擔子，盛着鮮嫩玉色的長節的藕。在藕的家鄉的池塘裏，在城外曲曲彎彎的小河邊，他們把這些藕一溜再溜，所以這樣潔白了。彷彿他們以為這是供人體味的高品的東西，這是清幽畫裏的重要題材，假使滿塗污泥，便把人家欣賞的渾凝之感打破了；這是一件罪過的事情，他們不願意擔在身上，故而先把他們溜得這樣潔白了，才挑進城裏來。他們想要休息的時候，就把竹扁擔橫在地上自己坐在上面，隨便揀擇擔裏的過嫩的「藕槍」或是較老的「藕朴」，大口的嚼着解渴。走

過的人便站住了，紅衫的小姑娘揀一節，白髮的老公公買兩支。清淡而甘美的滋味是普遍的家家且人人了。這種情形，差不多是平常的日課，直要到葉落秋淡的時候。

在這裏，藕這東西幾乎是珍品了。大概也是從我們的故鄉運來的，但是數量不多，自有那些伺候豪華公子碩腹鉅賈的幫閒茶房們把大部分搶去了；其餘的便要供在大大一點的水菓鋪子裏，位置在金山蘋果，呂宋香芒之間，專待善價而沽。至於挑着擔子在街上賣的，也並不是沒有，但不是瘦得像乞丐的臂膀，便溼得像未熟的柿子，實在無從欣賞，因此，除了僅有的一回，我們今年竟不會吃過藕。

這僅有的一回不是買來吃的，是鄰舍送給我們吃的。他們也不是買的，是從故鄉來的親戚帶來的。這藕離開牠的家鄉大約有些時候了，所以不復呈玉樣的顏色，卻滿被着許多鏽斑。削去皮的時候，刀鋒過處很不順爽，切成了片，送入口裏嚼着，頗有點甘味，但沒有一種鮮嫩的感覺，而且似乎含了滿口的渣，第二片就不想吃了。只有孩子很高興，他把這許多片嚼完，居然有半點鐘工夫不再作別種的要求。

因為想起藕，又聯想到蓴菜。在故鄉的春天，幾乎天天吃蓴菜。牠本來沒有味道，味道全在於好的湯。但這樣嫩綠的顏色與豐富的詩意，無味之味真足令人心醉呢。在每條街旁的小河裏，石埠頭總歇

着一兩條沒篷船，滿船盛着蓴菜，是從太湖裏去撈來的。像這樣的取求很便，當然能得日餐一盃了。

而在這裏又不然，非上館子，就難吃到這東西。我們當然不上館子，偶然有一兩回去擾朋友的酒席，恰又不是蓴菜上市的時候，所以今年竟不曾吃過。直到最近，伯祥的杭州親戚來了，送他幾瓶裝瓶的西湖蓴菜，他送我一瓶，我才算也嘗了新的。

向來不戀故鄉的我，想到這裏，覺得故鄉可愛極了。我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會起這麼深濃的情緒？再一思索，實在很淺顯的：因爲故鄉有所戀，而所戀又惟在故鄉有，便繫着繫着，不能離捨了。譬如親密的家人在那裏，知心的朋友在那裏，怎得不戀？怎得不懷念？但是僅僅爲了愛故鄉麼？不是的，不過在故鄉的幾個人把我牽着罷了。若無所牽，更何所戀？像我現在，偶然被藕與蓴菜所牽，所以便懷念起故鄉來了。

所戀在那裏，那裏就是我們的故鄉了。

我底學校生活底一斷片

愛羅先珂著
愈之譯

我是個瞎子。我在四歲時，瞎了眼睛。那時我哭泣着呼號着。脫離了白晝的，光明的，五色繽紛的，有無窮希望的世界，變成了黑暗的『夜』之國民。這一椿事是好的還是壞的呢？我可不知道。我只覺得『夜』繼續着，而且將要永遠繼續着，待到我底生命絕滅了纔止。但是我咒他，不，不！從前著名的盲著作家霍克斯先生(Hawks)在他底『The Hitting of the Dark Train』裏邊說：『中午的太陽把世界和世界的一切驚異，指示給我；但是夜却把宇宙，無數的星，無際限的空間，——全生活的廣大和驚異——指示給我。白晝指示給我的，不過是人的世界，夜指示給我的，却是神的宇宙。夜雖然帶了痛苦給我，夜有時也帶了悲慘深切給我，可是在夜裏，我却能聽得許多星兒一塊兒歌唱着，在夜裏我又能學習着理解自然，從自然中發見自然之神。』

霍克斯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他幼小時候先去了一足，到十五歲時又瞎了眼睛，可是後來他著了許多關於動物生活的著作，到底成爲美國一個最大的自然科學家。現在我也能這樣說不能呢？要是我和霍克斯一般，住在大森林中安適而又華美的屋子裏，許多家屬圍繞着，那麼我也許可以說同一的話。但是，我雖然渴慕自然的佳景，我却時常在莫斯科，倫敦，東京那麼大都市繁喧中生活着。在那些

都市的繁喧中，夜並不能使我聽得許多星兒底歌唱；夜也不能教導我理解自然，更從自然中理解自然之神。夜教導我的，是別的幾件事情，但現在我不說這個；我要說的是在學校中他們教導我的那些事。

我在九歲的時候，他們把我送到莫斯科底盲童學校裏去念書。那所學校彷彿是和全世界隔絕的；學生們在空閒的時候，不許走到學校外邊去，甚至也不許到父母家裏去。我們整日地被先生看管，連一刻也不放鬆。

有一次，先生教給我們，說地球面積是很大的，所以人類雖這麼多，都還能找一塊地方，在地球面上生活着。我底朋友臘賓（Lars）——一個十一歲的男孩子——便問道，『要是地球面積是很大的，我底父親爲什麼竟不能得到一片耕地，却時常租種着阿洛甫伯爵（Gr. lo Orski）底田呢？』於是先生因爲臘賓發的是『愚問』，便把他責罰了一頓，因爲在我們校裏，我們對着先生，是只准發那些『智問』的。

過了不久，先生問臘賓，『你剛纔問的是『愚問』，你現在自己明白了沒有？』起初臘賓還沒有明白，先生便叫他立着，等他明白了他底問語底愚蠢時纔止。過了半點鐘，臘賓纔算明白了，於是先生

纔算許他坐下。下課後，我問臘賓問語愚蠢的地方究竟是在哪兒。他回答說不知。我又問，『你剛纔不是說你已明白了麼？』臘賓答說，『我明白的乃是爲發問而受罰而直立，這纔是愚蠢的專哩！』

先生又和我們說，人類分成許多的種族，如白種，黃種，紅種，黑種等等，最進步最文明的是白種，最野蠻的是黑種和紅種。於是臘賓又立起來問道，『我們被稱作最進步最文明的種族是不是只因爲我們有白的皮膚呢？』別的一個孩子也起立問道，『在夏季裏，有許多人被太陽曬得漆黑了，他們不是都變了野蠻麼？』先生說他們所發的兩問，都是些愚問，因此罰臘賓和別一個孩子都直立着，等到他們明白了自己底愚蠢纔止。

二

在我們學校近旁，是柏洛甫先生（Bro. Parlof）底住宅。柏洛甫是俄國最大的茶葉公司底經理，那公司是專向中國採辦大帶茶葉的。有一次中國著名外交家李鴻章來到莫斯科，柏洛甫便在自己家裏款待他。李鴻章聞知我們底學校在柏洛甫住宅的近邊，他便來參觀。於是他穿着中國衣服，腦後拖着大辮，來到我們底校裏。他非常和氣，而且准許我們去摸他底衣服和辮子。我因爲知道李鴻章是『屬於黃種』，所以緊緊地握住了他底手，細細摸索了一番，想尋出白種底手和黃種底手，究竟有

什麼不同的地方沒有。過了幾分鐘，我便問先生道：『李鴻章是真的黃種麼？』

先生說了一聲是。

『但是黃種底手和白種底手，到底有什麼分別，我可是找不出呢？』

臘賓也湊上來說：『李鴻章要是屬於黃種，他一定要比我們野蠻得多了，但是我看來，他似乎至少比我們底彌海印（Mimie）總要和善些兒罷。（彌海印是我們校裏的僕役，我們最憎惡這人。）』

我們正在談話時，和李鴻章同來的那個譯員，向他說了幾句，李鴻章哈哈地笑了一陣。他出去之後，我和臘賓因為對於貴人失了敬禮，便受了嚴厲的懲罰。他們不許我們吃東西，等到我們明白了自己底失禮時纔止。一直到了那日晚上，我們纔明白，纔得和別的孩子一塊兒晚飯。在晚飯的當兒，我低聲地和臘賓私語着：我已摸過了黃種的李鴻章底手了，這手倒比我們那位白種校長底手，滑澤的多呢。臘賓便也低聲說：我想，李鴻章不但比我們底彌海印更和善，便比我們底白種的先生們，也文明得多了。那時先生也在膳堂吃飯，便立刻命我和臘賓立起來，吩咐着說：『快走到這邊，把你們底私語，當着衆人老老實實地說出來！』可憐那時我們還沒有學會說謊的本領，匆促間又怎麼編造得出，於是不得得戰慄着把剛纔所說的話都一五一十的說出來了。先生聽了自然大怒，他叫我們在冷冰冰的

石板上，一齊跪下，並且說，在我們沒有完全明白我們自己底過失之前，不許我們站起身。一直到了夜半後，——飯都沒有吃——我們纔算明白了自己底過失。我們把中國人底劣點和奇形怪狀，都記起來了；這些事都是平日先生教給我們的，現在都拿來加到可憐的李鴻章底頭上去了。我們於是開始交換着說，『李鴻章的確不及我們底先生那樣的文明，不及我們底先生那樣的智慧，因為他束着奇異樣子的裙；他拖着滑稽的辮子；在他年幼的時候，他把他底兩腳緊緊地裹在很小的木鞋裏，使變成一雙小腳……』

我們底同級生嚷道：『不，只有中國底女孩子們是那樣的罷！』

臘寶却毫不屈服地答說：『那不是一樣的麼？要是李鴻章是女子，也免不了要這樣做的。』

和我們同級的一個女學生便嚷道：『我想女孩子們誰也不會願意裹足的；這都是父母做出來的罷。』可是臘寶仍舊不服氣，答說：『假如女孩子們自己做了父母，伊們也是要這做的呵。』於是大家都笑起來，我們便繼續着歷數李鴻章底野蠻的證據。

『先生時常和我們說：中國人是東方的猶太人，李鴻章當然也是東方的猶太人了。他只知道謀自己底利益；他愛金錢比世界上的什麼東西都還愛；他爲了金錢，會得把什麼人什麼東西都賣掉呢！

談到這裏，臧賓更覺得津津有味了，他說：『從前猶太人爲了三十個銀圓，把基督賣了，那東方的猶太人李鴻章爲了三十個銅子——假如沒有人肯出更高的價值時——也不見得不會把基督賣去罷。』於是大家又大笑起來了，我們自然越有興致便接下去說，『李鴻章喜歡在大庭廣衆中看着執行慘刑或處決罪犯；他有許多妻子，他只愛他底兒子，對於女兒却很淡漠，他底兒子生時，他受人家的慶賀，但要是生下來的是女兒，他就不高興；他騎了人行路，他喝的茶是不攪糖的，李鴻章用了黑貓當作早餐，用了小狗和蠕蟲當作午餐，用了蜜炙耗子當作晚餐；他捉住蟻虱時便放到嘴裏把他嚼死……』

『夠了夠了，』先生們嚷着說，這時有幾個正喝着羹湯，聽了便要嘔起來了。於是先生饒赦了我們，准我們去吃晚飯。膳堂裏的大衆都大笑大樂，只有我們悶悶地坐着，眼淚淌下來，淌在我們底羹裏，這羹我們連嘗都不想嘗了。

『現在已饒赦了你們了，你們爲什麼還要哭泣呢？』先生問了好幾次，我們却一句都沒有話說。先生看見我們一點東西都沒吃，倒擔心起來了，便走過來，問我，『你們有了什麼事情呵？爲什麼儘着哭泣，不吃一些東西呢？』臧賓回答說，『我們現在自己責罰着，自己不想吃東西，因爲我們對那黃種』

的李鴻章，實在大惡毒大蠻橫了呵。」先生聽了，一個字都沒有說。

在那日晚上，我們在夢中又看見那個李鴻章，他束着異樣的裙，腦後拖着滑稽的辮髮，但他却怎樣地和善，他底兩手却又是怎樣的滑澤而且可愛呵？

三

先生教給我們，凡是國家都各有統治的君主，國家要是沒有君主或統治的人，便像學校裏沒有監學，便決不會進步了。我們聽了都忍不住要笑了；因為我們在學校裏，最快活的便是監學先生生病的時候，在那時我們可以自由取樂，凡是有趣的玩意兒，不論什麼我們都可以玩耍，有趣的故事，不論什麼我們都可以講談。這時先生已看出我們臉上的笑容，便怒着說，「我講的沒什麼可笑，你們為什麼要笑呢？無可笑而笑，這可以證明你底愚蠢。」於是我們都默着。

先生繼續講授下去，說，「現在單講俄國，我們有一位皇帝，他在頭上戴着寶貴的皇冕，在身上穿着寶貴的御服，他坐在寶座中，在手裏捧着玉笏……」

「臉資打斷先生底話，問說，『但是假如皇帝底頭上沒有皇冕，身上沒有御服，手裏也沒有玉笏，人們能不能認出他是一個皇帝呢？』這問是個「愚問」，臉資又要爵立，但是他却抗辯着說：『但是，先

生，我們不見皇冕，也不看見御笏，那樣能夠認出這人是皇帝或者不是皇帝呢？」這問却是大愚而特愚了，於是臘賓爵跪在地板上。

先生接續說，「我國除了皇帝之外，還有貴族，我們對於貴族應當崇敬，應當服從，因為他們是屬於貴族階級，我們却不過是賤民罷了。」

這時候臘賓正跪着，在我們當中更沒有能發愚問的人，只有一個同級的女孩子，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問道：「但是蘭珂甫（Laucio）（是我們校中一個貴族出身的盲童）也是從男爵底們第中生出來的，他也應該受特別的崇敬和服從麼？」這問可又是一個愚問了，伊也爵立。

先生繼續下去說，「正像在學校裏，有臘賓那些的壞孩子，時常要和先生斷絕，和先生作對，在國家也有許多壞痞，時常找尋着機會，去和政府斷絕，和政府作對。這一種壞痞，是叫做「社會黨」，「無政府黨」……我們對於這種壞人，應該小心害怕，而且憎惡着纔好呵。」

可是我們當中，卻沒有一個害怕臘賓，也沒有一個憎惡臘賓的，反而，我們却都愛着臘賓，比別的更愛。我想，要是所謂國家當中的壞痞，是學校當中的壞痞一樣好的，那麼，在我看來是毫不足怕的了。

上過了這一課之後，不多幾時，有一位亞歷山大微支親王（Prince Sergey Alexandrovich）——

——俄皇尼古拉斯第二底叔父——忽然想起要來參觀我們底學校。這時候他做了莫斯科總督（總督 General-Gub.rniistvo 是俄國最高的地方官員，在俄國只有兩個總督：一個駐在彼得格勒，一個駐在莫斯科，他握有全省的軍政民政權。）在一禮拜之前，他們已開始準備一切，把校舍和學生都重新佈置，專候這一位貴客到來。警察和兵士們在學校、亭園和四周街道中密佈着，防有無政府或革命黨在路上行刺。（按惡歷山大微支親王，過了兩三年後，終於被一個無政府黨用炸彈擊死。）

等到了那天，一切都停當了，我們只等着鐘聲一響，便一齊到大廳裏去排隊迎接。但離約定的時間，還差十多分鐘，鐘聲忽然響了起來。我想這大約是敲鐘的人過於巴結的緣故，所以我並不性急，直過了十多分鐘，我纔離了私室到大廳裏去。我剛在路上走時，忽然有一個不相識的人把我攔住了，問道：『你到哪兒去呢？』

我答說：『我到大廳裏，迎接皇太叔去。』

他又問我吃過了午餐沒有，我說吃過了。他又問午餐好吃不好吃。我便道：

『要是午餐不好吃，難道你願意另給好吃的午餐麼？』

『自然呵，那有什麼不可呢。』那不相識的人說。

『那麼，你每天給我一頓午餐和一頓晚餐，因為每天的午餐和晚餐，都很不好吃呢。』

那不相識的人笑着說，『你雖然不能看見，卻也很愛別人麼？』

『那是一定的，我從來沒有見過我底朋友，可是我很愛他們咧。』

『你愛我不愛？』

『我不認識你，要是認識的話，我是不愛你的。但是現在我沒有工夫，而且也不願意和你講話，因為皇太叔不久就要來哩。』

我說完了這幾句話，便急急忙忙地跑到大廳上去。後來有人告知我，當我和那人講話的時候，先底臉上一陣青一陣紅一陣黑，幾乎嚇的動彈不得了。原來和我談話的那個不相識的人，便是親王自己；當他和我說話時，他搖着手，不許別人穿插進來，所以我竟沒有知道他。親王去了之後，我被拘禁在一間特別室裏。他們商議着要把我開除出校。

『你怎麼敢在親王面前，說這樣無禮的話呢？』先生很嚴厲地詰問我。

『但是我想不到他便是親王呀。』

『怎麼會想不到的呢？他底名貴的御服，就算你看不見，他底胸前華麗的勳章，這在俄國是沒有

第二個人會有的勳章，就算你也看不見，他那尊嚴華貴，你總該嗅得出來罷。他身旁站着兩名契克沙衛隊，（契克沙 Chalesa 是高加索地方的一種民族，以忠誠驍勇出名，俄國皇宮貴人多招募此種民族，以充近身衛兵。）他底身後，站着許多佐領副將，就算你都看不見，但是你總也該嗅得出來罷。

『不，我委實是嗅不出來。我只當那不相識的人，是派到校裏來站班的一名警察，因為他竟是這樣的冷酷無情的。』

但是後來先生終於饒恕了我了，因為不久我便明白了我自己底深罪大惡；只有我底朋友臘賓說，便是那親王頭上戴着寶貴的皇冕，手裏捧着玉笏，前面排着彼得堡的全副禁衛軍，也沒有人會想到他是一個親王，怕也不過當他是一個兇悍無禮的兵士罷了。

四

我已在上文說過，我底學校是和全世界隔絕的，然而照例每兩禮拜一次，先生卻同了校役，帶領着我們，到公立的浴室裏去，那所浴室便專讓我們，租用兩三個鐘頭。有一次，在到浴室裏去的途上，我和我底朋友臘賓，走的緩了些，便落在後面，和學生底隊伍相隔，已有二三十英尺，校役只看管着前面的幾個，所以竟沒有覺察。我和臘賓剛從街上過去的時候，忽然有一個人問我們，我們便停了下來。

那人問道，「好孩子，你們可知道他們帶領著你們到什麼地方去麼？」

我們勉強地脫去了我們底帽子，對那不相識的人，恭恭敬敬地行了一個禮，溫和地回答說，「是呵，可敬的先生，教師們帶領了我們到浴室裏去哩。」

那不相識的人奇祕地笑着說，「爲什麼？去洗澡麼？」

「是呵，可敬的先生呵，我們去洗一個澡，因爲先生說，身體隔了兩禮拜，已是不潔了，須得洗一下子纔是。」

「那麼你們底先生說，精神要過了幾個幾個禮拜，纔變成了不潔呢？」不相識的人問我們。我們說，「這個先生還沒有和我們說過。」

他笑了一笑又問道，「一個人是很容易弄髒的，只要一分鐘就夠，你們懂得不懂得？」

「啊，對了，可敬的先生呵，在陰雨的天氣，我們私下走到我們底花園裏，立刻就會得弄髒了我們自己；我們動一動手，走一步路，便到處都染了污泥了；但在那時候，先生只有責罰我們，訓斥我們，却並沒帶領我們到浴室裏去呢。」

那不相識的人聽了這話，便道，「在現在的時代，到處都是陰雨的天氣，我們只要動一動手，走一

步路，便會得弄髒了我們自己，但是先生並不帶領了我們到浴室裏去洗一個澡，却只有訓斥我們，責罰我們罷了。」

這時候是八月的下旬，天氣又晴朗，又乾燥，大約有兩三禮拜沒下雨了，所以我們聽了那不相識者底話，竟是莫明其妙。這時已經有許多人都聚了攏來，他們看見我們臉上狐疑的樣子，和半張着口驚愕不定的神氣，都不由地笑了起來。同時有一個先生同了兩個校役，慌忙地趕過來，到了我們這邊，在我們頰上，批了幾下，大怒着道：「你們須得結實地懲罰一下纔好哩！我和你們說過多少次數了，叫你們不要和叫化子去講話！現在你們却在大街上，在大衆面前鬧出這樣的笑柄來！你們到底爲什麼要脫了帽，站在這麼一個污穢的壞痞的前面呢？嚇，你們這些不可救藥的瞎眼兒呵！」

他和校役這樣地喊着，很猛烈地把我們拉到別的學生底隊伍邊去了。

到了浴室裏，先生喚我們到別一個房間裏去，他手裏拿着一條戒尺，他說要把我們大大地責罰一頓，因爲我們敗壞了學校底名譽，他說：莫斯科底人民聽得尊貴的盲童學校裏的學生和街上的叫化子談話，他們不知道要說些什麼呢？他們想起學校教師和這個叫化子來，不知道又要怎麼呢？這樣可怕的叫化子，在我一生都沒有見過，他留着又長又污的指甲，披着一塊污穢的破布，頭髮結的蓬蓬

鬆鬆地，從頭頂直到光赤的脚底都是烏黑黑地生滿了無數的蟻虱……」

那一條戒尺，怒氣勃勃地舉在空中，隨後在我底光赤的背上，很命地打了一下；第二下是打到臚底身上去，第三下却又輪到了我。

我那時咬緊了牙齒，也不敢呻吟，也不敢叫喊；但是第二下打在臚寶身上時，他忽然喊起來道：「但是，先生，我們並沒有知道那不相識的人，是這麼一個可怕的叫化子呵！」

「那麼，你當他是誰？」

臚寶低聲地說：「我當他是個親王哩……」

於是我接上去說：「我們當他胸前懸着華麗的勳章，這一種勳章在俄國除了他是沒第二人會有的……」

一種奇異的呼聲，從先生底喉底發出來，我們聽得這呼聲，像是疑問，像是驚訝，又像是恐怖。戒尺從他手中落起來，躺在地上。我們可以看出，在這一剎那，先生突然間在他生活中第一次——也可以說是最後一次——看見了黑暗的「夜之國」和「夜之國」中的親王，這一位親王從頭頂到了光赤的脚底都是烏黑的生滿了無數的蟻虱，但是他胸前却懸着華麗的胸章，這胸章是在我國除了他，

是沒有第二個人會有的。

從洛堂出來回到校裏，我們已等待着受嚴厲的懲罰，但先生却沒有說什麼。我想這也許是因為先生不敢把這事情報告校長的緣故，因為教師這樣疎忽，由着學生去和叫化子說話，要是給校長得知了，這是免不了先把教師埋怨一頓的。

現在再說幾句話，結束這一篇短文：從這樣看來，「夜」教給我的事，第一件便是懷疑——懷疑於一切的事和一切的人。他教我不要相信我們底先生底話，他更教我不聽信一切握權者底號令。什麼事情我都不信，一切的握權者，我都懷疑。我對於「神底善」和「魔底惡」一樣地懷疑，對於一切政府和信賴政府的一切社會也一樣地不信。但是別的瞎子呢，「夜」却教他們把一切都當作真理，教他們各守自己底本分。在我底朋友當中，有一大半的人，他們都聽信先生底話，都服從握權者底號令，全沒有什麼懷疑的事情。這一類的人，他們在社會當中，早就得到了相當的位置，有的是做音樂師，有的是做教員，有的是做工人，他們都娶了老婆，生了兒子，安安穩穩地度着他們底幸福的生活。只有我呢，却一無所得，至今還是東西南北漂流着。到了這處，不信這處，到了那處，又不信那處。誰能說我將來到了被咒詛的日子，不會站在大街的階角上，做「夜之國」中的親王呢？誰能說我將來不會仰

了手問過路的人求乞呢……

(選覺悟)

春底林野

落華生

春光在萬山環抱裏，正是洩漏得遲。那里底桃花還是開着；漫游底薄雲從這峯飛過那峯，有時稍停一會，爲底是擋住太陽，教地面底花草在他底蔭下避避光饑底威嚇。

岩下底蔭處和山谿底旁邊滿長了薇蕨和其他鳳尾草。紅，黃，藍，紫的小草花點綴在綠茵上頭。

天中底雲雀，林中底金鶯，都鼓起他們底舌簧。輕風把他們底聲音擠成一片，分送給山中各樣有耳無耳底生物。桃花聽得入神，禁不住落了幾點粉淚，一片一片凝在地上。小草花聽得大醉，也和着聲音底卽拍一會倒，一會起，沒有鎮定底時候。

林下一班孩子正在那里檢桃花底落瓣哪。他們檢着，清兒忽喊起來道：『啊，鶯鶯來了！』衆孩子住了手，都向桃林底盡頭盼望。果然鶯鶯也在那里摘草花。

清兒道：『我們今天可要試試阿桐底本領了。若是他能辦得到，我們都把花瓣穿成一串璣珞圍

在他身上，封他爲大哥如何？」

衆人都答應了。

阿桐走到爸爸面前道：「我們正等着你來呢。」

阿桐底左手盤在爸爸底脖子上，一面走一面說：「今天他們要替你辦嫁妝，教你做我底妻子。你能做我底妻子麼？」

爸爸狠視了阿桐一下，回頭用手推開他，不許他底手再搭在自己脖子上。孩子們都笑得支持不住了。

衆孩子嚷道：「我們見過爸爸用手推人了！阿桐瘋了！」

爸爸從來不會拒絕人，阿桐怎能知道一說那話，就能使牠動手呢？是春光底蕩漾，把他這種心思泛出來呢？或者，天地之心就是這樣呢？

你且看：漫游底薄雲還是從這峯飛過那峯。

你且聽：雲雀和金鶯底歌聲還佈滿了空中和林中。在這萬山環抱底桃林中，除那斑愛鬧的孩子以外，萬物把春光領略得心眼都迷朦了。

(空山靈雨)

梨花

落華生

她們還在鬧着玩，也不理會細雨絲絲穿入牠們底羅衣。池邊梨花底顏色被雨洗得更白淨了。但朵朵都懶懶地垂着。

姊姊說：『你看，花兒都倦得要睡了。』

『待我來搖醒他們。』

姊姊不及發言，妹妹底手早已抓住樹枝搖了幾下。花瓣和水珠紛紛地落下來，鋪得銀片滿地，煞是好玩。

妹妹說：『好玩啊，花瓣一離開樹枝，就活動起來了！』

『活動什麼？你看，花兒底淚都滴在我身上哪。』姊姊說這話時，帶着幾分怒氣，推了妹妹一下。她接着說：『我不和你玩了，你自己在這里罷。』

妹妹見姊姊走了，直站在樹下出神。停了半晌，老媽子走來，牽着她，一面走着，說：『你看，你底衣服

都溼透了；在陰雨天，每日要換幾次衣服，教人到那里找太陽給你曬去呢？」

落下來底花瓣，有些被她們底鞋印入泥中；有些黏在妹妹身上，被她帶走；有些浮在池面，被魚兒啣入水裏。那多情的燕子不歇把鞋印上底殘瓣和軟泥一同啣在口中，到梁間去，構成他們底香巢。

暗途

落華生

「我底朋友，且等一等，待我爲你點着燈，才走。」

吾威聽見他底朋友這樣說，便笑道：「哈哈，均哥，你以我爲女人麼？女人在夜間走路才要用火，男子，又何必呢？不用張羅，我空手回去罷。——省得以後還要給你送燈回來。」

吾威底村莊和均哥所住底地方隔着幾重山，路途崎嶇得很厲害。若是夜間要走那條路，無論是誰，都得帶燈，所以均哥一定不讓他暗中摸索回去。

均哥說：「你還是帶燈好。這樣底天氣，又沒有一點月影，在山中，難保沒有危險。」

吾威說：「若想起危險，我就回去不成了……」

『那麼你今晚上就住在我這裏，如何？』

『不，我總得回去，因為我底父親和妻子都在那邊等着我呢。』

『你這個人太過執拗了。沒有燈，怎麼去呢？』均哥一面說，一面把點着底燈切切地遞給他；他仍是堅辭不受。

他說：『若是你定要叫我帶着燈走，那教我更不敢走。』

『怎麼呢？』

『滿山都沒有光，若是我提着燈走，也不過是照得三兩步遠；且要累得滿山底昆蟲都不安。若湊巧遇見長蛇也衝着火光走來，可又怎辦呢？再說，這一點的光可以把那照不着底地方越顯得危險，越能使我害怕。在半途中，燈一熄滅，那就更不好辦了。不如我空着手走，初時雖覺得有些妨礙，不多一會，什麼都可以在幽暗中辨別一點。』

他說完，就出門。均哥還把燈提在手裏，眼看着他向密林中那條小路穿進去，才搖搖頭說：『天下竟有這樣怪人！』

吾威在暗途中走着，耳邊雖常聽見飛蟲，野獸底聲音，然而他一點害怕也沒有。在蔓草中，時常飛

些螢火出來，光雖不大，可也夠了。他自己說：『這是均哥想不到，也是他所不能爲我點底燈。』

那晚上他沒有跌倒，也沒有遇見毒蟲野獸，安然地到他家裏。

(空山靈雨)

藤 藤

落華生

我常常得着男子送給我底東西，總沒有當他們做寶貝看。我底朋友松却不如此，因爲她從不會受過男子底贈與。

自鳴鐘敲過四下以後，山上禮拜寺底聚會就完了。男男女女像出圈底羊，爭要下到山坡覓食一畝，那邊有一個男學生跟着我們走，他底正名字我忘記了，我只記得人家都叫他做「宗之」。他手裏拿着一枝藤藤，且行且嗅。藤藤本不是香花，他嗅着，不過是一種無聊舉動便了。

『松姑娘，這枝藤藤送給你。』他在我們後面嚷着。松姑娘回頭看見他滿臉堆着笑容遞着那花，就速速伸手去接。她接着說：『很多謝，很多謝。』宗之只笑着點點頭，隨即從西邊底山徑轉回家去。

『他給我這個，是什麼意思？』

『你想他有什麼意思，他就有什麼意思。』我這樣回答她。走不多遠，我們也分途各自家了。她自下午到晚上不歇把弄那枝藤蘿。那花像有極大的魔力，不讓她撒手一樣。她要放下時，每覺得花兒對她說，『爲什麼離棄我？我不是從宗之手裏遞給你，交你照管底嗎？』

呀，宗之底眼，鼻，口，齒，手，足，動作，沒有一件不在花心跳躍着，沒有一件不在她眼前底花枝顯現出來！她心裏說，『你這美男子，爲甚緣故送給我這花兒？』她又想起那天經壇上底講章，就自己回答說，『因爲他願念他使女底卑微，從今而後，萬代要稱我爲有福。』

這是她愛藤蘿花，還是宗之愛他呢？我也說不清，只記得有一天我和宗之正在坐在榕根談話底時候，他家人跑來對他說，『松姑娘喫了一朵什麼花，說是你給她底，現在病了。她家人要找你去問話。』

他嚇了一跳，也摸不着頭腦，只說，『我那時節給她東西吃，這真是……』

我說：『你細想一想。』他怎麼也想不起來。我才提醒他說，『你前個月在斜道上不是給了她一朵藤蘿嗎？』

『對呀，可不是給了她一朵藤蘿！可是我那裏教她吃了呢？』

『爲什麼你單給她，不給別人？』我這樣問他。

他很直截地說：『我並沒有什麼意思，不過隨手摘下，隨手送給別人就是了。我平素送了許多東西給人，也沒有什麼事，怎麼一朵小小的藤蘿就可使她着了魔？』

他還坐在那里沈吟，我便促他說：『你還能在這裏坐着麼？不管她是誤會，你是有意，你既然給了她，現在就得去看她一看才是。』

『我那有什麼意思？』

我說：『你且去看看罷。蚌蛤何嘗立志要生珠子呢？也不過是外間的沙粒偶然滲入他底殼裏，他就不得不用盡工夫分泌些黏液把那小沙裏起來罷了。你雖無心，可是你底花一到她手裏，管保她不因花而愛起你來嗎？你敢保她不把那花當做你所賜給愛底標識，就納入她底懷中，用心裏無限的情思把他圍繞得非常嚴密嗎？也許她本無心，但因你那美意底沙無意中掉在她愛底貝殼裏，使她不得不如此。不用躊躇了，且去看看罷。』

宗之這才站起來，纔一纔他那副冷靜的臉龐，跟着來人從林菁底深處走出去了。

(空山靈雨)

我們的秋天

綠 漪

扁 豆

『多少時候，沒有到菜園裏去了，我們種的扁豆，應當成熟了罷？』康立在涼臺的欄邊，眼望那絡繹了荒青老翠的菜畦，有意無意的說着。

誰也不會想到暑假前隨意種的扁豆了，經康一提，我恍然記起，『我們去看看，如果熟了，便採插些來煮喫，好嗎？』康點頭，我便到廚房裏拿了一只小竹籃，和康走下石階，一直到園的北頭。

因無人治理的緣故，菜畦裏長滿了雜草，有些還是帶刺的蒺藜，扁豆牽藤時我們會替牠搭了柴枝做的架子，後來藤蔓重了，將架壓倒，牠便在亂草和蒺藜裏開花，並且結滿了離離的豆莢。

折下一枝豆莢，細細賞玩，造物者真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呵！他不但對於鮮紅的蘋果，嬌豔的櫻桃，綠衣冰肌的荔枝，着意渲染，便是這小小一片豆莢，也不肯掉以輕心的。你看這豆莢的顏色，是怎樣的可愛，尋常只知豆莢的顏色是綠的，誰知這綠色也大有深淺，莢之上端是濃綠，漸融化爲淡青，更抹

三層薄紫，便覺潤澤如玉，鮮明如寶石。

我們一面採擷，一面談笑，愉快非常，不必爲今天晚上有扁豆喫而愉快，只是這採擷的事實可愉快罷了。我想這或是蠻性遺留的一種，我們的祖先——猿猴——尋到了成熟的榛栗，呼朋喚類的去採集，預備過冬，在他們是最快活的，到現在雖然進化爲文明人了，這性情仍然存在。無論大人或孩子，——自然孩子更甚，逢到收穫果蔬，總是感到特別興趣的，有時候，拿一根竹竿，儉打鄰家的棗兒，喫着時，似乎比叫僕人在街上買回的鮮果還要香甜呢。

我所享受的蠻性或者比較的深，而且從少在鄉村長大，對於田家風味，分外鑿戀；我愛於聽見母雞關關叫時，趕去拾她的卵；我愛從沙土裏拔起一個一個的大蘿蔔，到清水溪中洗淨，兜着回家；我愛親手掘起肥大的白菜，放在瓦鉢裏煮。雖然不會擠牛乳，但喜歡農婦當着我的面擠，並非怕她背後擻水，只是愛聽那逆射在冰鐵桶的嗤嗤聲，覺得比雨打枯荷，更清爽可耳。

康說他故鄉有幾畝田，我每每勸他回去躬耕，今天摘着扁豆，又提起這話，他說我何嘗不想回去呢；但時局這樣的不安甯，鄉下更時常鬧土匪，鬧兵災，你不怕麼？我聽了想起我太平故鄉兩次被土匪潰兵所蹂躪的情形，不覺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瓦盆裏的勝負

我們小園之外，有一片大空地，是大學附中的校基，本來要建築校舍的，却爲經費支絀的緣故，多年荒廢着，於是亂草荒萊，便將這空場當了滋蔓子孫的好領土，繼長爭雄，各不相讓，有如中國軍閥之奪地盤。蓬蒿族大丁多，而且長得又最高，終於得了最後的勝利，不消一個夏天，除了山芋地外，這十餘畝的大場，完全成了蓬蒿的國了。歎羨勢利的野葛呀，瘦藤呀，不管蓬蒿的根柢如何脆薄，居然將他們當做依附的主人，爬在枝上，開出纖小的花，輕風一起，便笑吟吟點頭得意。

夏天太熱，我多時不到園外去，不久，那門前的一條路，居然密密蒙蒙的給草萊塞斷了。南瓜在草裏暗引蔓抽藤，布下絆索，你若前進一步，絆索上細細的狼牙倒鬚鉤，便很命的鈎住你的衣裳，埋伏的荆棘，也趁機舞動鋒利的矛，來刺你的手，野草帶芒刺的子，更似亂箭般攢射在你的脛間，使人感受一種介乎痛與癢之間的刺激。這樣四面貼着無形的『此路不通』的警告，如果我沒有後門，便真的成了草萊的 *Prisoniere* 了。

因此想到富於幽默趣味的古人，要形容自己的清高，不明說他不願意和世人來往，却專拿門前的草來做文章，如晏子的『堂上生藜藿，門外生荆棘』，孔淳子的『茅屋蓬戶，庭草蕪徑』，教人讀了，

疑心高人的屋，完全葬在深草中間。現在我才知道他們扯了一半的謊，前門長了草，後門總可通的，沒有後門，不但俗士不能來，長者之車，也不能來了。而且高士雖清高，倒底不是神仙，不能不喫飯，如真『三徑就荒，』糶米汲水，又打從那裏出入？

康從北京回來，天氣漸涼，蓬蒿的盛時，已經過去了。攀附他們的野藤花，也已憔悴可憐，我們有時到園外廣場上遊玩，看西墜的夕陽，和晚霞中的塔影。

草裏蚱蜢蟋蟀極多，我們的腳觸動亂草時，便浪花似的四濺開來。記得去秋我們初到時，曾熱心的養了一回蟋蟀。草裏的蟋蟀，軀體較尋常者爲魁偉，而且有翅能飛，據說是草種，不能打架的，果然他們禁不起苦鬥，好容易撩撥得開牙，鬥一兩合便分出輸贏了，輸的以後望風就逃，死也不肯再打。我小時會見哥哥們鬥蟋蟀，一對小戰士，鋼牙互相鉤着，爭持總是好半天，打得激烈時，能連接翻十幾個筋斗，那戰況真有可觀。

我們沒法搜尋好蟋蟀，而草種則園外俯拾即是，所以居然養了十來匹，那時吳秀才張鬚帥正在南口與馮軍相持，而國民軍也在積極北伐，我們的瓦盆，照南北各軍將領的名字，編成了三種號碼。我是傾向革命軍的，我的第一號盆子，貼了C總司令四字，康有一匹蟋蟀，本來居於G大師的地位，但很

利害，不惟打败了阿幸的馮煥章，連我的總司令，都抵敵不住，我氣不過，趁虛出去時，將他的去換來，於是我的C總司令，變了他的G大帥，他的G大帥，變了我的O總司令，康後來覺察了，大笑一陣，也就罷了。

秀的梧桐

——這株梧桐，怕再也難得活了！

人們走過禿梧桐下，總這樣惋惜地說。

這株梧桐，所生的地點，真有點奇怪，我們所住的房子，本來分做兩下給兩家住的，這株梧桐，恰恰長在屋前的正中，不偏不倚，可以說是兩家的分界牌。

屋前的石階，雖僅有其一，由屋前到園外去的路却有兩條，——一家走一條，梧桐生在兩路的中間，清陰分蓋了兩家的草場，夜裏落雨，瀟瀟浙浙打在桐葉上的雨聲，詩意也兩家分享。

不幸園裏螞蟻過多，梧桐的枝幹，為蟻所蝕，漸漸的不堅牢了，一夜雷雨，便將她的上半截劈折，只剩下一根二丈多高的樹身，立在那裏，亭亭有如青玉。

春天到來，樹身上居然透出許多綠葉，團團附着樹端，看去好像一棵棕櫚樹。

誰說這株梧桐，不會再活呢？牠現在長了新葉，或者更會長出新枝，不久定可以恢復從前的美陰了。

一陣風過，葉兒又被劈下來，拾起一看，葉蒂已嚼斷了三分之二——又是螞蟻幹的好事，哦！可惡！但勇敢的梧桐，並不因此挫了牠的志氣。

螞蟻又來了，風又起了，好容易長得掌大的葉兒又飄去了，但他不管，仍然萌新的芽，吐新的葉，螻的忙了一個春天，又整整的忙了一個夏天。

秋來，老柏和香橙還沈鬱的綠着，別的樹却都憔悴了。年近古稀的老榆，護定他青青的葉，似老年人想保存半生辛苦貯蓄的家私，但那禁得西風如敗子，日夕在耳畔絮聒？——現在他的葉兒已去得差不多，園中減了蔥龍的綠意，却也添了蔚藍的天光。爬在榆幹上的薛荔，也大爲喜悅，上面沒有遮蔽，可以酣飲風霜了，他險兒醉得楓葉殷紅，陶然自足，不管垂老破家的榆樹，在他頭上瑟瑟的悲歎。

大理菊東倒西傾，還掙扎着在荒草裏開出紅豔的花，牽牛的蔓，早枯萎了，但還開花呢，可是比從前纖小，冷，涼露中，泛滿淺紫嫩紅的小花，更覺嬌美可憐。還有從前種種辟香連理花和鳳仙花的地裏，有時也見幾朵殘花，秋風裏，時時有玉殘蝴蝶，翩翩飛來，停在花上，好半天不動，幽情淒戀，他要殫了他願

意猶在花兒的冷香裏！

這時候，園裏另外一株桐樹，葉兒已飛去大半，禿的梧桐，自然更是一無所有，只有亭亭如碧玉的幹，兀立在慘淡斜陽中。

——這枝梧桐，怕再也不得活了！

人們走過禿梧桐下，總是這樣惋惜似的說。

但是，我知道明年還有春天要來。

明年春天仍有螞蟻和風呢？

但是，我知道有落在土裏的桐子。

(語絲)

秋夜

魯迅

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

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沒有見過這樣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彷彿要離開人間而

去，使人們仰面不再看見。然而現在卻非常之藍閃閃地眯着幾十個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現出微笑，似乎自以為大有深意，而將繁霜灑在我的園裏的野花草上。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麼名字，人們叫他們什麼名字。我記得有一種開過極細小的粉紅花，現在還開着，但是更極細小了。她在冷的夜氣中，瑟縮地做夢，夢見春的到來，夢見秋的到来，夢見秋的诗人將眼淚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訴她秋雖然來，冬雖然來，而此後接着還是春，胡蝶亂飛，蜜蜂都唱起春詞來了。她於是一笑，雖然顏色凍得紅慘慘地，仍然瑟縮着。

棗樹，他們簡直落盡了葉子。先前，還有一兩個孩子來打他們別人打剩的棗子，現在是一個也不剩了，連葉子也落盡了。他知道小粉紅花的夢，秋後要有春；他也知道落葉的夢，春後還是秋。他簡直落盡葉子，單剩幹子，然而脫了當初滿樹是果實和葉子時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幾枝還低亞着，認定他從打棗的竿梢所得的皮傷，而最直最長的幾枝，卻已默默地鐵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閃閃地鬼閃眼；直刺着天空中圓滿的月亮，使月亮窘得發白。

鬼閃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藍，不安了，彷彿想離去人間，避開棗樹，只將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東邊去了。而一無所有的幹子，卻仍然默默地鐵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

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樣地映着許多盪惑的眼睛。

哇的一聲，夜游的惡鳥飛過了。

我忽而聽到半夜的笑聲，吃地，似乎不願意驚動睡着的人，然而四圍的空氣都應和着笑。夜半沒有別的人，我即刻聽出這聲音就在我嘴裏，我也即刻被這笑聲所驅逐，回進自己的房。燈火的帶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後窗的玻璃下丁丁地響，還有許多小飛蟲亂撞。不多久，幾個進來了，許是從窗紙的破孔進來的。他們一進來，又在玻璃的燈罩上撞得丁丁地響。一個從上面撞進去了，他於是遇到火，而且我以為這火是真的。兩三個卻休息在燈的紙罩上喘氣。那罩是昨晚新換的罩，雪白的紙，摺出波浪紋的痕，一角還畫出一枝猩紅色的梳子。

猩紅的梳子開花時，叢樹又要做小粉紅花的夢，青蔥地彎成弧形了……我又聽到夜半的笑聲，我趕緊歇斷我的心緒，看那老在白紙上的小青蟲，頭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麥那麼大。遍身的顏色蒼翠得可愛，可憐。

我打一個呵欠，點起一支紙煙，噴出烟來，對着燈默默地敬奠這些蒼翠精緻的英雄們。

(野草)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魯迅

我家的後面有一個很大的園，相傳叫作百草園。現在是早已併屋子一起賣給朱文公的子孫了，連那最末次的相見也已經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確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時却是我的樂園。

不必說碧綠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欄，高大的皂莢樹，紫紅的桑椹，也不必說鳴蟬在樹葉裏長吟，肥胖的黃蜂伏在菜花上，輕捷的叫天子（雲雀）忽然從草間直竄向雲霄裏去了。單是周圍的短短的泥牆根一帶，就有無限味。油蛉在這里低唱，蟋蟀們在這里彈琴。翻開斷磚來，有時會遇見蜈蚣；還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牠的脊梁，便會拍的一聲，從後竅噴出一陣煙霧。何首烏藤和木蓮藤纏絡着，木蓮有蓮房一般的果實，何首烏有擁腫的根。有人說，何首烏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於是常常拔牠起來，牽連不斷地拔起來，也會因此弄壞了泥牆，却從來沒有見過有一塊根像人樣。如果不怕刺，還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攢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遠。

長的草裏是不去的，因為相傳這園裏有一條很大的赤練蛇。

長媽媽曾經講給我一個故事聽：先前，有一個讀書人住在古廟裏用功，晚間，在院子裏納涼的時候，突然聽到有人在叫他。答應着，四面看時，却見一個美女的臉露在牆頭上，向他一笑，隱去了。他很高興，但竟給那走來夜談的老和尚識破了機關。說他臉上有些妖氣，一定遇見「美女蛇」了；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喚人名，倘一答應，夜間便要來吃這人的肉的。他自然嚇得要死；而那老和尚却道無妨，給他一個小盒子，說只要放在枕邊，便可高枕而臥。他雖然照樣辦，却總是睡不着；——當然睡不着的。到半夜，果然來了，沙沙沙！門外像是風雨聲，他正抖作一團時，却聽得路的一聲，一道金光從枕邊飛出，外面便什麼聲音也沒有了，那金光也就飛回來，斂在盒子裏。後來呢？後來，老和尚說，這是飛蜈蚣，牠能吸蛇的腦髓，美女蛇就被牠治死了。

結末的教訓是：所以倘有陌生的聲音叫你的名字，你萬不可答應他。

這故事很使我覺得做人之險，夏夜乘涼，往往有些擔心，不敢去看牆上，而且極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樣的飛蜈蚣。走到百草園的草叢旁邊時，也常常這樣想。但直到現在，總還是沒有得到，但也沒有遇見過赤練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聲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冬天的百草園比較的無味；雪一下，可就兩樣了。拍雪人（將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和塑雪羅漢需要人們鑒賞，這是荒園，人跡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來捕鳥。薄薄的雪，是不行的；總須積雪蓋了地面一兩天，鳥雀們久已無處覓食的時候纔好。掃開一塊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篩來，下面撒些秕穀，棒上繫一條長繩，人遠遠地牽着，看鳥雀下來啄食，走到竹篩底下的時候，將繩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頰的「張飛鳥」，性子很躁，養不過夜的。

這是閩土的父親所傳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見牠們進去了，拉了繩，跑去一看，却什麼都沒有，費了半天力，捉住的不過三四隻。閩土的父親是小半天便能捕獲幾十隻，裝在叉袋裏叫着撞着的。我會經問他得失的緣由，他只靜靜地笑道：「你太性急，來不及等牠走到中間去。」

我不知道爲什麼家裏的人要將我送進書塾裏去了，而且還是全城中稱爲最嚴厲的書塾。也許是因爲拔何首烏毀了泥牆罷，也許是因爲將磚頭拋到間壁的梁家去了罷，也許是因爲站在石井欄上跳了下來罷……都無從知道。總而言之，我將不能常到百草園了。Ade，我的蟋蟀們！Ade，我的覆盆子們和木蓮們……

出門向東，不上半里，走過一道石橋，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從一扇黑油的竹門進去，第三間是書

房中間掛着一塊扁道：三味書屋；扁下面是一幅畫，畫着一隻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樹下。沒有孔子牌位，我們便對着那扁和鹿行禮。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禮時，先生便和藹地在一旁答禮。他是一個高而瘦的老人，鬚髮都花白了，還戴着大眼鏡。我對他很恭敬，因為我早聽到他是本城中極方正、質樸、博學的人。

不知從那裏聽來的，東方朔也很淵博，他認識一種蟲，名曰「怪哉」，冤氣所化，用酒一澆，就消釋了。我很想詳細地知道這故事，但阿長是不知道的，因為她畢竟不淵博。現在得到機會了，可以問先生。

「先生，『怪哉』這蟲，是怎麼一回事……」我上了生書，將要退下來的時候，趕忙問。

「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興，臉上還有怒色了。

我總知道做學生是不應該問這些事的，只要讀書，因為他是淵博的宿儒，決不至於不知道，所謂不知道者，乃是不願意說。年紀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見過好幾回了。

我就只讀書，正午習字，晚上對課。先生最初這幾天對我很嚴厲，後來却好起來了，不過給我讀的書漸漸加多，對課也漸漸地加上字去，從三言到五言，終於到七言。

三味書屋後面也有一個園，雖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壇去折蠟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樹上

尋蟬蛻。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蒼蠅喂螞蟥，靜悄悄地沒有聲音。然而同窗們到園裏的太多，太久，可就只行了，先生在書房裏便大叫起來——

「人都到那里去了？」

人們便一個一個陸續走回去；一回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條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罰跪的規則，但是不常用，普通總不過瞪幾眼，大聲道——

「讀書！」

於是大家放開喉嚨讀一陣書，真是人聲鼎沸。有唸「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唸「笑人齒缺曰狗竇大開」的。有唸「上九潛龍勿用」的，有唸「厥土下上錯厥貢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唸書。後來，我們的聲音便低下去，靜下去了，只有他還大聲朗讀着——

「鐵如意，指揮倜儻，一座皆驚呢；……金巨羅，顛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嗚……」

我疑心這是極好的文章，因為讀到這里，他總是微笑起來，而且將頭仰起，搖着，向後面拗過去，拗過去。

先生讀書入神的時候，於我們是很相宜的。有幾個便用紙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戲。我是畫畫

兒，用一種叫作「荆川紙」的，蒙在小說的繙像上一個個描下來，像習字時候的影寫一樣。讀的書多起來，畫的畫也多起來；書沒有讀成，畫的成績却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蕩寇志和西游記的繙像，都有一大本。後來，因為要錢用，賣給一個有錢的同窗了。他的父親是開錫箔店的；聽說現在自己已經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紳士的地位了。這東西早已沒有了罷。

（九月十八日。）（朝華夕拾）

風箏

魯迅

北京的冬季，地上還有積雪，灰黑色的禿樹枝丫叉於晴朗的天空中，而遠處有一二風箏浮動，在我是一種驚異和悲哀。

故鄉的風箏時節，是春二月，倘聽到沙沙的風輪聲，仰頭便能看見一個淡墨色的蟹風箏或嫩藍色的蜈蚣風箏。還有寂寞的瓦片風箏，沒有風輪，又放得很低，伶仃地顯出憔悴可憐模樣。但此時地上的楊柳已經發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們的天上的點綴相照應，打成一片春日的溫和。我現在在那里呢？四面都還是嚴冬的肅殺，而久經訣別的故鄉的久經逝去的春天，却就在這天空中蕩漾了。

但我是向來不愛放風箏的，不但不愛，並且嫌惡他，因為我以為這是沒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藝。和我相反的是我的小兄弟，他那時大概十歲內外罷，多病，瘦得不堪，然而最喜歡風箏，自己買不起，我不許放，他只得張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時至於小半日。遠處的颯風箏突然落下來了，他驚呼；兩個瓦片風箏的纏繞解開了，他高興得跳躍。他的這些，在我看來都是笑柄，可鄙的。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似乎多日不很看見他了，但記得曾見他在後園拾枯竹。我恍然大悟似的，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間堆積雜物的小屋去，推開門，果然就在塵封的什物堆中發見了他。他向着大方凳，坐在小凳上；便很驚惶地站了起來，失了色瑟縮着。大方凳旁靠着一個胡蝶風箏的竹骨，還沒有糊上紙，凳上是一對做眼睛用的小風輪，正用紅紙條裝飾着，將要完工了。我在破綻祕密的滿足中，又很憤怒他的瞞了我的眼睛，這樣苦心孤詣地來偷偷做沒出息孩子的玩藝。我即刻伸手折斷了胡蝶的一支翅骨，又將風輪擲在地下，踏匾了。論長幼，論力氣，他是都敵不過我的，我當然得到完全的勝利，於是傲然走出，留他絕望地站在小屋裏。後來他怎樣，我不知道，也沒有留心。

然而我的懲罰終於輪到了，在我們離別得很久之後，我已經是中年。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國的講論兒童的書，纔知道遊戲是兒童最正當的行為，玩具是兒童的天使。於是二十年來毫不憶及的

幼小時候對於精神的虐殺的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開，而我的心也彷彿同時變了鉛塊，很重很重的墮下去了。

但心又不覺墮下去而至於斷絕，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墮着，墮着。

我也知道補過的方法：送他風箏，贊成他放，勸他放，我和他一同放。我們嚷着，跑着，笑着——然而他其時已經和我一樣，早已有了一鬍子了。

我也知道還有一個補過的方法：去討他的寬恕，等他說：「我可是毫不怪你呵！」那麼，我的心一定就輕鬆了，這確是一個可行的方法。有一回，我們會面的時候，是臉上都已添刻了許多「生」的辛苦的條紋，而我的心很沈重。我們漸漸談起兒時的舊事來，我便敘述到這一節，自說少年時代的胡塗。「我可是毫不怪你呵！」我想，他要說了，我即刻便受了寬恕，我的心從此也寬鬆了罷。

「有過這樣的事麼？」他驚異地笑着說，就像旁聽着別人的故事一樣。他什麼也不記得了。全然忘却，毫無怨恨，又有什麼寬恕之可言呢？無怨的恕，說說罷了。

我還能希求什麼呢？我的心只得沈重着。

現在，故鄉的春天又在這異地的空中了，既給我久經逝去的兒時的回憶，而一并也帶着無可把

握的悲哀。我倒不如躲到肅殺的嚴冬中去罷，——但是，四面又明明是嚴冬，正給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氣。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野草）

愛情

魯迅

終日在家裏坐，至多也不過看見窗外四角形慘黃色的天，還有甚麼感？只有幾封信，說道，「久違芝字，時切葭思；」有幾個客，說道，「今天天氣很好；」都是祖傳老店的文字語言。寫的說的，既然有口無心，看的聽的，也便毫無所感了。

有一首詩，從一位不相識的少年寄來，却對於我有意義。——

愛情

我是一個可憐的中國人。愛情！我不知道你是什麼。

我有父母，教我育我，待我很好；我待他們，也還不差。我有兄弟姊妹，幼時共我玩耍，長來同我切磋，待我很好；我待他們，也還不差。但是沒有人曾經「愛」過我，我也不會「愛」過他。

我年十九，父母給我討老婆。於今數年，我們兩個，也還和睦。可是這婚姻，是全憑別人主張，別人撮合。把他們一日戲言，當我們百年的盟約。彷彿兩個牲口聽着主人的命令：「咄，你們好好的住在一塊兒罷！」

愛情！可憐我不知道你是什麼！

詩的好歹，意思的深淺，姑且勿論；但我說這，是血的蒸氣，醒過來的人的真聲音。

愛情是什麼東西？我也不知道。中國的男女大抵一對或一羣——一男多女——的住着，不知道有誰知道。

但從前沒有聽到苦悶的叫聲。即使苦悶，一叫便錯；少的老的，一齊搖頭，一齊痛罵。

然而無愛情結婚的惡結果，却連續不斷的進行。形式上的夫婦，既然都全不相關，少的另去嫁人宿娼，老的再來買妾；糜爛了良心，各有妙法。所以直到現在，不成問題。但也曾造出一個「妬」字，略表他們曾經苦心經營的痕跡。

可是東方發白，人類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自然也是「人之子」——我們所有的是單是人之子，是兒媳婦與兒媳之夫，不能獻出於人類之前。

可是魔鬼手上，終有漏光的處所，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類間應有愛情；知道了從前一班少的老的所犯的罪惡；於是起了苦悶，張口發出這叫聲。

但在女性一方面，本來也沒有罪，現在是做了舊習慣的犧牲。我們既然自覺着人類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們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責備異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犧牲，完結了四千年的舊賬。

做一世犧牲，是萬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乾淨，聲音究竟醒而且真。

我們能夠大叫，是黃鶯便黃鶯般叫；是鷓鴣便鷓鴣般叫。我們不必學那纔從私窩子裏跨出脚，便說「中國道德第一」的人的聲音。

我們還要叫出沒有愛的悲哀，叫出無所可愛的悲哀……我們要叫到舊賬勾消的時候。舊賬如何勾消？我說，「完全解放了我們的孩子！」

（熱風）

不懂的音譯

魯迅

凡有一件事，總是永遠纏夾不清的，大約莫過於在我們中國了。

翻外國人的姓名用音譯，原是一件極正當，極平常的事，倘不是毫無常識的人們，似乎決不至於還會說費話。然而在上海報（我記不清楚什麼報了，總之不是新申報便是時報）上，却又有伏在暗地裏擲石子的人來嘲笑了。他說，做新文學家的祕訣，其一是要用些「屠介納夫」「郭歌里」之類使人不懂的字樣的。

凡有舊來音譯的名目：韓，獅子，葡萄，蘿蔔，佛，伊犁等……都毫不為奇的使用，而獨對於幾個新譯字來作怪；若是明知的，便可笑，倘不更可憐。

其實是，現在的許多翻譯者，比起往古的翻譯家來，已經含有加倍的頑固性的了。例如南北朝人譯印度的人名：阿難陀，實叉難陀，鳩摩羅什婆……決不肯附會成中國的人名模樣，所以我們到了現在，還可以依了他國的譯例推出原音來。不料直到光緒末年，在留學生的書報上，說是外國出了一個「柯伯堅」，倘使粗粗一看，大約總不免要疑心他是柯府上的老爺柯仲軟的令兄的罷，但幸而還有照相在，可知道並不如此，其實是俄國的 Krjokolij。那書上又有一個「陶斯道」，我已經記不清是 Dostojewski 呢，還是 Tolstoj。

這一「屠介納夫」和「郭歌里」雖然古雅趕不上「柯伯堅」，但於外國人的姓氏上定要加一個「百家姓」裏所有的字，却幾乎成了現在譯界的常習，比起六朝和尙來，已可謂很「安本分」的了。然而竟還有人從暗中來擲石子，裝鬼臉，難道真所謂「人心不古」麼？

我想，現在的翻譯家倒大可以學學「古之和尙」，凡有人名地名，什麼音便怎麼譯，不但用不着白費心思去嵌鑲，而且還須去改正。卽如「柯伯堅」現在雖然改譯「苦魯巴金」了，但第一音既然不是 K，我們便該將「苦」改作「克」，因為 K 和 K' 的分別，在中國字音上是辦得到的。

而中國却是更沒有注意到，所以去年 Krolotkin 死去的消息傳來的時候，上海時報便用日俄戰爭時旅順敗將 Kurojattkin 的照相，把這位無治主義老英雄的面目來頂替了。（十一月四日）

二

自命爲「國學家」的對於譯音也加以嘲笑，確可以算得一種古今的奇聞；但這不特顯示他的昏愚，實在也足以看出他的悲慘。

倘如他的尊意，則怎麼辦呢？我想，這只有三條計。上策是凡有外國的事物都不談；中策是凡有外國人都稱之爲洋鬼子。例如屠介納夫的獵人日記，郭歌里的巡按使，都顯爲「洋鬼子著」；下策是只

好將外國人名改爲王羲之唐伯虎黃三太之類，例如進化論是唐伯虎提倡的，相對論是王羲之發明的，而發見美洲的則爲黃三太。

倘不能，則爲自命爲國學家所不懂的新的音譯語，可是要侵入真的國學的地域裏來了。

中國有一部流沙墜簡，印了將有十年了。要談國學，那纔可以算一種研究國學的書。開首有一篇長序，是王國維先生做的，要談國學，他纔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而他的序文中有一段說，「案古簡所出爲地凡三（中略）其三則和關東北之尼雅城及馬哨託拉拔拉滑史德三地也。」

這些譯音，並不比「屠介納夫」之類更古雅，更易懂。然而何以非用不可呢？就因爲有三處地方，是這樣的稱呼，即使上海的國學家怎樣冷笑，他們也仍然還是這樣的稱呼。當假的國學家正在打牌，真的國學家正在穩坐高齋讀古書的時候，沙士比亞的同鄉斯坦因博士却已經在甘肅新疆這些地方的沙磧裏，將漢音簡牘掘去了，不但掘去，而且做出書來了。所以真要研究國學，便不能不翻回來；因爲真要研究，所以也就不能行我的三策：或絕口不提，或但云「得於華夏」，或改爲「獲之於春申浦」了。

而且不特這一事。此外如真要研究元朝的歷史，便不能不懂「屠介納夫」的國文，因爲單用些

「鴛鴦」「蝴蝶」這些字樣，實在是不夠敷衍的。所以中國的國學不發達則已，萬一發達起來，則敢請恕我直言，可是斷不是洋場上的自命爲國學家「所能廁足其間者也」的了。

但我於序文裏所謂三處中的「馬唱託拉拔拉滑史德」起初却實在不知道怎樣斷句讀下去。總明白二是「馬唱託拉」三是「拔拉滑史德」。

所以要清清楚楚的諳國學，也仍然須嵌外國字，須用新式的標點的。（十一月六日。）（熱風）

無題

魯迅

私立學校游藝大會第二日，我也和幾個朋友到中央公園去走一回。

我站在門口帖着「崑曲」兩字的房外面，前面是牆壁，而一個人用了全力要從我的背後擠上去，擠得我喘不出氣。他似乎以爲我是一個沒有實質的靈魂了，這不能不說他有一點錯。

回去要分點心給孩子們，我於是乎到一個製糖公司裏去買東西。買的是「黃枚朱古律三文治」。

這是盒子上寫着的名字，很有些神祕氣味了。然而不用英文，不過是
Chocolate apricot
Sandwicho

我買定了八盒這「黃枚朱古律三文治」，付過錢，將他們裝入衣袋裏。不幸而我的眼光忽然橫溢了，於是看見那公司的伙計正擡開了五個指頭，罩住了我所未買的別的一切「黃枚朱古律三文治。」

這明明是給我的一個侮辱！然而，其實，我可不應該以為這是一個侮辱，因為我不能保證他如不罩住，也可以在紛亂中永遠不被偷，也不能證明我決不是一個偷兒，也不能自己保證我在過去現在以至未來決沒有偷竊的事。

但我在那時不高興了，裝出虛偽的笑容，拍着這伙計的肩頭說：

「不必的，我決不至於多拿一個……」

他說：「那里那里……」趕緊掣回手去，於是慚愧了。這很出我意外——我預料他一定要強辯，——於是我也慚愧了。

這種慚愧，往往成爲我的懷疑人類的頭上的一滴冷水，這於我是有損的。

夜間獨坐在一間屋子裏，離開人們至少也有一丈多遠了。嗅着分剝的「黃枚朱古律三文治」看幾葉託爾斯泰的書，漸漸覺得我的周圍，又遠遠地包着人類的希望。

(四月十二日)(熱風)

街血洗去後

鄭振鐸

什麼事也沒有如「五卅」大殘殺事件發生得出我意外，使我驚怖了！

那日的下午五時，我坐車至大慶里，到一家書舖裏去看看有什麼「線裝書」好買。車子剛到浙江路，南京路口，便覺得道路上的情形與往日絕不同。電車是照樣的開行着，汽車、人力車也川流似的駛走着，兩旁商店照樣的開着門歡迎顧客。行人道上擁擠着人羣與往日一切相同。然而總覺得有一種絕不相同的氣象！人人卻停立在那里，好像被什麼大驚駭嚇得癡呆了。由眼睛中顯得出有的人是帶着大恐怖的情緒，有的人是帶着疑問而不意的驚恐。我呢，自然也是疑問而驚恐着。

車子走在南京路，看見兩旁站着許多氣概凜然態度兇橫的英捕，與不穿制服而帶着槍械的英人，有的橫立在路中，好像有什麼嚴重的警備。是火災，是什麼大盜警罷，我這樣的想着。市政廳與雲南

路口一帶戒備得尤嚴。情形更不對了，有好幾家店舖是閉上了鐵門，駐足而觀的人更多。

車子停在大慶里口，平素深夜絕不關閉的里門，現在也閉上一扇。我問車夫：『什麼事發生了？』他說：『打殺人，打殺人！』我也不能細問，便下車進了里門，到那一家熟悉的書舖裏去。我見他們的店夥，都擁在靠近西廠路的里門口看什麼東西。我也擠出去一看，什麼也沒有，只是街上的人絕多，多帶着驚恐未定或疑問而驚奇的神色。我明白必有什麼空前的大事發生。奔進書舖，去問舖主：『我的一個朋友。』什麼事？什麼事？』我問他。他道：『學生鬧事，不得了！不得了！巡捕開排槍，打殺了幾個學生。』這如一個震天動地的大霹靂。使我驚嚇得好一會不能開口。我如在夢中，這也許是在做夢罷！南京路，開排槍，殺死學生，這幾件事怎麼會聯結在一處的？我絕不相信，絕不相信。我的朋友接說道：『早晨，有許多學生被捕入巡捕房了。下午一時許，他們在先施公司之前，集合大隊講演，白旗滿街飄揚着，車馬都不能通行，巡捕捉去了好些學生，路人與其餘的學生，都跟了被捕的學生走，有好幾萬人，好幾萬人，擁擠在老開捕房之前，於是巡捕開槍了！』我於是才知道這居然是真實的大事變，不是夢，絕不是夢，我全身以為憤怒的火所燒灼着。我叫道：『就是學生講演，也不至於被殺死呀！南京路，南京路，怎麼會放起排槍來！』也顧不得我的朋友，只當他是捕頭，在嚴厲的質問着：『我們且出去看看罷！』

於是我們走在街上，由西藏路口，走到永安公司，一切情形如我在車上所見的。有一家店舖，正在打掃破玻璃。「這定是被流彈打碎的，」我想着。街道上依然是依然的灰色，並不見有什麼血跡。——血一大堆的，一大堆的，都被沖洗去了。——要不是羣衆如此的驚駭而擁擠着，我幾乎不能相信一點三十分鐘之前，在這里正演着一齣大殘殺的活劇！再走下去，行人漸少，看不出什麼緊張的空氣，只有幾個人靠在店櫃上驚奇的偶語着。

夜，我又與一位前輩同到南京路去。燈火閃耀的明亮着，語聲、笑聲、笙歌聲，依然的。店門大張着，顧客陸續進出，依然的。要不是老開捕房門口戒備森嚴，要不是巡捕騎在馬上，手執着鞭，跑上行人道，在驅打人，我絕不相信下午是有空前大殘殺事件發生，轉了一彎，看見寧波同鄉會前擁擠着許多人。我們一驚，以爲又出了什麼大事。懷着戒備心走近一看，原來是南方大學平民學校在那里開游藝會！

滑稽和愁悶

梁遇春

整天笑嘻嘻的人是不會講什麼笑話的，就是偶然諺句把，也是那不會引人捧腹，值不得傳述的。

諷刺笑談。這的確是上帝的公平地方，一個人既然滿臉春風，兩窩酒窩老掛在頰邊，爲社會增不少融洩洩的氣象，又要他妙口生蓮，吐出輕妙的談諧，這未免太苦人所難了，所以上帝體貼他們，把談諧這工作放在那班愁悶人肩上，讓笑嘻嘻的先生光是笑嘻嘻而已。那班愁悶的人們不論日夜，總是口裏喃喃，心裏鬱鬱，給世界一種倒霉的空氣，自然也該說幾句叫人聽着會捧腹的話，或者輕輕地吐出幾句妙語，使人們嘴角微微地笑起來，以便將功折罪，抵消他們臉上的神情所給人的陰慘的印象。因此古往今來世上大談諧家都是萬分愁悶的人。

英國從前有個很出名的丑角，他的名字我不忘記了，就把他叫做密斯忒X罷。密斯忒X平常總是無緣無故他皺眉蹙額，他自己也是莫名其妙，不過每日老是心中一團不高興。他弄得自己沒有法子辦，跑到內科醫生那裏問有什麼醫法沒有。那內科醫生診察了半天，最後對他說：「我勸你常去看那丑角密斯忒X的戲，看了幾回之後，我包管你會好。」密斯忒X聽了這話，啼也不好，笑也不好，只得低着頭走出診察室。

聽說做「尋金記」和「馬戲」的賈波林也是很憂鬱的。這是必然的，否則他絕不能夠演出那趣味深長的滑稽劇。英國十九世紀浪漫派詩人Ozzy Jones會說：我是以眼淚來換人們的笑容。他是

個談鋒極好的人，每天晚上滔滔不絕地討論玄學詩體以及其他一切的問題，他說話又深刻又清楚，無論誰都會忘了疲倦，整夜坐在旁邊聽他娓娓地清談。他雖然能夠給人們這麼多快樂，他自己的心境却常是枯燥煩惱到了極點。寫「心愛的貓兒溺死在金魚缸裏」和「癡漢騎馬歌」的 Gray 和 Cowper 也都是愁悶之神的犧牲者。Cowper 後來愁悶得瘋死了，Gray 也是幾乎沒有一封信不是說愁說恨的。晉朝人講究談吐，喜歡談諧，可是晉朝人最愛講達觀，達觀不過是愁悶不堪，無可奈何時的解嘲說法。殺犯當臨刑時節，常常唱出滑稽的歌曲，人們失望到不能再失望了，就咬着牙齒無端地狂笑，覺得天下什麼事情都是好笑的。這些事都可以證明滑稽和愁悶的確有很大的關係。

談諧是由於看出事情的矛盾。蕭伯納說過，「天下充滿了矛盾的事情，只是我們沒有去思索，所以看不見了。」普通人，尤其那笑嘻嘻的人們與物無忤地天天過去，無憂無慮無歡無喜。他們沒有把天下事情放在口裏咀嚼一番，所以也不知道到底是什麼味道。草草一生就算了。只有那班愁悶的人們，無往而自得，好像上帝和全人類連盟起來，和他搗亂似的。他背着手含着眼淚走遍四方，只覺到處都是灰色的。他免不了拚命地思索，神遊物外地觀察，來遣悶消愁。哈哈！他看出世上一切物事的矛盾，他抿着嘴唇微笑，寫出那趣味雋永的滑稽文章，用古怪筆墨把地上的矛盾窮形盡相地描寫出來。我

們讀了他們的文章，看出埋伏在宇宙裏的大矛盾，一面也感到洞明了事實真相的痛快，一面也只得無可奈何地笑起來了。沒有那深深的煩悶，他們絕不能瞧到這許多很顯明的矛盾事情，也絕不會得到談諧的情緒和沁人心脾的滑稽辭句。滑稽和愁悶居然有因果的關係，這個大矛盾也值得愁悶人們的思索。

因為談諧是從對於事情取種懷疑態度，然後看出矛盾來，所以懷疑主義者多半是用談諧的風格來行文，因為他承認矛盾是宇宙的根本原理。服爾德（Voltaire）同 Montaigne 和當代的法朗士，羅素的書裏都有無限滑稽的情緒。

法國的戲劇家 Baudelaire 說：「我不得不老是狂笑着，怕的是笑聲一停，我就會哭起來了。」這或者也是愁悶人所以滑稽的原因。

（奔流）

三等車

謝六逸

一個夏日的清晨，我坐上了一輛破舊的馬車，經過一小時的顛簸，便下車走進了火車站。我進了

三等車箱，一看車裏的乘客并不算多，還有幾處空位，我便揀了一個車角，頹然的坐下。這時正是盛夏，那天的天氣很悶熱，時時降着驟雨。皮膚的表面常有汗珠滲透出來。我在這城裏過了幾個月的不自然的生活，這時雖坐在車上，仍感着十分的倦意。我將背靠着車箱的板壁，茫然的等着火車的開行。

我來時是初夏，江南的風物，正是惹人時候。火車馳過的郊野，隨處有蔥蘢的樹林，有清澄的小溪。隱隱浮漾在池塘的水面，柳枝上已有蜩鳴。我覺得這夏日的景色，最可贊美，有許多勝景，是非在夏季不可得見的。肥大碧綠的樹葉，被金色的陽光映射，越能顯出它的盎然的生機。溪流與水田裏，總是漪盈盈的。遍地上的雜草。在這時也茁壯得可愛。外界的一切，當這個季節，無不蓬蓬勃勃的充分伸展他們的生命，有時幾聲霹靂，或一陣驟雨，隨着就有涼颼吹來，使人心神爽然，若是冬日，我想神經稍微有一點不健全的人，就頗以為苦。冬季一切沉寂如死；尤其是陰霾的黃昏，更使人憂鬱。隱在灰黃色暮靄裏的枯林，天空只是一片鉛色，看去沒有一點生氣。冬日使生命收斂，使一切變為灰色。

我茫然的想着時，車已經開動了。這時，我總注意同車的人。我的正對面，有兩個好像當差的人坐着，身上穿着白色粗布的衣褲，頭上是用剃刀修刮得光油油的。車行後沒有一會，二人就熟睡了，像是昨夜不曾睡覺似的。他們是側着上半身，相對坐着的，各人的兩手都抱在胸前。二人的頭的距離只有

幾寸。磕睡時兩個頭頭就向前傾斜，漸漸接近，終於互相接觸。「拓」的一聲，就互相撞着了，唇上掛着的約有數寸的口涎，也就此時震斷。坐在他們的左右和對面的人見了這情景，大家都放聲大笑。但是這兩個頭頭並不因爲一撞就驚醒（大概不痛吧），只是眼睛微微張了一下。兩個頭頭又漸漸分開，分開後到了相當的距離，再向前傾斜，又是「拓」的一聲，眼睛又微微張了一下，依然是好睡，車上依然又是一陣哄笑。這樣反復着總有五六次吧，這時忽然查票的人隨着兩個憲兵進來了，不一刻就輪到查看二人的車票。查票的人拍着一個「白布衫」的肩頭，簡單明瞭的說一句——

「車票！」

被拍的一個「白布衫」猛然吃了一驚，張開睡眼，隨即立起身來。在上衣的袋裏摸索了好一會，總摸出了一張墨筆寫好的紙條出來，趕忙交給查票的。查票的看了一眼，就遞給他身旁的一個憲兵。那憲兵年紀很輕，好像一個中學生，只是背上背着馬鎗，腰間又掛着毛瑟。憲兵接過來一看，就對那「白布衫」說道：

「這不行呀，爲什麼不買票？這紙條是誰給你的？」

「是……是王團長的汽車夫阿四給寫的條子，說有了這個就可以當免票用的。」說時，聲音有

給免費的。汽車夫開的條子有什麼用，他只曉得「揩油」，「揩圓長的」，「加梭林」，「油罷了」。幸虧現在是革命軍，要是在軍閥時代的話，苦頭有你兩個喫的。革命軍的心腸軟得多了，懂得懂得！

兩個「白布衫」聽了他的話，全不理睬，眼睛又閉起來了。

這時火車到了W站了，上下的客人很多，有三個驛夫肩着提着幾件行李，在先走進來，後面隨着一個穿白夏布長衫的人。這人剛一走進，那位說教已畢的「中山裝」就趕快站起來招呼，口裏叫道：

「呀，談哉！巧極了。」

「哦，志澄，巧極巧極，在這裏會着，怎樣，好麼？」

「夏布衫」一面說話，一面打發了驛夫，就坐在「中山裝」的身旁，「中山裝」又道：

「你不是已經就職了麼，卻沒有來道喜，抱歉得很，近來很忙吧。」

「忙，忙，沒有法子。前面的幾節車好擁擠，拿着二等票，倒來坐三等車。」

「到上海去嗎？」

「是的，去買汽車。」

「上次你不是已經買過一輛很闊的車子麼？」

「送了人了。」

「哦，價錢不小吧。」

「這是論不得的，做官是容易的事嗎。那一輛車雖是費了心力揀選來的，但卻不能夠不送給人家。」

「送給誰了。」

「慢慢和你談罷……」

「夏布衫」這時說話的聲音很低，只有靠近他們的人纔聽得見。

「那天老汪請客，我就乘我那輛車去。酒宴散了，我們一同出外，他叫聽差叫馬車，我一問纔曉得他的汽車壞了，正在叫人修理。我就約他坐上我的新車，送他回去。他坐在汽車裏，端詳了一會，就贊美我的車子比他的好，說車身的顏色，車裏的裝置，一切都好。我說這一輛車是從法國雪特郎汽車公司買來的，是世界最新式的車子，價值很不小。他連聲說這輛車子不錯，自己的車子已經舊了，不久也要買一輛和這一樣的。我聽了他的話，便想好了一個主意……」

「慢着，你是不是馬上就把車子送給他呢，猜着了沒有？」中山裝不等夏布衫說完，

就搶先這樣發問。

「你還幼稚囉，照你這樣的送法，中什麼用，太荒唐了。我也是師法古人的故智，做官好容易！」說時，「夏布衫」的臉色變得更其莊重了，說話的聲音也稍微高了一點。

「後來我送他回公館，過了幾天，我纔叫人把車子洗刷清潔，在車裏換了副錦緞的坐褥，這纔叫汽車夫把車子開了過去，附了一封信，說請他永遠留用。後來回片來了，寫着『謹領謝』，我的這一顆心纔放平了。你瞧，現在怎麼樣，唉，一輛，就這麼，又算什麼。」「夏布衫」說到「就這麼」時，伸着細長而白的五個手指，在「中山」裝的眼前晃了一晃。

「那麼，照你說來，現在做大官，也還是那些老套吧。」

「何消說得，只是，現在要明瞭『黨』義，切忌腐化。」

這幾句話的重音，全在一個黨字上，好像銅鑼敲出來的「鐘」的聲音。

車窗裏的世態，我已經看的飽了，這是坐三等車的好處。這時火車正馳過一處風景清幽的地方，看見水田裏有小鳥翔着，獵取小蟲，遠遠的一座小山上現出一個塔尖，被綠樹擁抱着。

車已經到了目的地了，我也擠在人叢裏，下了火車。 一九二九年元旦日（小說月報）

姓

豐子愷

我姓豐。這個姓，據我們所曉得，少得很。在我故鄉的石門灣裏，也「只此一家」跑到外邊來，更少聽見有姓豐的人。所以人家問了我尊姓之後，總說「難得，難得！」

因這原故，我小時候受了這姓的暗示，大有自命不凡的心理。然而並非單爲姓豐難得，又因爲在石門灣裏，姓豐的只有我們一家，而中舉人的也只有我父親一人。在石門灣裏，大家似乎以爲姓豐必是舉人，而舉人必是姓豐的。記得我幼時，父親的用人褚老五抱我去看戲回來，途中對我說：「石門灣裏沒有第二個老爺，只有豐家裏是老爺，你大起來也做老爺，豐老爹！」

科舉廢了，父親死了。我十歲的時候，做短工的黃半仙有一天晚上對我的大姊說：「新橋頭米店裏有一個豐官，不曉得是甚麼地方人。」大姊同母親都很奇怪，命黃半仙當夜去打聽，是否的確姓豐？那裏人意思似乎說，姓豐會有第二家的？不要是冒牌？

黃半仙回來，說「的確姓豐，『養翰須豐』的『豐』說是斜橋人。」大姊含着長烟管說：「難道

真的不要是『鄧鮑史唐』的『鄧』罷！但也不再追究。

後來我遊杭州，上海，東京，朋友中也沒有同姓者。姓豐的果然只有我一人。然而不拘我一向何等自命不凡地做人，總做不出一點姓豐的特色來，到現在還是與非姓豐的一樣混日子，舉人也儘管不中，倒反而爲了這姓的怪僻，屢屢打麻煩。人家問起「尊姓？」我說「敵姓豐」，人家總要討添，或者誤聽爲「馮」。旅館裏，城門口查夜的警察，甚至疑我假造，說「沒有這姓！」

最近在寧紹輪船裏，一個錢莊商人教了我一個很簡明的說法：我上輪船，撥進房艙裏，先有這個肥胖的錢莊商人在內。他照例問我「尊姓？」我說「豐，咸豐皇帝的豐」。大概時代相隔太遠，一時教他想不到咸豐皇帝，他茫然不懂。我用指在掌中空劃，又說「五穀豐登的豐」。大概「五穀豐登」一句成語，錢莊上用不到，他也一向不曾聽見過，他又茫然不懂，於是我摸出鉛筆來，在香烟簾上寫了一個「豐」字給他看。他恍然大悟似地說：「噯！不錯不錯，匯豐銀行的豐！」

噯，不錯不錯！匯豐銀行的確比咸豐皇帝時髦，比五穀豐登通用！以後別人問我的時候我就這樣回答了。

（小說月報）

樓板

豐子愷

記得我小時的事：我們家裏那隻很低小的廳上正在供起香燭，請六神菩薩。離開蠟燭火燄兩尺就是單薄的樓板，樓板上正是置馬桶的地方，有人在便溺的時候，樓下歷歷可聞其聲。當時我已經從祖母及母親的平日的舉動言語間習知菩薩與便溺的相犯。這時候看見了在馬桶聲底下請六神的情形，就責問母親，母親用一個「吓」字批掉我的責問，繼續又說：「隔重樓板隔重山。」

當時我並不敢確信「板」的效用如其大，只是被母親這「吓」字壓倒了。後來我在上海租住房子，才曉得這句古典語的確是至理名言。「隔重樓板隔重山」，上海的空間的經濟，住家的擁擠，隔一重板，簡直可有交通斷絕而氣候不同的兩個世界，「板」的力竟比山還大。

五六年之前，我初到上海，曾在上海的西門的某里租住人家的一間樓底。樓面與樓底分住兩份人家，這回是我初次經驗。在我們的故鄉，樓上總是臥房，樓下總是供家堂六神的廳，決沒有樓上樓下分住兩份人家的習慣。我託人找到了這房子，進屋的前兩天，自己先去看一次。三開間的一座樓屋，樓

上三個樓面是二房東自己住的，樓下左面一間已另有一份人家租住，中央一間正面掛着一張朱柏盧先生治家格言，兩壁掛着書畫，是公用的客室，右面一間空着，就是我要租住的。在初到上海的我看來，這實在是一家，我們此後將同這素不相識的兩分人家同居，朝夕同堂，出入同門，這是何等偶然而奇妙的因緣。將來我們對這兩份人緣一定比久疏的親戚同族要親近得多，我們一定從此添了兩家新的親友，這是何等偶然而奇妙的因緣。我獨自起了這樣的心情，就請樓上的二房東下來，預備同他接洽，並作初見的談話。

一個男子的二房東從樓窗裏伸出頭來，問我有甚麼事。我走到天井裏，仰起頭來回答他說：「我就是來租住這間房間的，要和房東先生談一談。」那人把眉頭一皺，對我說：

「你租房子沒有甚麼可談的。你拿出十二塊錢，明天起這房子歸你。」

那頭就縮了進去。隨後一個娘姨出來，把那縮進去的話對我復述一遍。我心中有點不悅，但想租定了也罷，就付他十二塊錢，出門去了。

後來我們搬進去住了。雖然定房子那一天我已經見過這同居者的顏色，但總不敢相信人與人的相對待是這樣冷淡的，樓板的效用這樣大的。偶然在門間或窗際看見隣家的人的時候，我總想招

呼他們，同他們結隣人之誼。然而他們的臉上有一種不可侵犯的顏色，和一種拒人的力，常常把我推卻在千里之外。盡我們租住這房子的六個月之間，與隔一重樓板的二房東家及隔一所客堂的對門的人家朝夕相見，聲音相聞，而終於不相往來，不相交語，偶然在里門口或天井裏交臂，大家故意側目而過，反似結了仇怨。

那時候我才回想起母親的話，「隔重樓板隔重山，」我們與他們實在分居着空氣不同的兩個世界，而只要一重樓板就可隔斷。板的力比山還大！

（小說月報）

寄宿舍生活的回憶

豐子愷

寄宿舍生活給我的印象，猶如把數百隻小猴子關閉在個大籠子中，而使之齊飲食，齊起臥。小猴子們怎不鬧出種種可笑的把戲來呢？十多年前，我也曾做了一隻小猴子而在杭州第一師範學校的大籠子中度過五年可笑的生活。現在回想起來，飯廳裏把戲最爲可笑。

生活程度增高，物價騰貴，庶務先生精明，廚房司務調皮，加以青年學生的食慾昂進。夾大夾小

七八個毛頭小夥子，圍住一張板桌，協力對付五隻高腳碗裏的淺零零的菜蔬，真有「老虎喫蝴蝶」之勢。菜蔬中整塊的肉是難得見面的。一碗菜裏露出稀疏的幾根肉絲，或一個蛋邊添配一朵肉醬，算是席上的珍品了。倘有一個人大膽地開始向這碗裏叉了一筷，立刻便有十多隻筷子一齊湊集在這碗菜裏，八面夾攻，大有致牠死命的氣概。我是一向不喫肉的，沒有嘗到這種夾攻的滋味。但食後在盥洗處，時常聽見同學們的不平之語。有的人說：「這傢伙真厲害，他拿筷子在菜面上掉一個圈子，所有的肉絲便結集在他的筷子上，被他一筷子夾去了。」又有的人說：「那傢伙壞透了，他把筷子從蛋黃旁邊斜插進去，向底下挖取。上面看來蛋黃不會動彈，其實底下的半個蛋黃已被他挖空，剩下的只是蛋黃的一張壳了。」

有時衆目所注意的，是一段鯊魚。這種鯊魚在家庭的廚房裏是極粗末的東西，在當時買起來不過兩三個銅板一段。但在我們的桌面上，真同山珍海味一般可貴。因為牠又鹹又腥，夾得到一粒，可以送下三四口飯呢。不幸而這種鯊魚大都是石硬的。廚房司務又要省柴，煮得半生不熟。筷子頭上不會裝着刀鏢。兩根平頭的毛竹對付這段帶皮連骨的石硬的鯊魚，真非用敏捷的手法不可。我向來拙於用筷的手法。有一時期又聽信了一個經濟腕力的同學的意見，讓右手專司握筆而改用左手拿筷，手

法便更加拙劣。偏偏這碗鯨魚常不放在我的面前，而遠遠地放在桌的對面。我總要千難萬試，候着適當的機會，看中了鯨魚的一角而下箸。一夾不動，再來，三夾又不動。別人的筷子已經躍躍欲試地等候在我的手臂的兩邊，猶如馬路口的車子的等候綠燈了。我不好儘管阻礙交通，只得拉了一片鯨皮回來。有時連夾了四五次，竟連鯨皮都不得一條；而等候開放的人的眼，又都注集在我的筷頭，督視着我的演技。空筷子縮回來太沒有面子。但到底沒有辦法，我只得紅着臉孔，蘸一些鯨湯回來，也送下了一口白飯。

這原是我的技巧拙劣的原故。飯廳中的人大都眼明手快，當食不讓，像我這樣拙劣而退縮的人是少數。有的人一頓要喫十來碗飯。喫到本桌上的菜疏碗底隻隻向天的時候，他便轉移到有剩菜的鄰桌上去喫。喫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好像逐水草而轉移的遊牧之民。又有大食量而兼大胖子的人。舍監先生編排膳廳坐位時，倘把這大胖子編定在某席上，與他同坐一邊的人就多不平了。飯廳上的板桌比較普通家庭間的八仙桌狹小得多。在最偉大的大胖子，原來只合獨佔一邊。他佔據了一邊的三分之二，把其餘的三分之一讓給同坐一邊的瘦子，已經是客氣了。然而那瘦子便抱不平。瘦子的不平也是難怪的。因為這不是暫時之事，膳廳的坐位一經舍監先生編定之後，同坐一邊的兩人猶如經

過了正式結婚的夫婦，不由你任意離開了。一日三餐，一學期一百三五十日，共約四百餘餐，要餐餐儂，傍了一個大胖子而躲在桌角上喫飯，原是人情所難堪的事。況且喫飯一事實實在過於重大，據我所聞，暫時同喫一席喜酒，亦有因僥倖座位而起口角的事。我的故鄉石門地方，有一位吃虧不起的先生，赴親友家喫喜酒，奇巧和一個老實不客氣的大胖子同坐在桌的一邊。那大胖子獨佔了桌邊的三分之一，這吃虧不起的先生就向他開口：「老兄，你送多少喜儀？」大胖子一時不懂他的意思，率爾而對曰：「我送四角。」那人接着說道：「原來你也只送四角，我道你是送六角的。」我們飯廳裏的瘦子並未責問大胖子繳多少膳費，竟是在受教育的人，客氣得多。

我們的飯廳裏，着實是可稱爲客氣的。我們守着這樣的禮儀：用膳完畢的時候，必須舉起筷子，向着同桌未用畢的人畫一個圈子，用以代表「慢用」。未用畢的人也須用筷子向他一點，用以代表「用飽」。桌桌如此，餐餐如此。就是在五隻菜碗底都向天，未畢的人無可慢用，已畢的人不會用飽的時候，這禮儀也遵行不廢。但是，一羣猴子關閉在一個籠子裏，客氣也有客氣的可笑。舉動輕率的青年想把筷子伸向左方的一碗中去夾菜，忽又看中了右方的一碗菜，中途把筷子繞回右方，不期地在桌面畫了一個圈子。其餘的人當他是行「慢用」的禮，大家用筷子來向他亂點。結果滿座發出一種說

不出的笑聲。又有舉動孟浪的孩子只管急忙地划飯，不提防飯粒滾進了氣管，咳嗽出一大口和菜嚼碎的飯粒來，分播在公用的菜碗裏，又惹起一種說不出的笑聲。

據我的妻子所說，她在某女學校中做寄宿生的時候，飯堂裏的禮儀比我們更為嚴重。同桌的八個人，膳畢須等齊了一同散去，不得先走。據她說，喫得快而等候別人，不過對着殘盤多坐一下，還不算苦；苦的是喫得慢而被人等候的人。倘守了末位，更加難堪。其餘七個人都已用畢，環坐在你的面前，二十七十四隻眼睛燈煜地注視你的舉動，看你夾菜，看你划飯，看你咀嚼，看你嚥下去。十目所視已經嚴了，何況十四隻眼睛的注視！這結果，喫虧了嬌養慣的姑娘，便宜了廚房老板。（但她的學校是由校長先生家裏包飯的。）在家庭間嬌養慣的姑娘喫飯大都是一粒一粒地咀嚼的。她們到這學校裏來喫飯，最是喫虧。別人放下碗筷的時候，她還沒有喫完一碗飯。在十幾隻眼睛的監視之下，不好意思從容地添飯，只得餓着肚子走開了。大家怕守末位，只得大家少喫些，這就便宜了廚房老板（即校長先生）。

總之，飯廳裏種種可笑的把戲，都由於共食而發生。倘改了分食，我們的飯廳裏就寂寞了。各人各喫一份，喫肉絲不必用筷掉圈子，喫蛋無須向底下挖，喫鯊的艱辛也可免除。大食量的人無處遊牧，大胖子不致受人討厭，那種說不出的笑聲也沒有了。我們習慣了共食，以為喫飯當然如此，但根本地想

來，這辦法實在有些稀奇，而且頗不妥當。我們的喫飯是以飯爲主體而菜蔬爲補助的。這彷彿饅頭，主體是麵，而以餡補助麵的滋味。但饅頭中的主體和補助物各有相當的分量，由做饅頭的人配好了給我們喫。喫飯則並不配好，而一任喫者臨時自己配合。但又不是一餐一餐地配合，也不是一碗一碗地配合，而是一口一口地配合的。划進一口飯，從口中抽出筷子，插進公用的菜碗裏，夾取一筷菜，再送進口中。這辦法稀奇得帶些野蠻。有潔癖的人自備專用的碗筷，每餐隨身攜帶，卻不知共食的時候，七八雙筷子從七八隻口中到公用的菜碗裏要往返數十百次，每碗菜裏都已混着各人的唾液了。像我們的飯廳裏的小弟弟們，有時竟把嚼碎了的飯屑由筷子帶到公用的菜碗裏，攪勻了給各人分喫呢。共食的辦法在家庭間也許可行。但在我們的飯廳中，行之便有種種可笑的把戲。因爲一桌中的和平，全靠各人的公德和良心而維持。共食者要個個是恪守禮儀的道學先生，也許可以沒事。但我們是關閉在大籠子中的小猴子，不像羣狗地狂吠而爭食，還算是客氣的啊！

飯廳上的可笑由於合併而來，宿舍裏的可笑則由於分別而生。住的地方和睡的地方，分別爲二處。數百學生，每晚像羊羣一般地被驅逐到樓上的寢室內，強迫他們同時睡覺；每晨又強迫他們同時

起身，一齊驅逐到樓下的自修室中。明月之夜，倘在校庭中多流連了一回，至少須得暗中摸索而就寢，甚或蒙舍監的譴責，被視為學校中的犯法行為。嚴冬之晨，倘在被窩裏多流連了一回，就得犧牲早飯，或被鎖閉在寢室總門內。照這制度的要求，學生須同畜生一樣，每天一律放牧，一律歸牢，不許一隻離羣而獨步。那宿舍的模樣，就同動物院一般。一條長廊之中，連續排列着頭二十間寢室的門。門的形狀色彩完全相同。每一寢室內排列着三六十八隻板床。床的形狀也完全相同。各室中的布置又完全相同。你倘若被編排在靠近長廊首尾的幾間寢室中，還容易認識。但我不幸而常被編排在中段的幾間寢室中，就寢時便不易從形式上認識自己的房間。寢室的門上，原有寢室號碼。旁邊又掛着室內的寄宿生的姓名表，宛如動物園內的籠上的標扎。白天要找尋自己的寢室，原可按着號碼或姓名表而探索；但長廊兩端的寢室總門，白天是鎖閉的。我們入寢室的時間總是黑夜九點半鐘。這時候每室內開一盞電燈，長廊的兩端的扶梯上面也各有一盞電燈。但燈光極弱，寢室號碼是不易辨認的。我只能跟隨同寢室的人，或牢記門口一隻床內的被褥的色彩和花紋，以為自己的寢室的記號。倘這位睡在門口的朋友一朝換了被頭，我便一時失迷，須得張皇逡巡了一回，然後發見自己的寢室。找到了自己的床，趕快脫衣就睡。不久寢室內就變成黑暗的世界了。長廊兩端的兩盞電燈原是通夜不熄的。長廊內

依舊有光。但中段的寢室門外，所受的光度很是微弱了。倘不是月明之夜，熄燈後在寢室內只看見開向長廊內的玻璃窗的微明的方格，此外更無一線光明了。這在翻進床裏就打眠好的人也許不覺得苦；但我在青年時代，向有不易入睡的習癖。因為不易入睡，就歡喜停火。倘先熄了燈，我便輾轉不能成寐，要直到更深人倦，然後瞑目。但次日就不能早起，須得放棄早膳，或被鎖閉，或受舍監先生的責罰了。所以我初到這學校來做寄宿生的時候，曾爲了這個習癖而受不少的苦惱。會記那時候，我對於自己的習癖異常執着。我心中常痛恨學校生活的無理，而庇護自己的習癖。有一次我看到洪北江的文句：「夜寢列燭，求其悅魂，」以爲我自己的習癖暗合於古人的意見，便非常高興。現在，我已改爲日出而起日入而息的生活，燈火在我幾乎無用了。但回憶青年時代所憧憬的文句，仍覺得可愛。上次我到上海，曾專爲這文句而買了一部八大家駢文鈔。

宿舍中的可笑把戲，就在我輾轉不寐的時候演出來了。小便的桶放在長廊兩端扶梯上頭的電燈下面。約摸十一二點鐘，頭一忽醒的時候，就聽見鄰室中有人起來小便。死一般沈寂的宿舍中，寢室門呀的一聲，長廊內就有倉皇出奔似的脚步声，「騰騰騰騰」地越響越遠，終於消失了。不久這聲音又起，越響越近，寢室門呀的一聲，又沈寂了。忽然我們的寢室內起了一種驚駭的呼叫聲：「啊，

「啊！」那一個那一個！鄰床的人被他們擾醒，繼續就有答話之聲和笑聲。原來鄰室中赴小便回來的人，睡眼朦朧，認錯了一扇門，誤進了我們的寢室，急忙把身子攢進同樣位置的眠床中，卻壓在別人的身上，就把那人從睡夢中嚇醒，兩人都驚喊起來，演成這幕深夜的趣劇。因為我們雖被襲擾在這動物園裏，但實際上並未具有狗鼻子一般靈敏的嗅覺，或貓眼睛一般銳利的視覺，故在暗夜中便會誤認自己的窠巢。明天的自修室中就添了一種談笑的資料。

自修室就在寢室的樓下，也是向着長廊中開門的。每室容二十四人，兩人共用一桌，兩桌相對，四人為一團，一室共六團。六團在室中的布置，依照骰子上的六點的式樣。室室都如此。每天晚上七時至九時之間，四五百人都在埋頭自修的時候，你倘不想起這是我們的學校的宿舍，而走到長廊中去觀望各室的光景，一定要錯認這是一大嘈雜的裁縫工場。我最初加入這生活中的時候，非常不慣，覺得這裏面實在只宜於縫工。縫工可以一面縫紉，而一面聽人說話或和人談天。要我在這裏面讀書，我只得先拿鋼筆尖來刺聾自己的耳朵。耳朵終於沒有刺，但後來自然變成聾子一般，也會在別人挪揄談笑的旁邊看書或演習算草了。有時對座的五年級生拉着高調而朗讀古文，觀止同時出動地抖他的腿。我對於他的高調也可以置若罔聞，不過算草簿子上添了許多曲線組成的阿拉伯字。

寄宿舍中的自由鄉是調養室。所以調養室中常常人滿。雖經舍監和校醫嚴格地限制，但入調養室的人依然很多。我也曾一入這自由鄉，覺得調養室的生活比較宿舍的生活，一軟一硬，一寬一猛，一溫一寒。那裏的床鋪和桌椅的位置，可以自由改動，不拘一定的形狀。起居可以隨意早晚，不受鈴聲的支配。舍監先生不來點名，上課了可以堂皇地缺席。最舒服的，病人可以公然地叫廚子做些愛喫的菜蔬，或叫齋夫生個炭爐來自煮些私菜。這不但病人舒服，病人的同鄉或知友們也可託這病人的福而來調養室中享受幾頓豐富，舒泰，溫暖的晚餐。故病勢輕微而病狀顯著的病是我們所盼望的。發瘧的人最幸福了。瘧的發作，不管寢室總門的開不開，立刻要求擁被而臥。這真是入調養室的最正當又最有力的理由。而且入室以後，在瘧勢不發作的時間，歡喜上的課依舊可以去上，不歡喜上的課可以公然不到。這真是學生的幸福病！我的入調養室也是託發瘧的福。不幸而瘧疾就愈，但我又遷延了幾天而出室。出室之後，我想：下次倘得發瘧，我決不肯服金雞納霜了。

四五百隻小猴子關閉在大籠子中，所演的可笑的把戲多得很呢。但我已不能一一記憶當時的詳情了。現在我跳出了籠子而在回憶中旁觀當時籠內的生活，覺得可笑。但當身在籠中的時候，只覺得可悲與可怕。我初入學校，曾經一兩個月的不快與悲哀。我不慣於這籠中的猴子的生活，而眷戀我

的庭幃。自念從此以後，只有在年假和暑假的二三個月內得在家中做人，其餘大部分的日月是做猴子的時間了。但爲了求學，這又是不可避免的事。求學必須如此的麼？這疑團在我的心中始終不釋。

到現在，我脫離學生生活已經十三四年了。但昔日的疑團在我心中依然不去。那種可悲可怕的感情，也依舊可以再現。我每逢看到了或想起了關於學生生活的狀況，猶如驚弓之鳥，總覺得害怕。上回我到上海，赴某學校訪問一位在那裏做教師的朋友，蒙他引導我到他的臥室中去談話。通過學生宿舍的時候，我看見一個開着門的寢室中，排列着許多床鋪，一律上起蚊帳，豈好被頭。地板上只有極整齊的板縫的並行線，沒有半點東西，很像圖書館的藏書室，全不像人所住宿的地方。當我通過這寢室門口的時候，我的朋友對我說：「這裏的宿舍辦得還整頓呢，你看！」我漫應了一聲。但想起他這句話的代價，十多年前在母親膝前送盡了愜逸的假期而重到學校的宿舍中時所感到的那種黯然的情緒再現在我的心頭了。又如這一回，我結束了母親的葬事，爲了要寫這些稿子，匆匆離開故鄉，回到嘉興的寺院一般靜寂的寓居中。同舟的有兩個孩子和我姊的兒子——立達學園高中科學生周志道君。他因爲寒假期滿，故來我家送了他的外祖母的葬，便搭了我的船，同到嘉興，預備次日乘火車赴江灣上學。我在舟中非常愉快。因爲我已經結束了平生最後的一件大事，現在是坐了自己獨屬的船，

悠悠地開到我所歡喜的寺院一般靜寂的寓居中。但對着同舟的青年又感到黯然的情緒。因為我自己的心來推度他的心，覺得他現在是在他母親膝前送盡了愉逸的假期而整裝赴校，又將開始我所認為可悲可怕而寄宿舍生活了。故到寓的第一日，我的興味爲他減殺了一半。我似乎不便要他一同享樂我的家庭生活。例如在火爐上煨些年糕，煎些茶，或向園地裏拔些蘿蔔，割些黃芽菜，是我的家庭中的無上的樂趣。但想起了我的外甥不能長久和我們共樂而且此去將開始嚴格的學生生活，我的興趣就被對他的同情所阻抑，不能充分地展開了。——雖然我明知他對於家庭生活和學校生活的感情不一定和我一樣。但這好比閒步於車站之旁，在柵欄外面旁觀急急忙忙地上車下車的旅客。對他們擺出悠閒的態度來，似乎是殘忍的行爲。

二十年二月十三日於嘉興（中學生）

作了父親

豐子愷

史悟岡會說：「修行無他慕，只求免入輪迴，少認世間無數爺娘耳。」「少認爺娘」一句話，大眾聽了都要發笑，以爲這是諧謔之談；但在新失了母親而感情不肯降服的我聽來，這真是至明至達之

！人生於世，認爺娘實是一種最大的累。「我」的全部寄託在這一個脆弱渺小的肉體中，而這肉體是爺娘所出的。故世間最深的關係無過於親子，世間最真的感情無過於孝慈。然而結着世間最深的關係而懷着世間最真的感情的爺娘和我，其全部都祇寄託在一個脆弱渺小的肉體中，有不測的災殃與無常的大恨。這猶之有夫之婦與有婦之夫邂逅而結了不解之緣，情知必被告發，終須離異而各歸本家的，那麼這憂患恐懼而又短暫的歡會有何可樂，而這邂逅之緣豈非一種大累？求「免入輪迴，少認爺娘」猶之欲各安本家，少結私情，以免除這種無謂的大累。這豈非至明至達之見？我拿男女的私行來比喻親子之情，似乎冒瀆了神聖的孝慈。但念古人的以香草美人比喻君王，則我的比喻亦無不可，而且比香草美人確切一些呢。

認爺娘是一種最大的累，則被認爺娘是一種次大的累。世間爲人子而未得報恩，遭風木之悲而抱終天的大恨者，斯爲最大苦。爲人父而不能全其養育，貽誤子女而懷無窮的遺憾者，斯爲次大苦。我在過去十年中，以人子兼爲人父，兼得了這兩種大苦。我在子道尙未能盡的時候，不期而作了父親。結果兩者都不能稱職，致使在我九歲時以一身兼父母之職而撫育我一個獨子的慈母，到六十八歲猶未得我的消埃的報養而去世，而對於九人的子女，亦不能全其養育，致使夭折了三人。如今只贏得終

天的大恨與無窮的遺憾，伴着這殘廢的後半世。

今年二月五日午時，我被免了人子之職。以前我是兼任父親，現在我是專任父親了。照我前面所說，現在我是已經脫卻了爲人子的最大的累，而僅有爲人父的次大的累了，照理應該快樂些。但實際卻不然。猶之做教師的人，本來兼任甲乙兩校的課，現在被甲校免職，而做了乙校的專任教師。照理說來，任勞比前簡單而統一，這人應該快樂些。但實際卻不然：他對於免他職的甲校，懷着戀舊之情；而對於新來專任的乙校的任務，頗感不慣之苦。

我這個專任父親，正和這位專任教師同一情形。我戀慕從前爲人子的時代，而不慣於專作父親的生活。我如今方才理解 Home without mother 的歌曲的哀思，常常獨自吟唱。但顧視成行的兒女依着他們的母親的膝前的光景，又覺得目前所見的正是一個團圓的家庭，不配唱 Home wit^or mother 的歌，何以我的心弦這樣吻合於這歌的音調呢？我嫉妬我的兒女們。我想對他們說：「我不願專作你們的父親，我也想依着我的母親的膝前呢！」從前我曾經離開我的母親至五六年之久，現在回想何等懊悔！假使我現在找得到我的母親，我要伏在她的膝前，永遠不起來。

不慣由你不慣，事實上我已擔任了專任父親，不能辭職了。但我的心情既如前述，故作了專任父

親之後的我，對於兒女並沒有甚麼特別的熱心。不過自從我的母親死後，我頰上留了鬚鬚。倘要在形式上找來我作兼任父親時與作專任父親時的區別，便只有這幾根鬚鬚。這也和某種學校裏的專任教師或主任教師的只掛一個形式的空名一樣。但這鬚鬚在我的兒女們的眼中，確是種新奇的東西。他們看見家裏從來不曾有過生鬚鬚的人。他們以為祖母死了，父親的頰上自然會生出鬚鬚來的。所以有一個孩子便問我：「祖母死了，爸爸爲甚麼便生鬚鬚？」我隨口回答他說：「祖母死了，爸爸老了，老了便生鬚鬚。」我偶然說出了這個「老」字，心裏卻受了牠一些暗示。加之有一天忽然從一個小販受得了「老先生」的稱呼，以後這稱呼便源源而來，不相識的人們都稱呼我爲「老先生」。「老」給我的暗示便愈加深起來了。我漸漸承認自己已是老人，不須仰事而只要俯畜了。我的鬚鬚就不期地變了專任父親的徽章。

華瞻伏在我的懷中，給我梳理下頰上的鬚鬚。他發見了一根白鬚鬚，驚奇地叫起來：「寶姊姊，爸爸生白鬚鬚了！」便有許多孩子的頭擠在我的頰下，許多小手來撫弄我這根白鬚鬚。我又受了這「白」字的暗示，一時似乎更老了一些。我摸摸自己的鬚，看看這一羣癡騷的兒女，便模倣起陶淵明的「賣子來」：「阿寶已十一，孀情故無匹。阿先正二五，終日低頭立。軟軟垂九齡，獨坐滿娘膝。華瞻年七歲，但

竟巧格力。圍草滿四週，尿屎還撒出。不如小一甯，鄉下去作客。」我把這詩寫在一張紙上，貼在孩子們的讀書室中。他們看見紙上有自己的名字，都來嘻嘻哈哈地誦讀，後來便當作歌唱了。

但鬚鬚終只是一個表面的徽章，專任終只是一個形式的空名。我的心依舊不慣於專爲人父。終天的大恨與無窮的遺憾，不能降服我的感情，常在深夜之中，燈昏人靜之後，作劇烈的交戰。但恨與憾猶如兩株大樹，我的感情猶如一個蚩蚩，想要撼動牠們，真是可笑不自量了。每夜只是徒然地疲乏了自己的心神，而在「着意過他生」的一個念頭之下停止交戰。朝陽照入我的床幃，我醒後的第一念是「今天爲甚麼而生？」朝陽的光似在告訴我：『你今天專爲作父親而生！』我便毅然地起床，摸着我的鬚鬚，再來作一天父親。故鬚鬚雖然只是一個表面的徽章，卻全靠牠鼓勵我作父親的勇氣。猶之辦公的人員心中雖然無意於辦公，但胸前掛了一塊徽章，不由你不振作起精神來做事。然而這鬚鬚近來也惱了我。我夜間常蒙着了繡被而做夢。所夢見的常是母親病中的光景。母親病篤的幾天，因爲仰臥氣急，常起坐而倚在我的身上，我用我自己的胸部貼住母親的背，母親的頭正擱在我的肩上。這樣地經過了好幾天可怕的日子，母親終於死在我的懷裏。故母親的白髮蓬鬆地塞在我的頰邊的光景，我一閉眼睛就能清楚地看見。近來在夢中，便常見這種可怕的光景。總是焦慮萬分，急出了一身大

汗而醒覺。有時半醒半夢，牽動頭上的絲被，覺得頰邊塞着蓬鬆的東西，以爲是母親的白髮。「母親果真倚在我的懷中麼？」這樣一想便驚醒，方纔知道塞在頰邊的是自己新來養着的鬍鬚——作父親的徽章。這一夢便使我半夜失眠。朝陽的光也不復告訴我「你今天專爲作父親而生」的話。我只是懶然地起床，摸着我的鬍鬚想道：「安得你變成我母親的白髮！」我又想起史悟岡的話了：『修行無他慕，只求免入輪迴，少認世間無數爺娘耳。』

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寫於嘉興楊柳灣之綠堂。（婦女雜誌）

從孩子得到的啓示

豐子愷

一

晚上喝了三杯老酒，不想看書，也不想睡覺，捉一個四歲的孩子華瞻來騎在膝上，同他尋開心。我隨口問：

『你最歡喜甚麼事？』

他仰起頭一想，率然地回答：

『逃難。』

我倒有點奇怪：「逃難」兩字的意義，在他不會懂得，爲甚麼偏偏選擇牠，倘然懂得，更不應該歡喜了。我就設法探問他：

『你曉得逃難就是甚麼？』

『就是爸爸，媽媽，寶姊姊，軟軟……娘姨，大家坐汽車，去看大輪船。』

啊！原來他的「逃難」的觀念是這樣的！他所見的「逃難」是「逃難」的這一面！這真是最可歡喜的事！

一個月以前，上海還屬孫傳芳的時代，國民革命軍將到上海的消息日緊一日，素不看報的我，這時候也定一份時事新報，每天早晨看一遍。有一天，我正在看昨天的舊報，等候今天的新報的時候，忽然上海方面鎗砲聲起了。大家驚惶失色，立刻約了鄰人，扶老攜幼地逃到附近的婦孺救濟會裏去躲避。其實倘然此地真果進了戰線，或到了敗兵，婦孺救濟會也是不能救濟的。不過當時張皇失措，有人提議這辦法，大家就假定牠爲安全地帶，逃了進去。那裏面地方很大，有花園，假山，小川，亭臺，曲欄，長廊，

花樹，白鴿，孩子們一進去，登臨盤桓，快樂得如入新天地了。忽然兵車在牆外轟過，上海方面的機關鎗聲，嘖聲，愈響愈近，又愈密了。大家坐定之後，聽聽，想想，方才覺到這裏也不是安全地帶，當初不過是自騙自罷了。有決斷的人先出來雇汽車逃往租界。每走出一批人，留在裏面的人增一次恐慌。我們結合隣人來商議，也決定出來雇汽車，逃到楊樹浦的滬江大學。於是立刻把小孩子們從假山中，欄杆內捉出來，裝進汽車裏，飛奔楊樹浦了。

所以決定逃到滬江大學者，因爲一則有隣人與該校熟識，二則該校是外國人辦的學校，較爲安全可靠。鎗聲漸遠漸弱，到聽不見了的時候，我們的汽車已到滬江大學。他們安排一個房間給我們住，又爲我們代辦膳食。傍晚，我坐在校旁的黃浦江邊的青草堤上，悵望雲水遙憶故居的時候，許多小孩子採花，臥草，爭看無數的帆船輪船的駛行，又是快樂得如入新天地了。

次日，我同一隣人步行到故居來探聽情形的時候，青天白日的旗子已經招展在晨風中，人人都有喜色，似乎從此可慶承平了。我們就雇汽車去迎回避難的眷屬，重開我們的牕戶，恢復我們的生括。從此「逃難」兩字就變成家人的談話的資料了。

這是「逃難」。這是多麼驚慌、緊張而憂患的一種經歷！然而人物一無損喪，只是一次虛驚。過後

回想這回好似全家的人突發地出門遊覽兩天。我想假如我是預言者，曉得這是虛驚，我在逃難的時候將何等有趣！素來難得全家出遊的機會，素來少有坐汽車遊覽參觀的機會。那一天不論時，不論錢，浪漫地，豪爽地，痛快地舉行這游歷，實在是人生難得的快事！只有小孩子真真感得這快樂！他們逃難回來以後，常常拿香煙簍子來疊作欄杆，小橋，汽車，輪船，帆船，常常問我關於輪船，帆船的事，牆壁上及門上又常常有色粉筆畫的輪船，帆輪，亭子，石橋的壁畫出現。可見這「逃難」在他們腦中有難忘的歡喜的印象。所以今晚我無端地問華瞻最歡喜甚麼事，他就立刻選定這「逃難」原來他所見的是「逃難」的這一面。

不止這一端；我們所打算，計較，爭奪的洋錢，在他們看來個個是白銀的浮雕的胸章；僕僕奔走的行人，血汗涔涔的勞動者，在他們看來個個是無目的地在遊戲，在演劇；一切建設，一切現象，在他們看來都是大自然的點綴，裝飾。

唉！我今晚受了這孩子的啓示了：他能撤去世間事物的因果關係的網，看見事物的本身的真相。他是創造者，能賦給生命於一切的事物。他們是「藝術」的國土的主人。唉，我要從他學習！

二

兩個小孩子，八歲的阿寶與六歲的軟軟，把圓凳子翻轉，叫三歲的阿章坐在裏面，他們兩人同他抬轎子，不知那一個人失手，轎子翻倒了。阿章在地板撞上了，一個大響頭，哭了起來。乳母連忙來抱起。兩個轎夫站在旁邊呆看。乳母問：「是誰不好？」

阿寶說：「軟軟不好。」

軟軟說：「阿寶不好。」

阿寶又說：「軟軟不好，我好！」

軟軟也說：「阿寶不好，我好！」

阿寶哭了，說：「我好！」

軟軟也哭了，說：「我好！」

他們的話由「不好」轉到了「好」。乳母已在餵乳，見他們哭了，就從旁調解：

「大家好，阿寶也好，軟軟也好，轎子不好！」

孩子聽了，對翻倒在地上的轎子看看，各用手背揩揩自己的眼睛，走開了。

孩子真是愚蠢。直說「我好」，不知謙讓。

所以大人要稱他們爲「童蒙」，「童昏」。要是大人，一定懂得謙讓的方法：心中明明認爲自己好，而別人不好，口上只是隱隱地或轉彎地表示，讓衆人看，讓別人自悟。於是謙虛，聰明，賢慧等美名皆在我了。

講到實在，大人也都是「我好」的。不過他們懂得謙讓的一種方法，不像孩子地直說出來罷了。謙讓方法之最巧者，是不但不直說自己好，反而故意說自己不好。明明在諄諄地陳理說義，勸諫君王，必稱「臣雖下愚」。明明在自陳心得，辯論正義，或懲斥不良，訓誡愚頑，表面上總自稱「不佞」，「不慧」，或「愚」。習慣之後，「愚」之一字竟通用作第一身稱的代名詞，凡稱「我」處，皆用「愚」。常見自持正義而赤裸裸地罵人的文字函牘中，也稱正義的自己爲「愚」，而稱所罵的人爲「仁兄」。這種矛盾，在形式上看來是滑稽的；在意義上想來是虛偽的，陰險的。「滑稽」，「虛偽」，「陰險」，比較大人評孩子的所謂「蒙」，「昏」，醜劣得多了。

對於「自己」原是誰都重視的。自己的要「生」，要「好」，原是普遍的生命的共通的大欲。今阿寶與軟軟爲阿章抬轎子，翻倒了轎子，跌痛了阿章，是誰失手，是誰好誰不好，姑且不論；其表示自己「好」的手段，是徹底地誠實，純潔而不虛飾的。

我一向以小孩子爲「昏蒙」。今天看了這件事，恍然悟到我們自己的昏蒙了。推想起來，他們當是誠實的「經心而言」的。而我們呢，難得有一日不犯「言不由衷」的惡德！

唉！我們本來也是同他們那樣的，誰造成我們這樣呢？

（小說月報）

東京小品

廬隱

一 咖啡店

橙黃色的火雲包籠着繁鬧的東京市，烈炎飛騰似的太陽，從早晨到黃昏，一直光顧着我的住房；而我的脆弱的神經，彷彿是林叢裏的飛螢，喜歡憂鬱的青葱，怕那太厲害的陽光，只要太陽來統領了世界，我就變成了冬令的蟄蟲，了無生氣。這時只有煩躁疲弱無聊佔據了我的全意識界，永不見如春波般的靈感蕩漾……呵！壓迫下的呻吟，不時打破木然的沈悶。

有時勉強振作，拿一本小說在地席上睡下，打算潛心讀兩行，但是看不到幾句，上下眼皮便不由自主的合攏了。這樣昏昏沈沈挨到黃昏，太陽似乎已經使盡了威風，漸漸的偃旗息鼓回去，海風也湊

越般吹了來，我的麻木的魂靈陡然驚覺了。「呵！好一個苦悶的時間，好像換過了一個世紀！」在自嘆自傷的聲音裏，我從地席上爬了起來，走到樓下自來水管前，把頭臉用冷水沖洗以後，一層遮住心靈的雲霧遂向蒼茫的暮色飛去，眼前現出鮮明的天地河山，久已凝閉的靈海也慢慢掀起波浪，於是過去的印象，和未來的幻影，便一種種的在心幕上開映起來。

忽然一陣非常刺耳的東洋音樂不住的送來耳邊，使聽神經起了一陣痙攣。咳！這是多麼奇異的音調，不像幽谷裏多靈韻的風聲，不像叢林裏清脆婉轉的鳴鳥之聲，也不像碧海青崖旁的激越澎湃之聲……而只是爲衣食而奮鬥的勞苦掙扎之聲。雖然有時聲帶顫動得非常婉妙，使街上的行人不知不覺停止了脚步，但這只是好奇，也許還含着些不自然的壓迫，發出無告的呻吟，使那些久受生之困厄的人們同樣的嘆息。

這奇異的聲音正是從我隔壁的咖啡店裏一個粉面朱唇的女郎櫻口裏發出來的。——那所咖啡店是一座狹小的日本式樓房改造成的。在三四天以前，我就看見一張紅紙的廣告貼在牆上，上面寫着本咖啡店擇日開張，從那天起，有時看見泥水匠人來洗刷門面，幾個年青精壯的男人佈置裝飾和桌椅，一直忙到今天早晨，果然開張了。當我才起來，推開玻璃窗向下的時候，就見這所咖啡店的

門口，兩旁放着兩張紅白夾色紙糊的三角架子，上面各支着一個滿綴紙花的華麗的花圈，在門楣上斜插着一枝姿勢活潑鮮紅色的楓樹，沿牆根列着幾種松柏和桂花的盆栽，右邊臨街的窗子垂着淡紅色的窗帘，繞着那淡咖啡色的牆，真有一種說不出的鮮明豔麗。

在那兩個花圈的下端，各綴着一張彩色的廣告紙，上面除寫着本店即日開張，歡迎主顧以外，還有一條寫着『本店用女招待』字樣，——我看到這裏，不禁回想到西長安街一帶的飯館門口那些紅綠紙寫的僱用女招待的廣告了。呵！原來東方的女兒都有招徠主顧的神通！

我正出神的想着，忽聽見叮叮噹噹的響聲，不免尋聲看去，只見街心有兩個年青的日本男人，身上披着紅紅綠綠彷彿袈裟式的半臂，頭上頂着像是涼傘似的一個圓東西，手裏拿着鏡鏡，像戲臺上的小丑一般，在街心連敲帶唱，扭扭捏捏，怪樣難描，原來這就是活動的廣告。

他們雖然這樣辛苦經營，然而從清晨到中午還不見一個顧客光臨，門前除卻他們自己作出熱鬧聲外，其餘依然是冷清清的。

黃昏到了，美麗的陽光斜映在咖啡店的牆隅，淡紅色的窗帘被晚涼的海風吹得飄了起來，隱約可見房裏有三個年青的女人盤膝跪在地席上，對着一面大菱花鏡，細細的擦臉，塗粉，畫眉，點胭脂，然

後袒開前胸，又厚厚的塗了一層白粉，遠遠看過去真是『膚如凝脂，頰如蟠螭』，然而近看時就不免有石灰牆和泥塑美人之感了。其中有一個是梳着兩條辮子的，比較最年輕也最漂亮，在打扮頭臉之後，換了一身藕合色的衣服，腰裏拴一條橙黃色白花的腰帶，背上駝着一個似包袱的東西，然後款擺着柳條似的腰肢，慢慢下樓來，站在咖啡店的門口，向着來往的行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大施其外交手段。果然沒有經過多久，就進去兩個穿和服木屐的男人，從此冷清清的咖啡店裏驟然笙簫並奏，笑語雜作起來。有時那個穿藕合色衣服的鶻兒唱着時髦的愛情曲兒，燈紅酒綠，直鬧到深夜兀自不散。而我呢，一雙眼的上眼皮和下眼皮簡直分不開來，也顧不得看個水落石出。總而言之，想錢的錢到手，賞心的開了心，圓滿因果，如是而已，只應合十念一聲『善哉！』好了，何必神經過敏，發些牢騷，自討苦趣呢！

一一 廟會

正是秋雨之後，天空的雨點雖然停了，而陰雲兀自密佈太虛。夜晚時的西方的天，被東京市內的萬家燈火照得起了一層烏灰的絳紅色。晚飯以後，我們照例要到左近的森林中去散步。這時地上的雨水還不會乾，我們各人都換上破舊的皮鞋，拿着雨傘，踏着泥滑的石子路走去。不久就到了那高臺

入雲的松林裏。林木中間有一座土地廟，平常時都是很清靜的閉着山門，今夜卻見廟門大開，門口掛着兩盞大紙燈籠。上面寫着幾個藍色的字——天主社，——廟裏面燈火照耀如同白晝，正殿上搭起一個簡單的戲臺，有幾個戴着假面具穿着彩衣的男人——那面具有的像龜精鼈怪，有的像判官小鬼，大約有四五個人，忽坐忽立，指手畫脚的在那裏扮演，可惜我們語言不通，始終不明白他們演的是什麼戲文。看來看去，總感不到什麼趣味，於是又到別處去隨喜。在一間日本式的屋子前，圍着高才及肩的矮矮的木柵欄，裏面設着個神龕，供奉的大約就是土地爺了。可是我找了許久，也沒找見土地爺的法身，只有一個圓形銅製的牌子懸在中間，那上面似乎還刻着幾個字，離得遠，我也認不出是否寫着本土地神位，——反正是一位神明的象徵罷了。在那佛龕前面正中的地方懸着一個旛旌似的東西，飄帶低低下垂。我們正在仔細揣摩賞鑑的時候，只見一位年紀五十上下的老者走到神龕面前，將那旛旌似的飄帶用力扯動，使那上面的銅鈴發出零丁之聲，然後從錢袋裏掏出一個銅錢——不知是十錢的還是五錢的，只見他便向佛龕內一甩，頓時發出鏗鏘的聲音，他合掌向神前三擊之後，閉眼凝神，躬身膜拜，約過一分鐘，又合掌連擊三聲，這才慢慢離開神龕，心安意得的走去了。

自從這位老者走後，接二連三來了許多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還有尚在娘懷抱裏的嬰孩

也跟着母親向神前祈禱求福，凡來頂禮的人都向佛龕中捨錢佈施。還有一個年紀二十多歲的女人，身上穿着白色的圍裙，手中捧着一個木質的飯匾，滿滿裝着白米，向神座前貢獻。禮畢，那位道袍禿頂的執事僧將飯匾接過去，那位善心的女施主便滿面欣慰的退出。

我們看了這些善男信女禮佛的神氣，不由得也滿心緊張起來，似乎冥冥之中真有若干神明，他們的權威足以支配昏昧的人羣，所以在人生的道途上，只要能逢山開路，見廟燒香，便可獲福無窮了。不然，自己勞苦得來的銀錢柴米，怎麼便肯輕輕易易雙手奉給僧道享受呢？神祕的宇宙！不可解釋的人心！

我正在發呆思量的時候，不提防同來的波扯了我的衣襟一下，我不禁「呀！」了一聲，出竅的魂靈兒這纔復了原位，我便問道：「怎麼？」波含笑道：「你在想什麼？好像進了夢境，莫非神經病發作了嗎？」我被他說得也好笑起來，便一同離開神龕到後面去觀光。嚇！那地方更是非常熱鬧，有許多情裝豔服，然而脚着木屐的日本女人，在那裏購買零食的也有，吃冰激凌的也有。其中還有幾個西裝的少女，脚上穿着長統絲襪和皮鞋，——據說這是新日本女人，也在人叢裏擠來擠去，說不定是來參禮的，還是也和我們一樣來看熱鬧的。總之，這個小小的土地廟裏，在這個時候是包羅萬象的。不過倘使佛

有眼睛，瞧見我滿臉狐疑，一定要瞪我幾眼吧。

迷信——具有最大的威權，尤其是當一個人在倒霉不得意而時候，或者心靈失卻依據徘徊歧路的時候，神明便成人心的主宰了。我有時也曾經歷過這種無歸宿而想像歸宿的滋味，然而這在我只像電光一瞥，不能堅持久遠的。

說到這裏，使我想起童年的時候——我在北平一個教會學校讀書，那一個秋天，正遇着耶穌教徒的復興會，——期間是一來復。在這一來復中，每日三次大祈禱，將平日所作虧心欺人的罪惡向耶穌基督懺悔，如是，以前的一切罪惡便從此洗滌盡淨，——那怕你是個殺人放火的強盜，只要能悔罪便可得救，雖然是苦了倒釘十字架的耶穌，然而那是上帝的旨意，叫他來捨身救世的，這是耶穌的光榮，人們的福音。——這種無私的教理，當時很能打動我弱小的心弦，我覺得耶穌太偉大了，而且法力無邊，凡是人類的困苦艱難，只要求他，便一切都好了。所以當我被他們強迫的跪在禮拜堂裏向上帝祈禱時，——我是無情無緒的正要到夢鄉去逛逛，恰巧我們的校長朱太太顫顫巍巍走到我面前也一同跪下，並且撫着我的肩說：『呵！可憐的小羊，上帝正是我們的牧羊人，你快些到他的面前去吧，他是仁愛的偉大的呵！』我聽了她那熱烈誠摯的聲音，竟莫明其妙的怕起來了，好像受了催眠術，

覺得真有這麼一個上帝，在睜着眼睛看我呢，於是我就在那些因懺悔而痛哭的人們的哭聲中流下淚來了。朱太太更緊緊的把我摟在懷裏說道：『不要傷心，上帝是愛你的。只要你虔心的相信他，他無時無刻不在你的左右……』最後她又問我：『他信上帝嗎？……好像相信我口袋中有一塊手巾嗎？』我簡直不懂這話的意思，不過這時我的心有些空虛，——想到母親因為我太頑皮送我到這個學校來寄宿，自然她是不喜歡我的，倘使有個上帝愛我也不錯，於是就回答道：『朱校長，我願意相信上帝在我旁邊。』她聽了我肯皈依上帝，簡直喜歡得跳了起來，一面笑着，一面擦着眼淚……從此我便成了耶穌教徒了。不過兩年以後，我便離開那個學校，起初還是滿心不忘上帝，又過了幾年，我腦中上帝的印象便和童年的天真一同失去了。最後我成了個無神論者了。

但是在今晚這樣熱鬧的廟會中，虔誠信心的善男信女使我不知不覺生出無限的感慨，同時又勾起既往迷信上帝的一段事實，覺得大千世界的無量衆生，都只是些怯弱可憐的不能自造命運的生物罷了。

在我們回來時，路上依然不少往廟會裏去的人，不知不覺又連想到故國的土地廟了！……

二 鄰居

別了，繁華的鬧市！當我們離開我們從前的住室門口的時候，恰恰是早晨七點鐘。那耀眼的朝陽正照在電車線上，發出燦爛的金光，使人想像到不可忍受的悶熱。而我們是搭上市外的電車，馳向那屋舍漸稀的郊野去；漸漸看見起伏的山上，林木蔥籠，綠影婆娑，叢草上滿綴着清晨的露珠，兀自向人閃動。一陣陣的野花香撲到臉上來，使人心神爽快。經過三十分鐘，便到我們的目的地。

在許多整飭的矮牆裏，幾株姣豔的玫瑰迎風嬾娜，經過這一帶碧綠的矮牆南折，便看見那一座鬱鬱蔥蔥的松柏林，穿過樹林，就是那些小巧精潔的日本式的房屋，掩映於萬綠叢中。微風吹拂，樹影摩盪，明窗淨几間，窗幔低垂，一種幽深靜默的趣味，頓使人忘記這正是炎威猶存的殘夏呢。

我們沿着鵝卵石鑿成的馬路前進，走約百餘步，便見斜刺裏有一條窄窄的草徑，兩旁長滿了紅蓼白荻和狗尾草，草葉上朝露未乾，沾衣皆濕。草底鳴蟲唧唧，清脆可聽。草徑盡頭一帶竹籬，上面攀緣着牽牛葛羅，繁花如錦，清香醉人。就在竹籬內，有一所小小精舍，便是我們的新家了。淡黃木質的牆壁，門窗和米黃色的地席，都是織塵不染。我們將很簡單的傢具稍稍佈置以後，便很安然的坐下談天。似乎一個月以來奔波匆忙的心身，此刻才算安定了。

但我們是怎麼的沒有受過操持家務的訓練呵！雖是一個很簡單的廚房，而在我這一切生疏的

人看來，真夠嚴重了。怎樣煮飯，——一碗米應放多少水，煮肉應當放些什麼澆料！一切都不懂，只好憑想像力一件件的去嘗試。這其中最大的難題是到後院井邊去提水，老大的鉛桶，滿滿一桶水真夠累人的。我正在提着那亮晶晶發光的水桶不知所措的時候，忽見鄰院門口走來一個身軀胖大，滯面和氣的日本女人，——那正是我們頭一次拜訪的鄰居胖太太——我們不知道她姓什麼，可是我們贈送她這個綽號，總是很合式的吧。

她走到我們面前，向我們咕哩咕嚕說了幾句日本話，我們是又聾又啞的外國人，簡直一句也不懂，只有瞪着眼向她呆笑。後來她接過我手裏的水桶，到井邊滿滿的汲了一桶水，放在我們的新廚房裏。她看見我們那些新買來的鍋呀，碗呀，上面都微微沾了一點灰塵，她便自動的替我們一件一件洗乾淨了，又一件件安置得妥妥貼貼，然後她鞠着躬說聲「サヤラナラ」（再見）走了。

據說這位和氣的鄰居，對中國人特別有感情，她曾經幫中國人作過六七年的事，並且，她會嫁過一個中國男人，……不過人們談到她的歷史的時候，都帶着一種猜度的神氣，自然這似乎是一個比較神祕的人兒呢，但無論如何，她是我們的好鄰居呵！

她自從認識我們以後，沒事便時常過來串門。她來的時候，多半是先到廚房，遇見一堆用過的鍋

碗放在地板上，或水桶裏的水完了，她就不用吩咐的替我們洗碗打水。有時她還拿些泡菜、辣椒粉之類零星物件送給我們。這種出乎我們意外的熱誠，不禁使我有些赧然。

當我沒有到日本之前，在天津大阪公司買船票時，爲了一張八扣的優待券，——那是由北平日本公使館發出來的，——同那個留着小鬍子的賣票員搗了許久的麻煩。最後還是到天津日本領事館的公函，他們這才照辦了。而買票後找錢的時候，只不過一角錢，那位含着狡獪面像的賣票員竟讓我們等了半點多鐘。當時我曾賭氣犧牲這一角錢，頭也不回的離開那裏。他們這才似乎有些過不去，連忙喊住我們，從桌子的抽屜裏拿出一角錢給我們。這樣尖酸刻薄的行爲，無處不表現島國細民的小氣。真給我一個永世不會忘記的壞印象。

及至我們上了長城丸（日本船名）時，那兩個日本茶房也似乎帶着些欺侮人的神氣。比如開飯的時候，他們總是先給日本人開，然後才輪到中國人。至於那些同渡的日本人，有幾個男人嘴臉之間時時表現着夜郎自大的氣概，——自然也由於我國人太不爭氣的緣故。——那些日本女人呢，個個對於男人低首下心，柔順如一隻小羊。這雖然惹不起我們對她們的憤慨，卻使我們有些傷心，「世界上最沒有個性的女性呵，你們爲什麼情願作男子的奴隸和傀儡呢！」我不禁大聲的喊着，可惜她

們不懂我的話，大約以爲我是個瘋子吧。

總之我對於日本人從來沒有好感，豺狼虎豹怎樣凶狠惡毒，你們是想像得出來的，而我也同樣的想像那些日本人呢。

但是不久我便到了東京，並且在東京住了兩個禮拜了。我就覺得我太沒出息——心眼兒太窄狹，日本人——在我們中國橫行的日本人當然有些可恨，然而在東京我會遇見過極和藹忠誠的日本人，他們對我們客氣，有禮貌，而且極熱心的幫忙，的確的，他們對待一個異國人，實在比我們更有理智更富於同情些。至於作生意的人，無論大小買賣，都是言不二價，童叟無欺——現在又遇到我們的鄰居胖太太，那種慈和忠實的行爲，更使我慚愧我的小心眼了。

我們的可愛的鄰居，每天當我們裏飯的時候，她就出現在我們的廚房門口。

『奧サン（太太）要水嗎？』柔和而熟習的聲音每次都激動我對她的感愧。她是怎樣無私的人兒呢！有一天晚上，我從街上回來，穿着一件蛋青色的綢衫，因為時間已晏，忙着裏飯，也顧不得換衣服，同時又怕弄髒了綢衫，就找了一塊白包袱權作圍裙，胡亂的紮在身上，當然這是有些不舒服的。正在這時候，我們的鄰居來了。她見了我這種怪樣，連忙跑到她自己房裏，拿出一件她穿着過於窄小的

白圍裙送給我，她說：『我現在胖了，不能穿這件衣服，送給你很好。』她說時，就親自替我穿上，前後端詳了一陣，含笑學着中國話道：『很好很好！』

她胖大的身影，穿過遮住前面房屋的樹叢，漸漸的看不見了。而我手裏拿着炒菜的炆子，竟怔怔的如同失了魂。唉！我接受了她的禮物，竟忘記向她道謝，只因我接受了她的比衣服更可寶貴的仁愛，將我驚嚇住了；我深自懺悔，我知道世界上的人類除了一部分爲利慾所沈溺的以外，都有着豐富的同情和純潔的友誼，人類的大部分畢竟是可愛的呵！

我們的鄰居，她再也想不到她在一些瑣碎的小事中，給了我偌大的啓示吧。願以我的至誠向她祝福！

四 沐浴

說到人，有時真是個怪神祕的動物，總喜歡遮遮掩掩，不大願意露真像。尤其是女人，無時無刻不戴假面具，不管老少肥瘠，臉上需要脂粉的塗抹，身上需要衣服的裝扮，所以要想賞鑑人體美，是很不容易的。

有些藝術團體，因爲畫圖需要模特兒，不但要化錢，而且還找不到好的。——多半是一些貧窮的

婦女看白花的洋鏡面上，才不借向人闡現示色相。而她們那種不自然的姿勢和被物質壓迫的苦相，常常給看的人一種惡感，什麼人體美，簡直是怪肉麻的醜像。

至於那些上流社會的小姐太太們，若是要想從她們裏面發見人體美，只有從細紗軟綢中穩約的曲線裏去想像了。——在西洋有時還可以看見半裸體的舞女，然而那個也還有些人工的裝點，說不上赤裸裸的。至於我們禮教森嚴的中國，那就更不用提了。明明是曲線豐富的女人身體，而束腰繫胸，把個人弄得成了泥塑木雕的偶像了。所以我從來也不會夢想賞鑑各式各樣的人體美。

但是，當我來到東京的第二天，那時正是炎熱的盛夏，全身被汗水沸濕，加之在船上悶上好幾天，這時要是不洗澡，簡直不能忍受下去，然而說到洗澡，不由得我蹙起雙眉，為難起來。

洗澡，本是平常已極的事情，何至於如此嚴重？然而日本人的習慣有些別致。男人女人對於身體的祕密性簡直沒有。在大街上，可以看見穿着極薄極短的短褲的男人和赤足的女人。有時從玻璃窗內可以看見赤身露體的女人，若無其事似的，向街上過路的人們注視。

他們的洗澡堂，男女都在一處，雖然當中有一堵板壁隔斷了，然而許多女人脫得赤條條的在一個湯池裏沐浴，這在我卻真是有生以來破題兒第一遭的經驗。這不能算不是一個大難關吧。

『去洗澡吧，天氣真熱！』我首先焦急着這麼提議。好吧，拿了澡布，大家預備走的時候，我不得又躊躇起來。

『呵，陳先生，難道日本就沒有單間的洗澡房嗎？』我向領導我們的陳先生問了。

『有，可是必須到大旅館去開個房間。那裏有西式盆湯，不過每次總要三四元呢。』

『三四元！』我驚奇的喊着，『這除非是資本家，我們那裏洗得起。算了，還是去洗公共盆湯吧。』

陳先生在我決定去向以後，便用安慰似的口吻向我道：『不要緊的，我們初來時也覺着不慣，現在也好了。而且非常便宜，每人只用五分錢。』

我們一路談着，沒有多遠就到了。他領進了左邊間的男湯池去。我呢，也只得推開女湯池這邊的門，呵！真是奇觀，十幾個女人，都是一絲不掛的在屋裏。我一面脫鞋，一面躊躇。但是既到了這裏，又不能作唐明皇光着眼看楊太真沐浴，只得勉強脫了上身的衣服，然後慢慢的脫襯裙襪子……先後總費了五分鐘，這才都脫完了。急忙拿了一塊極大的洗澡手巾，連遮帶掩的跳進溫熱的湯池裏，深深的沈在裏面，只露出一個頭來。差不多泡了一刻鐘，這才出來，找定了一個角落，用肥皂胡亂擦了一遍，又逃到池子裏洗了洗，就算完事大吉。等到把衣服穿起時，我不禁噓了一口長氣，嚴禁的心脈才漸漸的舒

賜了。於是悠然自得的慢慢穿襪子。同時抬眼看着那些浴罷微帶嬌慵的女人們，她們是多麼自然的對着亮晶晶的壁鏡理髮擦臉，抹粉塗脂，這時候她們依然是一絲不掛，並且她們忽而起立，忽而坐下，忽而一條腿堅起來半蹲着，各式各樣的姿勢，無不運用自如。我在旁邊覺得他覽無餘。這時我覺得人體美有時候真值得歌頌——那細膩的皮膚，豐美的曲線，圓潤的足趾，無處不表現着天然的藝術。不過有幾個鷄皮鶴髮的老太婆，滿身都是癢皺的，那還是披上一件衣服遮醜些。

我一面賞鑑，一面已將襪子穿好，總不好意思再坐着呆看。只得拿了手巾和換下來的衣服，離開這現示女人色相的地方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的神經似乎有些興奮，我想到人間種種的束縛，種種的虛偽，據說這都是歷來的聖人給我們的禮賜——尤其嚴重的是男女之大防，然而日本人似乎是個例外。究竟誰是更幸福些呢？

五 櫻花樹頭

春天到了，人人都興高采烈盼望看櫻花，尤其是一個初到日本留學的青年，他們更是渴慕着名聞世界的蓬萊櫻花，那紅豔如天際火雲，燦爛如黃昏晚霞的色澤，真是使人迷戀呢。

在一個黃昏裏，那位豐姿翩翩的青年，抱着書包，懶洋洋的走回寓所，正在門口脫鞋的時候，只見那位房東西川老太婆接了出來行，一叩首的敬禮後便說道：『陳樣（日本對人之尊稱）回來了，樓上有位客人在等候你呢！』那位青年陳樣應了一聲，便匆匆跑上樓去，果見有一人坐在矮几旁翻東方雜誌呢，聽見陳樣的腳步聲便回過頭叫道：

『老陳！今天回來得怎麼這樣晚呀！』

『老張，你幾時來的？我今天因為和一個朋友打了兩盤球，所以回來遲些。有什麼事，我們有好久不見了。』

那位老張是個矮胖子，說話有點土腔，他用勁的說道：

『沒有……什麼大事……只是……現在天氣很……好……櫻花有的都開了，昨天一個日本朋友——提起來，你大概也認得——就是長澤一郎，他家裏有兩棵大櫻花已開得很好……他請我們明天一早到他家裏去看花，你去不？』

『哦，這麼一回事呀！那當然奉陪。』

老張跟着又嘻嘻笑道：『他家還有……很好看的漂亮姑娘呢！』

『你這個東西，真太不正經了，』老陳說。

『怎麼太不正經呀！』老張滿臉正色的說。

『得了！得了！那是人家的女眷，你開什麼玩笑，不怕長澤一郎惱你！』老陳又說。

老張露着輕薄的神色笑道：

『日本的女兒，生來就是替男人開……心的呀！在他們德川時代，那一個將軍不是把酒與女人看成兩件消遣品呢？你不要發痴了，要想替日本女人樹貞節坊，那真是太開玩笑了！』

老陳一面蹙眉一面搖頭道：『咳！這是怎麼說，老張簡直愈變愈下流了……正經的說吧，明天我們怎麼樣去法？』

老張眯着眼睛想了想道：『明早七點鐘我來找你同去好了。』

『好吧！』老陳道：『你今天在這裏吃晚飯吧！』

『不！』老張站起來說：『我還要……看一個朋友……不打擾你了，明天會吧。』

『明天會！』老陳把老張送到門口回來，吃了晚飯，看了幾頁書，又寫了兩封家信就去睡了。

第二天七點鐘時，老張果然跑來了。他們穿好衣服便一同到長澤一郎家裏去，走到門口已看見

兩棵大櫻花樹，高出牆頭，那上面花蕊異常稠密，現在只開了一小部分，但是已經很動人了。他們敲了兩下門，長澤一郎已迎了出來，請他們在一間六鋪簾的客堂裏坐下，不久有一個十四五歲的女郎托着一個花漆的茶盤裏面放着三盞新茶，中間還有一把細磁的小巧茶壺放在他們圍坐着的那張小矮几上，一而恭恭敬敬的說了一聲『諸位請用茶』那聲音嬌柔極了，不禁使老陳抬起頭來，只見那女孩頭上盪着鬆鬆的墜馬髻，一張長圓形的臉上，安置着一個端正小巧的鼻子，鼻樑兩旁一雙日本人特有的水秀細長的眼睛，兩片如花瓣的唇含着馴良的微笑——老陳心裏暗暗的想道：『這個女孩倒不錯，只因初次見面不好意思有什麼表示。但是老張卻張大了眼睛，看着那女孩嘻嘻的笑道：『呵！這位貴嬪的相貌真漂亮！』

長澤一郎道：『多謝張樣誇獎，這是我的小舍妹，今年纔十四歲，年紀還小呢，她還有一個阿姊比她大四歲……』長澤一郎得意揚揚的誇說她的妹子，同時又看了陳樣一眼，向老張笑了笑。老張便向他擠眉弄眼的暗傳消息。

長澤一郎敬過茶後便站起來道：『我們可以到外面去看櫻花吧！』

他們三個一同到了長澤一郎的小花園裏，那是一個頗小而佈置得有趣的花園，有玫瑰花花的

小花哇！在花哇旁邊有幾塊假山石，長澤一郎同老張走到假山後面去了，這裏只剩下老陳。他站在櫻花樹下，仰看頭向上看時，只聽見一陣推開玻璃窗的聲音，跟着樓窗旁露出一個十八九歲少女的豔影。她身上穿着一件淡綠色大花朵的和服，腰間繫了一根藕合色的帶子，背上背着一個繡花包袱，那面龐兒和適纔看見的那個小女孩有些相像，但是比她更豔麗些。有一枝櫻花正伸在玻璃窗旁，那女郎便伸出纖細而白嫩的手摘了一朵半開的櫻花，放在鼻邊嗅了嗅，同時低頭向老陳嫣然一笑。這真使老陳受寵若驚，連忙低下頭裝作沒理會般。但是覺得那一霎那的印象竟一時抹不掉，不由自主的又抬起頭來，而那個撚花微笑的女孩似乎害羞了，別轉頭去吃吃的笑，這些故作更使老陳魂靈兒飛上半天去了。不過老陳是一個很有操守的青年，而且他去年暑假纔同她的愛人結婚——這一個誘惑其勢來得太凶，使老陳不敢兜攬，趕緊懸崖勒馬，離開這小危險的處所，去找老張他們去。

走到假山後正見他們兩人坐在一張長檯上，見他來了，長澤一郎連忙站起來讓坐，一面含笑說道：

『陳樣看過櫻花了嗎？覺得怎麼樣？』

老陳應道：『果然很美麗，尤其遠看更好，不過沒有梅花香味濃厚。』

『是的，櫻花的好看只在牠那如荼如火的富麗，再過幾天我們可以同到上野公園去看，那裏櫻花非常多，要是都開了，倒很有看頭呢。』長澤一郎非常熱烈的說着。

『那麼很好，那一天先生有工夫，我們再來相約吧，我們打攪了一早晨，現在可要告別了。』

『陳樣事情很忙吧！那麼我們再會吧！』

『再會！』老張說着就離開了長澤一郎家裏。在路上的時候，老張嬉皮笑臉的向老陳說道：『名花美人兩爭豔，到底是那一個更足動心些呢？』老陳被他這一奚落不覺紅了臉道：『你滿』

嘴裏胡說些什麼？』

『得了！別裝腔吧！適才我們走出門的時候，還看見人家美目流盼的在送你呢？你念過詞沒有！』

若問行人去那邊，眉眼盈盈處，『真算是爲你們寫真了。』

老陳急得連頸都紅了道：『你真是無中生有，越說越離奇，我現在還要到圖書館去，沒工夫和你鬪口，改日閑了再同你慢慢的算帳呢！』

『好吧！改天我也正要和你談談呢，那麼這就分手——好好的當心你的桃花運！』老張狡獪的笑着往另一條路上去了。老陳就到圖書館裏看了兩點多鐘的書，在外面吃過午飯後纔回到寓所，正

好他的妻子的信到了，他非常高興折開讀後，便急急的寫回信，寫到正中忽然間停住筆，早晨那一齣劇景又浮上在心頭，但是最後他只歸罪於老張的愛開玩笑，一切都只是偶然的值不得什麼。這麼一想，他的心纔安定下來，把其餘的半封信讀完，又看了些時候的書，就把這一天混過了。第二天是星期一，老早便起來到學校去，——走到半路的時候，他忽然想起他到學校去的那條路是要經過長澤一郎的門口的，當他走到長澤一郎家的圍牆時，那兩棵櫻花樹枝在溫暖的春風裏微微向他點頭，似乎在說，『早安呵，先生！』這不禁使他站住了，正在這時候，那樓窗上又露出一張熟識的女郎笑靨來，那女郎向他微微點着頭，同時伸手折了一枝盛開的櫻花含笑的扔了下來，正掉在老陳的脚旁。老陳躊躇了一下，便檢了起來說了一聲『謝謝』，便急急的走了。隱隱還聽見女郎關玻璃窗的聲音。老陳一路走一路捉摸，這果真是偶然嗎？但是怎麼這樣巧，有意嗎？太唐突人了。不過老張曾說過日本女人是特別馴良特別沒有身分的，也許是有意吧！管她呢，有意也吧，無意也吧，縱使「小姑居處本無郎」，而「使君自有婦」……或者是我神經過敏，那倒冤枉了人家，不過麗由自招，我明天以後換條路走好了。

過了三四天，老張又來找他，一進門便嚷道：

「老陳！你真是紅鸞星照命呵！恭喜恭喜！」

「喂！老張，你真沒來由，我那裏又有什麼紅鸞星照命，你不知道我已經結過婚嗎？」

「自然！你結婚的時候還請我喝過喜酒，我無論如何不會把這件事忘了，可是誰叫你長得這麼漂亮，人家一定要打你的主意，再三央告我作個媒，你想我受人之託，怎好不忠人之事呢！」

「難道您不會告訴他我已經結過婚了嗎？」老陳焦急的說。

「咳！我怎麼沒說過啊，不過人家說你們中國人有的是三房四妾，結過婚，再結一個又有什麼要緊。只要分開兩處住，不也是很好的嗎？」老張說了這一番話，老陳更有些不耐煩了，便道：「老張，您這個人的思想竟是越來越落伍，這個三妻四妾的風氣還應當保留到我們這種時代來嗎？難道你還主張不要愛情的婚姻嗎？你知道愛情是要有專一的美德的呵！」

「老陳，你慢慢的，先別急得臉紅筋暴，作媒只管作，允不允還在你。其實我早就知道這事一定是碰釘子的，不過我要你相信我一向的話——日本女人是太沒個性，沒身分的，你總以為我刻薄，就拿你這回事說吧，長澤一郎爲什麼要請你看櫻花，就是想叫你和他的妹妹見面。他很知道青年人是容易動情的，所以他讓他妹妹向你賣盡風情，要使這婚事易於成功……」

『哦原來如此呵！怪道呢……』

『你現在明白了吧！』老張插言道：『日本人家裏只要有女兒，他便送人就宣傳這個女兒怎麼漂亮，怎麼賢慧，好像買賣人宣傳他的貨品一樣，惟恐銷不出去。尤其他們覺得嫁給中國留學生是一個最好的機會，因為留學生家裏多半有錢，而且將來回國後很容易得到相當的地位，並且中國女人也比較自由舒服。有了這些優點，他情願把女兒給中國人作妾，而不願為本國人的妻。所以留學生不和日本女人發生關係的可以說是很難得，而且她們對於女人的貞操又根本沒有這個觀念。日本女人的性的解放在世界上可算首屈一指了，並且和她們發生關係之後，只要不生小孩，你便可以一點責任不負的走開，而那個女孩依然可以光明正大的嫁人。其實呢，講到貞操本應男女兩方面共同遵守纔公平。如像我們中國人，專責備女人的貞操而男子眠花宿柳養情婦都不足為怪，倘使那個女孩失去處女的貞潔便終身要為人所輕視，再你想擡頭，這種殘酷的不平等的習慣當然應當打破。不過像日本女人那樣毫無有處女神聖的情感和尊嚴，也是太可怕的。嗚！我是來作媒的，誰知道打開話匣子便不知說到那裏去了。怎麼樣，你是絕對否認的，是不是？』

『當然否認！那還成問題嗎？』

『那麼我的喜酒是喝不成了。好吧，讓我給他一個回話，免得人家盼望着。』

『對！你快些去罷！』

老張走後，老陳獨自睡在地席上，看着玻璃窗上靜默的陽光，不禁把這件出乎意料的滑稽劇從頭到尾想了一遍，心頭不免有些痛快。女權的學說儘管像海潮般湧了起來，其實只是爲人類的歷史裝些好看的幌子，誰會受到實惠——尤其是日本女人，到如今還只幽囚在十八層的地獄裏呵！難怪社會永遠呈露着畸形的病態了……

六 那個怯弱的女人

我們隔壁的那所房子，已經空了六七天了。當我們每天打開窗子曬陽光時，總有意無意的往隔壁看看。有時我們并且討論到未來的鄰居，自然我們希望有中國人來住，似乎可以壯些膽子，同時也熱鬧些。

在一天的下午，我們正坐在窗前讀小說，忽見一個將近三十歲的男子經過我們的窗口，到後邊去找那位古銅色面容而身體胖大的女僕說道：

『哦！大爺，那所房子每月要多少房租？』

「先生！你說是那臨街的第二家嗎？每月十六元。」

「是的，十六元，倒不貴，房主人在這裏住嗎？」

「你看那所有着綠頂白色牆的房子，便是房主人的家；不過他們現在都出去了。讓我引你去看吧！」

那個男人同着女僕看過以後，便回去了。那女僕經過我們的窗口，我不覺好奇的問道：

「方纔租房子的那個男人是誰？日本人嗎？」

「哦！是中國人，姓柯……他們夫婦兩個……」

「他們已決定搬來嗎？」

「是的，他們明天下午就搬來了。」

我不禁向雲微笑道：「是中國人多好呵！真的，從前在國內時，我不覺得中國人可愛，可是到了這裏，我真渴望多看見幾個中國人……」

「對了我也有這個感想；不知怎麼的他們那副輕視的狡猾的眼光，使人看了再也不會舒服。」但是，雲，那個中國人的樣子，也不很可愛呢，尤其是他那撮起的一張嘴唇，和兩頰上的橫肉，使我

有點害怕。倘使是那位溫和的陳先生搬來住，又是多麼好！雲，我真感覺得此地的朋友太少了，是不是？

『不錯！我們這裏簡直沒有什麼朋友，不過慢慢的自然就會有的。比如隔壁那家將來一定可以成爲我們的朋友……』

『雲，不知他的太太是那一種人？我希望她和我們談得來。』

『對了！不知道他的太太又是什麼樣子？不過明天下午就可以見到了。』

說到這裏，雲依舊用心看他的小說；我呢，只是望着前面綠森森的叢林，幻想這未來的鄰居。但是那些太沒有事實的根據了，至終也不會有一個明瞭的模型在我腦子裏。

第二天的下午，他們果然搬來了，汽車夫槓着沉重的箱籠，喘着放在地席上，發出那許的呼聲。此外還有兩個男人說話和佈置東西的聲音。但是還不曾聽見有女人的聲音。我悄悄從竹籬縫裏望過去，只看見那個姓柯的男人，身上穿了一件灰色的絨布襯衫，鼻樑上架了一副陸克式的眼鏡，額前的頭髮亂蓬蓬的蓋到眼皮。他不時用手往上梳掠，那嘴唇依然撇着，兩頰上一道道的橫肉，依然惹人害怕。

「雲，奇怪，怎麼他的太太還不來呢？」我轉回房裏對雲這樣說。雲正在看書，似乎不很注意我的話，只「哦」了聲道：「還沒來嗎？」

我見雲的神氣是不願意我打攪他，便獨自走開了。藉口曬太陽，我便坐到窗口，正對着隔壁那面的竹籬笆。我只怔怔的盼望柯太太快來。不久，居然看見門前走進一個二十多歲的少婦，穿着一件紫色地子上面有花條的短旗袍，腳上穿的是一雙黑色高跟皮鞋，剪了髮，向兩邊分梳着。身量很矮小，臉子也長得平常，不過比柯先生要算強點。他手裏提了一個白花布的包袱，走了進來。她的影子在我眼前擦過去以後，陡然有一個很強烈的印象，黏在我的腦膜上，一時也抹不掉。——這便是她那雙不天然的腳峯，和她那種移動呆板直樸的步法，彷彿是一個裝着高脚走路的，木硬無生氣。這直夠使人不痛快。同時在她那臉上，近俗而簡單的表情裏，證明她只是一個平凡得可以的女人，很難引起誰對她發生什麼好感。我這時真是非常的掃興！

雲，他現在放下書走過來了。他含笑說：

「隱，你在思索什麼……隔壁的那個女人來了嗎？」

「來是來了，但是呵……！」

『但是怎麼樣？不是樣子很難惹？還是過分的俗不可耐呢？』

我搖頭應道：『難惹倒不見得，也許還是一個老好人。然而離我的想像太遠了，我相信我永不會喜歡她的。真的！雲，你相信嗎！我有一種可以自傲的本領，我能在見任何人的第一面時，便已料定那人和我將來的友誼是怎樣的。我舉不出什麼了不起的理由，不過最後事實總可以證明我的直覺是對的。』

雲聽了我的話，不回答什麼，只笑笑，仍回到他自己的屋子裏去了。

我的心快快的，有一點思鄉病。我想只要我能回到那些說得來的朋友面前，便滿足了。我不需要更認識什麼新朋友，鄰居與我何干？我再也不願關心這新來的一對，彷彿那房子還是空着呢！

幾天平平安安的日子過去了。大家倒能各自滿意。忽然有一天，大約是星期一吧，我因為星期日去看朋友，回來很遲，半夜裏肚子疼起來，星期一早晨便沒有起牀。雲爲了要買些東西，到市內去了。家裏只剩我獨自一個，靜悄悄的正是好睡。陡然一個大鬧聲，把我從夢裏驚醒，竟自出了一身冷汗。我正在心跳着呢，那鬧聲又起來了。先是砰砰磅磅的響，彷彿兩個東西在撲跌；後來就聽見一個人被捶擊的聲音，同時有女人尖銳的哭喊聲。

『噫！你打死人了！打死人了！』

呀！這是怎樣可怕的一個暴動呢？我的心更跳得急，汗珠兒沿着兩頰流下來，全身打顫。我想：『打人……打死人了！』唉！這是多麼嚴重的事情，然而我沒有膽量目擊這個野蠻的舉動。但隔壁女人的哭喊聲，更加淒厲了。怎麼辦呢？我聽出是那個柯先生在打他矮小的妻子了。不問誰是有理，但是女人總打不過男人，我不覺有些憤怒了。大聲叫道：『野蠻的東西！住手！在這裏打女人，太不顧國家體面了呀！……』但是他們的打鬧哭喊聲竟壓過我這微弱的呼喊。我正在想從被裏跳起來的時候，雲正好回來了。我便叫道：『隔壁在打架，你快些去看看吧！』雲一面躊躇，一面自言自語說：『這算是幹什麼的呢？』我不理他，又接着催道：『你快去呀！你聽，那女人又在哭喊：『打死人了……』』雲被我再三催促，只得應道：『我到後面找那個女僕一同去吧！我也是奈何不了他們。』

不久就聽見那個老女僕的聲音道：『柯樣！這是爲什麼？不能，你不能這樣打你的太太！』捶擊的聲音停了。只有那女人嗚咽悲涼的高聲哭着。後來彷彿聽見雲在勸解柯先生——叫柯先生到外面散散步去——他們兩人走了。那女人依然不住聲的哭。這時那女僕走到我們這邊來了，她滿面不平的道：『柯樣不對……他的太太真可憐……你們中國也是隨便打自己的妻子嗎？』

『不！』我含羞的說道：『這不是中國上等人能作出來的行爲，他大約是瘋了吧！』老女僕嘆息着走了。

隔壁的哭聲，依然繼續着，使得我又煩躁又苦悶。掀開棉被，坐起來，披上一件大衣，把頭髮攏攏，就跑到隔壁去。只見那位柯太太睡在四鋪地席的屋裏，身上蓋着一牀紅綠道的花棉被，兩淚交流的哭着。我坐在她身旁勸道：『柯太太不要傷心了！你們夫妻間，有什麼不了的事呢？』

『喉嚨！黃糕！你不知道，我真是一個苦命的人呵！我的歷史太悲慘了，你們是寫小說的人，請你們替我寫寫。噫！我是被人騙了喇！』

她無頭無尾的說了這一套，我簡直如墮入五里霧中，只怔怔的望着她，後來我就問她道：

『難道你家裏沒有人嗎？怎麼他們不給你作主？』

『唉！樣我家裏有父親，母親，還有哥哥嫂嫂，人是很多的。不過這其中有一個緣故。就是我小的時候我父親替我定下了親，那是我們縣裏一個土財主的獨子他有錢，又是獨子。所以他的父母不免太縱容了他，從小就不好生讀書，到大了更是吃喝嫖賭不成材料。那時候我正在中學讀書，知識一天一天開了。漸漸對於這種婚姻不滿意。到我中學畢業的時候，我就打算到外面來升學。同時我非常不』

滿意我的婚姻，要請求取消婚約，而我父親認爲這個婚姻對於我是很幸福的，就極力反對。後來我的兩個堂房姪兒，他們都是受過新思想洗禮的，對於我這種提議倒非常表同情。并且答應幫助我，不久他們到日本來留學，我也就隨後來了。那時日本的生活，比現在低得多，所以他們每月幫我三四十塊錢，我倒也能安心讀書。

『但是不久我的兩個姪兒都不在東京了。一個回國服務，一個到九州進學校去了。只剩下我一個人，在東京，那時我不住在女生寄宿舍裏。當我姪兒臨走的時候，他便託付了一位同鄉照應我，就是柯先生，所以我們便常常見面，并且我有什麼疑難事，總去請教他，請他幫忙。而他也非常殷勤的照顧我。唉！黃樣！你想我一個天真爛漫的女孩，那裏有什麼經驗？那裏猜到人心是那樣的險詐……』

『在我們認識了幾個月之後，一天，他到寄宿舍來看我，並且約我到井之頭公園去玩。我想同個朋友出去逛逛公園，也是很平常的事，沒有理由拒絕人家，所以我就和他同去了。我們在井之頭公園的森林裏的長椅上坐下。那裏是非常寂靜，沒有什麼遊人往來，而柯先生就在這種時候，開始向我表白他對我的愛情。——唉！說的那些肉麻話，到現在想來，真要紅臉。但在那個時候，我純潔的童心裏是分別不出什麼的，只覺得承他這樣的熱愛，是應當有所還報的。當他要求和我接吻時，我就對他說：』

我一個人跑到日本來讀書，現在學業還沒有成就，那能提到婚姻上去？即使要提到這個問題，也還要讓我慢慢想一想；就是你，也應當仔細思索思索。」他聽了這話，就說道：「我們認識已經半年了，我認為對你已十分了解，難道你還不了解我嗎？……」那時他仍然要求和我接吻，我說你一定要吻就吻我的手吧；而他還是堅持不肯。唉！我想我一個弱女子，怎麼強得過他，最後是被他佔了勝利。從此之後，他向我追求得更加厲害。又過了幾天，他約我到日光去看瀑布，我就問他：「當天可以回來嗎？」他說：「可以的。」因此我毫不遲疑的便同他去了。誰知在日光玩到將近黃昏時，他還是不肯回來，看看天都快黑了，他才說：「現在已沒有火車了，我們只好在這裏過夜吧！」我當時不免埋怨他，但他却作出種種哀求可憐的樣子，並且說：「倘使我再拒絕他的愛，他立即跳下瀑布去。」唉！這些恐嚇欺騙的話，當時我都認為是愛情的保障，後來我就說：「我就答應你，也應當經過正當的手續啊！」他於是就發表他對於婚姻制度的意見，極力毀謗婚姻制度的壞處，結局他就提議我們只要兩情相愛，隨時可以營共同生活。我就說：「倘使你將來負了我呢？」他聽了這話立即發誓賭咒，並且還要到鐵舖裏去買兩把鋼刀，各人拏一把，倘使將來誰背叛了愛情，就用這刀取掉誰的生命。我見這種信誓旦旦的熱烈情形，簡直不能再有所反對了。我就說：「只要你是真心愛我，那到用不着耍刀弄槍的，不必買了把！」

「他說，「只要你允許了我，我就一切遵命。」

「這一夜我們就找了一家旅館住下，在那裏我們私自結了婚。我處女的尊嚴，和未來的光明，就在沈醉的一霎那中失掉了。」

『唉！黃樣……』

.....

柯太太述說到這裏，又禁不住哭了。她嗚咽着說：「從那夜以後，我便在流淚中過日子了！因為當我同他從日光同來的時候，他仍叫我同女生寄宿舍去，我就反對他說：「那不能夠，我們既已結了婚，我就不能再回寄宿舍去過那含愧疚心的生活。」他聽了這話，就變了臉說：「你知道我只是一個學生，雖然每月有七八十元的官費，但我還須供給我兄弟的費用。」在這種情形之下，我不免氣憤道：「柯泰南，你是個男子漢，妻子能不負責任的責任嗎？當時求婚的時候，你不是說我以後的一切事都由你負責嗎？」他被我問得無言可答，便拿起帽子走了，一去三四天不回來，後來由他的朋友出來調停，才約定在他沒有畢業的時期，我們的家庭經濟由兩方彼此分擔——在那時節我侄兒還每月寄錢來，所以我也就應允了。在這種條件之下，我們便組織了家庭。唉！這只是變形的人間地獄呵！在我

們私自結婚的三個月後，我家裏知道這事，就寫信給我，叫我和柯泰南非履行結婚的手續不可。同時又寄了一筆款作爲結婚時的費用，由我的侄兒親自來和柯辦交涉。柯被逼無法，才勉強行過結婚禮。在這事發生以後，他對我更壞了。先是罵，後來便打起來了。咳！我頭一個小孩怎麼死的呵？就是因爲在我懷孕八個月的時候，他把我打掉了的。現在我又已懷孕兩個月了，他又是這樣將我毒打。你看我手臂上的傷痕！

柯太太說到這裏，果然將那紫紅的手臂伸給我。我禁不住一陣心酸，也陪她哭起來。而她還在斷續的說道：『唉！還有多少的苦楚，我實在沒心腸細說。你們看了今天的情形，也可以推想到的。總之柯泰南的心太毒，到現在我才明白了，他并不是真心想同我結婚，只不過掣我耍耍罷了！』

『既是這樣，你何以不自己想辦法呢？』我這樣對她說了。

她哭道：『可憐我自己一個錢也沒有！』

我就更進一步的對她說道：『你不是真覺得這種生活再不能維持下去？』

她說：『你想他這種狠毒，我又怎麼能和他相處到老？』

『那麼我可要說一句不客氣的話了，』我說：『你既是在國內受過相當的教育，自認生計當然

也不是絕對不可能，你就應當爲了你自身的幸福，和中國女權的前途，具絕大的勇氣，和這惡魔的環境奮鬥，乾脆點找個出路。」

她似乎被我的話感動了，她說：『是的，我也這樣想過，我還有一個堂房的姊姊，她在京都，我想明天先到京都去，然後再和柯泰南慢慢的說話！』

我握住她的手道：『對了你這個辦法很好！在現在的時代，一個受教育，有自活能力的女人，再去忍受從前那種無可奈何的侮辱，那真是太沒出息了。我想你也不是沒有思想的女人，縱使離婚又有什麼關係？倘使你是決定了，有什麼用着我幫忙的地方，我當盡力……』

說到這裏，雲和柯泰南由外面散步回來了。我不便再說下去，就告辭走了。

這一天下午，我看見柯太太獨自出去了，直到夜深才回來。第二天我趁柯泰南不在家時，走過去看她，果然看見地席上擺着細好的行李和箱籠，我就問道：『你吃了飯嗎？』

她說：『吃過了，早晨剩的一碗粥，我隨便吃了幾口。唉！氣得我也不想吃什麼！』

我說：『你也用不着自己戕賊身體，好好的實行你的主張便了。你幾時走？』

她正伏在桌上寫行李上的小牌子，聽見我問她，便抬頭答道：『我打算明天乘早車走！』

『你有路費嗎？』我問她。

『有了，從這裏到京都用不了多少錢，我身上還有十來塊錢。』

『希望你此後好好努力自己的事業，開闢一個新前途，并希望我們能常通消息。』我對她說到這裏，只見有一個男人來找她，——那是柯泰南的朋友，他聽見他們夫妻決裂，特來慰問的。我知道再在那裏不便，就辭了回來。

第二天我同雲去看一個朋友，回來的時候，已經下午七點了。走過隔壁房子的門外，忽聽有四五個人在談話，而那個細好行李，決定今早到京都去的柯太太，也還是談話會中之一員。我不免低聲對雲說：『奇怪，她今天怎麼又不走了？』

雲說：『一定他們又講和了！』

『我可不能相信有這樣的事！並不是兩個小孩子吵一頓嘴，隔一會兒又好了！』我反對雲的話，但是雲冷笑道：『女孩兒有什麼膽量？有什麼獨立性？並且說實在話，男人離婚再結婚還可以找到很好的女子，女人要是離婚再嫁可就難了！』

雲的話何嘗不是實情，不過當時我總不服氣，我說：『從前也許是這樣，可是現在的時代不是從

前的時代呵！縱使一輩子獨身，也沒有什麼關係，總強似受這種的活罪。哼！我不瞞你說，要是我，甯願給人家去當一個用人，卻不甘心受他的這種凌辱而求得一碗飯吃。」

「你是一個例外，倘使她也像你這麼有志氣，也不至於被人那樣欺負了。」

「得了，不說吧！」我攔住雲的話道：「我們且去聽聽他們開的什麼談判。」

.....

似乎是柯先生的聲音，說道：「要叫我想辦法，第一種就是我們乾脆離婚。第二種就是她暫時回國去，每月生活費，由我寄日金廿元，直到她分婉兩個月以後止。至於以後的問題，到那時候再從長計議。第三種就是仍就維持現在的樣子，同住下去，不過有一個條件，我的經濟狀況只是如此，我不能有豐富的供給，因此她不許和我麻煩。這三種辦法隨她選一種好了。」

但是沒有聽見柯太太回答什麼，都是另外一個男人的聲音，說道：「離婚這種辦法，我認爲你們還不到這地步，照我的意思，還是第二種比較穩當些。因爲現在你們的感情雖不好，也許將來會好，所以暫時隔離，未嘗沒有益處，不知柯太太的意思以爲怎樣？」

「你們既然這樣說，我就先回國好了。只是盤費至少要一百多塊錢纔能到家，這要他替我籌出

來。』

這是柯太太的聲音，我不禁噓了一聲。雲接着說：『是不是女人沒有獨立性？她現在是讓步了！也許將來更讓一步，依舊含着苦痛生活下去呢……』

我也不敢多說什麼了，因為我也實在不敢相信柯太太作出非常的舉動來，我只得自己解嘲道：『管她三七二十一，真是吹縐一池春水，干卿底事……我們去睡了吧。』

他們的談判直到夜深纔散。第二天我見着柯太太，我真有些氣不過，不免譏諷她道：『怎麼昨天沒有走成呢？柯太太。我還認為你已到了京都呢！』她被我這麼一問，不免紅着臉說：『我已定規月底走……』

『哦，月底走！對了，一切的事情都得慢慢的預備。是不是？』她真羞得抬不起頭來，我心想饒了她吧，這只是一個怯弱的女人罷了。

果然雲的話真應驗了，已經過了兩個多月，她還依然沒走。『唉！這種女性！』我最後發出這樣嘆息了，雲卻含着勝利的笑……

收穫

蘇梅

一九二四年，我由法友介紹到里昂附近香本尼鄉村避暑，借住在一個女子小學校。因在假期，學生都沒有來，校中只有一位六十歲上下的校長荷理夫人和女教員瑪麗女士。

我的學校開課本遲，我在香鄉整住了一夏，又住了半個秋天，每天享受新鮮的牛乳和雞蛋，肥碩的梨桃，香甜的果醬，鮮美的乳餅，我的體重竟增加了兩基羅。

到了葡萄收穫的時期，滿村貼了 La Vendange 的招紙，大家都到田裏相幫採葡萄。

記得一天傍晚，我和荷理夫人們同坐院中菩提樹下談天，一個脚登木屨，腰圍繫鼻緒的男子到門口問道：『我所邀請的採葡萄工人還不夠，明天你們幾位肯來幫忙嗎，荷理夫人？』

我認得這是威尼先生，他在村裏頗有田產，算得一位小地主。平日白領高冠，舉止溫雅，儼然是位體面的紳士；在農忙的時候，卻又變成一個垢膩的工人了。

收

荷理夫人答允他明天他過去之後，又問我願否加入。她說：相幫採葡萄並不是勞苦的工作，一天還可以得六法郎的工資，並有點心晚餐，她自己已是年年都去的。

我並不貪那酬勞，不過她們都走了，獨自一個在家也悶，不如去散散心，便也答允明天一同去。

第二天，太陽第一條光線，由菩提樹葉透到窗前，我們就收拾完畢了。荷理夫人和瑪麗女士穿上圍裙，喚了早點，大家一齊動身。路上遇見許多人，男婦老幼都有，都是到田裏去採葡萄去的。香本尼是產葡萄的區域，幾十里內，盡是人家的葡萄園；到了收穫時候，農村差不多人人出場，所以很熱鬧。

威尼先生的葡萄園，在女子小學的背後，由學校後門出去，五分鐘便到了。威尼先生和他的四個孩子，已經先在園裏。他依然是昨晚的裝束；孩子們也穿着極粗的工衣，笨重的破牛皮鞋。另有四五個男女，想是邀來幫忙的工人。

那時候麥隴全黃，而且都已空蕩蕩的一無所有，只有三五白色駢駢的牛，靜悄悄地在那裏嚼草；無數長短距離相等的白楊，似一枝枝朝天綠燭，插在淡青朝霧中；白楊外隱約看見一道細細的河流和連綿的雲山，不過煙靄尚濃，辨不清楚，只見一線銀光，界住空濛的翠色。天上紫銅色的雲像厚被一樣，將太陽包掩着；太陽卻不甘蟄伏，掙扎着要探出頭來，時時從雲陣罅處，漏出奇光，似放射了一天銀

箭。這銀箭落在大地上，立刻傳明散采，金碧燦爛，渲染出一幅非常奇麗的圖畫。等到我們都在葡萄地裏時，太陽早衝過雲陣，高高升起了，紅霞也漸漸散盡了，天色藍黢黢的似一片清的海水，近處黃的栗樹紅的楓，高高下下的蒼松翠柏，併在一處，化爲斑斕的古錦。「秋」供給我們的色彩真豐富呀！

涼風拂過樹梢，似大地輕微的噫氣，田間隴畔，笑語之聲四徹，空氣中充滿了快樂。我愛歐洲的景物，因牠兼有北方的爽塏和南方之溫柔，她的人民也是這樣，有強壯的體格而又有秀美的容貌，有剛毅的性質而又有活潑的精神。

威尼先生田裏葡萄種類極多，有水晶般的白葡萄，有瑪瑙般的紫葡萄。每一球不下百餘顆，顆顆勻圓飽滿。採下時放在大籬裏，用小車載到他家裏的榨酒坊。

我們一面採，一面揀那最大的葡萄喫，威尼先生還怕我們不夠，更送來裝在瓶中榨好的葡萄汁和切好的麵包充作點心，但誰都喫不下，因爲每人工作時至少吞下兩三斤葡萄了。

天黑時，我們到威尼先生家用晚餐，那天幫忙的人，同坐一張長桌，都是木鳥圍裙的朋友，無拘無束地喝酒談天。瑪麗女士講了個笑話，有兩個意大利的農人合唱了一闕意大利的歌，大家還請我唱了一個中國歌。我的唱歌，在中學校時是常常不及格的，而那晚居然博得許多掌聲。

這一桌田家飯，喫得比巴黎大餐館的盛筵還痛快。

我愛我的祖國，然而我在祖國中只嘗到連續不斷的「破滅」的痛苦，卻得不到一點收穫的愉快；快過去的異國之夢，重談起來，是何等的教我緊戀啊！

（綠天）

買絨綫

蘇梅

和康在街上閒逛，看見可意的東西，便買一點。二人一面走，一面東張張，西望望。明晃晃的電燈，從玻璃窗裏射出，無論什麼貨物，都覺得璀璨可愛，惹人視綫的。忽然間我回頭不見了康，看時，原來他在二丈外的小攤子買襪子。我不願意更走回去，便停在一家小小雜貨舖等待他。

一個十六七歲的姑娘，穿着很樸素的花布旗袍，烏雲似的頭髮，早已截去，兩顆漆黑靈活的眼珠，襯着嫩白的圓臉，雖然是個平常的女郎，倒也有惹人注意處。與她並肩立着的一個黃瘦的老婦，正在櫃台邊與店夥爭論一枝絨綫的價錢，無疑的她是那女郎的母親。

絨綫的價錢，討論未成，老婦想不買了。那女郎在她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似乎是說這顏色很難

配，不可錯過機會，老婦人只得向衣囊裏掏錢了……

這極平常的光景，才射入我的眼簾，便閃電似的蘇醒了十年前一個記憶：

一年秋初的時候，母親和我從鄉下到省城——安慶——有一天我陪她上街買衣料。我見衣箱裏有一個玻璃餅，裏面襯着一張雪景，異常清雅。我想將它買回來作畫時作爲鎮紙之用，便請母親買。問價是四角五分，母親嫌貴不要，我在旁撒嬌撒癡的定要她買。店裏的人都笑了，說道：

『太太，你買了吧，這東西正好給小女孩玩。』

慚愧，我那時身段雖不高，却已經十八歲了。在母親前我依然是一個八歲的孩子，無怪乎店裏的夥計，也把我當作小女孩了。

母親一面帶着愛憐的笑，一面帶着埋怨的口氣：『這東西一不留心就會打碎的，有什麼用呢？……你總不聽我的話。』但是，當走出那洋貨鋪門時，那可愛的玻璃餅，已在我衣袋裏了。

今晚看了這一雙母女，回想從前我和母親一段的情況，我竟呆呆地立在雜貨鋪前，惘然如入夢。康買好了襪子趕來，看見我臉上隱有淚痕，說話的聲音也有些梗，很驚訝地問道：

——好好的爲什麼在街上哭呢？又是誰得罪你了？

——誰哭誰？剛才起了一陣風，馬路上的飛沙吹入我的眼睛罷了。

我勉強說了這幾句普通的解釋話，——其實也尋不出別的話來——便和康離開那絨綫店向前走去。

叩門

M

D

答，答！

我從夢中跳醒來。

——有誰在叩我的門？我迷惘地這麼想。我側耳靜聽。聲音是沒有了。頭上的電燈酒一些淡黃的。光在我的惺忪的臉上。紙窗和簾子依然是那麼沉靜。

我翻了個身，朦朧地又將入夢，突然那聲音又將我喚醒。在答，答的小響外，這次我又聽得了呼——呼——的巨聲。是北風的怒吼罷？抵是「人」的覺醒？我不能決定。但是我的血沸騰，我似乎已經飛出了房間，跨在北風的頸上，蹣跚驅馳於長空！

然而巨聲卻又模糊了，低微了，消失了；蛻化下來的只是一段寂寞的虛空。

——只因爲是虛空，所以纔有那樣的巨聲呢！我啞然失笑，明白我是受了哄。

我睜大了眼，緊裹在沉思中。許多面孔，錯落地在我眼前跳舞；許多人聲，嘈雜地在我耳邊爭訟。萬地一切都寂滅了，依然是那答，答，答的小聲從窗邊傳來，像有人在叩門。

「是誰呢？有什麼事？」

我不耐煩價呼喊了。但是沒有回音。

我捻滅了電燈。窗外是青色的天空閃耀着幾點寒星。這樣的夜半，該不會有什麼人來叩門，我想；而且果真是有什麼人呀，那也一定是妄人；這樣喚醒了人，卻沒有回音。

但是打斷了我的感想，現在門外是殷殷然有些像雷鳴。自然不是蚊雷。蚊子的確還有，可是都躲在暗角裏，早失卻了成雷的氣勢。我也明知道不是真雷，那在目前也還是太早。我在被窩內翻了個身，把左耳朵貼在枕頭上，心裏疑惑這般殷然的聲音只是我的耳朵的自鳴。然而忽地，又是——

答，答，答！

這第三次的叩聲，在冷空氣中擴散開來，格外的響，頗帶些淒厲的氣分。我無論如何再耐不住了。

我跳起身來，拉開了門往外望。

什麼也沒有。鐮刀形的月亮在門前池中送出冷冷的微光，池畔的一排櫻樹，裸露在凝凍了的空氣中，輕輕地顫着。

什麼也沒有，只一條黑狗爬在門口，側着頭，像是在那里偷聽什麼，現在是很害羞似的垂了頭，慢慢地挨到簷前的地板下，把嘴已藏在毛茸茸的頸間，縮做了一堆。

我暫時可憐這灰色的畜生，雖然一個忿忿的怒斥掠過我的腦膜：

是你這工於吠聲吠形的東西，醜人作怪似的驚醒了人，却只給人們一個空虛！
(小說月報)

紅葉

M D

朋友們說起看紅葉，都很高興。

紅葉只是紅了的楓葉，原來極平凡，但此間人當作珍奇，所以秋天看紅葉竟成爲時髦的勝事。如果說春季是櫻花的那麼，秋季便該是紅葉的了。你不到郊外，只在熱鬧的馬路上走，也隨處可以見到

這「幸運兒」的紅葉：十月中，咖啡館裏早已裝飾着人工的楓樹，女侍者的粉頰正和蠟紙的透明的假紅葉掩映成趣；點心店的大玻璃窗櫺中也總有一枝兩枝的人造紅葉橫臥在鵝黃色或是翠綠色的糕餅上；那邊如果有一家「秋季大賣出」的商舖，那麼，耀眼的紅光更會使你的眼睛發花。「幸運兒」的紅葉呵，你簡直是秋季的時令神。

在微雨的一天，我們十分高興地到郊外的一處名勝去看紅葉。

並不是怎樣出奇的山，也不見得有多少高。青翠中點綴着一簇一簇的紅光，便是吸引遊人的全部風景。山徑頗陡峻，幸而有石級；一邊是谷，緩緩地流過一道淺澗；到了山頂俯視，這淺澗便像銀帶子一般晶明。

山頂是一片平場。出奇的是並沒有棵楓樹，卻只有個賣假紅葉的小攤子。一排蘆蓆棚分隔成二十多小間，便是某酒館的「雅座」；這時差不多快滿座了。我們也佔據了一間，並沒有紅葉看。光照着對面的綠叢叢的高山峯。

兩個喝得滿臉通紅的遊客，挽着臂在泥地上婆娑跳舞；另一個吹口琴，嗚嗚地連着聽去是「悲哀」的調子。忽而他們都哈哈笑起來；是這樣的響，在我們這邊也覺得震耳。

蘆蓆棚邊有人擺着小攤子賣白泥燒的小圓片，形狀很像二寸徑的碟子；遊客們買來用力擲向天空。這白色的小圓片在青翠色的背景前飛了起來，到不能再高時，便如白燕子似的斜掠下來。（這是因為受了風）有時成爲波紋，成爲弧形，似乎還是蕪軟地顫動着，約摸有半分鐘，然後失落在谷內的豐草中；也有墜在淺澗裏的，那就見銀光一閃——你不妨說這便是水的歡迎。

早就下着的雨，現在是漸漸大了。遊客們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減少了許多。山頂的廣場（那就是遊覽的中心）便顯得很寂靜，蘆棚下的「雅座」裏只有猩紅的甌子很整齊地躺著，時間大概是午後三時左右。

我們下山時雨已經很大；路旁成堆的落葉此時經了雨濯，便洗出絳紅的顏色來，似乎要與那些尙留在枝頭的同伴們比一比誰是更「赤」。

「到山頂吃飯喝酒，擲白泥的小圓片，然後回去：這便叫做看紅葉。誰曾在都市的大街上看見人造紅葉的盛況的，總不會料到看紅葉原來只是如此這般一回事！」

我在路旁拾起幾片紅葉的時候，忍不住這樣想。

（小說月報）

硬殼蟲

Julius Michael 作
徐蔚南 譯

我記得六月裏的一個早上，四點鐘的辰光，太陽已經升得很高，當我還是很疲倦，睡魔未退的時候，突然被驚醒了。

我是在鄉下住的一間房屋，既沒有窗簾，也沒有百葉窗，却正朝東方向，太陽光一直射到我的床上。一個精壯的硬殼蟲不知怎麼會在我的房中的，快活地在太陽光裏飛回着，嚙嚙地鳴叫。那聲音叫得我討厭起來。我從床上起身，心裏想他是要飛出去，我來替他去開窗。但是全然不對的，他並不想出去。

晨光雖則美麗，但很清涼的，并且很潮濕；他寧願在房裏，在良好的溫度裏，能使他乾燥暖熱；房外是四點鐘；房裏却是日中心，他的行動正如我所要幹的，全要不出房去。我給他時候，我讓窗開着，我重行去睡了。

但是想盡方法要安睡總是不行。房外的涼氣侵進來了，他也更侵進房裏來，在全個房中亂飛。這

位不要臉的頑固的客人使我有點發火了。我從床上起來，決定要用武力來驅逐他。一手手帕便是我的武器，可惜我使用這件武器使得不大高明。我把他弄得嚇昏了；他旋轉不停地飛來飛去，竟愈加不想出去了。

我的暴躁更加強烈起來，我更加兇一點來趕，定是兇得過分一點了；牠就跌倒在窗檻上，不再起來。

死了呢還是昏了呢？我不把窗子關上，我想，在這個境地裏，空氣能夠使他蘇醒轉來飛出去的。我於是再去睡覺，心上却不大舒服。總之，這是他的錯處，爲什麼他不飛出去呢？這是我自己所持的第一個理由；接着，細細想想，我對我自己嚴厲起來了，我自認着我的暴躁。這就是人類的殘酷。他是全然受不住的。這個萬物之王（意即萬物之靈，譯者）正合一切的王一樣，是暴虐的，只爲了小小的反對，他就震怒起來，他就暴烈起來，他就屠殺起來。

早上是極美好，清涼，但是一點兒一點兒，已經幾乎是燠熱了。幸而這地方這時節的溫度是冷熱交混的；這是六月裏，在諾照孟提。這一個月的特性，和其後的月份相分別的特性，就是在那靠植物生活的無垢的虫豸都生長出來了，但是需要活物的兇毒的虫豸却還沒有；有蒼蠅，却還沒有蜘蛛……

這一切的念頭都來了，但全不是快樂的。在這祝福的神聖的時節，一切都相信任而生活的時候，我却已犯了屠殺了；只有人類破壞那天主的和平。這個思想，使我感得痛苦。不論被犧牲的是大是小，死亡總是死亡。既沒有嚴正的理由，又沒有什麼挑撥，我就亂暴地擾亂了這個春天的甜蜜的調和，妨害了宇宙的純潔的眷愛。

浸在這一思想裏時，我有時從床上向窗子望望看，我要看看這個硬壳蟲一點不動了嗎，真地死了嗎，但是不幸，一點也不動，完全不動。

這樣大約經過半小時或三刻鐘的功夫，突然間，一點沒有預兆可見的，我看見那硬壳蟲一飛而起，確實有力，一點沒有躊躇，彷彿沒有受到什麼一樣。他飛到庭園裏去，那時候庭園中已經溫暖充滿着陽光了。

我老實說這在我是一件幸福，是寬了我的心的。但是在他，他是全然不會想到這樣的事情的。我覺得，在他小小的聰明裏，他是思想過的，他想如果恢復生命的樣子一顯出來，那個劊子手就要把他結果性命的。所以他非巧妙地裝作死了，等到氣方夠了，呼吸夠了，翼子乾了暖了，一切都預備得能夠載着他去的了，他就再會也不說一句，一飛而去。

(真善美)

燕子

Jules Michelet
徐 蔚 南 譯

誰都承認的，燕子這種鳥，掣在手裏，湊近眼睛去看看，是醜陋而奇特的，但這正因為燕子是頭等的鳥，在一切生物中，生就是為飛的緣故。天稟的性質都用在飛行這一點上了：形貌，燕子是不願的，所想的，只想活動；她多麼有成就，靜止的時候就是醜陋，飛行的時候却正是一切中最美好的。

羽翼是鈔，眼睛是箭，頭頸是零（為的增大三倍氣方），腳是一點兒簡直等於沒有一切是羽翼，羽翼是一切。這是燕子的學藝的特點。請再加上一張極大的嘴，老是張開着的，時刻不停地在啄取活物，飛着，一閉嘴，又就張開了。

如此，她飛着吃，飛着飲，飛着浴，飛着喂她的兒女。

燕子雖沒有像老鷹那麼能霹靂一般地從天而降，燕子却更是自由的；她會旋轉的，旋出幾百個圈子來，旋出一個形式無定的迷宮來，旋出一個變化曲折的迷宮來，旋轉，再是旋轉，旋轉到無窮盡。敵人昏眩在她的旋轉裏，迷失在她的旋轉裏，昏亂在她的旋轉裏，簡直不知道做什麼好。

燕子把敵人弄得精疲力盡，敵人只好收拾野心，放棄了她；她却還是一點沒有疲倦。這真是空中的女皇，以其無可比擬的活動能力，將整個的宇宙收爲己有了。請問那一個能夠時時刻刻這樣變化地活躍，這樣敏捷地旋轉，沒有窮的追逐，那老是動着的東西，像飄蕩無定不走直路的蒼蠅，蚊子，甲蟲以及萬千的蟲豸，這正是變化無窮，輕率異常的狩獵呵。自然這種狩獵是練習飛行的最好學校了。飛行的優良就是燕子所以能高出於百鳥的地方。

天生到這種地步，生有這樣唯一的羽翼，却有一個極兇的條件的，就是把腳來取消的條件。稱爲長翼燕的，教堂裏的大燕子，腳是萎縮的。羽翼却占勝着了：人家說她在二小時裏竟能飛到二十五個里安（每里安等於四四四四米突）。這樣可驚的速度簡直和海鷗相等了。海鷗的腳是極短了，長翼燕的腳却只是一片。她停下來時是用肚皮的，所以她總不停下來的。恰恰和其他一切生物相反，活動是她唯一的休息。要她從高塔裏飛射出來，在空中任意飛翔，那末太空戀戀地搖蕩着她，載護着她，給她休養。要是她躲下來，也行，可用着她纖小無力的腳去攀援。但是她的停下來，是畸形的，簡直像癱瘓了的一般，她要感到多麼殘酷呵，萬有引力的暴虐的運命就要控制她了；鳥類之中頭等的鳥便要像爬蟲一樣了。

要她從一個地方飛躍起來，這是最最爲難的。她的窠要做得那麼高，就是因爲出發時，在她自然的境遇裏，能得任意選擇的機會是必要的緣故。一落入大空裏，她就自由了，她就做空中王了；但是一徑做慣了家候，依賴着一切東西，所以肯任意讓人家去捉住她的。

燕子的真名字，能一語道破的，便是希臘名稱「無足」(apod)。燕子的大族，總有六十種，充滿着大地，以其飛翔，呢喃以及其優美，使大地愉快而成爲可愛。但是她這種呢喃飛翔等等可愛的性質，却是靠那畸形而來的，就是靠那小的，極小的脚而來的。她在鳥類之中，以其天性，以其飛翔的能耐的完全而占第一，同時在另一方面，她却最歡喜住在窠裏的。

在燕子族裏，脚全不幫助那翼的忙的，稚燕的教育只是羽翼的教育，長期間的飛翔練習，使稚燕長期間守着窠，長期間訓練那細心，發展那慈愛與謹慎。鳥類中最活動的鳥却以心來結合的。那窠巢不是一時的夫妻的安樂窩，却是一個家庭，是一座屋子，是訓練那極難的教育的，互相犧牲的一個親切有味的舞台。是有一個溫柔的母親，一個忠誠的妻子的：我將怎麼說呢？加之，稚年的姊妹都搶着要幫助母親的忙，自己就做了小小的母親，喂食那更加幼稚的孩兒。小鳥對更小的鳥是具有着母親般的慈愛，互助的細心與教訓的。

(真善美)

上海中學生書局

地址——上海四馬路五五二號(中華書局西首)

中學生叢書

中學生百科辭典(即出)	1.20
中學生讀書指導(上)	.50
中學生讀書指導(下)	.60
中學生讀報指導	
中學生作文指導	.50
中學生問題	.50
中學生文學	.30
中學生日語	.40
中學生遊記	.40
中學生生活	.40
中學生書信	.30
中學生創作(上集)	.60
中學生創作(中集)	.60
中學生創作(下集)	.60
中學生小說作法	.40
中學生小說	
中學生詩歌	
中學生戲劇	.40
中學生童話	.40
中學生音樂	
中學生圖畫	
中學生談話	
中學生小品	
中學生隨筆	
中學生故事	
讀書法入門	.15
倫理學綱要	.50
社會學綱要	.50

中學生文學讀本

中學生文學讀本(一、散文集)	1.00
中學生文學讀本(二、應用文集)	1.00
中學生文學讀本(三、小品文集)	1.00
中學生文學讀本(四、創作小說集)	1.00
中學生文學讀本(五、翻譯小說集)	
中學生文學讀本(六、詩歌與曲集)	

中學生文學叢書

她的肖像	1.40
中國民歌千首	1.20
退路(曾馬克著)	.70

中學生創作叢書

中學生創作叢書(第一集十冊)	3.00
----------------	------

日文新書

標準日華辭典(精裝)	2.60
標準日華辭典(平裝)	2.00
日語漢譯辭典(精裝)	2.60
日語漢譯辭典(平裝)	2.00
速成日語讀本	.70

其他新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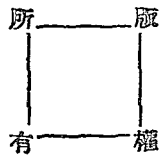
女藝雜誌(已出二期)(每期)	.20
女學生結婚指導	
初夜的知識(愛的文庫之一)	.60
戀歌與情詩(愛的文庫之二)	.60
夫婦愛的創造(愛的文庫之三)	.40

(本書局詳細書目，函索即寄)

中學生文學讀本（共六冊）

第三冊小品文集

每冊實價洋一元



編者 洪 趨

校者 柳 亞 子

題者 蔡 元 培

印刷者 上海海寧路
中央與記印刷所
電話四〇八一三

發行者 上海四馬路中市
中學生書局

中華民國二十年八月出版

（寄即索閱目書局本）

